武俠世界



$2.00

793

◀編　後　話▶

諸葛青雲的∟歡喜橋⌉今期開始連載了，故事開首是敘述∟風流三劍⌉之一的∟玉潘安⌉蕭凌的師弟公孫化，在黃鶴樓前邂逅∟消魂姹女⌉葉白，二人一見投緣，聯袂共赴∟母太歲⌉洪玉喬之約，想不到昔日有∟奪命嫦娥⌉之稱的洪玉喬，覿面之下竟一反常態，而且……欲知故事如何發展下去？請各位參閱內文好了。

×××　　×××　　×××

∟冬眠先生⌉故事裏的弓富魁，乘着尙威和荆志高攻擊過之江之際暗中打出一鏢擊中過之江，同時他又佯與七星門的尙雙飛作鬥，且戰且走的進入竹林後說出自己的身份，目的何在？相信各位一定很想知道，本期的∟冬眠先生⌉末段有答案，閱讀下去自然知道了。

×××　　×××　　×××

下期刋出的佳作，除了讀者們喜愛的曹若冰君新著中篇∟醉仙園⌉外還有各位喜愛之∟鐵拐⌉故事∟借屍還魂⌉。究竟一個人死了是否一了百了？目前科學家們正在研究人類是否有靈魂。欲知箇中詳情，請留意馬雲君在下期刋出的∟借屍還魂⌉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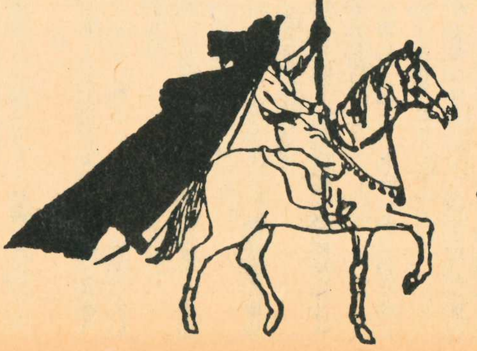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79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吞金神童

上官庸·文
盧　令·圖

我國古代沒有三數十層的高樓大廈，也沒有現在的所謂「安眠藥」，因此，人們厭世輕生多半出諸「吞金自殺」一途。

黃金在古代已經十分流行，人們除了利用它作錢幣交易之外，還作首飾之用，它是固體，因此，如果將一塊體積不小的黃金吞入肚中，它會阻塞氣管和食道，因而致死；不過，吞金自殺十分痛苦，若非當真對人世毫無眷戀，甚少人會出此下策。

在我國歷代小說中，有關「吞金自殺」的記載不少，但這與本故事無關——

× × ×

「噗！噗！噗！」

漁船的引擎震天價般響着劃浪前進。

怒海追逐　驚匪血戰

那是一艘長約三十餘呎的機帆，主桅的風帆破破爛爛，不知已經釘補了多少次，甲板上的木板也呈出裂痕，船舷的油漆大部份已有剝落的迹象；然而，它的引擎馬力甚大，迎着風鼓浪前進，時速大概不會少過三十浬。

甲板上站着一個身穿黑色唐衫的大漢。他將衣領敞開着，露出壯碩的胸肌。

那大漢剪陸軍裝，皮膚黝黑，顯然是一個過慣了海上生活的漁民，這時放眼遠眺海面，遠處忽然出現了一條快艇的影子。

大漢濃黑的雙眉一揚，轉身在一個魚簍中取出一個望遠鏡來。

那望遠鏡體積不大，但渾身黑黝黝地，一看便知是倍數在五百至一千倍之間的佳品，普通一艘小漁船上面，竟然配備了如此精良的望遠鏡，倒也相當出人意表。

大漢將望遠鏡湊到眼前，調弄着鈕掣，等他看清楚遠處那艘快艇時，臉上勃然變色，轉身向艙裏奔去。

船艙中有三個大漢正在打十五湖，都是身穿黑唐裝，作漁民打扮的大漢。

大漢來到一個上唇蓄着短髭的男子之前，聲音惶急地道：「童大哥，大事不妙！」

「什麼大驚小怪的？」童大哥仰起首來，慢條斯理問。

「水警輪！」

「哦？」童大哥雙眉一揚，把手中的紙牌往木枱上一拋，霍地站起身來。

另兩個男子也是勃然變色，起身衝到外邊的甲板上。

童大哥從大漢手中接過那個望遠鏡，不慌不忙地走到甲板，湊近眼前一望，喃喃地罵了句粗口，道：「是巡邏艇。」

「怎辦？」大漢焦急地問。

「別慌張！」童大哥似乎是三人的領袖，這時已鎮定了下來，道：「把尾艙的甲板揭起來，看看裏面的漁獲怎麼樣？」

「是！」

他又向另兩名男子道：「等一下他們萬一上船來搜查的話，你們鎮定一點，千萬不要露出慌張的神色。」

「是！」

童大哥吩咐停當之後，把那具望遠鏡放回魚簍之中，蓋上一層漁網。

「蛇仔明，你去燒飯。」童大哥向一個獐頭鼠目的男子道。

蛇仔明望着遠處海面呆呆出怔，聽到童大哥的吩咐答了一聲，轉身入艙。

「大眼雞，你把舵，將速度減低。」

「是。」雙眼既大且突的大眼雞答應了一聲，也轉身入艙。

童大哥這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逐漸逼近的水警輪望去。

這時，那水警輪已經離漁船只有三十餘碼了，只聽擴音器傳來叫聲：「前面的漁船聽住，熄掉引擎，我們要上船來搜查！」

童大哥雙眉一皺，又罵了句粗口，轉身叫道：「大眼雞，把引擎熄了！」

漁船起了一陣微顫，速度忽然減低，引擎已經熄掉了。

那奔到後艙檢查漁獲的大漢，來到童大哥身邊，低聲道：「童大哥，十幾條立魚翻肚死了。」

「不要緊，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確有漁獲，」童大哥不動聲色地道：「阿福，你站到船舷，幫忙他們靠近。」

阿福剛才也聽到擴音器傳來的命令，答應了一聲，向前走去。

這時，水警輪已經靠近，一個軍裝水警拿着繩索，向漁船這邊拋過來。

阿福接過繩索，綁在船邊一條鐵鍊之上，兩艘船逐漸靠攏了。

兩個水警跳上船來，其中一個高個子問：「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們到蝦仔灣打漁，」童大哥上前陪笑回答：「因爲聽收音機說有熱帶風暴要來，所以提早回航。」

「蝦仔灣？」高個子喃喃地道：「那個地方沒有什麼魚啊。」

「唉！自從西沙和南沙羣島發生戰端後，幹我們這行的越來越苦了！」童大哥裝出一副可憐的樣子來：「只要有一點漁獲，也就心滿意足了。」

高個子向同伴打了個眼色，便欲踏進艙去搜查。

「兩位大哥，我們是討魚的良民，船上沒什麼犯法的東西的。」童大哥急忙趨上前去。

「你是船主？」

「是的，是的。」

「把你的身份證和執照拿出來看看。」高個子上下打量着童大哥。

「是，是。」

童大哥自袋中取出一個膠袋，將袋中的文件一一取了出來。

高個子隨意翻閱了一遍，皺起了眉頭，問：「你們出海多少日子？」

「差不多三天了。」

高個子把文件交回給童大哥，踏進艙去，一面道：「這是慣例手續，我們要查一下。」

「好，隨便搜查吧。」

當兩個水警踏進艙去時，童大哥向站在艙口的阿福打了個眼色。

阿福走了過來。

「什麼事？童大哥。」

「等一下如果他們要看船邊的繩索下面綁的是什麼物事時，你記得照我們的緊急應變計劃去做。」童大哥低聲吩咐。

「好！」阿福向他點點頭。

這時，那兩個水警已自艙中搜查完畢出來，向童大哥道：「你們的漁獲不多，這次恐要賠老本了吧？」

「是呀，」童大哥陪着苦笑，道：「最近汽油漲價，出海一轉，如果運氣不佳的話，往往要賠本。」

兩個水警到來那邊船邊，高個子取出一張文件，道：「請你在上面簽個名，表示我們已經檢查過了。」

「是，是。」童大哥接過他遞過來的筆，暗自吁了一口氣，終算過骨了。

「高佬揚，你來看看！」長得較矮的那個水警忽然叫道。

高個子呆了一呆，踏上前去。

矮個子指着船舷的一條麻繩，道：「這條繩子直垂入海中！究竟是幹什麼的？」

童大哥本來正欲在文件上簽字，一聽到兩人的對話，心中不由一懍。

「喂！你們這條繩子下面繫着什麼東西？」高個子轉頭問。

童大哥一顆心直向下沉着，卻是勉強裝出笑容，說道：「啊，那只是纜繩而已，沒有什麼。」

「拉起來給我們看看，」高個子道。

童大哥臉上顯出爲難的神色，高個子心知有異，自己動手去拉繩。

阿福見狀大吃一驚，忽然趨上前去，執起旁邊一把小斧頭，向那條繩索斬去。

那把斧頭十分鋒利，繩子被它一斬，立時斷了，直沉下海，一陣陣的泡沫，跟着升了上來。

兩個水警都料不到阿福突然會有這個舉動，均是大吃一驚。

童大哥心知一不做二不休，轉身奔進艙中，發動了引擎，便駕船逃走。

那兩個水警抓住阿福要問根由，不料阿福孔武有力，雙臂一振，把兩人彈開，向船艙奔去。

水警輪上有兩個水警荷槍實彈，站在甲板上監視漁船上的情形，這時見發生變故，齊聲喝道：「別動，否則開槍了！」

然而，阿福充耳不聞，已經奔進了船艙之中，童大哥拋了一把短槍給他們，叫道：「接住！」

阿福一把接過，伏在艙口附近。

那兩個水警倒也精明，並不立即追過來，

反而撲到附近的障碍物後面。

漁船的引擎已經發動，童大哥把着舵要將漁船駛開。

然而，漁船被水警輪的一條大繩綁着，剛開動便拖着水警輪。

「阿福！」童大哥大叫道：「把那條繩斬斷！」

阿福答了一聲「是」，却沒有行動。

「快去！」

「童大哥，兩個『水鬼』在外面甲板上！」阿福將心底下的難題提了出來。

「幹掉他們！」

阿福咬了咬唇，探頭一望，閃身而出。

他剛踏出艙口，一排子彈從水警輪那邊掃射過來。好阿福！他連滾帶爬來到一綑繩索之後，躲了起來。

漁船的馬達聲「撲撲」直响，却不能擺脫水警輪，童大哥叫道：「大眼鷄，蛇仔明，你們都過來！」

大眼鷄和蛇仔明，手中各拿着槍械，自內奔了出來，叫道：「童大哥，你打算和他們駁火？」

「有什麼法子？」童大哥咬着牙，道：「我們已經損失了一箱貨，另外那兩箱無論如何也不能失掉。」

「可是他們有輕機槍哩！」大眼鷄道。

「他媽的，咱們還用怕嗎？」童大哥道：「大眼鷄，你來把舵！」

說罷，童大哥推開甲板，取了兩挺「卡賓槍」出來，又抓了幾盒子彈匣，將其中一把卡賓槍拋給蛇仔明，道：「咱們和他們拚了！」

蛇仔明手法純熟地裝上了子彈，探頭出去張望。可是頭剛探出去，一排子彈又掃射了過來。

「奶奶的！」蛇仔明罵了句粗口，將卡賓槍伸出去掃射了一輪。

刺耳的槍聲過後，一陣汽嘯聲跟着傳來，只聽水警輪那邊傳來人聲：「他們有輕機槍，小心不要太過逼近他們！」

「用催淚彈把他們逼出來！」有人叫道。

童大哥一聽到「催淚彈」三字，臉上聳然動容，叫道：「阿福，你怎麼了？」

且說甲板上的阿福匍匐着身子，一寸一寸地爬了上前，看到兩個水警正躲在甲板上的兩個大木桶之後。

阿福眼珠一轉，隨手拾了一塊刷子，向木桶拋過去。

「拍」地一聲，兩個水警大吃一驚，身子露出木桶之外。

阿福料到他們會因一時驚嚇而暴露目標，早已舉起了短槍，乘機扳動槍機。

「砰！砰！」兩聲之後，接着的，是兩個慘劇的叫聲，那兩個水警先後中槍，仆倒下甲板。

站在水警輪甲板上的水警，一眼瞥見阿福現身發槍，一排子彈向他射了過來，可憐阿福閃避不及，刹那間身上便如蜂巢一般，也不知吃了多少顆子彈，還沒有叫出聲來，便已氣絕斃命。

童大哥向蛇仔明道：「蛇仔明，你出去看看，設法把綁在鐵鍊上的繩子弄斷。」

蛇仔明臉上露出猶豫的神色。

「快去！」童大哥語氣微慍，道：「否則大家都逃不掉。」

蛇仔明只得提起卡賓槍，向艙口走去。

他來到了艙口，先向外面掃射一輪，然後迅速奔了出去。

蛇仔明縱身撞到那堆繩索之後，赫然發現同伴阿福倒斃在血泊之中。

在阿福屍體不遠處，也躺着兩個軍裝水警，一動也不動地不知死活。

蛇仔明一步一步地移上前，果然看到那條綁着鐵鍊的麻繩，甲板上還有一把小斧頭，正是阿福剛才斬斷繩索遺下的。

蛇仔明一顆心緊張得便像要從口腔中跳出來一樣，他緩緩地爬上前，拾起了小斧頭，一咬牙站直起身，扣住卡賓槍的槍掣，向水警輪那邊掃射。

艙中的童大哥和大眼鷄也同時開槍向水警輪那邊掃射，一時間槍聲震耳欲聾。

蛇仔明掄起斧頭，向那條麻繩斬了下去，由於他用力過猛，繩索斷了，可是斧頭的木柄也應聲斷裂，斧頭受力反彈了起來，從他臉頰邊橫飛過去。

蛇仔明只覺一陣劇痛，想是臉頰被斧鋒削中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顆子彈呼嘯而來，蛇仔明右肩一陣炙熱，跟着劇痛攻心。他知道：右肩中彈了！

蛇仔明亡命價地，伏着身子向船艙奔了過去。

童大哥和大眼鷄自艙裏開槍掩護，終於使蛇仔明負傷逃入艙中。

蛇仔明一進船艙之中，便仆下去。

童大哥調頭望了他一眼，道：「大眼鷄，你照料他，我開船了！」

連繫着兩船之間的繩索既斷，漁船便迅速地脫離水警輪，掉頭朝來路而去。

水警輪集中火力向漁船射擊，刹那之間，海面上响起了震耳的槍聲。

然而，那漁船所裝的乃是特製的强力引擎，掉過頭後，向外疾駛了出去。

水警輪啣尾追趕，可是雙方的距離却越來越遠，越來越遠……

又過了半個多小時，漁船已在射程之外，再過去不遠已是公海，在法律上來說，任何一個國家的警察都沒有權力在公海上追截船隻，水警輪上的陸正氣警長只得下令掉頭回航。

× × ×

周探長一回到警署陳警官便跟着他來到他的辦公室中。

「今天又有什麼事？」周探長一邊把身上的西服除下來，一邊問。

「上午在西南海面發生警匪槍戰，」陳警官道：「我們有兩個水警下落不明。」

「哦？」周探長詫異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據陸正氣警長所作的報告說，他們在西南海面巡邏時，發現一艘漁船形跡可疑，於是逼近它，並且派了兩個水警上船調查，怎料那漁船上的人竟然開槍發難，」陳警官道：「兩個水警都在他們船上。」

「被他們逃掉了？」

「不錯。」

周探長苦笑着搖頭，道：「現在的匪徒越來越大胆了，有沒有那艘漁船的消息？」

「現時仍沒有，」陳警官答道：「資料組查得那艘漁船的船主，是姓童的，他當時也在船上。」

「哦？」周探長問道：「他們爲什麼要開槍？」

「據陸正氣警長說，當時是因爲水警要調查一條垂下海中的繩索而起。」

周探長揉一揉鼻子，道：「這就對啦，說不定繩索下面綁着犯法的物事。」

「你猜那會是什麼貴重的物事，值得他們開槍？」陳警官問。

「除了毒品之外，還會有別的嗎？」周探長不假思索地道。

「我也是這樣想，不過我們已經派出蛙人

到出事地點下海打撈了，」陳警官望了望腕表，道：「大概再過兩個鐘頭便有答案。」

「這是緝私組的事，與我們無關呀。」周探長聳着肩說。

「可是金副署長將這件事指派給我們去調查。」陳警官道。

「調查什麼？」

「金副署長要我們去將那個童兆武拘捕回來！」陳警官道。

周探長又揉了揉鼻子，道：「既然他駕着漁船逃掉了，我們去那兒去找他的人？」

「所以金副署長才把這椿差使派給我們做。」陳警官道。

周探長苦笑一下道：「我還有一個星期便要放大假了，金副署長分明是在與我爲難。」

「如果你一個星期內可以將那個童兆武拘捕歸案，你一樣可以放你的大假。」

「有這個可能嗎？」周探長隨手翻閱了一下枱面上的文件，問道：「除此之外，還有別的事嗎？」

「僅是這一件已經够你忙的了，」陳警官道：「還想有別的事？」

「好吧！」周探長伸了一個懶腰，道：「去把童兆武的資料拿來給我。」

「咦？你枱上的文件夾便是了。」陳警官向周探長剛才翻閱過的文件一指。

周探長霍然一笑，拿起了那個文件夾。

「童兆武，三十五歲，番禺人，業漁民，三年前有販毒記錄，坐過三個月的牢——」周探長喃喃讀着：「和黑社會有密切來往。」

「陸正氣警長還說，當時他在水警輪上聽到童兆武叫着兩個人的名字——」

「什麼名字？」

「一個叫『大眼鷄』，另一個叫『蛇仔明』，」陳警官答道：「我們查過檔案，却發現不到有這兩個綽號的積犯。」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

就在這個時候，案頭的電話响了起來。

周探長抓起電話筒，「喂」了一聲。

陳警官只見他不斷地應着「哦」「哦」，臉上現出詫異的神色。

不久，周探長掛下了電話。

「什麼事？」陳警官問。

「你猜是那一個部門打來的，他們的蛙人在海底下找到了一個密封的箱子，裏面有一百両金條。」

「一百両金條！」

「不錯，時值在十萬元以上！」

「難道……難道童兆武的漁船上竟然載着非法黃金？」

「這還用得着置疑嗎？」

「嘿嘿，時下黃金價格飛漲，捨毒品而作黃金走私，倒是一條大財路呀！」陳警官道。

「照我看，船上一定不止這一箱金條，否則，他們怎用得着開槍逃去？」

陳警官點着頭，道：「可是他們逃去什麼地方？那只不過是一艘三十餘呎的小船而已，經不起大風浪，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他們折回澳門。」

周探長咬着唇不出聲，他深感陳警官的推測很有可能。因爲本市只准轉口的黃金入境。從英國，澳洲，非律賓等地運入本市的黃金，多半轉運到澳門，因爲那裏對黃金的進出口都不加限制。

周探長記得自己不久前讀過一篇文章，文章中說，澳門的人口雖然只得有二十五萬，但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八年，進口的黃金總值，却高達五億美元！

其中有許多黃金進口不到三天，又偷運回本市。

總而言之，如果童兆武想逃，他惟一的路便是逃回澳門！

「你說得對！」周探長一拍枱子，霍地站直起身來。

「可惜這時候他們大概已經上岸了。」陳警官惋惜地說。

「那麼我們便到澳門去抓人！」

「到澳門去？」

「不錯，」周探長堅定地道：「反正澳門的警方和我們有密切的聯繫，我們甚至可以要求他們協助。」

陳警官點着頭，問道：「探長，我可以跟你一道去嗎？」

周探長向他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道：「你是想乘機到賭場去搏殺一番，對不對？」

陳警官臉上一紅，訥訥地道：「事……事實上未必一到澳門便能查到他們的踪跡。」

「好吧！」周探長笑道：「可是我警告你，不要帶太多的錢去。」

陳警官臉上露出喜色，道：「好，我立即回家去收拾一下。」

「不行，我們立刻便走了！」

陳警官愕了一然道：「可是……可是我們甚至沒有一套替換的衣服呀！」

「你以爲我們是去遊埠嗎？」周探長白了他一眼，道：「我們是去辦案的。」

陳警官拍拍口袋，對着周探長苦笑，他袋中只有百餘元的現鈔，看來是沒有機會進賭場去碰一碰運氣的了。

周探長已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去訂船票了。

半個小時後，周探長和陳警官已經來到了水翼船碼頭。

由於他們是警方的人員，因此不用排隊入閘。

兩人在靠窗的座位坐了下來後，陳警官一直埋怨今天早上出門前沒有多帶鈔票，周探長淡淡一笑，道：「把手張開。」

陳警官愕了一然，但還是把手攤開。

周探長塞了一叠鈔票在他手中，陳警官一數，竟然是兩千元，不由大喜過望。

「回來後立刻還給我！」

「當然，當然！」

「還有，辦公時間不准賭錢，知道嗎？」

陳警官呆了一呆，道：「探長，究竟什麼時候才是辦公時間？」

「朝九晚五。」

陳警官「哈」地一聲拍了周探長一下，道：「你真是個好人！」

這時，乘客已經坐滿了，水翼船也緩緩地離開了碼頭。

周探長閉起眼睛，靠在高背座椅上，他腦際間盤算：澳門的地方不大，如果自己想找到童兆武的話，大概不會太難。

他打開隨身携帶的公事包，取出一張照片來，那正是童兆武的照片！

坐在周探長旁邊的是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她一眼瞥見了童兆武的照片，臉上神色一變。跟着迅速打量了周探長一下，咀角泛出一種詫異的笑容……。

× × ×

就在周探長和陳警官所乘坐的水翼船剛離開碼頭時，三個人影匆匆忙忙奔了進碼頭，正是「小鬼子」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

三人看見閘門已關，碼頭闃無一人，不約而同互相扮了個鬼臉。

「都是你！」小辣椒指着王小克的鼻子，道：「叫你快點，你偏要慢吞吞的，現在趕不及了！」

王小克霍然一笑，道：「我早說過如果要趕上這一班船的話，最好搭的士，可是小妹孤寒得要命，堅持要乘巴士，關我什麼事？」

「哦！你賴在我身上啦？」白小妹反駁道：「要不是你睡過了時間，別說乘巴士，便是搭電車也來得及！」

「好啦好啦，都是我的錯。」王小克自知理虧，道：「咱們要設法換船票才是眞的。」

三人走到售票處，問明下一班船在一個小時之後開航，於是換了三張船票。

「浪費了四十餘塊！」白小妹道：「都是因為你！」

「放心，我一到澳門，開一舖『大』便可贏回來了。」王小克笑道。

「不許你去賭。」白小妹道。

「咦？到澳門不賭有什麼意思？」

「不要忘記，我們是陪小妹回去看她的親人的。」小辣椒道。

「你們向工廠請了多少天的假？」王小克問。

「三天。」

「是啊！總不成三天都呆在家中，」王小克道：「既然去到澳門，不到賭場玩玩怎行？」說話時，他想起很久之前和「神眼」岑浩到澳門賭場大殺三方的情形來，他也是那時候認識白小妹的。不禁悠然神往。（詳情請參閱拙作「神眼」。）

「你那兒來的錢賭？」白小妹好奇地問。

「哈哈，自從我們在一個月前決定到澳門去時，我早就開始儲蓄了，」王小克拍拍口袋，得意地說道：「如果手氣好的話，這筆本錢可以贏它一千八百也不稀奇。」

「袋裏有多少錢？」白小妹問。

「問來幹什麼？又不是你的。」

白小妹橫了他一眼，緘默了，她離家將近一年，雖然經常寫信回家，賺到的錢也寄一半回去，却不知家裏人的實際情況如何，尤其是她那年老多病的父親。

一想到父親，白小妹不由秀眉微皺，如果不是接到了乃父的信，她也不會立即啓程回澳門。

白小妹的父親在信中向女兒透露，他最近身子更趨孱弱，恐怕不久人世，希望可以在臨死前見見女兒一面……。

「小妹，你在想什麼？」小辣椒問。

「沒——沒什麼。」

「咱們入閘吧，」王小克道：「小心不要把船票掉了。」

這時，赴澳旅客絡繹而來，碼頭頓然擠擁起來。

三個人辦妥手續後，在「候船室」等候上船。

不一會，碼頭職員過來通知可以上船，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隨着衆人下船。

三人之中，倒是小辣椒第一次乘搭水翼船，覺得又是新奇，又是興奮。

水翼船抵達澳門時，已經是黃昏時分，三人上了碼頭，許多的士司機上前兜搭生意。

白小妹問明到她家的地址要收多少錢，司機回答：「十塊！」

「你在勒索嗎？」白小妹心下有氣：「我是在這裏住的。」

司機見三人沒有意思「上當」，望也不望他們一眼，顧而之他了。

白小妹問了幾個司機，但答案都是一樣，不論路程遠近，都要收十元的車資。

「變了！變了！」白小妹無限地欷歔地道：「以前澳門不是這樣！」

「十塊錢這樣貴，咱們倒不如走路！」小辣椒悻悻然地說。

王小克眼珠一轉，計上心來，低聲向白小妹道：「你家離這裏多遠？」

白小妹仰首一想，道：「如果徒步走去，大概要半個多小時。」

「好，那麼，你家附近可有什麼酒店或者可以出租的別墅之類？」

「有一間『清雅別墅』，是專門租房給遊客的。」白小妹答。

王小克點着頭，向一個司機走過去，道：「老兄，我們初到貴境，又沒有訂酒店的房，你可以介紹一間酒店給我們嗎？」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司機大喜過望，道：「快請上車。」

「車費怎樣算？」王小克問。

「本來是收十塊的，不過，既然你要我介紹酒店，我賺少一點，就收你們五塊吧！」司機答道。

王小克向白小妹和小椒辣招招手，示意兩人過來。

上了車後，王小克問道：「老兄，聽說這裏有一間『清雅別墅』，房間很不錯，你帶我們去怎樣？」

司機毫不猶豫地道：「好的。」

王小克聞言大喜過望，他早知道的士司機介紹人客住酒店是有佣金收的，却不敢肯定那司機和「清雅別墅」有來往。

「清雅別墅的房間的確不錯，」司機吹噓道：「地方靜，租金又便宜。」

白小妹向王小克扮了個鬼臉，她已猜到王小克的用意了。

果然，車子一到「清雅別墅」，三人付過車資，假意入內張望一下，便道：「啊，地方太髒了，我們不喜歡這裏！」

司機連忙道：「那麼我再車你們到另外的酒店去，包保你們滿意。」

「又收我們五塊錢車費？」王小克問。

「不，這次免費。」司機為了抽得成佣金，故作大方地說。

王小克却搖着頭，道：「對不起，我們還是一邊走着，一邊找吧。」

司機大急，王小克却一手拉住白小妹，另一手搭着小辣椒，向外走去。

司機追上前來，央求道：「先生，我介紹你們一間酒店，房租便宜，地方清潔，包保你們——」

白小妹向前一指道：「我家就在前面。」

在司機詫異的眼光中，三人踏進一條橫巷，向一幢兩層高的石屋走去。

白小妹的家就在樓下後座，是向人租的地方雖然小，但一家三人倒也不太擠迫。

「姊姊！」一個十一、二歲的男童自內奔出，望向白小妹懷中撲來。

「小牛，爸爸和媽媽呢？」白小妹問。

「他們就在裏面。」白小牛一雙滴溜溜的好奇地眸子瞪住王小克和小辣椒。

「快叫小克哥和辣椒姊。」白小妹道。

白小牛遲疑了一下，道：「小克哥，辣椒姊！」

王小克早聽白小妹說過她有一個十二歲的弟弟，當下親熱地搭住他的肩膊，和他比一比高矮，笑道：「我比你要高哩！」

「你年紀比我大，當然比我高！」

王小克聞言笑了一笑，看來「小狐狸」白小妹的弟弟也不笨哩！

白小妹奔進內廂，只見床上躺着父親白廣沐，母親正在廚房燒飯。

「爸，」白小妹奔上前。

白廣沐睜開眼睛，向女兒露出一絲笑容，道：「小妹，你回來啦！」

白小妹的母親「沐嫂」，自廚下出來，她

見到愛女，心下也是不勝之喜，連忙招呼王小克和小辣椒坐下。

王小克和小辣椒親熱地喚了聲「世伯」「伯母」，白小妹道：「我在×埠就和他們在一起。」

「你們談談，我去煮菜。」沐嫂說。

白廣沐看到愛女後，精神一振，自床上坐直起身和衆人交談。

王小克和小辣椒都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親眼看到白小妹和父母團聚，心底下都暗暗代她高興，「世伯」前「世伯」後地，叫得白廣沐十分開心。

白小牛站在一旁，悄悄地拉一拉王小克，低聲道：「喂，你跟不跟我來？」

「幹什麼？」

「我帶你去見一個人。」白小牛仍然將聲音壓得很低很低。

王小克暗暗奇怪，他到底要帶自己去見什麼人？

「那個人叫黃亞表，會玩把戲的。」白小牛興緻勃勃地道。

「為什麼要帶我去見他？」

白小牛態度忸怩，一時間答不上話來，半晌才道：「你跟不跟我來？」

王小克見他滿面渴求的神色，不忍令他失望，於是點了點頭。

白小牛大喜，跟着他退出房去。

「喂，你們去那兒？」小辣椒問。

「小牛要帶我出去玩。」

「我也去。」

「你們別出去，就要吃晚飯啦。」白小妹道。

王小克聞言又猶豫了起來，可是看到白小牛央求的神色，答道：「我們出去十分鐘便回來。」

白小牛拉着王小克離開家門，來到橫巷尾，伸手去拍一道木門。

「亞表！亞表！」白小牛叫道。

門「呀」地一聲開了，一個和王小克年紀相若的男孩子探頭出來。

「什麼事？」男孩問。

「他就是亞表了。」白小牛指着那個男孩道。

王小克聞言一呆，他剛才聽白小牛說要帶自己去看一個會變「把戲」的人時，還以為定是個上了年紀，走江湖賣藝的老人，料不到却是個十四五歲的男孩。

黃亞表詫異地打量着王小克和小辣椒。

「你們想幹什麼？」

白小牛搔了搔頭，道：「我們想看你變把戲！」

黃亞表聞言伸出手來，道：「錢呢？」

白小牛向王小克望來，道：「小克哥，給錢他呀，亞表是先收錢，然後才變把戲的。」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明白了！

原來白小牛拉自己出來看這個黃亞表變「把戲」，便是因為他自己想看而沒有錢！

他猶豫了一下，問道：「多少錢？」

「隨便你，給他五毛也好，一塊也好。」

白小牛見王小克有意出錢，語氣極為興奮。

王小克摸出一個硬幣，放在黃亞表掌心，道：「好，你變把戲吧。」

黃亞表將鎳幣放入袋中，問道：「你們想我變什麼把戲？」

白小牛自袋中取出幾枚鐵釘，道：「你可不可以把這些釘子吞下去？」

王小克心中突地一跳，那些釘子都有一吋來長，遍體生銹，但釘子尾端極為尖銳，這玩笑開得太大了！

他正要出聲阻止白小牛，黃亞表已經將釘子接了過去，道：「可以！」

王小克更是驚奇，急忙道：「喂！你不要亂來，這些釘子生滿了銹，吞下肚去會……會生病的！」

「小克哥，亞表才不怕哩！」白小牛仰首向王小克道：「他連破鐵片也吃的。」

「哦？」

只見黃亞表拿起一枚鐵釘，毫不考慮地放到口中，咀嚼了一會，吞了下去。

白小牛拍手笑道：「好功夫！」

王小克詫異地望着黃亞表，他會不會在施「障眼法」？假裝把釘子吞下肚，其實却把它留在口腔中，等人家不發覺時才吐出來？

那鐵釘長逾一吋，怎有可能被吞下肚去？

「亞表，你把咀巴張開給小克哥看看。」白小牛說。

黃亞表果然依言張開咀巴，只見口腔中空無一物，釘子不見了。

王小克和小辣椒大感詫異，黃亞表為了使兩人深信，又把舌頭捲了起來。

兩人探首一望，口腔中沒有鐵釘，顯然地，已被吞下肚去了。

——這怎麼可能？

黃亞表又取了兩枚鐵釘，放在口中咀嚼了一陣，吞下肚去。跟着，把手中其餘的鐵釘一古腦兒放到口中，大力咀嚼着。

王小克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暗想他口中起碼有六七枚鐵釘，看他這樣吞法。

黃亞表「骨剝」一聲，張開咀巴。

王小克早已將袖珍電筒取在手中，一按小掣，向口腔中照去。

這一照之下，不禁驚訝無已——黃亞表口腔中一點物事也沒有！

要在口腔中藏一枚鐵釘也許並非難事，可是六七枚長逾吋許的鐵釘，如果含在口中的話，無論如何會露出馬脚來的。

「你們看，我全吃光了！」黃亞表說話語調相當正常，絲毫沒有含糊不清的迹象。

王小克和小辣椒不由得嘖嘖稱奇。

「喂，你——」小辣椒不置信地問：「你眞的把那些鐵釘都吃到肚子去了？」

「你們都親眼看着我吃的，難還道會是騙人的嗎？」黃亞表說。

小辣椒不由伸了伸舌頭，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把戲變完了，再見。」黃亞表說着轉身入屋。

王小克仍然站在當地呆呆出怔，良久，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這是眞的嗎？」

「剛才你親眼見到的。」小辣椒道：「難道還會有假？」

白小牛得意地笑着，道：「是眞的，亞表只要有人給錢他，他什麼東西都吃，尤其是爛銅爛鐵，他更加喜歡哩！」

「為什麼他吃得下這種……這種金屬？」王小克好奇地問。

白小牛聳聳肩，道：「我們都感到奇怪，經常叫他當着大家面前表演，後來他表演得太多了，一定要我們給錢才肯表演。」

「小鬼子！」白小妹的聲音，自遠遠處傳來。

「開飯了，咱們還是回去吃飯吧！」王小克搭着白小牛的肩向前走去，想起那黃亞表竟然吃銅吃鐵，不由打了一個寒顫——他眞是個怪人！

「亞表不但能夠吃鐵釘，他還有一樣把戲更好玩！」白小牛忽然說。

「什麼把戲？」小辣椒急忙問。

「他的身體可以發電。」

「發電？」王小克不置信地：「那有這個

可能？」

「這倒不足為奇！」小辣椒道：「不久之前，不是有一個『世界奇技大觀』到我們×埠表演嗎？裏面有一個印度青年，不但頭上可以煲滾水，身體也能發電哩！」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也在電視廣告中看過介紹片段。

「亞表怎樣發電？」王小克問。

「如果你放一個電燈泡在他身上，那個電燈泡便會亮起來。」

「這樣說，平時要是有人碰到他，不是要觸電嗎？」小辣椒問。

「亞表說，他想身上有電便有電，沒電便沒電，可以自己控制的。」

「噢！」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這實在太過奇妙了。

三人回到白家，一邊吃着晚飯，王小克一邊把剛才看到黃亞表神奇表演的事說了出來，白小妹聽了信疑參半，道：「會不會是你們吹牛的？」

「小牛帶我們去看的，怎會吹牛？」

「媽，有沒有這樣的事？」白小妹問。

沐嫂淡淡一笑，道：「事倒是有的，黃家最小的一個孩子，就喜歡亂吃物事。」

「連鐵也吃？」白小妹不置信地。

沐嫂向女兒點着頭，道：「這也沒有什麼奇怪，我們鄉下就有人喜歡吃泥沙，也有人喜歡吃石頭。」

「真的有這樣的事？」白小妹仍然不肯相信。

白廣沐插口道：「我不久前看報紙，台灣高雄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經常趁大人不備時，挖地上的泥沙吃。」

「那不會生病嗎？」

「奇怪的就在這一點，他一天不吃泥沙，便週身不自在，吃了沙土後，反而沒有什麼事，」白廣沐搖頭苦笑，道：「世界上的事真是無奇不有！」

「小牛，你明天帶我去看看那個黃亞表玩吃釘子把戲好不好？」

「好呀，」白小牛大喜，道：「姊姊，你可以帶把刀片，他一樣吃的。」

白小妹曾看過魔術表演吃刀片，但魔術畢竟只是魔術，表演而已，那黃亞表既然釘子也吃得下，吃刀片也不足為奇了。

「這是一種病態！」白廣沐搖頭嘆息：「黃家如果讓孩子這樣下去的話，他的壽命一定不長。」

「我前幾天跟黃大嫂提過，她說她也沒有法子，亞表生成如此。」沐嫂說。

「媽，至於他身體可以發電，這是真的嗎？」白小妹又問。

「唔，我自己也看過，雖然只能點着電筒的小燈泡。」沐嫂答。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白廣沐望着女兒，道：「其實人體上原本便有電流的，我們除下襪子，或者平日梳頭時所發生出來的聲響，便是電擊作用——」

「但我們點不着燈泡。」小辣椒打岔道。

「這個當然了，」白廣沐微微一笑，道：「我們身上的電波弱得不能再弱，當然點不亮燈。」

「為什麼那個黃亞表能？」

「——」白廣沐沉吟了一下，道：「也許他身上的電波特別強吧？」

「好，明天等我去試試他看。」小辣椒說道。

這天晚上，王小克，白小妹姊弟和小辣椒聯袂離家出外遊玩。

王小克本來打算到賭場去碰碰運氣，可是一想自己一行四人，沒有一個超過十八歲，尤其是白小牛，才不過十二歲，賭場的守衛，是會拒絕讓他們進去的。

他又想，反正有的是時間，明天自己一人目標不大，扮老成混進賭場並非難事。

四人在海邊走了一會，小辣椒提議乘三輪車遊覽，王小克答應了，四人分兩架三輪車，繞海邊轉了一圈。

然而，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掛着一件事，那便是：怪人黃亞表！

王小克和小辣椒親眼看過亞表吞鐵釘，卻沒見過他的身體會發電。

而白小妹甚至連吞釘子的「神技」也沒見過。

他們都掛着黃亞表的「神技」！

終於，還是小辣椒提了出來：「喂，我們去看看那個黃亞表怎樣？」

「好呀！」王小克和白小妹不約而同地叫道。

「小牛，你帶路。」小辣椒興奮地道。

她以為白小牛一定會連聲叫好，可是，白小牛的神態卻大出她意料之外。

「我——我不能帶你們去。」白小牛囁嚅地道，臉上充滿了恐懼的神色。

「為什麼？」

「黃……黃大叔會打人的。」

「哦？」王小克呆呆地問：「他憑什麼打人？」

「黃大叔下班之後，黃亞表便不能夠出來，」白小牛道：「有一次，我們强拉他出來表演把戲時，給黃大叔知道了，追着我們打了一頓。」

「黃大叔不喜歡他的兒子表演把戲給人看？」王小克問。

「好像不是，」白小牛回答：「我們問過亞表，他說，他爸爸一到晚上就要打人，也不知道為什麼。」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三人聞言不由面面相覷，刹那間，實在猜不透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

「我們去試試看怎樣？」小辣椒不死心地問。

「你們去吧，我才不去。」白小牛連忙說道。

「怕什麼？我們有四個人，還怕一個黃大叔？」小辣椒道。

白小牛臉上現出猶有餘悸的神色，連連搖着頭，道：「你們不夠黃大叔打的，他的功夫很好。」

王小克心下更奇，道：「那個黃大叔是幹什麼的？」

「黃大叔在蠔塘裏做事。」

「哦！」王小克緩緩點着頭，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望去，道：「你們怎麼說？」

「當然去試試看！」小辣椒道：「我就不信他打得死人。」

白小妹猶豫了起來，道：「看來咱們還是明天再去吧。」

「你怕？」王小克笑着問。

「不是怕，」白小妹道：「不必要的麻煩，何必去惹？」

她見王小克和小辣椒滿面躍躍欲試的神色，於是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既然你們想去，那便一道去吧，否則今天晚上休想睡得着覺！」

王小克和小辣椒大喜，快步向前趕路。

不一會，已經來到那條橫巷，白小牛推開家裏大門，道：「你們去吧，我回家了。」

「你真的不敢去？」小辣椒問。

白小牛向她點了點頭。

「好，等一下黃亞表向我們玩把戲你看不到時，可不要後悔。」

白小牛雙眸閃現一陣光采，可是好像又想到什麼事一般，使勁搖着頭。

小辣椒嘆了一口氣，逕自向前走去，白小妹向她弟弟說道：「你告訴媽媽，我等一會便回來。」

「唔。」

三人來到黃家門口，見大門緊閉，王小克猶豫了一下，終於上前敲門。

門內沒有反應，後面反而傳來了一陣腳步聲。

王小克等人聞聲愕然回顧，黑暗中，只見三個人影向這邊走來。

那三人走近時，才看清楚其中兩個西裝煌然，另一個穿着黑色唐裝衫，臉上都是一般的陰沉。

王小克看到那三個大漢出現時，還以為只不過附近一帶的住客，不料他們卻在黃家門口停了下來。

那身穿唐裝的大漢斜眼打量着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三人，忽然冷冷地問：「你們幹什麼的？」

「我們——」王小克猜不到對方的身份底細，一時間不知怎樣回答。

「快滾！」

王小克料不到對方竟然兇成這樣，心下有氣，站在當地不動。

「聽到沒有？我叫你滾開！」唐裝大漢伸手向王小克當胸推來。

王小克閃身一讓，那大漢一掌便推了個空，險險向前撲跌出去，幸好他馬步紮得穩，才免了當着同伴面前出醜露相。

大漢又驚又怒，一拳向着王小克胸口上擊來。

那一拳虎虎有威，顯然想把王小克打得倒地不起。

王小克見他不由分說，甫見面便向一個陌生人出此重手，心下更怒，覷準來拳，倏地身子一矮，蹲下地去，跟着「呔」地一聲，一拳向大漢下陰擊去，正是「威風八路拳」的第一式「初試啼聲」。

大漢怎想到王小克身子如此敏捷，出拳如此伶俐？只覺得下部一陣劇痛，已然被對方擊中。

他「媽呀！」一聲叫了出來。

另兩名穿西服的大漢見同伴受創，一左一右向王小克攻了過來。

王小克機伶異常，在兩人空隙間閃身逃了開去。

就在這個時候，木門「呀」地一聲開了，一個中年男子探頭出來。

「什麼事呀？」中年男子問。

那兩個大漢，本來想追打王小克，一聽到聲音，狠狠「哼」了一聲，轉身向中年男子走去。

「啊！原來是秦，麥兩位，」中年男子聲音透着詫異：「不知有什麼事指教？」

「裏面說話好不好？」

中年男子遲疑了一下，終於點點頭，道：「好，好！」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站在不遠處觀看，只見那兩個穿着西服的大漢，扶了同伴進去了。

「那中年男子莫非便是黃亞表的父親黃大叔？」王小克道。

「我看九成九是他。」小辣椒眼珠一轉，忽然趨上前去。

「幹什麼？」白小妹囁聲道。

小辣椒扮了個鬼臉，將耳朵貼在門扉上，招手示意兩人過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這才躡着足踏上前，也將耳朵貼在門上傾聽。

「兩位大駕光臨，不知有什麼指教？」是黃大叔的聲音。

「黃大叔，你最小的那個兒子呢？」

「他剛剛出去買東西，」黃大叔的聲音透着詫異：「兩位找他有什麼事？」

「黃大叔，讓我先替你介紹一個好朋友吧，」大漢道：「這位是×埠來的童兆武童大爺，生意做得很大。」

「啊，童先生，你好。」黃大叔客套地說道。

「童大爺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姓秦的大漢忽然壓低了聲音：「黃大叔，這是一條財路啊！」

「財路？」黃大叔不解地。

門外的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他不由豎起了耳朵，想聽究竟是什麼財路，既然被自己無意中聽到了，也許能分一杯羹也說不定。

大漢只是「格格」地笑着，黃大叔又追着問道：「到底是什麼財路？」

「黃大叔，不瞞你說，這位童先生是財神爺，你們家今天天降財神，要發一筆橫財了！」大漢說。

黃大叔見他仍然沒有正面回答問題，心底下暗暗懷疑，問道：「秦先生，明人面前不說暗話，兄弟太蠢，實在猜不透你們怎樣帶挈兄弟發財。」

「事情很簡單，」姓秦的大漢道：「只要將令郎交給童先生，他便會付你一筆巨欵。」

「哦？」黃大叔訥訥地：「這……這是什麼意思？」

「總而言之，你只要將亞表交給童先生，他便會付錢給你，問這許多來幹什麼？」

「可是我是亞表的父親，我必須知道你們要把他帶到什麼地方。」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訴你，」姓秦的大漢道：「童先生想帶你兒子去環遊世界！」

不但黃大叔大出意料之外，便是伏在屋外偷聽的王小克等人，也覺得實在太過匪夷所思了。

天下間有這等便宜的事麼？王小克並不相信。黃大叔顯然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訥訥地問道：「秦先生，你不是在開玩笑吧？這位童先生既然想帶我們亞表去環遊世界，為什麼還要付錢給我？」

「這其中自然有原因，」姓秦的大漢的道，「不過目前還不能告訴你。」

「黃大叔，你怎麼說？」童兆武忽然插口問。

「我——我要考慮考慮。」

王小克聞言暗暗點頭，心想這個黃大叔，果然不是簡單的人，他也在懷疑此事另有蹺蹊了。

「我打算帶他出去一個月，」童兆武道：「一個月後，把他安安全全，一毫不損地送回給你。」

「只是一個月？」

「不錯。」

「那——」黃大叔有點心動了，道：「你肯給我多少錢？」

「一千五百塊。」

黃大叔低呼了一聲。一千五百塊對他來說，實在是一個大數目。

「而且，如果我和他合得來的話，以後還會經常帶他出去，」童兆武又道：「每次最少給你一千五百塊。」

「黃大叔，這還用得着考慮麼？」姓秦的

大漢道：「快答應吧！」

黃大叔猶豫着，仍然沒有答應。

「怎麼啦？你是嫌一千五太少？」

忽然，王小克聽到一個令他出乎意料之外的答案，黃大叔道：「不，我不答應。」

「爲什麼？」姓秦的大漢驚訝地問：「如果你嫌少，童先生可以再加一點給你的。」

「不是錢的問題，」黃大叔道：「我不能將兒子交給你們，除非——」

「除非怎樣，」童兆武和姓秦的大漢不約而同地追問着。

「除非你們讓我知道要帶他去做什麼，」黃大叔語氣相當堅決：「否則，我是不會答應的。」

屋裏一片沉寂，那童兆武忽然道：「既然這樣，我們打擾了。」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聽到這句話直起身，向隔壁一個樓梯口奔去，閃身躲進。

只聽大門開了，黃大叔詫異地道：「秦先生，爲什麼你們不肯告訴我個中原因？」

「對不起，」姓秦的道：「我們絕不能夠告訴你的。」

「走吧，還多說話幹什麼？」童兆武有點不耐煩。

門關了，王小克探頭向外窺伺，只見童兆武和那兩個大漢向橫巷外走去。

三人走到橫巷口，忽然停了下來，鬼鬼祟祟地左右觀望着。

王小克心下一懍，急忙縮回頭來，生怕被他們發現形藏。

「他們站在巷口幹什麼？」小辣椒問。

王小克心下也暗暗奇怪，一時間却想不出答案。

「小鬼子，莫非他們想用強？」白小妹說道。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道：「不錯，他們軟來不行，想硬來，把黃亞表綁架。」

「好啊！這件事撞在咱們手中，可不能不管！」小辣椒道。

王小克又向外窺探了一眼，只見三人埋伏在巷口，似乎在等什麼。

顯然地，他們在等候黃亞表！

只要黃亞表一出現，便會被他們偷偷綁架走！王小克心中疑團越來越大，究竟他們這樣急於要黃亞表的人來幹什麼？

「小鬼子，你說他們要黃亞表的人來幹什麼？」小辣椒問。她心中也有同樣的疑團。

王小克搖着頭。

「他們剛才不是說要帶黃亞表去環遊世界嗎？」白小妹忽然說道：「會不會要將他賣到馬戲班中，環遊世界巡迴演出他吞鐵釘和發電的絕技？」

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睛，白小妹的推測倒很有點道理。

「對啦！如果黃亞表的絕技公開表演，每個月豈止賺一千五百塊？」小辣椒道：「一定是這樣！」

王小克緊蹙着眉，他心底下隱約覺得：事情絕不會如自己所料想的簡單！

然而，其中究竟是什麼原因，一時間却想不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橫巷外傳來一陣口哨聲，有人逐漸走近了。

王小克心頭狂跳起來，莫非是黃亞表回來了？

等一下如果童兆武他們動手綁架黃亞表，自己應該採取什麼態度？現身破壞他們的鬼計，抑或躲在梯口，任由他們將黃亞表綁走？

王小克刹那之間難以下定主意，脚步聲和口哨聲已經越來越近了。

他凝眼一看，矮小的身形踏進巷口，果然便是黃亞表！

姓秦的大漢忽然從旁撲出，伸手掩住了黃亞表的咀，童兆武也自旁竄出，箍住黃亞表的頸項。

另一個姓麥的大漢見兩人得手，轉身向外奔出，大概是駕車去了。

王小克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小辣椒却叫了起來：「救命呀，殺人呀！」一邊叫着，一邊向前奔了過去。

童兆武和姓秦的大漢聽到叫聲，心下均是一懍，待看清楚是小辣椒時，童兆武放開黃亞表，向她迎過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大吃一驚，這時再也不及細想，現出身來，叫道：「快放下黃亞表！」

童兆武一眼瞥見王小克，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本來想上前和他拚個死活，可是回心一想，自己身有要事，還是暫且忍着這口氣。

他轉身再將黃亞表箍住，向橫巷外奔去。

「留下人來！」王小克一面叫着，一面追了過去。

童兆武和那姓秦的大漢那裏理會，將黃亞表攔腰抱了起來，向街口奔逃。

王小克猛提了口氣奔上前，在離兩人背後三四尺處，倏地彈跳起身，凌空一脚向童兆武腦頂踢去。

童兆武早已發覺王小克自後追近，却想不到他有此一着，只覺腦際風生，跟着一脚踢了下來。

好一個童兆武，他吃過王小克的虧，心下不敢輕敵，橫地裏向旁一側身，避過王小克一脚。

然而王小克那脚去勢未衰，踢在那姓秦的大漢肩上，痛得他「媽呀」一聲叫出來，手一鬆，黃亞表已掙脫他的掌握。

小辣椒初生之犢不畏虎，踏上前去，一把拉住黃亞表的手，向後退步。

童兆武大吃一驚，揉身而上，要來搶奪黃亞表。

王小克那會令他得償夙願，伸手攔住他的去路，一邊叫道：「救命呀！搶刧呀！」

這時，那姓麥的大漢已將汽車駛近，見突然間多了三個小童，黃亞表已從同伴手中逃脫，不禁又驚又奇。

王小克叫聲甫畢，橫巷中門戶大開，許多人探頭出來查察究竟。

童兆武見情勢不好，向兩個同伴道：「走吧，現在不是時候！」

那兩個大漢答應了一聲，向街中車子奔去，跳上了車廂，等童兆武也上了車後，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一聲，絕塵而去。

王小克見三人逃走，這才吁了一口氣，向黃亞表走去，問道：「你不碍事吧？」

黃亞表驚魂稍定，却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訥訥問：「剛才那三個是什麼人？」

「他們是壞人，」小辣椒搶先回答：「想把你捉去賣的！」

黃亞表聞言臉上現出一陣恐懼的神色，半响說不出話來。

「亞表！你來！」黃大叔的聲音自遠處响起。

黃亞表調頭望了一眼，向王小克道：「謝謝你救了我！」說罷向家門奔去。

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在黑暗中消失，心底下那股疑團仍未解開。

「啊！剛才我們忘記叫他表演發電的把戲啦？」小辣椒叫道。

「你就只掛着把戲！」白小妹橫了她一眼，道：「晚了，回去休息吧。」

午夜驚魂　倖逃虎口

王小克執一執領帶，向「葡京酒店」的大門走了過去。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單獨一人進賭場，既怕守衞不准他入內，又沒有把握「逢賭必贏」，因此，心情實在相當緊張。

守門的職員望了他一眼，並沒有上前阻止他。

王小克過了這一關，心下暗暗高興，拍一拍衣袋，裏面有十二張十元面額的鈔票，那是他這一個月來省吃儉用儲蓄起來的。

賭場中人山人海，每張賭枱前，都擠滿了衣冠楚楚的男女賭客。

王小克對「賭」的天才特別高，許多種賭博只要讓他看上一兩次，便知怎樣賭法。

好像「牌九」，普通人只要學看點數，便要花去不少時間，但王小克偶爾在「大檔」見過人家賭「牌九」，只看了半個多小時，便猜到賭法了。

他向四週望了一眼，見賭大小的賭枱人數較少，而且，「大小」沒有限注，不像賭廿一點。

他在賭枱面前站定，只見上面擺滿了花花綠綠的鈔票，百元巨鈔也有，五百元的也有，有的放在「小」字上面，有的放在「大」字上面。

這時，女職員開骰了，只聽她高聲叫道：「三六六，十五點大！」

投買「大」的賭客色然而喜，買「小」的則眉尖一皺，和他第一次來澳門賭場時所看到的景象一般無二。

他沉吟了一下，看到記錄板上一連開了兩次「大」，等女職員收支妥當後，取出一張十元鈔票，放在「大」字上面。

女職員不斷叫着：「買呀！」

當所有的賭客差不多都下了注時，女職員揭開骰蓋叫道：「三五一個六，十四點大！」

王小克大喜，總算旗開得勝了。

收了賠欵十元後，王小克又盤念着：這次應該買大還是買小？

他不禁又想起和「神眼」岑浩來賭場的往事，岑浩的「神眼」可以看穿骰蓋，測知點數，因此戰無不克，賭無不勝。

如果岑浩仍在人間，這該是多美妙的事。

「買呀！」女職員又在叫。

王小克把那二十元，放在「大」字上面。

他畧畧想：即使一連開十次八次「大」也不稀奇。

果然，這次開的又是「大」，王小克心頭狂喜，十塊本錢變四十塊了！

王小克所以喜歡賭博，原因便在「不勞而獲」和緊張刺激。

其實嗜賭是人的天性，只不過深淺不同和有沒有去大賭特賭一番而已，王小克有錢便偷偷跑到大檔去落一兩舖注，贏了固然歡天喜地，輸了也樂得兩袖清風。

他想：現在有了四十元，如果過得三關的話，便成八十元了！

可是，這次買大還是買小？

就在他左右爲難時，女職員催促着：「買呀，不買又開！」

王小克把心一橫，將那四十元又放在「大」字上面了。

說也奇怪，連開開了五次「大」，王小克連中「五元」十塊錢變了三百二十元。

女職員向他要求「茶錢」，王小克贏錢的時候倒很慷慨，給了女職員兩張十元鈔票。

他本來還想賭下去，數錢時偶一瞥眼，看到門口踏進兩個人來，正是周探長和陳警官！

周探長和陳警官怎會到澳門的賭場來，王小克不及細想，向他迎上去。

「周探長！」王小克叫道。

周探長驟見王小克，也是大出意料之外，噤聲道：「別這樣大聲！」

王小克一呆，這才想起周探長可能不想暴露身份，於是問道：「你們來這裏玩？」

「是的。」周探長漫應着，一雙銳利的眼光，却向賭場中搜索。

「探長，你在找人？」

「唔——」

陳警官望了王小克手中的鈔票一眼，有意岔開話題，笑問：「贏了？」

「贏了！」王小克得意地道：「連過五關，這裏才不過十塊錢本。」

陳警官賭興大發，向周探長望去。

周探長當然明白他的意思，道：「不要玩得太大，知道嗎？」

陳警官大喜，向遠處輪盤的賭枱一指，道：「我到那邊玩。」

「那是什麼？」王小克問。

「輪盤賭，你來不來？」

王小克見周探長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於是向陳警官點點頭。

「你今天手氣不錯，」陳警官一邊數着鈔票準備買籌碼，一邊問：「如果三十六個數目中給你揀一個，你揀什麼數目？」

王小克仰首一想，道：「我選十三。」

「爲什麼選十三？」

「人家都說十三不吉祥，」王小克笑道：「我偏偏喜歡這個數目。」

「好，就聽你的。」說罷，陳警官換了五百塊籌碼，在「十三」的數目上下了五十元的注。

「這輪盤賭怎樣賭？」

「一共是三十六個數目，買中了一賠三十五。」陳警官道：「也可以買單數雙數，一賠一。」

王小克向賭枱上的顏色組合一看，已明其理，道：「陳警官，替我買十塊怎樣？」

「買什麼？」

「當然是十三，」王小克笑道：「我怎能不捧自己的場？」

「好！」

當圓珠在轉動的輪盤上滑走時王小克暗暗計數，如果買中的話，自己的十塊錢可以拿到三百五十元，陳警官買五十塊，則賠一千七百五十元了，比玩「大小」緊張得多。

好一會，輪盤和圓珠的速度，都慢了下來時。

「噹」地一聲，圓珠落盤了，正是一個「十三」字！王小克幾乎懷疑自己是在夢中，跳起身來，摟住陳警官的頸脖，叫道：「我們買中啦！」

陳警官也是大喜過望，將王小克放下地來，低聲道：「別大吵大嚷，收錢要緊！」

「不錯，收錢要緊！」

王小克搓着手準備收錢，忽覺衣領一緊，被人自後提了起來。

他心中一懍，調頭一望，看到一副兇神惡煞的臉孔，正是姓秦的那個大漢。

「好小子！我還捉不到你！」

王小克大吃一驚，可是回心一想，這是在賭場中，而且周探長和陳警官都在身邊，也不怕他敢對自己怎樣，於是定下神來。

「喂！快放開我！」王小克叫道：「否則我對你不客氣了！」

姓秦的大漢「桀桀」怪笑着，道：「怎樣對我不客氣？你說！」

陳警官收過籌碼後，向那大漢道：「喂，

你究竟想幹什麼？放下他！」

姓秦的大漢斜眼打量着陳警官。

「你是誰？」他冷冷地問。

「不要理我是誰，總之你這樣抓着人家是犯法的！」陳警官道。

「犯法？」大漢冷冷一笑，道：「我偏偏要將他抓出去，看你怎地。」

這時，一個職員走了過來，道：「秦炳，你在幹什麼？」

原來那姓秦的大漢單名一個「炳」字，正是賭場的巡場之一。

那職員的職位好像此他高，因此，秦炳把王小克放了下來，道：「此人不足十八歲，依照法例，他是不能在賭場中的。」

職員望了王小克一眼，問：「先生，你今年十八歲了嗎？」

「笑話，我快二十歲了！」

職員不置信地望着王小克，道：「那麼，你有沒有身份證？」

「當然有！」

「請拿出來給我看看。」

王小克一拍口袋，道：「我將身份證放在酒店，沒帶出來。」

「對不起，那麼請你回酒店取了身份證再來賭吧。」職員道。

王小克心下大急，道：「為什麼要看我的身份證？我沒有錢賭麼？」

職員淡淡一笑，禮貌地說：「先生，法例所限，我們只不過秉公辦理而已，請你不要見怪。」

陳警官亦自知理虧，向那職員道：「如果他只是陪着我不賭，那行嗎？」

職員沉吟了一下，點頭道：「只要他不賭，那倒是可以的。」

「好，謝謝你！」

秦炳恨恨地瞪了王小克一眼，悻悻然轉身離去。

陳警官望着秦炳魁梧的背影，詫異地道：「小鬼子，你幾時得罪過此人？」

「我沒有得罪過他，」王小克道：「是他做壞事被我撞見了老羞成怒的。」

「哦？」陳警官愕了一愕。

王小克約畧將昨天晚上秦炳企圖綁架黃亞表的事說了出來，聽得陳警官呆呆出怔，良久，他才問：「你報了警沒有？」

王小克搖搖頭，道：「沒有。」

「算了吧，」陳警官惦掛賭錢，將籌碼交給王小克，道：「咱們再來幾手。」

王小克轉頭一望，見那個職員虎視眈眈地望着自己，不知究竟聽命不賭呢，抑或照樣下注。

「小鬼子，我替你下注好了，」陳警官低聲道：「不要理他，反正贏了你便分錢，好不好？」

王小克聞言大喜，連聲叫好。

「這次你想下注第幾號？」

王小克沉吟一下，說道：「這次試試三十二號。」

陳警官取了一百元籌碼，放在「三十二」上面，道：「裏面有十塊錢算你的。」

王小克想了一會，又道：「再買六號。」

「為什麼？」

「我──」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澀笑着說：「不知怎的，這次我沒有把握。」

陳警官只得再次下注一百元在「六」號上面。

「我看還是下注七號吧。」王小克又道。

「你究竟在攪些什麼？」陳警官道。

「他媽的，給那姓秦的小子一鬧，我的靈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陳警官遲疑了一下，又取了一疊籌碼，放在「七」號上面。

不一會，開盅了，圓珠跳在「十七」號上面。

王小克頓了頓脚，道：「豈有此理，我原本想買十七號的。」

這一次全軍盡墨，三個號碼都沒有押中，陳警官苦笑了一下，知道王小克剛才只不過誤打誤撞才買中「十三」號而已，並非有什麼先見之明。

「還賭不賭？」陳警官道。

「當然賭！」

於是，兩人又一邊商量着一邊下注，可是那「輪盤賭」的賠率既高，命中率也相應地減低，賭了一個多時辰，剛才贏來的錢已悉數輸去。

陳警官還貼了一千多元，王小克賭「大小」贏來的三百元，也賠了出去。

周探長走了過來，道：「成績怎樣？」

陳警官向他苦笑着搖頭，道：「虎頭蛇尾後勁不繼，輸了！」

「那麼歇一歇吧，」周探長道：「先去吃點東西再來賭。」

陳警官搭住王小克的肩膊，問道：「小鬼子，你怎麼說？」

「周探長難得請客，當然要吃他一頓。」王小克笑道。

三人來到酒店附屬的一家潮州酒家，周探長問道：「你們喜歡吃些什麼？」

「我無所謂，」陳警官道：「反正塡得飽肚子便成。」

「剛才咱們輸了不少，現在既然有人請客，那有不吃個够本的道理？」王小克咬了咬唇，道：「聽說潮州魚翅很出名，咱們不如試一試吧？」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早知道你這小鬼頭不安好心，剛才便不提議來吃東西了！」

「探長，這裏的魚翅的確不錯，咱們反正是因公而來，可以開公數的，」陳警官道：「就叫魚翅吧。」

周探長召手叫伙記過來，點了幾味精緻的小菜，還叫了一客魚翅。

「你們是因公而來？」王小克好奇地問。

「不錯。」

「什麼公事？」王小克又問。

陳警官沉吟了一下，周探長道：「告訴他吧！」陳警官這才清了清喉嚨，道：「是這樣的，我們在海上緝獲了一艘走私船，不幸被它逃掉了，我們懷疑他們逃到此地來，因此特別來此調查。」

「走私船？」王小克問道：「走的是什麼私？」

「黃金。」

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如果連人帶貨緝獲的話，你們是有獎金的哩。」

「我們警局裏的規矩，你都知道了！」陳警官笑道。

「那艘走私船一共運載多少黃金？」王小克興緻勃勃地問。

陳警官仰首想了一想，道：「根據我們最保守的估計，大概不會少於五百両。」

「嘩！這數目不少！」

「所以，你不妨替我們留意一下，」陳警官打笑道：「如果幸運人貨並獲的話，那筆獎金少不了你的一份。」

「我又不知道那些走私者的樣貌和姓名，」王小克聳着肩，道：「即使和他們面對着面，也沒有用。」

「你想知道？」

「當然了，說不定我福星高照，明天便能

發現他們的蹤跡！」

「好吧，我告訴你，他們其中一個姓童，名叫兆武，是個──」

陳警官的話還沒說下去，王小克便低低呼了一聲：「我認識此人！」

周探長和陳警官神色極為緊張，不約而同問道：「眞的？他現在人在那兒？」

王小克正要答話，心中忽然一動，遲疑着道：「我是無意中聽到這個名字的，不知道他人在那兒。」

「你在什麼地方聽到『童兆武』這個名字？」周探長追問。

「就在這裏，」王小克道：「昨天晚上，我來賭場玩，在廿一點大枱聽到兩個賭客在交頭接耳，說是輸光了沒有錢，便在向那『童兆武』借。」

「小鬼子，」周探長一雙銳利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沉聲道：「你是不是在騙我？」

王小克接觸到他的眼光，心下不由一懍，但旋即鎭靜下來，道：「我為什麼要騙你？對我有什麼好處？」

周探長咀角泛起了一陣神秘的笑意，道：「小鬼子，你以為你的鬼精靈腦筋瞞得了我？你想獨自一人去找那童兆武，然後將他交給警方領取百分之五的花紅，是不是？」

王小克被他說中了心事，臉上一紅，却慌忙分辯：「那有這樣的事，你根本是以小人之心度……度君子之肚皮！」

陳警官「噗哧」一聲笑了出來，更正道：「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才對！」

「姑勿論你打的是什麼主意，我要告訴你，那童兆武並不是普通的走私者，他們配備了最現代的武器，包括自動輕機槍在內！」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跳，腦際間迅速想到童兆武前往找黃大叔，要求帶黃亞表出外，「環遊世界」的事──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小鬼子，你聽到我的話嗎？」

王小克向周探長點了點頭。

「那麼，如果你再有童兆武的消息，就應該立即通知我們，千萬不要貪功自己行動，」周探長諄諄叮囑：「我們就住在這間酒店，你問一問櫃面，便知道我們房間的號碼了。」

「唔。」

這時，小菜端了上來，周探長又叫了酒，和王小克，陳警官對酌起來。

吃過飯後，已是下午二時多了，陳警官急不及待地拉着王小克要回賭場，王小克却道：「不行，我要回白小妹的家去了。」

「怎麼啦？你不想翻本？」陳警官詫異地問。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今天手氣不好，還是不賭為妙。」向兩人告辭了一聲，離開酒店。

酒店門口停滿了的士，司機站在車畔兜生意，王小克心急想回家，因此隨着一個司機上了車，說出白小妹家裏的地址。

車行五分鐘左右，王小克發現接近海旁，望過去全是一片樹林，心下不由一跳。

「喂，你走錯方向了！」王小克叫道。

「沒有錯，」司機頭也不回，答道：「那邊塞車，我從這裏兜過去而已。」

如果換作別人，對司機的話自會深信不疑，可是「小鬼子」王小克閱歷何等豐富，他怎會輕易取信司機的話？

王小克畧一沉吟，自懷中取出一把彈簧刀來，「拍」地一聲彈開了，抵住了司機的頸，沉聲道：「停車！」

司機只覺頸間一凉，知道被利器抵住了，一扭駄盤，車子在路旁戛然而止。

「你……你想幹什麼？」司機滿面驚惶地問。

王小克細心觀看了他半晌，冷聲道：「下車！」

司機只得打開車門，踏下車來。

王小克跟着他下車，手中的彈簧刀，仍然一寸不離地抵住他的背脊。

王小克以熟練的動作替那司機搜了身，發現他身上除了一些打火機，香烟和零錢之外，並無其他可疑物事，這才放下心來。

「先生，我……我今天還做不到什麼生意，如果你想打刼我的話，是找錯對象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為什麼你要帶我兜這樣大的圈子？」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司機連忙答道：「前邊塞車，從海傍大道去更快。」

「好吧，你上車！」王小克冷冷道：「如果你想要花樣的話，小心我對你不客氣。」

「仍然到南門道去？」司機問。

「唔。」

王小克說罷轉身上車。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忽覺腦際生風，有人向自己暗襲。

好一個王小克，他氣提丹田，縱身撲進車廂，雙手撐在坐墊之上，兩脚向後一蹬，只聽「啊呀」一聲，司機偷襲失手，當胸吃了王小克一脚，栽倒下地。

「好哇，你他媽的果然不懷好意！」王小克罵了一聲粗口，一脚向司機當胸踢去。司機一個打滾避開了，迅速無倫地彈跳起身，一拳向王小克面門揮來。

王小克叫了聲「來得好！」頭一俯避過那拳，一招「初試啼聲」矯若閃電般向司機腹部擊去。

司機叱喝連聲，和王小克戰在一起。

就在這個時候，一輛的士由遠而近，在兩人身畔停了下來。

車門一打開，三個魁梧大漢跳了下車，為首那人正是秦炳！

秦炳見同伴被王小克打得連連後退，喝道：「小毛虫！你退開！」

那渾號「小毛虫」的司機見援兵已到，胆壯幾分，揮動着雙拳，向王小克身上要害招呼，那裏肯退？

秦炳向另兩個同伴使了個眼色，道：「好好教訓這小子一頓！」

「是！」兩名大漢答應了一聲，左右包抄，加入了戰團。

王小克獨力對付那「小毛虫」時，八式「威風八路拳」使得得心應手，暗想再過一會便能將他擊敗，不料這時又有兩個大漢加入戰團，自己拳法雖精，內力却不足，眼看着是難討得好去的了！

那兩個大漢都是練過武功的打手，一加入戰團，便使上了十成勁力往王小克身上招呼。

王小克在三人之間騰踢跳躍，左閃右避，希望覓隙逃走。不料三名大漢似是有了默契一般，把王小克圍在中間，絲毫不給他逃走的餘地。

片刻間，王小克背上，肩上和面門已捱了數拳，只覺劇痛異常，心知過不了一時三刻，非被三人圍毆重傷不可。

然而，這附近一帶罕有人跡，前面又是一大片樹林，縱然高聲呼救，也沒有人可以來相救，不禁暗暗後悔獨自一人離開酒店了。

腦際間正盤念間，忽聽「吠」地一聲呼喝，咀角吃了一拳，登時鮮血長流。

「用力打！」秦炳站在一旁觀看，笑吟吟地道：「好讓這小子知道我們的厲害，以後不敢再到我們的地頭撒野！」

王小克暗暗叫苦，一味左閃右避，這時但希望身上少吃幾拳，並不敢奢望反敗為勝突圍

而逃了。

那三名大漢見王小克身形越來越緩慢，知道他體力已漸呈不支，於是又將包圍圈縮小了近尺，像耍猴子一般，你一拳我一腳地往王小克身上招呼。

王小克一招「直搗黃龍」，將「小毛虫」逼退一步，隙空取出那把彈簧刀，發狠向大漢刺去。

三名大漢見王小克亮了兵器，心下均是一懍，不由自主地各自退後一步。

「別怕他！」秦炳叫道：「你們也拿傢伙出來，這小子是在自尋死路！」

兩名大漢各自懷中取出匕首，那司機「小毛虫」身上沒帶利器，秦炳立即拋了一把短劍給他。

王小克本來以爲自己有彈簧刀在手要佔不少優勢，不料這卻引起他們也亮出傢伙，但後悔已經來不及，忽覺手臂一痛，已被「小毛虫」的短劍刺中一下。

秦炳在旁吶喊助威，王小克將牙一咬，倏地暴喝一聲，緊握着彈簧刀向秦炳撲去。

那三名大漢被王小克那竭斯底里的叫聲嚇了一跳，眼一花，只見王小克已撲到秦炳身前，不約而同發了聲喊，自後追上。

王小克一刀向秦炳當胸刺去，秦炳身手也甚敏捷，這一刀怎會被刺中，向後彈開避過，準備迎敵；不料王小克那一刀只是虛招，刀子還沒刺到一半，便突然收勢轉身向前奔逃。

「追啊！」秦炳大叫道：「別讓這小子逃了！」

三名大漢各持武器自後追去。

王小克亡命價似地向前奔逃，可是由於身上受了傷，跑得一二百碼，已經上氣不接下氣，忽覺後領一緊，已經被人捉住了！

「奶奶的，看你還逃得了！」是小毛虫的聲音。

王小克暗叫一聲「罷了」，運力右臂，一刀向小毛虫的腹部刺去。

「小毛虫」應變奇快，五指一鬆把王小克放開，閃身避過那一刀；另一個大漢趨上前來，一拳朝王小克腦際擊下。

王小克只覺天旋地轉火星亂冒，昏死了過去……

× × ×

白小妹頻頻望着腕表，臉上全是焦灼的神色。

「小鬼子到底在攪什些什麼鬼？」小辣椒喃喃道：「這個時候還不回來。」

白小妹望了望枱上的餸菜一眼，道：「爸，媽，咱們不等他了。」

白廣沐望一望錶，道：「再等他十分鐘吧，我看他也應該回來了。」

「我們已經等了他兩個鐘頭！」小辣椒道：「我的肚子已經在打鼓了。」

「小妹，」白大嫂望着女兒，道：「你的朋友到那兒去了？」

「他上午出門時，只是說要到附近走走而已——」白小妹說到這裏，忽然眼前一亮，道：「對啦，他一定是到賭場去！」

「就算到賭場去，這時候也該回來啦，」白大嫂道：「那有一去便是整天的？」

「你不明白的，」白廣沐白了妻子一眼，道：「舉凡到賭場去的人，一坐下來屁股便像生了根一般，很難起身的。」

「爸，媽，咱們先吃飯吧，」白小妹道：「吃過飯後，我到賭場去看看。」

「——好吧。」

小辣椒急不及待拿碗盛飯，片刻間扒下三大碗飯。

吃過晚飯後，外面天色已黑，白小妹道：「小辣椒，你去不去？」

「去賭場找小鬼子？」小辣椒一邊抹着咀，一邊道：「當然去！」

白小牛本來要跟兩人去，但被乃父阻止了，白小妹和小辣椒離開家門時，已是晚上八時半。

「離這裏最近的那間。」

白小妹仰首一想，道：「葡京酒店離這裏最近，咱們先到葡京去看看。」

「好！」

兩人手携着手，向大馬路走去，剛來到街口，忽見一輛黑色房車由遠而近，在街口戛然而止。

白小妹向那輛黑色房車瞥了一眼，只見車中坐着幾個大漢，卻沒有下車的意思，心中不禁暗暗奇怪。

「小辣椒，咱們向前直走，」白小妹低聲道：「千萬不要去望那架車子。」

兩人若無其事地橫過馬路，白小妹拉着小辣椒躲進一個梯間。

「什麼事？」小辣椒詫異地問。

「街口那輛汽車有點邪門！」白小妹仍然壓低着聲音，道：「咱們看看它究竟是來幹什麼的！」說罷探頭出外，向車子那邊望過去。

這時，車門剛好打開，自車中踏出三個大漢來，爲首的那個正是秦炳。

秦炳一下了車，便鬼鬼祟祟地向四週張望着。然後向兩個同伴打打手勢迅速隱沒在橫巷之中。

「他們想去『做世界』不成？」小辣椒問道。

白小怪搖着頭，道：「不，他們想找黃亞表！」

「對啦！」小辣椒被她一言驚醒夢中人，低呼了一聲，道：「昨天他們想綁架黃亞表不遂，今晚又來了！」

白小妹一雙妙目眨也不眨地盯住橫巷出口，秀眉微蹙着。

「小妹，你說咱們應該怎辦？」

「你說呢？」

「哼，這種事碰在咱們手中，還有不管它一管的道理？」小辣椒道：「總不能讓他們得償夙願，將黃亞表擄走！」

白小妹緩緩點着頭！定眼向那輛黑色房車望去，見車中沒有人影，這才拉一拉小辣椒的手，噤聲道：「跟我來！」

小辣椒早已明白她的用意，隨着她竄到車子之前。

白小妹伸手一按行李廂的蓋子，可是蓋子要用車匙才開得開，她沉吟半晌，取下一個頭夾，插進匙孔之中攪動着。

半晌，只聽輕輕「拍」地一聲，蓋子終於被她撬了開來。

白小妹托起蓋子，攢了進去；小辣椒用不着等她吩咐，也上了行李廂中。

兩人身段嬌小玲瓏，因此行李廂雖然不大，卻能容身。白小妹拉下行李廂的蓋，只剩下一道小縫察看外面的動靜。

大約過了十餘分鐘，橫巷中傳來腳步聲，兩人心情極爲緊張，定眼向前望去。

只見秦炳抱着一人，向車子這邊走來；那人手足被綁，口中還像被塞着毛巾手帕之類，正是黃亞表。

黃亞表不斷掙扎着，然而秦炳將他抱得死緊，他手足被綁，那裏掙扎得脫？

行李廂中的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地點着頭，暗想自己的猜測果然沒有錯。

秦炳將黃亞表抱近汽車，早有同伴趨上前打開車門，另一個則發動車子。

白小妹只覺車身一沉，三人都已上車。

「咱們不找小鬼子去啦？」小辣椒低聲問道。

「這事比較重要，」白小妹壓低着聲音，在小辣椒耳畔道：「小鬼子反正在賭場玩，等一下再去找他也不遲。」

小辣椒生性愛好刺激冒險，當然是得其所哉。這時車子一聲怒吼，開始向前馳去了。

白小妹對澳門的環境很熟，她輕輕托開車蓋，分辨車行方向，發現車子朝着「南環」駛去。

不一會，車子來到一幢兩層高的洋房前停下，秦炳將黃亞表抱進去了。

那兩個大漢在門口張望了一會，也跟着秦炳入內。

黃亞表在秦炳懷中不斷掙扎着，心中不知罵了多少句粗口，可惜被手帕塞住了咀做聲不得。

秦炳一將他抱進屋裏時，立即把他口中的手帕取了出來，黃亞表平日在街邊和一些無賴流氓混慣了，粗口便如連珠彈罵了出來。將秦炳十八代祖宗罵個痛快淋漓。

秦炳一點都不以爲忤，他笑吟吟地將黃亞表手腳的繩索解開。

黃亞表四肢恢復了自由，握起拳頭一拳向秦炳面門擊去。

秦炳早有防範，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道：「剛才由你動口罵了一頓，你要是不知好歹的話，爺爺可要對你不客氣了！」

「我操你媽媽的××，不客氣便怎樣？」說罷又要動手。

秦炳抓着他的手臂，用力向後一扭，黃亞表痛得慘叫了起來。

「還敢不敢？」

「我操你媽媽的××，你媽媽的××給我操，快放手！」

「再罵！」秦炳咬着牙，手上又加上了三成勁力，只痛得黃亞表額上冷汗簌簌而下。

「好啦，快帶他去見童大哥吧！」站在一旁的「小毛虫」道。

秦炳這才把黃亞表放開。

黃亞表撫弄着又酸又痛的手臂，卻再也不敢向秦炳動手了。

「走！」秦炳伸手一推，將黃亞表帶到一道房門之前。

這時，那道房門剛巧打了開來，童兆武咀中含着一支香烟，緩緩踏出房來。

他一眼看到了黃亞表，臉上不由現出喜色，道：「果然把他捉來了。」

「童大哥，這小子好刁！」秦炳面上憂形於色，道：「恐怕不會聽話。」

「哦？」童兆武上下打量着黃亞表，道：「我有辦法令他聽話的。」

黃亞表本來想破口大罵一番，可是，一眼觸到童兆武那陰沉的笑容，一時間竟然不敢罵出聲來。

「把他帶到我房中去！」

「是。」

秦炳伸手一推，黃亞表向房中跌跌撞撞進去。

「喂！對他客氣一點！」童兆武不悅地喝道。

黃亞表坐直起身，在房中破口大罵。童兆武皺了皺眉頭，轉身入房，道：「你們回去吧，我對付他便行了。」

秦炳答應了一聲，向兩名同伴使了個眼色，退了下去。

童兆武反手把房門關上了，道：「小朋友，你起來吧！」

黃亞表悻悻地站了起身，驚詫地望住童兆武。

「坐呀！」

黃亞表倒料不到對方會對自己這樣客氣，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訥訥地問：「你……你們竟是幹什麼的？」

「我們不幹什麼。」童兆武和顏悅色地說道。

「那爲何把我捉……捉到這裏來？」

童兆武吸了一口烟，緩緩地噴着烟霧，忽然問：「你姓黃，名叫亞表，是不是？」

黃亞表向他點了點頭。

「你喜不喜歡環遊世界？」

「環遊世界？」

「是啊，到許多地方去，看許多美麗的風景，吃許多著名的大菜，」童兆武凝視着他，道：「你究竟喜不喜歡？」

黃亞表滿面疑惑，但還是向他點了點頭。

「那好極了！我向你爸爸提過要帶你去環遊世界，他竟然不答應，所以，我才用強把你捉來。」

「爲……爲什麼你一定要帶我環遊世界？」黃亞表困惑不已。

「因爲我喜歡有個伴。」

「有個伴？」

「是呀，我不喜歡獨自一人環遊世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黃亞表搖着頭，道：「我不明白。」

童兆武踏前一步，友善地拍拍黃亞表的肩膊，柔聲說道：「我只是喜歡以你爲伴，如此而已。」

黃亞表滿腹狐疑，卻囁嚅着，說不出話來了。

「啊！我差點忘記了！」

童兆武忽然好像想起了什麼事似的，大力一拍自己的額頂。

黃亞表詫異地望着他。

童兆武伸手入袋，找了好一會，才找出一枚鐵釘來，趨到黃亞表面前，問道：「聽說你可以吃這種東西，對不對？」

黃亞表遲疑了一下，向他點點頭。

「好，那你吃給我看看。」

黃亞表毫不猶豫地接過那枚鐵釘放進口中，吞了下去。

童兆武在旁看了又驚又奇，道：「你張開口給我看看。」

黃亞表依言把口張了開來。

童兆武探首往他口腔中一看，果然看不到口中有鐵釘的存在。

「你——你眞的吃了下去？」

「當然眞的。」

「聽說你時常表演吃鐵釘，是不是？」

「是的。」黃亞表向他點點頭。

「那……那你現在肚子裏不是有許多鐵釘了嗎？」童兆武問。

黃亞表搖了搖頭，道：「不，我吃下去後，第二天便會屙出來了。」

「自……自大便消化出來？」童兆武有點不置信地問。

黃亞表點着頭，道：「屙出來時，仍然是一枚鐵釘。」

「形狀沒有變？」

「最多彎一點。」

童兆武色然而喜，不斷叫道：「眞是奇事！奇事！」

「我可以走了嗎？」黃亞表問。

「當然不可以！」童兆武又是興奮，又是緊張地道：「你是我的運財童子，我怎能放你走？」

黃亞表滿面疑惑之色，不解地望住了童兆武。

童兆武拉了張椅子在黃亞表面前坐下，道：「亞表，我有一個問題問你，你可要老老實實地回答我。」

黃亞表如墜五里霧中，呆呆地望着童兆武出怔。

「告訴我，你能不能夠吞金？」

「吞金？」黃亞表愕了一愕。

「是的，就是黃金。」

黃亞表遲疑了一下，道：「我從來沒有試過，可是相信可以吧？」

「我讓你試試怎樣？」童兆武興奮地向他問道。

「——好啊！」黃亞表笑了起來，道：「我倒從來沒試吃過這樣貴重的東西。」

童兆武起身走到床頭櫃，拉開抽屜，取出一個絨盒子來，自盒中取出一個半両重的金元寶，問道：「這個會不會太大？」

黃亞表端詳那金元寶一眼，道：「我以前吞過一枚鐵丸，比這還要大三倍！」

「好極了！」童兆武大喜，連聲道：「你把這個金元寶吞下去試試。」

黃亞表將那錠金元寶放到口中，「骨剝」一聲，果然吞到肚中去了。

「怎麼樣？」童兆武緊張地問。

「沒什麼呀。」黃亞表向他聳聳肩。

童兆武搓着手，道：「你剛才說明天便可以把吞下去的金屬物痾出來，是不是？」

「是的。」

「好，那麼咱們便看看是不是真的。」

「不行，我現在就要回家了，」黃亞表急忙道：「剛才我以爲只是叫我出來做『表演』的，因此偷偷溜出來，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回去，我爸爸一定急死了！」

「這個你放心好了，」童兆武道：「我會派人去通知你父親，說你在我這裏住的。」

「真的？」

「我爲什麼要騙你？」

「那麼，明天你等我將金元寶痾出來後，便放我走？」黃亞表問。

「這個當然。」

黃亞表沉吟了一下，道：「好吧，那麼我就在這裏住一個晚上。」

「好，好，」童兆武道：「你就住這個房間吧，我到隔壁去睡。」

說罷，童兆武打開房門出去了，還順手替他關上了門。

童兆武離去不久，窗門忽然「篤篤」地响了起來。

黃亞表大感詫異，由於帘布拉上，看不到窗外的情形，因此他趨上前去，掀開窗帘。

只見外面站着兩個女子，認得正是白小妹和小辣椒。

白小妹將食指放在口唇中間，示意他不要出聲，跟着又打手勢叫他把窗子打開。

黃亞表依言將窗子打開，白小妹劈口便道：「亞表，快逃走！」

「幹什麼？」黃亞表呆了一呆。

「難道你不知道嗎？那個姓童的不是好人，他要你去做犯法的事。」

「哦？」黃亞表臉上現出不置信的神色，道：「他剛才說要帶我去環遊世界哩！」

「唉！」白小妹頓一頓足，道：「你怎麼這樣笨聽他的話？他是騙你的。」

「騙我？」

「你不信過去看看，房門已經被他鎖上了，」白小妹道：「他想關住你，不放你走！」

黃亞表信疑參半趨上前一扭門柄，果然紋風不動，心下不由大駭，到了窗畔，道：「這怎麼辦？他真的把門反鎖住了！」

白小妹望着窗子上的鋼枝，用力一扳，卻那裏扳動得分毫？

「喂，你說他要帶我去做犯法的事，究竟是什麼事呢？」

「現在還是先設法逃走，慢慢才向你說清楚吧！」白小妹焦急地道：「你在房間裏找一找，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撬開這扇鋼窗的。」

黃亞表沉吟了一下，道：「好。」轉身四下裏搜索着。

他找了十餘分鐘，發覺房間中空無所有，連螺絲批也找不到一把。

「這怎麼辦？」黃亞表焦急地問。

白小妹一眼瞥見窗子的推手，心中不由一亮，道：「你把這枝推手拆下來試撬撬看。」

「好。」黃亞表立即將推手拆了下來，在窗框間撬動着。

由於那房子已建了二十餘年，窗框經過風雨侵蝕，已經有點生銹，黃亞表撬了十幾下，已經將其中一條鐵枝撬鬆了。

白小妹和小辣椒見推手可以濟事，於是拆下另兩枝推手，帮忙撬窗。

不一會，另一條鐵枝又被撬了下來，眼看再將另外一枝撬開，便可爬出窗外逃命，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突然打了開來！

童兆武一見三人舉動，叱喝着奔上前來，白小妹和小辣椒急忙拋下工具，轉身便逃。

× × ×

且說白小妹和小辣椒見協助黃亞表逃走事敗，亡命價地向外飛逃，一連跑了百餘碼，這才轉頭望去，見後面沒有人追來，於是放緩了脚步，不斷地喘着氣。

「剛才差一點便成功了！」白小妹道。

「是呀！如果一早發現可以用窗子的推手撬鐵枝，這當兒已經將黃亞表救出來了。」

「咱們現在怎辦？」白小妹問。

「我看還是先去找小鬼子，」小辣椒說道：「找到他之後，咱們才商量相救黃亞表的方法。」

「好。」

兩人截了一輛的士，來到「葡京酒店」，守門的見兩人的年紀未滿十八歲，不許她們入內。

小辣椒叉起了腰，道：「我到裏面找人不行嗎？」

守門的似乎聽不到小辣椒的話，一味搖着頭，小辣椒正要發作，白小妹一瞥眼看到周探長和陳警官正向這邊走過來，急忙大聲叫道：「周探長，陳警官！」

周，陳兩人聽到叫聲，定眼望來，發現竟是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由大出意料之外。

「是你們兩人！」周探長趨上前來，問道：「小鬼子呢？」

「他一早離家，到現在還沒回去，我們正出來找他。」白小妹道。

「哦？」周探長愕了一愕，道：「我們中午才在一塊吃飯，他一早便回家了。」

「沒有呀！」小辣椒道：「小鬼子是什麼時候和你們分手的？」

陳警官仰首一想，道：「大概是下午兩點多吧？他說過要回家的。」

白小妹聞言心中一懍，知道事情有點蹊蹺了。

「會不會在另兩間賭場？」陳警官問。

「他真的不在裏面？」小辣椒問。

陳警官搖着頭，道：「不在。」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好，那麼我們到其他兩間賭場去看看。」

「巧極了，我們正要到『皇宮』去，」陳警官道：「一塊走吧。」

一行四人截了的士向「皇宮」而去，車行

中途，小辣椒將黃亞表被綁的事說了出來，周探長立時叫司機往南環而去。

「幹什麼？」白小妹問。

「救人要緊，」周探長道：「而且我們正在找那個姓童的。」

白小妹回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暗忖找王小克可以遲一步再說。

不一會，車子來到那幢洋房前，只見裏面烏燈黑火，一點燈光也沒有。

「你們認得就是這幢房子？」周探長低聲問。

「不錯。」

周探長取出佩槍，向陳警官叮嚀了兩句，慢慢掩近大門。

白小妹和小辣椒見周探長，陳警官兩人如臨大敵的樣子，心下暗暗詫異。

陳警官伸手按一按門鈴，又埋伏在門邊。

過了幾分鐘，仍然沒有人來應門，周探長和陳警官交換了一個眼色，揮手示意白小妹和小辣椒躲在一旁，現身一脚向大門踢去。

大門「砰」地一聲，開了。

裏面靜悄悄地。周探長和陳警官並沒有立即衝進去。隔了半晌，周探長叫道：「姓童的，快出來投降吧！」

屋裏仍然寂靜如死。

周探長緊握着短槍，閃身入屋，向第一個房門衝去，又是一脚把房門踢開。

——房內空空如也！

經過一番小心的搜索後，發現屋中闃無一人，那有童兆武和黃亞表的影子？

白小妹和小辣椒也進了屋，指着被撬開的窗子，道：「探長，你看，這就是剛才那個黃亞表用窗子的推手撬開的了。」

周探長俯首一看，果然看到地上還有一枝窗子的推手，不由皺起了眉頭。

「他們溜掉了！」陳警官道。

「唔，才溜掉不久。」周探長道。

「咱們小心搜索一下，看看他們有沒有留下什麼可疑的綫索以藉追查，」陳警官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道：「你們也帮帮忙。」

「是！」小辣椒興冲冲地答應了一聲，轉身離房到其他地方搜查了。

周探長，陳警官和白小妹也分開在屋中搜查，忽聽小辣椒在甬道盡頭的一個房間叫了起來：「你們快來看！」

三人聞聲奔進房去，只見小辣椒手中拿着一件物事，對着它呆呆出怔。

周探長踏前一步，這才看清楚原來是一具袖珍電筒！

「這……這是小鬼子的東西！」白小妹大聲叫道。

小辣椒抬起頭來，眼眶中透着驚詫的神色，道：「爲……爲什麼？」

「顯然地，小鬼子剛才也被他們囚困在這裏。」周探長道。

「咱們立刻找他去！」小辣椒說罷轉身便欲向外衝。

白小妹一把將她拉住，道：「你到那兒找他？」

小辣椒先是一呆，隨即叫了起來，道：「小鬼子被他們捉去了，難道我們見死不救嗎？澳門這麼小，總會找到他的。」

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一眼，陳警官道：「看來我們只好通知本地的警方了。」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

× × ×

王小克正把玩着手中的袖珍電筒，房門突然打了開來，秦炳出現在門口，粗聲粗氣地道：「起來！」

王小克受創而未癒，勉強支撑着，爬了起身。

「炳哥，快點，咱們只有五分鐘的時間撤退了！」小毛虫過來催促。

秦炳聞言向王小克道：「快點快點！」

王小克心中一動，悄悄將手中的袖珍電筒沿着褲管滑下地去，然後跟隨秦炳出房。

一踏出洋房，只見屋前停着兩架房車，其中一架坐滿了人，由於當時四週一片黑暗，看不清楚坐在車中的究竟是誰。

童兆武自內押了一人出來，王小克不由一楞，認得正是黃亞表。

黃亞表一眼看到了王小克，也是大出意料之外，正想出聲和他打招呼，秦炳已上前拉了他上車。

衆人上了車後，秦炳入屋將電燈熄掉，又掩上大門，這才跳上車來，兩輛大房車一前一後，向外駛了出去。

王小克剛才聽到「小毛虫」的話，知道童兆武一夥人是在「撤退」，爲什麼要「撤退」？自然是被人發現了踪跡，因此才轉移陣地；他將袖珍電筒遺留在現址，便是希望可以爲人發現，從而使白小妹和小辣椒得悉自己已經遇險。

車子以每小時四十哩左右的速度向前飛馳，過了大約十五分鐘，來到一條小巷。

小巷中寂靜一片，附近屋子裏的人大概都已入睡，童兆武吩咐衆人不要發出任何聲息，下車逕自向一幢紅磚屋走去。

秦炳和小毛虫分別押着王小克和黃亞表踏進屋中，其他那幾個大漢却不下車；王小克踏進屋去時，只聽外面汽車馬達聲起，由近而遠去了，心想童兆武一班人大概是化整爲零，分別匿藏起來。

這時，童兆武扭着了電燈，原來那是一間佈置十分簡陋的房子，只有兩房一廳，面積大約四百餘尺，和先前那兩層式的洋房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別。

童兆武吩咐秦炳將王小克和黃亞表關進左面的一間小房，然後拿起電話，向他的同黨報訊。

且說王小克和黃亞表被關進房裏後，摸索了一會，終於找到了燈掣，將房中的電燈扭亮了。

黃亞表一見王小克滿身傷痕，詫異道：「你……你被他們打成這樣的？」

王小克苦笑着點頭，道：「你還是被他們捉來了！」

黃亞表似乎不知自己身陷險境，只是淡淡一笑，道：「剛才我看到你的兩個朋友。」

王小克心頭一跳，道：「真的？」

「唔，有一個是小牛的姊姊，另一個是和你們來澳門的女孩子！」

「她們知道我也在那裏嗎？」

黃亞表搖了搖頭，道：「我看不知道。」

「那她們爲什麼會找到那幢洋房去？」

黃亞表聳了聳肩，表示自己毫不知情。

半晌，黃亞表問道：「他們將你捉來幹什麼？」

「也許是我那天破壞了他們的好事吧？」王小克澀然一笑，道：「你可知道他們捉你來做什麼？」

「不知道。」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依我看，你對他們是相當重要的，否則，他們不會這樣不惜代價地去將你捉來。」

黃亞表道：「那個姓童的說是要來帶我去環遊世界。」

「你信不信？」

「我最初是信的，」黃亞表頓了一頓，才接着道：「可是你的朋友告訴我，那是騙人的

；我後來自己又仔細想想，世界上怎會有這樣的好人？」

「所以你不信了？」

「唔。」

「既然不信，你就應該設法逃走！」

「怎逃？」黃亞表道：「我就是想逃才被他們載到此地來的。」

王小克緘默了。

他深知黃亞表對他們有利用價值，而自己卻不然，因此，如果以處境來說，自己比黃亞表是危險上十倍不止。

假使自己不設法逃離此地的話，說不定明天便會被童兆武殺害！

然而，怎樣逃呢？

王小克開始打量房間，這裏敲一下，那裏摸一把之後，他失望了！

房間四面都是水泥凝土，起碼有七分厚，惟一的通氣孔直徑只有七寸闊，此外，房間中除了一張雙人床和兩張椅子外，並無他物。

王小克提了一口氣，縱身朝氣窗外望去，看到了一道牆壁，那是屋子後面的橫巷。這一區都是單層式建築，房屋櫛鱗次比，就和鄉下地方一般。

王小克忽然想：如果自己這時候大聲呼救，會不會有人來相救呢？

他很快就找得到答案：童兆武不是善男信女，當相救的人還見不到自己時，說不定已吃了他一刀。

所以，揚聲呼救並不是辦法，要想更巧妙的方法才是。

他在床上坐了下來，以手作枕望着天花板出怔。

黃亞表見王小克躺在床上，也跟着他躺了下來，不一會竟然呼呼入睡了。

屋內傳來一陣均勻的鼻鼾聲，黃亞表入了夢鄉之外，外面的秦炳和童兆武，大概也入睡了。

王小克無論如何也難以入睡，他閉起了眼睛養神，一面盤念着脫身之策。

他雙手無聊地在身上拍打着，忽然，手指觸到一件物事——那是籌碼！

王小克這才想起白天離開賭場時，還有六七枚籌碼，本來是打算改天再到賭場玩的。

那六七個籌碼的面額並不大，每個只有十塊錢。

他將籌碼取了出來把玩着，在澳門這個「東方蒙地卡羅」，籌碼是可以在三間豪華賭場通用，並且當現錢使用，可是，自己身繫囹圄，生死尚且在未知之數，這六七個籌碼又有何用？

矇矓間，王小克瞌睡了過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被一陣脚步聲吵醒，睜開眼睛一看，外面天色大亮，已經是白天了。

剛巧就在這個時候，房門「卡」地一聲打了開來，秦炳捧着兩碗熱氣騰騰的豆漿進來，還有幾條油炸鬼。

「吃點東西吧！」秦炳把盤子放在椅上，轉身出房，又把房門反鎖了。

王小克已感肚餓，當下也不理未曾盥洗，拿起豆漿便喝。

黃亞表也醒了過來，抓了油炸鬼便咬。

早餐吃過後，王小克伸了個腰，發現自己身上創痛已好了大半，四肢百骸也沒先前那般酸痛了。

黃亞表抹着咀，罵了句粗口，道：「才一碗豆漿，怎塡得飽肚？」

「你看，他們連早餐都不讓你吃飽，還說帶你去環遊世界哩，」王小克冷哼了一聲，道：「眞是休想！」

「哼！他還有一錠金元寶在我肚內，我便不會還他！」

「怎麼他們會有一錠金元寶在你肚內？」王小克詫異問。

黃亞表將原因說了出來；王小克「啊」地一聲，道：「我明白了！」

「明白什麼？」

王小克正要答應，房門又「卡」地一聲打了開來，這次出現在門口的卻是童兆武。在他背後，還跟着一個戴老花眼鏡的老者。

那老者滿頭白髮，身上衣着卻十分講究，童兆武將他迎進房，指着黃亞表，道：「就是他。」

老者凝視了黃亞表一眼，將手中的小提箱放在椅子上，托托眼鏡框，道：「他輪廓分明，這件事容易辦！」

「請問要多久？」

「你希望多久？」老者反問。

「當然越快越好。」

老者踏前一步，端詳着黃亞表的臉孔，緩緩點着頭，道：「三個鐘頭就可以了。」

「可以快一點嗎？」童兆武問。

老者白了他一眼，道：「我『蕭妙手』做這種功夫平常最快也要半日的，三個小時已經算快了！」

童兆武對這個「蕭妙手」似乎不敢得罪，聞言連聲道：「是，是！」

「你坐下來吧！」蕭妙手搬了張椅子放在房中間，向黃亞表道。

「我？」

「當然是你。」蕭妙手不耐煩地：「快快，我要趕時間的！」

休說黃亞表一頭霧水，便是王小克在旁見了，也感莫名其妙。

這「蕭妙手」是誰？看他的神態，倒有點像醫生，而他的小提箱也有點像藥箱，只是黃亞表壯碩異常，並無疾病，童兆武怎會爲他請醫生來？

黃亞表還是依言在椅上坐下來。

蕭妙手上下左右，前前後後地端詳了黃亞表一遍，忽然指着王小克，道：「要他這一型的？」

童兆武點頭道：「有沒有可能？」

「如果在我的手術室中，要變那一型都行！」蕭妙手道：「可是現在手頭上沒有儀器，只好馬虎一點了，不要緊吧？」

「不要緊，」童兆武急忙說道：「我只是將他給你一個參攷而已，事實上，也不必完全像。」

「這就好辦了！」

王小克初是一陣錯愕，接着，他想到了：這個蕭妙手是個整容師，可能還是一個手藝高超的整容師！

童兆武要將黃亞表整成像自己的樣子！

爲什麼他要這樣做？

爲什麼？

一連串的疑團升上了心頭，但一時間怎找得到答案？

蕭妙手已經打開手提箱，拿出一些形狀十分奇特小型的儀器來。

「你——你想幹什麼？」黃亞表也意味到事情有點蹊蹺了。

「將你變得更靚仔！」蕭妙手說。

「我不要！」黃亞表說着彈跳起身，躲到屋角去。

「亞表！」童兆武喝道：「他只是替你化化妝而已，又不必施手術，你怕什麼？」

王小克定眼一看，果然看到蕭妙手接着自箱中取出一些畫筆粉撲和油彩出來。

「快坐下來吧！」蕭妙手向黃亞表招招手

，道：「你難道沒見過女人化妝？我只不過替你搽一些粉而已，怕什麼？」

黃亞表又驚又奇地望着童兆武，囁嚅地問道：「爲……爲什麼要替我化妝？」

「咦？我不是說過要帶你去環遊世界嗎？環遊世界要護照，而辦理護照要照片，等一下便有攝影師來替你拍照，你化化妝才上鏡，一定要好看幾分！」

由於黃亞表是被他强行擄來的，黃家必然會報警，一報了警，黃亞表只要一到碼頭，立即便會被警方截留，因此，童兆武才要替黃亞表易容改裝。

蕭妙手的手勢熟練，只見他在黃亞表臉上這裏搽一搽，那裏塗一塗，不一會，黃亞表已經判若兩人——比以前英俊了許多。

王小克在旁看得呆呆出怔，蕭妙手跟着用了一點藥水，將黃亞表的頭髮染成棕色。

然後，蕭妙手調了一種膠狀液體，均勻地敷在黃亞表面上，吩咐他躺了下床，向童兆武道：「大約過一個半小時之後，把他臉上的藥膏洗去，他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童兆武望了望腕表，面上喜形於色，連聲道：「好，好！」

蕭妙手收拾好工具儀器，提了手提箱告辭而去了。

童兆武望了床上的黃亞表一眼，道：「乖乖躺着別動，等一下我叫人回來替你拍照。」又向王小克道：「你陪着他不要耍花樣，知道嗎？」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童兆武這才轉身離開房間，順手就關上了房門。

王小克坐到床畔，問道：「亞表，你覺得怎樣？」

黃亞表遲疑了一下，答道：「臉上癢癢的，好像有螞蟻在爬。」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那定是化學藥物的作用。

「小鬼子，你說我現在應該怎辦？」黃亞表憂心忡忡地問。

王小克雙眉微蹙，照目前的情形看來，童兆武正把一切希望寄托在黃亞表身上，即使自己能夠設法將黃亞表救出去，他也會千方百計設法將黃亞表捉回來。

姑勿論如何，總不能坐以待斃。

王小克站了起身，向氣窗走去，側耳一聽，外邊似乎有人走動的聲音。

王小克腦中念頭電轉：用什麼辦法通知外邊的人呢？高聲呼喊是行不通的了，寫張字條拋出去本來是個好辦法，無奈自己不識字。

「亞表，你會不會寫字？」王小克轉頭問道。

黃亞表的回答令王小克失望了，他搖着頭，道：「不會。」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在椅上坐下來，右手忽然又碰到袋中的籌碼，心下不由一亮。

他取出那叠籌碼，來到氣窗之前，側耳一聽，發現橫巷間有人走動，於是拋了一個籌碼出去。

「拍」地一聲，是籌碼掉在地上清脆的聲音，跟着，有人又驚又喜的低呼了起來：「老楊，你看，這是賭場通用的籌碼！」

王小克大喜，跟着又拋了兩個籌碼出去，屋外那兩人見橫財用天而降，急忙將籌碼拾了起來，站在氣窗前等待屋裏的人繼續將籌碼拋出來。

王小克側耳一聽，發現外面沒有了動靜，於是又拋了一枚籌碼出去。

「又來了！」外面的人叫道。

不一會，氣窗外聚集了許多隣人，爭相等待搶奪由屋內拋出來的籌碼。

王小克手中只剩下三個籌碼，一齊向外拋了出去。

外面起了一陣哄聲，忽然有人叫道：「老楊，咱們繞進去看看。」

衆人紛紛繞到屋前想奪門而入。

王小克正是希望有這樣的後果。秦炳本來守在門口，忽見有人衝進屋來，還來不及細問究竟，三個男子已奔到房間之前，用力撞門。

「喂！喂！你們幹什麼？」秦炳又驚又奇，急忙出聲阻止：「這是私家地方，你們快出去！」

然而，那三個男子怎肯理會，屋外又湧進了不少人，房門被撞開了。

王小克覷準機會，自內竄了出來；秦炳只覺眼前一花，已經失了王小克的踪跡。

王小克一口氣逃出那屋子，只揀人最多的地方逃去，終於來到大馬路，截了一輛的士，向司機道：「到警局去！」

司機詫異地望了他一眼，但還是一踩油門，車子如飛般向前駛去。

不久，車子來到警署，王小克付過車資跳下車來，一抬頭，便看到周探長，陳警官，白小妹和小辣椒自內走出來。

衆人一見王小克，均是又驚又喜，白小妹趨上前來道：「小鬼子，你跑到那兒去啦？」

王小克也不及向她細說，朝周探長道：「探長，快跟我去救人。」

「救誰？」周探長愕了一然。

「黃亞表！」

周探長頓時一悟，道：「你且等一等，我請個本埠警官陪同着去方便一點。」

陳警官不待他吩咐，早已入內請了一個穿制服的警官出來，衆人跳上一輛吉普車，在王小克的指引下，來到了那幢紅磚屋。

然而，屋內卻已空空如也，半個人影也沒有了。

王小克望着闃無一人的空屋，心底下一股寒意直向上冒。

「又被他們逃掉了！」周探長頓了頓足。

王小克嘆了口氣，他發覺童兆武一班人行事迅速小心謹慎，若要從他們手中救回黃亞表，絕不如想像一般容易。

周探長，陳警官和那個葡籍警官在屋內搜索了一會，並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物事，只得將屋子封鎖了。

「那姓童的眞是一隻老狐狸！」陳警官望着貼上封條的屋子，恨恨地說。

「總有一天把他捉到的！」周探長的語氣很堅決：「不論他逃到何處。」

回到警局後，王小克將改造後的黃亞表的樣子描述了出來，然後道：「我相信童兆武一定會帶他離開本埠，而且會在最近。」

「我們會通知海關留意的。」

「還有，黃亞表既然可以整容，相信童兆武也一樣可以，」王小克向周探長道：「所以，不要認定童兆武是像照片上的樣子，他甚至有可能扮成一個外國人。」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表示同意王小克的看法。

目盲心毒　辣手屠梟

波音七四七龐大的機身向停機坪滑走的時候，聲音震耳欲聾。

當飛機停定後，機場上的地勤人員便忙起來了，行李車，工程車，油車和食物補給車紛紛向飛機駛去。

艙門一打開，穿湖黃色的空中小姐先踏出機艙，跟着乘客魚貫而出。

在那兩百餘名搭客之中，有兩個西裝畢挺的男子，落在最後一批搭客之中。

那兩個男子一老一少，鼻樑上都架了最新穎的太陽眼鏡，老的那個頭髮花白，氣靜神閒，少的那個卻露出忐忑不安的神情。

「亞表，鎮靜一點，」老的那個俯身在少的耳畔低聲道：「這已經是我們第七次出差了，從來沒遇過岔子，你怎麼還是這樣緊張？」

原來那一老一少正是童兆武和黃亞表，兩人都經過悉心整容，和原來的樣子，有天淵之別。

黃亞表得到童兆武的關照，原本十分緊張的神態立時鬆弛下來。

兩人輕易地通過了海關，上了一輛的士，童兆武向司機說了一間酒店的名稱。

黃亞表似乎有話要向童兆武說，卻被童兆武打眼色阻止住，低聲說道：「有話回酒店再說。」

黃亞表對童兆武言聽計從，他伸手托了托太陽眼鏡框，一直緘默着。

不久，車子來到了×埠最豪華的「希爾頓大酒店」，童兆武到「接待處」取得了預訂的房間鎖匙，搭着黃亞表的肩膊上樓。

兩人一進房間後，黃亞表立即脫下太陽眼鏡，用手揉着眼。

「好辛苦！」

童兆武也摘下了太陽眼鏡笑道：「有什麼法子？為了掩人耳目，只好戴太陽眼鏡了。」

「童大哥，咱們什麼時候走？」

「過兩天吧，」童兆武道：「只要取得了貨，咱們立刻走。」

「這次要到什麼地方去？」

「你猜猜？」童兆武燃上一口烟，笑着反問。

黃亞表聳了聳肩，道：「我怎知道，這一個月來，我們已經去過日本，泰國，印度，台灣和菲律賓了，每次去的地方都不同。」

「告訴你，我們這次要到中東去。」

「中東？」黃亞表瞪大了一雙眼睛，詫異地問：「為什麼？」

「很簡單，那邊的金子值錢，」童兆武道：「最近一個星期來，一安士已漲到兩百餘美元了。」

「啊，那我們跑一次不是要賺不少錢。」

童兆武笑着拍拍黃亞表的肚皮，道：「那要看你這次藏得多少金子了！」

「童大哥，上次到日本去，我吞了多少両黃金？」黃亞表忽然問。

「三十二両，怎麼啦？」

「我相信這次可以吞更多，」黃亞表滿懷信心地道：「我看五十両絕對沒有問題。」

「你有把握？」

黃亞表拍拍肚子，道：「當然有把握。」

「好得很，經過不斷的練習後，我看你以後每次吞下一百両也說不定。」

「那時我們都要發大達了！」

童兆武欣慰地笑着，噴了一口烟，道：「真是奇妙，用這種方法來運黃金，甚至最精練的海關人員，也沒辦法査得到。」

「上次我們到菲律賓去，有個海關人員拿着一具儀器，往我身上探來探去，那究竟是什麼？」

「大概是一種探測金屬的電子儀器吧？」童兆武將烟蒂按熄，道：「不過你放心，儀器即使測出你身上有金屬物，他們也絕對想不到黃金就在你的肚子裏。」

黃亞表得意地笑了起來，道：「想不到我這個被父母認為是『怪病』的病症，竟然可以發財，真是他奶奶的太妙了！」

「亞表，我有一個計劃——」

「什麼計劃？」

「現在世界上的黃金市場大好，過得幾年，當產石油的國家不要黃金時，金價一定大跌，那時候，我們便要鑽石了！」

「好啊！鑽石比黃金還要值錢！」

「可是鑽石的銷路沒有黃金廣，脫手也較難，」童兆武站了起身，眺望窗外，忽然道：「只要讓我得到了那批貨，我們說不定可以洗手不幹了。」

「什麼貨？」黃亞表好奇地問。

「亞表，現在我們既然合作得這麼愉快，我不妨將這個大秘密告訴你——」

他正要說下去，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童兆武話聲戛然而止，上前拿起了電話筒，「喂」了一聲。

黃亞表站在他身旁，留心傾聽，只見童兆武連連點着頭，道：「好，好，我立刻來。」

童兆武掛下了電話，向黃亞表道：「亞表，我現在出去接洽一批貨，你留在酒店裏，不要四處亂走，知道嗎？」

「童大哥，你大概什麼時候回來？」

童兆武望了望腕表，道：「大約一兩個小時，你記着在房間裏等我。」

黃亞表向他點了點頭，道：「放心去吧，童大哥。」

童兆武這才打開房門離去了。

黃亞表等童兆武走後，坐到妝枱前，望着鏡中的自己，笑了起來。

他最初以為童兆武要帶自己去吃什麼苦頭，可是經過幾次「走私」後，發現幹這種工作不但吃好住好，而且每次都有一筆數目不小的報酬，因此死心塌地和童兆武合作着。

黃亞表出身貧窮家庭，自小沒有受過教育，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才十六歲，每個月便能賺兩千元，如果將機票，伙食，衣着和住宿包括在一起，每個月差不多有一萬元了！

像這樣的日子，不是很寫意麼？

他掏了掏口袋，袋中有一疊簇新的鈔票，那是童兆武在飛機上給他的。

黃亞表數了一數，竟然有五百多元。

身邊有五百多元的「零用錢」，如果在一個多月前有人告訴自己可以擁有這筆數目，他便是死也不會相信。可是，如今花花綠綠的鈔票真真實實地捏在自己手中，這絕不是做夢。

黃亞表對着那一疊鈔票，不由自主地又笑了起來，他忽然有一個主意：到外面逛逛。

黃亞表在澳門出世長大，十六年來，從未離開過澳門半步，近月來雖然走遍了亞洲各個國家，可是，和澳門毗連的×埠，還是第一次來。

他在澳門時，早就聽說過×埠的繁榮發達，當時，生平最大的「志願」便是到×埠來玩一次。

雖然童兆武臨走時吩咐自己要在酒店等候，可是他想到自己在日本等地時，碰到童兆武單獨出外接洽「生意」便悄悄溜出酒店，從未發生過任何意外。

既然以前都偷偷溜出酒家，這一次有何不可？況且，×埠是他夢寐以求一遊的城市。

黃亞表將鈔票放回袋中，他想：有錢不花真是天下第一笨蛋，身上有了這五百多塊錢，正好到外面花花。

他取了鎖匙離房，將它交給樓下櫃面，施施然踏出酒店。

「希爾頓大酒店」是國際性機構，在×埠市區中心，附近都是辦公大樓。馬路上車水馬龍，行人路萬頭攢動，行人熙來攘往，好一片繁榮景象。

這時正是下午放工時分，路人比平時更多，黃亞表將手插在褲管裏，四下裏張望着。

不久，他來到一幢辦公大廈之前，偶一瞥眼，看到大廈門口有幾個擦鞋童，其中一個面孔很熟，定眼一看，正是「小鬼子」王小克。

黃亞表想不到會在這個地方碰到王小克，趨上前去，叫道：「小鬼子！」

王小克坐在地下等待生意上門，冷不防有人叫喚自己，抬頭一望，卻見到陌生的面孔。

黃亞表踏上前去，道：「小鬼子，你認不得我了嗎？我是黃亞表呀！」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倏地站直起身，抓住黃亞表的手腕，說道：「你怎會在這裏？」

黃亞表得意地笑着，道：「來來來，我請你去吃大餐，我有的是錢！」

看官，舉凡「暴發戶」，都有在窮朋友面前炫耀自己財富的嗜好，黃亞表今年才十六歲，也沒想到自己不適宜和王小克打招呼，只想和王小克一塊花錢快活快活一番，好讓對方知道自己今非昔比，身價不同。

王小克不及細想，調頭向阿發道：「你把我的擦鞋箱帶回家，告訴小妹我今晚不回家吃飯了！」

黃亞表見王小克毫不考慮地接受了自己的邀請，不由大喜，摟着他的肩膊，道：「小鬼子，這裏你比我熟，你說那一間酒家的菜最好最貴？」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咱們就隨便找間餐廳喝喝茶，大家談談吧。」

「不要客氣了，」黃亞表拍拍胸膛，得意地道：「老子有錢！」

王小克眼珠一轉，道：「好，既然你想大請客，我帶你去吃一頓好了。」

兩人在附近一家大酒家的「小酌部」坐了下來，黃亞表道：「小鬼子，你喜歡吃什麼儘管叫，不要和我客氣啊！」

王小克心下又是疑惑，又是興奮，當下叫伙記介紹了幾味精緻的小菜，還要了一瓶酒。

小菜沒端上來時，王小克便問：「亞表，你好像發了財哩！」

「什麼好像？我簡直是發了財！」

「怎樣發的？」王小克興緻勃勃地問：「說來聽聽吧。」

「這是個秘密，」黃亞表向他眨一眨眼，道：「我和我的夥伴發過誓，不論對誰都守口如……如那個碗。」

「什麼？」

「啊！是守口如瓶，我說錯了。」

「你的夥伴是誰？」

「告訴你，他就是童兆武。」黃亞表低聲道。

王小克心下暗自一懔，童兆武迄今仍然是警方極欲「會晤」的一個人，而黃亞表和他竟然是「夥伴」，這件事真是有點蹊蹺。

這時，伙記送上了酒，王小克替他斟了一杯，拌了冰水後，和他碰了碰杯，道：「為你的發財乾杯！」

「小鬼子，你知道嗎？我最近這個月來，一直不停地在遊埠。」

「哦？」

「不過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黃亞表道：「行不行？」

「好，我不告訴別人。」

黃亞表這才放心地道：「是童大哥帶我遊埠的，他沒有騙我。」

「可是你也要為他做點事情，對不對？」王小克試探着問。

「唔——」黃亞表臉上，忽然現出緊張的神色，說道：「小鬼子，你真的不要告訴別人呀。」

「放心好了，我們是好朋友，而我是絕對不出賣朋友的。」

「那就好了。」黃亞表吁了一口氣。

「不過，你現在和那姓童的所幹的事，是犯法的，你可知道？」

黃亞表漫不在乎地聳着肩，道：「這有什麼關係？反正有錢賺就行了。」

「難道你沒有想到有一天會被警察捉住嗎？」王小克又問。

黃亞表得意地笑起來，道：「他們永遠捉不到我的。」

「為什麼？」

「一來是他們找不到證據，二來嘛——不瞞你說，我的童大哥勢力甚大，他認識很多人，不論發生什麼事，他都可以庇護我。」

王小克苦笑着，他一聽到黃亞表稱童兆武為「我的童大哥」時，他就知道此人不可救藥了！

「你不相信？」黃亞表見王小克不說話，問道。

「不，我信，我信！」王小克不動聲色地問：「你和你的童大哥到本市幹什麼。」

「啊，我們是來玩的，」黃亞表這次倒十分乖，淡淡地答：「並不打算幹什麼。」

「住在什麼地方？」

「小鬼子，對不起，這我不能告訴你了，」黃亞表道：「來，喝酒吧。」

這時，小菜剛好送了上來，黃亞表望了望腕表，道：「啊，咱們要快一點吃，我要回去了。」

「趕時間？」

「是……是的。」

匆匆吃過那頓飯，黃亞表拿出一疊鈔票付賬，還給了很多「貼士」。

王小克見他出手如此闊綽，心底下更加深信不疑：黃亞表利用自己天生的本領協助童兆武走私黃金。

他腦中念頭電轉：要不要通知周探長，將他和童兆武拘捕？

「我走了。」黃亞表一聲不响地塞了張百元巨鈔在王小克袋中，跳上一輛的士，道：「再見！」

王小克望着的士絕塵而去，站在街頭呆呆出怔。

黃亞表本性不壞，他目前只不過是被童兆武利用而已——王小克告訴自己，要先將黃亞表搶救出來，讓他脫離童兆武的陷阱，然後才通知周探長把童兆武拘捕。

他望了那張百元巨鈔一眼，伸手截了一輛的士，吩咐司機追踪前面的的士。

不久，黃亞表的車子轉進了「希爾頓大酒店」，王小克吩咐司機在外面停了，付過車資跳下車，自後掩上前。

黃亞表匆匆奔進大堂，乘着自動樓梯上樓，王小克並沒有跟上前，他的目的只想查到黃亞表的住處，那已足够了。

黃亞表到櫃面取了鎖匙，上樓打開房門，見童兆武還未回來，這才放下心。

他沉吟了一會，發現自己剛才和王小克喝過酒，口中尙有酒氣，於是打了一個電話，吩咐伙記送一杯酒上來，佯裝是在酒店中喝的，他有時候做事倒也很小心謹愼。

伙記將酒送上來時，黃亞表倒了一半在馬桶中，拉水冲掉了，然後躺到床上去，等待童兆武回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房門忽然「篤篤」地響了起來。

黃亞表霍地自床上彈跳起身。

「篤篤篤」。房門又響了。

他仔細一聽，不由皺起了眉頭：因為他和童兆武相約好的暗號是兩短一長，可是，那三

下敲門聲的速度卻是一樣的。

顯然地，來人並不是童兆武。

那麼，他是誰呢？

黃亞表一顆心怦怦地亂跳着，慢慢地趨上前去，噤聲問：「誰？」

「我！」是一個熟悉的聲音。

黃亞表又隔着門問：「找誰？」

「童大哥。」

「你是誰？」

「我姓秦。」

黃亞表腦中一亮，他是秦炳！

秦炳爲什麼會在這個時候來到？黃亞表詫異地將房門打開。

果然，站在門外的是秦炳。

「亞表！」秦炳招呼了他一聲，閃身入房，神態極爲神秘。

「你來幹什麼？」

「童大哥不在嗎？」

「他出去了。」

「幾時回來？」

黃亞表望了望腕表，發現童兆武已經出去兩個多小時了，答道：「我看快回來了。」

「好，我等他。」秦炳說着在房中的沙發上坐了下來，一眼瞥見床頭櫃的酒杯，毫不客氣地拿了起來，一仰而盡，然後問道：「童大哥出去多久啦？」

「兩個多鐘頭了。」

「到那兒去？」

黃亞表搖着頭，表示自己並不知道。

秦炳一雙灼灼的眼光四下裏打量着，黃亞表見他神態有異，心下暗暗奇怪。

不一會，房門「篤篤，篤」地响起來。

「童大哥回來了！」黃亞表趨上前去開門，站在門口的果然是童兆武，只見他面色凝重，似是有重大的事一般。

「童大哥，炳哥來找你。」黃亞表道。

童兆武「哦」地一聲，將房門關上了，踏進房去。

秦炳聽到了聲音，早已迎了出來，說道：「童大哥，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姓洪的那個，——」

童兆武不待他說下去，便揮了揮手，向他打了一個眼色。

秦炳十分精明，立時住口不言。

「亞表，你到下面走走。」童兆武向黃亞表道：「半個小時後才上來。」

「是。」

當黃亞表轉身離去時，童兆武忽然又將他叫住，叮囑道：「就在酒店大堂坐坐好了，不要離開酒店，知道嗎？」

黃亞表答應了一聲，打開房門離去了。

他一面向電梯走去，一面轉着念：童大哥爲什麼要支開自己？顯然地，他有話要和秦炳說。

可是經過這一個多月來的「合作」，大家幾乎已沒有秘密的存在，究竟有什麼話是自己不可以聽的？

黃亞表滿腹狐疑地來到酒店大堂。

「希爾頓大酒店」是國際性機構，設備十分齊全，一樓的接待處還附設商場。

黃亞表暗想有半個小時的時間，不如到商場逛逛吧。

商場中陳列的貨品全是高價貨，黃亞表無意購買，因此只是隨意瀏覽而已。

不一會，他已經將偌大的商場走遍了，望了望腕表，下樓已經十餘分鐘。

還有十餘分鐘，怎樣來排遣呢？

黃亞表沉吟了一下，決定到外面走走。

他主意一定，推開玻璃門，踏出了酒店；不過，也只在酒店四週散步，心想半個鐘頭後才上樓。

剛在酒店附近兜了一圈，忽聽前面人聲喧嘩，許多路人紛紛圍攏上去。

黃亞表也跟着路人向前面走，心中暗暗奇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有幾個路人自前面走了過來，其中一個說道：「究竟有什麼事想不開，竟然要跳樓！」

另外一人臉上猶有餘悸，說道：「死狀眞恐怖！如果是我，才沒有這種勇氣！」

黃亞表心下一懍，加快了腳步，果然看到前面不遠處圍着一大堆人。

他從人叢中擠進去，看到有個男子伏身在血泊之中，一條右臂可能是由上空墮下來時折斷了的關係，血淋淋地掉在另一旁。

黃亞表一顆心怦怦亂跳，向那死者臉孔望去，這一望之下，險險叫出聲來。

伏屍地上的是秦炳！

秦炳剛才還在童大哥的房間中，怎會跳樓自殺？

黃亞表腦中閃過無數的念頭，忽然轉身向外奔去。

他一口氣奔到酒店，乘了電梯上樓。

好不容易等到電梯來到樓上，他一箭步向自己的房間奔去。

「童大哥！童大哥！」黃亞表大力地拍着門。

房門打了開來，黃亞表一接觸到童兆武的臉色時，不由打了一個寒顫。

——童兆武面色蒼白無血，雙唇出奇地顫動着，眼神充滿了恐怖之色。

「童大哥，你——你怎麼啦？」黃亞表訥訥地問。

「進來！」童兆武一把拉了他進房，大力把房門關上，還上了門。

黃亞表又驚又怕，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是渾身抖索。

「剛才你在外面有看到什麼可疑的人嗎？」童兆武神色緊張地問。

黃亞表向他搖了搖頭，腦際一片迷惑。

童兆武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靠在沙發上，就像卸下肩上重担一般。

「童……童大哥。」黃亞表踏上前一步，低聲叫了一下。

「唔？」

「炳……炳哥他……」黃亞表只覺舌頭打結，不能把下面的話說下去。

「他死了，對不對？」

黃亞表點着頭，鼓起勇氣道：「我剛才在樓下看……看到他的屍體，有……有人說他是跳樓自殺的。」

「那就算跳樓自殺的吧，」童兆武似乎不願提到此事，眼珠轉了一轉，道：「亞表，我們等下面清理過後，要立刻搬離這裏。」

「——爲什麼？」

「不要問我！」童兆武大力一拍沙發，大聲道：「我說搬就搬！」

這一個多月來，黃亞表從未給他呼喝過，因此嚇了一跳，站在當地訥訥地出不了聲。

童兆武的反常，秦炳的死都是謎團，黃亞表卻沒有勇氣追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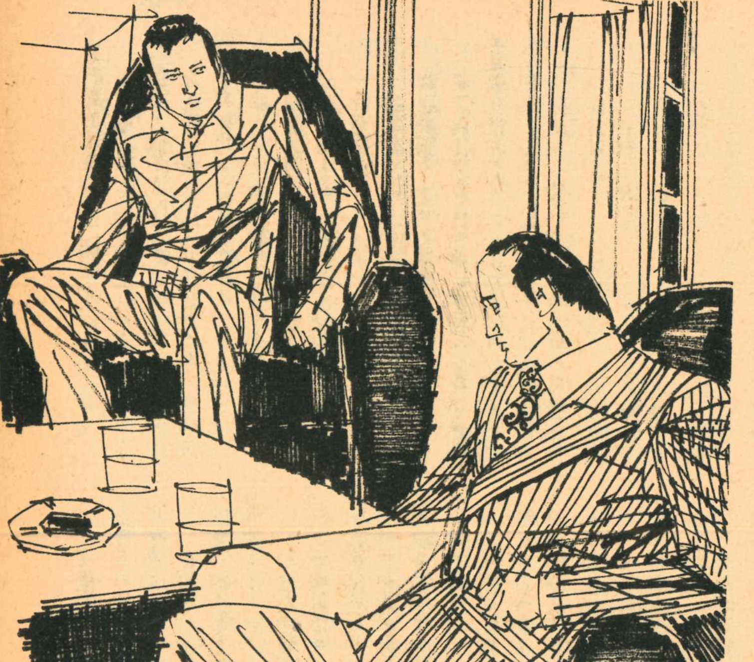
童兆武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亞表，我情緒很不好，你要原諒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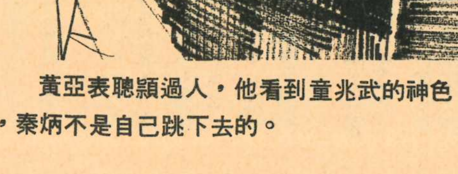
黃亞表聽他語氣轉柔，這才放下心，輕輕在他身畔坐了下來，緘默着不出聲。

「你心中有許多疑問，是不是？」童兆武忽然側着頭問。

黃亞表抬頭接觸到他炯炯的眼光，心下一怯，急忙搖着頭，道：「沒……沒有啊。」

「亞表，不用瞞我了！」童兆武道：「你





黃亞表聽穎過人，他看到童兆武的神色，心頭一亮，秦炳不是自己跳下去的。

今年才十六歲，你不擅於矯情！」

黃亞表呆呆地望住童兆武，既然自己的心事被他看穿了，他肯將答案告訴自己嗎？

童兆武伸手拍拍黃亞表的大腿，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我還不能立即告訴你，因爲……因爲它對我來說，太重要了！」

「什……什麼事？」黃亞表不由自主地問道。

童兆武側頭望了黃亞表一眼，道：「這是一件有關一筆數目大到不能想像的財產的事，我也是剛剛才得悉一點端倪。」

他頓了一頓，又道：「亞表，這一個多月來，我們私運黃金是賺了不少錢，可是，我們要本錢，對不對？」

黃亞表向他點點頭。

「如果我能夠將這件事弄好，那麼，我不用再走私黃金，你也不用再吞金了，那筆錢，足夠我們吃用十輩子不盡。」

「什……什麼錢？」

「亞表，我不能告訴你，」童兆武道：「我眞的不能告訴你。」

黃亞表緘默了。

「目前，我們最要緊的是先搬離這裏，躲開所有的人。」

「爲什麼？我……我們不到中東去了嗎？」黃亞表詫異地問。

「傻孩子，」童兆武摸摸黃亞表的頭髮，笑道：「只要這件事成功，我們何必到中東去？我們甚至可以上月球！」

「到底是什麼事？你總該說點給我聽。」

「一到時機，我自然會告訴你的。」童兆武說到這裏，樓下傳來了警車的「嗚嗚」聲，他雙眉一揚，道：「警方來清理現場了。」

警車的「嗚嗚」聲果然在下面憂然而止，黃亞表探首出去一看，秦炳的伏屍之地，正對着洗手間。

「童大哥，炳哥從洗手間跳下去的？」黃亞表忍不住問道。

童兆武漫應了一聲。

黃亞表聽穎過人，他一看到童兆武的神色，心頭頓然一亮：秦炳不是自己跳下去的！

他接着又想：秦炳一定是被殺之後，才被人由洗手間的窗中推下街去。

房間裏只有他們兩人，殺害秦炳的兇手，用不着說一定是童兆武了！童兆武爲什麼要殺了秦炳？爲什麼？

黃亞表一時間實在猜不到個中原委，驚許地望了童兆武一眼；剛巧童兆武也正望着他，兩人眼光一觸，不約而同地避了開去。

「但願警方不會懷疑到我們。」童兆武喃喃地說。

「炳哥從十幾樓掉下去，已粉身碎骨了，警方便是懷疑，也找不到證據。」黃亞表道。

童兆武雙眉一揚，顫聲道：「亞表，你懷疑秦炳是我殺的？」

「童大哥，我又不會告訴別人，你怕什麼？」黃亞表誠懇地道：「況且，你對我這樣好，就算有人懷疑到你，我也會作證，不關你的事。」

童兆武這才吁了一口氣，拍拍黃亞表的肩膊，以示讚許。

不一會，果然有便衣警探來查房，童兆武和黃亞表神態鎮靜地表示剛從外埠回來，不知發生什麼事，便衣警探看過他們的護照，這才離去。

童兆武關上房門後，笑道：「亞表，剛才你的表演眞好！」

「跟着你童大哥，還會差嗎？哈哈！」黃亞表得意地說。

「好，我們準備退房搬出去吧。」

「搬到那兒去？」

童兆武沉吟了一下，說道：「我有個好地方，可以避避風頭。」說罷，打了電話到櫃面結算房錢，提了隨身行李，搬離「希爾頓大酒店」。

兩人截了一輛的士，童兆武向司機說了一個地址，司機竟然不知道所在，經童兆武指點行車路綫後，這才按下咪表，開動車子……。

×　×

白小妹攤開報紙，忽然低呼了一聲，道：「小鬼子，你快過來看看！」

王小克放下擦鞋箱，趨上前去，白小妹指着一張照片，道：「你認不認得這人？」

王小克定眼一看，依稀認得是秦炳，道：「他好像是童兆武的人。」

「不錯，昨天晚上竟然離奇墮樓死了！」

「哦？」王小克一呆。

「奇怪，怎麼會死在『希爾頓大酒店』旁邊？」白小妹道：「報紙上說，當局懷疑他是從樓上跳下來的。」

王小克聞言念頭一閃，想起童兆武和黃亞表就住在同一間酒店中。

「小妹，你將新聞唸給我聽聽。」王小克急道。

「這裏的報導並不詳細，只是說死者是澳門某賭場的巡場，昨天下午來到本市，晚上八時左右，離奇地從『希爾頓酒店』樓上墮樓斃命，死者在本市沒有親人，也不是該酒店的住客。」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秦炳之死和童兆武

一定有關係！

然而，他們是「自己人」，爲什麼會自相殘殺？王小克直覺地認爲：秦炳不是跳樓自殺的。

他披了上裝，轉身離家。

「喂，小鬼子，你要到那兒去？」

「警局。」

「到警局去幹什麼？」白小妹自後追上來問。

「向周探長提供綫索。」王小克說着已經一溜烟地離開了家門。

那刹間，王小克已經決定了一件事，那便是將發現黃亞表踪跡的事告訴周探長；他本來答應了黃亞表對外人一字不提，但現在發生了命案，絕對不能再坐視不理了。

半個小時後，王小克來到了周探長的辦公室，劈口便道：「探長，我發現了黃亞表的踪跡。」

周探長正和陳警官研究着一叠文件，聞言一呆：「黃亞表？」

「就是那個吞鐵釘的神童。」

「啊！」周探長擦了擦鼻子，道：「他家裏人已經向澳門的警方銷案了。」

「爲什麼？」

「我怎知道？」周探長道：「也許黃亞表已經平安歸家，也許他家裏的人已經不再追查他的下落——」

王小克不待周探長說下去，便插口說道：「可是，我發現他和那個黃金走私大王童兆武在一起！」

他此言一出，周探長和陳警官均是臉上動容，互相對望一眼，半晌說不出話來。

「同時，昨晚在『希爾頓酒店』發生的命案，也和他們有關係，」王小克道：「因爲死者秦炳是童兆武的人！」

「乖乖！」周探長低呼了一聲，道：「你怎麼不早說？我們正爲這件事傷腦筋，因爲死者墮樓之前，已經被人扼頸氣絕死了。」

王小克心頭一跳：果然和自己所料一樣，秦炳不是跳樓自殺那樣簡單的。

「現在那姓童的人呢？」

「昨天還住在希爾頓。」

「好！咱們立刻去拿人！」周探長急不及待地站起身。

「探長，我看還是先打個電話吧，」王小克提醒他：「記得我們以前好幾次都撲了個空，對不對？」

「是！是！」周探長拿起了電話筒，叫接綫生接了「希爾頓酒店」的電話號碼。

可是，酒店的回答是：「我們的住客中並沒有姓童和姓黃住在一起的。」

「怎麼會？昨天我們有人看到他們哩！」

「對不起，眞的沒有童兆武和黃亞表這兩個住客。」

王小克眼睛一亮，道：「探長，他們不但整過容，而且改了名，我看，他們的護照也是假的。」

周探長掩住電話筒，向王小克道：「對，對，你昨天見過黃亞表，他現在究竟是什麼模樣，你形容給他們聽吧。」

說吧，周探長將電話筒遞給了王小克。

王小克把黃亞表的樣貌，衣着向酒店職員形容了一遍，那職員才道：「柯氏父子，父親叫柯立春，兒子叫柯德男！」

「他們住幾號房？」王小克問。

「對不起，他們昨晚已經退了房，搬出去了。」職員回答。

王小克聞言有點失望，但仍然追問道：「他們搬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我們不淸楚了。」

王小克放下了電話，將自己和酒店職員的對答說了出來。

周探長提起筆來，道：「剛才他說童兆武和黃亞表叫什麼名？」

「童兆武叫柯立春，黃亞表叫柯德男，他們扮成兩父子。」王小克答。

周探長將姓名寫了下來，向陳警官道：「你吩咐所有海關出口留意這兩個名字，一發現了便通知我們！」

「是。」陳警官接過了紙條，轉身辦事去了。

周探長又按下一個掣，道：「陸警長，請立即辦理通緝柯立春和柯德男兩個男子的手續，並且申請懸獎五萬花紅，任何市民能够提供綫索而令我們緝捕到這兩人，便可領取，還有，將消息發到各電台，電視台及報章，該兩名通緝犯的畫像，我會立即派人送來。」

他吩咐妥當後，又命畫師進房，叫王小克將黃亞表的樣子描述出來，畫師照王小克的形容畫了出來，經王小克指正修改，這才送到另外一個部門去翻印派發。

王小克料不到周探長會這樣大陣仗發動通緝令，等一切辦妥後，已經是中午了。

「來，咱們吃飯去，」周探長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道：「你肚子也該餓了吧？」

兩人來到食堂，周探長叫了兩碟飯，和王小克面對面進食。

「你知道嗎？原來那個童兆武是國際黃金走私集團的大頭目，他神通廣大，狡猾異常，不但我們想找到他，便是國際刑警，也懸紅五萬元，追查他的下落！」周探長正色道：「現在，他既然來到本市，我無論如何都要把他捉到！」

「嘩！這樣說來，童兆武現在身價不菲哩！」王小克低呼一聲，道：「你們懸獎五萬，再加上國際刑警的五萬美元，他起碼值三十萬本地錢哩！」

「同時，」周探長忽然壓低了聲音，道：「國際刑警，通緝他的原因，還關係一筆一萬兩的黃金。」

「一萬兩黃金！」王小克瞪目結舌，道：「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事情是這樣的，五年前，國際黃金走私集團運了一批黃金到本市，打算由此分發到世界各地去，可惜由於事機不密，被緝私組在公海上追截，經過一場火併後，捉到了他們的大頭目林澤，可是，那一大批黃金，却神秘失踪了。」

周探長頓了一頓，道：「警方在林澤身上得不到半點綫索，當年參與其事的，除了林澤之外，還有另外兩人，他們便是童兆武，和另外一個姓洪，名叫志標的人。」

王小克聳然動容，這樣說來，童兆武對警方的價值簡直太大了。

周探長又道：「那個林澤被判三十年徒刑，可是，他只服刑三年，便在獄中死去了，而那個洪志標一直下落不明，只有童兆武仍然幹着老本行——黃金走私。」

「難道那批黃金收藏在那裏，連洪志標和童兆武也不知道嗎？」王小克問。

「如果他們知道的話，早就起了出來，童兆武也用不着再冒風險走私了。」周探長道：「因爲黃金走私集團對這批黃金的下落已經死了心，如果發現了它，大可據爲己有——」

「一萬兩黃金差不多一千萬元了！」王小克接口道：「那不是發了達？」

「照目前金價的趨勢，大概還要高，」周探長道：「世界上任何東西都貶值，只有黃金不斷升值，等到那批黃金起出來後，說不定不止這個數目了！」

「一萬兩黃金數量不少，能藏到什麼地方而不令人發覺？」王小克問。

周探長搖了搖頭，道：「黃金價高而不佔地方，一塊長闊高各三十公分的純金足有半噸多重，可是價值便過超過兩百萬美元，已知的世界黃金總量，約值一千億美元，如果集中熔成一塊，大約只得六十立方公尺。」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眞不明白，爲什麼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喜歡黃金。」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金是永久的象徵，不受歲月磨損，空氣，水和大多數腐蝕物都不能侵蝕它，使它失去光澤，它可以鑄成薄僅十萬分之一公分的金箔，一安士黃金，可以製成一條長達五十六公里而不會斷的金絲，由於它在工業上用途廣，人們又喜歡以它作首飾，或貯存來保值，因此，黃金的價值，才有漲無已。」

王小克對於黃金所知極少，聽周探長侃侃而談，不由聽得痴了。

周探長燃上了一口烟，又道：「黃金幾乎遍地皆是，我們地下的銅，煤和黏土土壤都可能含有金，海水的含金成份爲一萬億分之六。全球每年產金近二千噸，約有一半產於南非藍德金礦。黃金在受到攝氏一千零六十三度的高熱才熔爲液體，但顏色不變，小鬼子，我猜你也喜歡黃金的顏色吧？」

王小克笑了一笑，由衷地點着頭。

「六千年來，人類爲黃金而着迷，最近由於阿刺伯產油國家不信外幣石油輸出要以黃金交易，因此，金價狂漲——」周探長道：「依我看來，這一定會刺激更多的人走私黃金。」

「還有，設法將五年前失踪的那一萬兩黃金找出來。」

「不錯。」

這時，陳警官走了進來，向周探長報告一切已經佈署妥當。

「現在，我們就等待童兆武自投羅網了，」周探長道：「希望他仍然持『柯立春』名字的護照離開本埠。」

「探長，我有一句話問你。」王小克忽然道。

「問吧。」

「如果……如果我們發現了那一萬兩黃金，一樣也可以佔百分之五嗎？」

周探長淡淡一笑，指着王小克的鼻子，道：「你在發夢！失踪了幾近五年的黃金，即使被人起了出來，也絕對不會是你。」

王小克咬唇一笑，他心裏在想：可說不定哩！

× ×

童兆武踱近窗前，向外望去。

那是一塊菜地，種植了小白菜和菜花，一個皮膚黝黑，身穿破舊衣服的老婦，正佝僂着身子，挑着水桶在菜地中淋水。

遠處房屋櫛次鱗比，都是矮矮的磚屋，還有阡陌交錯的菜田。

此時夕陽西下，山頭那邊現出金光萬道，童兆武離開了窗畔，走近床前。

黃亞表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呆呆出怔，已經在這鄉下地方躲了三天了，這種日子不知要繼續到幾時。

「亞表，出去買幾張報紙。」童兆武道。

黃亞表萬分不願地爬了起身，披上上裝。

「就在火車站買好了，」童兆武道：「不要走太遠，對啦，最好買幾個木瓜和一些生菓回來。」

「好。」

黃亞表拖着疲憊的步伐，離開了那一幢石屋。

種菜的老婦向他打了個招呼：「柯少爺，你要出去呀？」

黃亞表先是一呆，隨卽想到自己改名「柯德男」，這才向她漫應了一聲。

他踏着路旁綠茵，來到火車站。

火車站有一檔報紙檔，黃亞表取出一個鎳幣，拿了幾份報紙。

當他將報紙對摺起來，打算夾到脅下，然後去買生菓時，瞥眼間，見第一版有一張畫像，畫中人甚像自己。

他心中突地一跳，攤開報紙一望，那畫像和自己十分酷肖，還有幾行小字。

黃亞表和王小克一樣認字不多，但聰明異常，他一呆之下，隱約已經猜到是怎麼一回事了。

當下，他也顧不及去買生菓，低着頭趕路回家。

一踏進家門，童兆武見他兩手空空，不悅地道：「生菓呢？我叫你記得買——」

黃亞表不待他說下去，便將報紙遞上前，道：「童大哥，你看！」

童兆武接了過來一看，臉上勃然變色。

「報紙上怎麼說？」

童兆武緩緩地抬了起頭，問道：「亞表，你老實告訴我，你見過什麼人？」

「我——」黃亞表惶恐地道：「沒……沒有呀！」

「還騙我！」童兆武神色嚴峻，道：「否則警方怎會把你的樣子也畫了出來。」

「這……這怎關我的事？」黃亞表又驚又奇，說道：「這幾日來，我不是一直陪伴着你麼？」

「那天我叫你下去酒店大堂走走時，你碰過什麼人？」童兆武一聲比一聲冰冷。

黃亞表這才意味到事情有點不尋常了，他搔了搔頭，叫道：「是小鬼子！」

「小鬼子？」

「就是那個年紀比我還小，我們在澳門碰過的人。」黃亞表道。

「是他！」童兆武恨恨地道：「這小子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你究竟怎樣碰到他的，快說！」

黃亞表見他神情緊張驚惶，不敢將實情說出，只是說那天被命離房後，在酒店大堂碰到了王小克而已。

「你和他有沒有打招呼？」

「沒……沒有。」

「亞表，你又在扯謊了！」童兆武忽然抓住黃亞表的手臂，沉聲道：「如果你沒有和他打招呼，他怎知道是你？須知你的樣貌已經由蕭妙手再次改造了！」

黃亞表知道自己在精明的童兆武面前，絕對不能耍花槍，只得答道：「我……我是和他打過招呼。」

「你們談些什麼？」童兆武緊張地追問。

「也……也沒談什麼，」黃亞表訥訥地答道：「他只是問我來這裏幹什麼，我回答他來玩玩而已。」

童兆武臉色稍緩，問道：「他知道我們住在那間酒店嗎？」

「不知道。」

童兆武對着報紙，雙眉緊皺，却不再言語了。

「童大哥，報紙上說些什麼？」

童兆武苦笑了一下，道：「警方懸獎緝捕你。」

黃亞表聞言嚇了一跳，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童兆武道：「所以，以後出外小心一點爲上，幸好這裏是鄉下，沒有多少人看報紙，否則一定會被他們認出來的。」

「童大哥，這樣說來，咱們暫時是不能到中東去？」

「我——我已經改變了計劃，」童兆武道：「在最近並不打算離開本市。」

「那麼我們呆在這裏幹什麼？」

童兆武深意地望了他一眼，道：「這個我自有道理，總之，如果你想發財的話，最好跟着我。」

黃亞表見他說得甚有把握，這才不再說話了。

童兆武躺到床上，翻閱着那幾張報紙，黃亞表則坐在門口，望着那老婦在菜地中耕作。

據童兆武告訴他，這個老婦是童兆武的一個遠房親戚，世代在這裏種菜爲活，那老婦目不識丁，根本不會看報紙，倒是不必担心她去報案。

忽然，童兆武的聲音自內傳來：「亞表，你快進來！」

黃亞表起身入屋，只見童兆武坐直起身，手中拿着那幾張報紙，臉上現出興奮無已的神情。

他詫異地踏了上前，問道：「童大哥，什麼事？」

童兆武指着一則廣告，說道：「亞表，你看！」

黃亞表向那則廣告望了一眼，卻一個字也不認得。童兆武這時也想起黃亞表目不識丁，道：「秦炳的消息果然沒有錯，林澤的母親要把她的祖屋出賣了。」

「林澤？誰是林澤？」黃亞表莫明其妙地問。

「亞表，林澤是我以前的一個夥伴，」童兆武道：「三年前在監牢裏死了。」

然而，黃亞表仍然不明他的意思，只是瞪大着一雙眼睛，呆呆地望住童兆武。

童兆武興奮得手舞足蹈，道：「好吧，事情已經到此地步，我就把一切告訴你。」

他頓了一頓，才接着說：「記得我向你提過嗎？我這次改變計劃，不想到中東去，爲的是這裏有發大財的機會。

「五年前，我，林澤，還有一個叫洪志標的，三人押運一批黃金到本市來，怎料被警方的緝私人員發現了，我和洪志標見事態不妙，慌忙逃走，由林澤獨自應付那些緝私人員。

「後來，林澤終於被他們捉入獄中，可是那批黃金也跟着失踪了，我和洪志標千方百計地調查黃金下落，甚至派人入監牢套問林澤，可是他堅持不肯吐露片言隻字。

「由於那批黃金是屬於一個十分龐大的黃金走私集團，集團中的高層人士派人到獄中嚴刑逼問，林澤卻死也不肯說。

「他對那些人說，除非他恢復自由，由他帶領下才能起出那批黃金，但集團怎等得及？他被判了三十年徒刑！林澤受不了嚴刑拷問，終於在三年前死了！

「集團損失了這一大筆黃金，雖然十分肉痛，但他們畢竟是大組織，很容易再賺回來，可是我這幾年來，卻一直在明查暗訪那批黃金的下落。

「據我猜想，林澤惟一的親人林老太，即是他的母親一定知道。可是，我三番四次威迫利誘，林老太都矢口否認自己知道那批黃金的下落。

「最後，她甚至告訴我，如果我再去騷擾她的話，她便會報警捉了我。

「由於我有案底，因此不敢再去騷擾她，不過我相信那批黃金必定藏在林宅中！」

「童大哥，那麼你可以偷偷去搜查一下呀！」黃亞表插口道。

「我當然去搜查過，而且不止去了一次，」童兆武苦笑着，道：「可是那間祖屋很大，林老太耳目又極靈通，暗中搜查畢竟不大方便，那天，秦炳就是來告訴我，姓洪的探聽到林老太有意將祖屋出售，你說，這不是我的好機會嗎？」

「對啊！只要將那間祖屋買下來，喜歡掘開來搜查也可以了。」

「不錯！」童兆武猶豫着，道：「可是標價太貴了！」

「她要多少錢？」

「五十萬！」

「啊！一間屋值這麼多錢！」

「只要屋中有黃金，這價錢，算是太便宜了，」童兆武說道：「亞表，咱們要立刻去看看！」

「童大哥，你不怕她認出你嗎？」

童兆武道：「不怕的，你是忘記我已經整過容了嗎？」

「對！」

「不過，我雖然易過容，仍然怕被她認出聲音，所以，如果我們見到了那個老太婆，最好由你開聲和她議價。」童兆武道。

「你打算還價多少？」

「一半，」童兆武道：「二十五萬大概可以成交了。」

兩人匆匆出門向火車站走去，黃亞表忽然停足道：「童大哥，不行！」

「爲什麼？」

「報紙上有我的畫像，我這樣一出去，必定會被人發現。」

童兆武回心一想，覺得也有道理，不由猶豫了起來。半晌，才說道：「這樣吧，你把假髮弄下來，再將假哨牙除下，還你的本來面目吧。」

「但——但那個小鬼子還是認得我的本來面目。」黃亞表道。

「不會這樣巧碰到那小鬼子的。」

黃亞表猶豫了一下，這才把假髮和哨牙除了下來放入袋中。

「這樣便沒有人認得我了，除了那個小鬼子之外。」黃亞表得意地道。

「哼！改天這小鬼子被我撞在手中，我一定要像對付秦炳一樣對付他。」童兆武恨恨地道。

「童大哥，那天你爲什麼要殺了炳哥？」黃亞表忍不住問。

「哼！他勒索我！」

「炳哥這樣大胆？」

「嘿！他已經不止一次地勒索我了，」童兆武道：「這一次又藉着有點消息提供給我，竟然獅子大開口，要向我拿十萬塊。」

「童大哥，他爲何一直在勒索你？」

童兆武嘆了一口氣，道：「就是因爲上兩個月我運一批貨到本市，在公海上碰到水警輪，開槍殺了兩個緝私人員，逃回澳門去，他以此要脅我。」

黃亞表緩緩地點着頭，他初次領畧到人心叵測，只有利害關係，絕無情感可言，童兆武既然能夠下手殺死秦炳，將來會不會用同樣的手段，對付自己？想到這裏，不由打了一個寒顫。

不過他又想，是秦炳先對不起童兆武，才會使他驟施殺手，自己對他忠心耿耿，怎可能會用同樣的手段對付自己。

兩人來到火車站，童兆武買了火車票，走到月台等待上車。

「童大哥，那祖屋在什麼地方？」

「是在郊區二十三咪，」童兆武望了手中的報紙一眼，答道：「離市區比我們住的地方還要遠。」

「我們就這樣去會不會有危險？」

「怎麼會？她只是一個老太婆而已。」

「我是怕那個姓洪的，」黃亞表担心地說：「如果他也看到報紙呢？」

童兆武聞言雙眉一揚，黃亞表的担心不是沒有理由。必須防範洪志標也同時出現。

他拍了拍腰際，特製的皮帶夾層中，巧妙地藏着一把可以發射兩顆子彈的短槍，只要一按掣，便會自動彈跳起來制敵。

「我們只要小心一點，是不會有事的，」童兆武雙眼望着遠方，道：「洪志標這人我很瞭解他。」

這時，火車已來了，兩人隨着人羣上車；在車廂中下來時，童兆武爲了安全起見，低聲吩咐黃亞表：「把頭俯下來，不要看人。」

黃亞表依言把頭低垂，好不容易火車抵站了，童兆武輕輕觸了他一下，道：「到站了，下車吧。」

黃亞表站了起來，跟着人羣魚貫下車。

「那間屋子就在前面不遠，」童兆武指着前面不遠處一條小徑，道：「走十餘分鐘便到了。」

「童大哥，等一下，如果那老太婆問我叫什麼名，怎樣回答？」

「隨便揑造兩個名好了。」

黃亞表向他點了點頭。兩人肩並肩向小徑走過去。

不一會，已經看到了一幢古老大屋了。大屋四週有一道矮牆圍着，由於附近沒有其他住宅，矮牆旁長滿了高約尺許的野草。

黃亞表放眼望去，那大屋頹牆敗瓦，日久失修，便像被荒置已久的破屋一般。

「童大哥，這樣的屋子，怎值五十萬？」黃亞表憤憤不平地：「依我看，一萬塊也不值哩！」

童兆武向他打了一個眼色，示意不要出聲，兩人踏着滿地的落葉野草，來到屋前。

黃亞表找到了門鈴，按了下去。門鈴響了很久，仍然沒有人來開門。

「童大哥，屋裏會不會沒有人？」

童兆武搖了搖頭，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身穿唐裝衫褲的老婦自內走了出來。

「找誰？」老婦沙啞着聲音問，滿佈皺紋的臉孔，由於仰首望住身材高大的童兆武，那皺紋更深更多了。

「我們來看屋的。」

老婦打開生滿銹的小鐵柵，一言不發地轉身向內走去。

「就是她？」黃亞表低聲問。

童兆武搖了搖頭。

老婦將兩人帶進大廳，黃亞表凝眼一看，只見大廳中陰陰沉沉的，光綫甚暗，廳角擺着幾張酸枝枱椅，廳中心放着一張八仙桌，桌上竟然有幾個靈位。

這時，一個手持拐杖，滿頭白髮的婦人由那老婦扶着出來。

童兆武一眼瞥見那個婦人，便不由臉色一變——那是個盲婦！

「看屋的人在那裏？」婦人左手向前摸索着。

「老太，他們就在廳中。」

「請他們坐啊！」婦人道：「彩姐。」

老婦似乎是女傭，先將她扶坐在一張椅上，然後向童兆武道：「先生請坐，這位是屋主林老太。」

童兆武和黃亞表在她對面一張酸枝長椅上坐下來。林老太，咳了兩聲，問道：「兩位貴姓？」

「我們姓李，」黃亞表搶着回答：「我爸爸想來看看這間屋子合不合意。」

「隨便看看吧，」林老太臉上現出一絲悽涼的笑容，道：「我們一家在這間屋子已經住了幾十年，雖然舊一點，風水卻很好。」

黃亞表四週望了一眼，心下更是奇怪，這樣舊破的屋子，而且位於荒僻之地，就是送給人住，也未必有人肯要，怎值五十萬元？

「我們這裏大概有四五千尺，前面的花園，如果經過整頓，可還眞不錯，」林老太說道：「我半年前，因眼疾失明，因此，才不能收拾而已。」

「林老太，這間屋子賣五十萬不是太貴了嗎？」黃亞表忍不住道。

「不貴不貴，」林老太道：「這裏風水好啊！」

「風水好？」黃亞表向童兆武苦笑了一下，發現他雙唇緊閤，一直沒有說話。

「李先生，你認爲什麼價錢才合理？」林老太問。

童兆武仍然沒有回答，黃亞表遲疑了一下，道：「我爸爸認爲最多值——」

「值多少？」林老太急忙追問。

「值十萬塊。」

「你不是在說笑吧？」林老太道：「僅是這塊地皮，也不止值十萬了。」

「郊區地方，地皮不值錢。」黃亞表道。

「也不是這樣說，聽說政府正想大力發展郊區，將來，這裏可能要發展成爲一個衞星城市。」

黃亞表望了童兆武一眼，見他仍然緊閤着雙唇，於是道：「如果是十萬塊，倒可以考慮考慮。」

「這位李先生爲什麼不出聲？」林老太忽然問。

黃亞表料不到她有此一問，遲疑了一下，答道：「我爸爸牙痛，說不出話。」

「哦！」林老太緩緩地點着頭，道：「今天早上有人來看過，出了四十五萬的價錢，可是我仍然沒有答允。」

「四十五萬！」黃亞表低呼了一聲，道：「那人一定是個傻瓜！」

「小朋友，世界上的傻瓜不少哩！」林老太笑了一笑，道：「我這個售屋廣告已經登了半年，非等到有人肯出五十萬，我才肯賣。」

黃亞表向童兆武望去，徵求他的意見。

童兆武緩緩地點着頭，表示就以五十萬的代價將屋子買下來。

「怎麼樣？」林老太問：「如果講價的話，少一仙我也不肯賣的。」

「——」黃亞表只得道：「好吧，我爸爸說要買。」

「好極了，」林老太大喜，道：「那麼請你們明天早上來交定金和辦手續吧。」

童兆武向黃亞表連打手勢，黃亞表會意，問道：「請問幾時可以交吉？」

「明天辦好手續後，便可以交吉了。」林老太又是悽涼一笑，道：「我只是一個孤苦伶仃的老婦而已，什麼地方都可以住。」

「那麼我們走了。」

「彩姐，你送客。」

黃亞表和童兆武離開那古老大屋後，詫異問道：「童大哥，那大屋怎值五十萬？」

「古屋當然不值，也許屋子中某個地方藏着的黃金值呢？」

「可是你怎能肯定黃金是藏在屋中？」

「我看有五成可能性。」童兆武道。

「如果黃金不在屋中，不是損失了五十萬嗎？」黃亞表道。

「你以爲我會將五十萬現金給她？」童兆武道：「我只不過先付一點訂金，然後以未來屋主的身份，大肆搜查而已。」

「啊！果然也是辦法。」

「只是那老太婆雙目雖盲，卻仍然很精明，明天我們去下訂時，要小心一點。」

翌日一早，童兆武帶了支票簿和黃亞表來到那幢古老大屋。一按門鈴，女傭彩姐立時自內迎了出來。

「李先生，你們來了。」彩姐竟然面上露出笑容，將兩人迎了進去。

童兆武一踏進大廳，看到林老太坐在酸枝椅上，旁邊竟然坐着另一個中年男子。

那中年男子鼻樑上架着太陽眼鏡，身上西裝畢挺，看到童黃兩人出現，不禁愕了一然。

童兆武看到了那男人，也是大出意料外。

「李先生，這位就是出我四十五萬的沈先生了，」林老太笑道：「他知道我要以五十萬的價錢將屋子賣給你，竟然要出五十五萬，你怎麼說？」

童兆武斜眼打量着那沈先生，只見他方頭大耳，皮膚白皙得逾乎尋常，自己卻從來不曾見過他。

「閣下就是李先生？」沈先生伸出手來。

童兆武只得和他握了握手。

「李先生，現在價高者得了，」林老太道：「你怎麼說？」

童兆武料不到會碰到這樣的事，剎那間不知如何措辭。

這時，女傭彩姐奉上香茗，林老太道：「李先生，沈先生，你們吃杯茶吧，慢慢再出價也不遲。」

兩人接過茶杯，禮貌地呷了一口。

黃亞表接過茶杯，也呷了一口。

「李先生，」沈先生向童兆武道：「我打算將這幢大屋買下來重建別墅，你呢？」

童兆武沉吟了一下，壓低聲音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李先生，不瞞你說，我很喜歡這裏的風景，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讓給我吧。」

「巧得很，我也很喜歡這裏的風景。」

「這樣說來，只好照林老太剛才所說，價高者得了。」沈先生道。

「我出六十萬。」

「那我出六十五萬。」沈先生毫不猶豫地道。

「沈先生，」童兆武沉聲道：「依我看來，你購買此屋是別有深意吧？」

「你不也一樣？」

童兆武心中一亮，自己暗中猜想的事果然沒有錯，面前這個「沈先生」，必定是洪志標的代表！

既然洪志標也有意搶奪這座古屋，看來除了妥協之外，別無他途。

他向沈先生招了招手，道：「沈先生，咱們讓一步說話怎樣？」

「好啊。」

童兆武站了起身，卻覺頭重脚輕，一個踉蹌，險險栽倒下地，不由大驚。

沈先生的情形和他也是一樣，兩人相對望了一眼，均是臉色大變。

「彩姐，他們都喝過茶了吧？」林老太忽然問。

「喝過了。」

「那好得很。」林老太的聲音忽然高起來，道：「洪志標，童兆武，你們終於來了！」

童兆武聞言心下一懍，暗叫不妙！

「童兆武，雖然我看不到你，你也故意壓低了聲音，可是，我知道是你，昨天便知道了！」林老太向沈先生所坐的位置道：「沈先生，你是洪志標派來的人吧？很不幸，那杯毒茶要由你替他喝！」

「你！——」沈先生聞言大驚，勉力想站起身來，卻一交坐倒，只覺肚子開始痛了起來，額上冷汗籔籔地淌下。

童兆武知道自己着了林老太的道兒，卻沒有沈先生的慌張，仍然安坐在椅上。

「我的澤兒爲什麼會死在獄中？」林老太悽涼地道：「如果不是你們貪生怕死拋棄他獨自逃走，他是應該逃得脫的，所以，澤兒的死是你們害的！」

童兆武聞言全身如陷冰窖，只聽林老太續道：「這幾年來，我一直想報仇，可是，自從澤兒在獄中死後，你們便不再來找我了，我這才想起在報上登出售屋廣告，哈哈，像這幢破屋子，便是送給人也未必有人要，除非——除非是你們。

「我說得不錯吧？你們以爲五年前失踪的黃金藏在這屋子裏吧？告訴你們，我知道黃金的下落，但決計不是在這破屋裏。

「剛才，我在茶裏下了毒藥，你們這次是自投羅網，讓我替澤兒報了仇啦！」

童，沈兩人聞言面面相覷，出不了聲。

「想不到我一個瞎眼老太婆，還能親手報仇，澤兒，你也可以瞑目了。」

她嗆咳了一會，又道：「現在，要設法再將那洪志標引來，讓我親手將他殺死，替我的澤兒報仇！」

她頓了一頓，道：「彩姐，把他們綑綁起來，然後淋上電油，我要親手點火，將他們活活燒死——」

話聲未畢，忽然有人大叫一聲，跟着，一個人影飛奔出廳。

童兆武精神一振，轉過頭看去，正是黃亞表。

黃亞表剛才也喝過毒茶，他怎會無碍？

童兆武一呆之下，立刻找到答案了，黃亞表的胃有異常人，他連金屬物也可以吃進胃裏，大概胃壁與衆不同，普通的毒藥，怎奈得他何？

黃亞表聽到林老太要用電油將自己燒死，不由大驚失色，忽然一提氣跳了起身，發現自己竟然無碍，不及細想，奪路便逃。

他亡命價似地，飛逃而出……

山崩水淹　人死金溶

王小克用鞋擦擊着擦鞋箱，無聊地吹着口哨。

是下班時分，馬路上行人絡繹不絕，然而，竟然沒有人停下來擦擦自己的皮鞋。

偶爾一抬頭，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向自己走過來，定眼一望，依稀認得是黃亞表。

黃亞表已經失踪了六天，怎會在這個時候出現？

他霍地站起身來，黃亞表趨上前，低聲道：「小鬼子，我有話和你說。」

王小克將鞋箱交待給阿發，陪着黃亞表來到一幢大廈的走廊。

「亞表，你怎麼又變了樣？」

黃亞表拉着王小克的手，道：「小鬼子，你想不想發財？」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笑道：「我發夢都在想，不過，我可沒有你吞金的本事，而且，你的童大哥也不信任我。」

「誰說要你去吞金了？」黃亞表黯然地道：「再說，童大哥也死了。」

「怎麼會？」王小克心中一跳。

「唉！這件事說來話長，咱們找個地方好好談談怎樣？」

「——好吧。」

兩人在附近一間餐廳坐了下來，黃亞表首先聲明：「小鬼子，我今天身上沒有錢，要你

請客。」

「這個沒有關係，」王小克道：「現在把你的發財大計說出來吧。」

黃亞表先將童兆武怎樣和林澤，洪志標私運黃金的事說出來。

這一點王小克早自周探長口中得知，因此並沒有詳細追問。

當黃亞表說到童兆武爲了收購林澤的古屋遇害時，王小克不由聳然動容，道：「那老太婆忑地厲害。」

「小鬼子，她說她知道那批黃金的下落！」黃亞表興奮地道：「現在童大哥已經死了，如果我們得到黃金的下落，那批黃金便是我們的了。」

「可是不要忘記還有一個洪志標！」

「那老太婆說過她會對付洪志標的，」黃亞表道：「你和我都不是笨人，由我們兩個來對付一個盲眼的老太婆，也許可以使她說出黃金的下落呢？」

「這個——」

黃亞表道：「小鬼子，那批黃金的數目可不少的哩！」

「我知道，一共有一萬両！」

「可不是嗎？一萬両！」黃亞表興奮地道：「咱們均分，每人也有五千両了，現在的黃金是什麼價錢？一千多元一両啊！」

王小克心中一動，倘若能够找到那批黃金的下落，的確是發了大財。

然而他隨即又想，在此之前，自己試過無數次的發財美夢，到頭來都化爲烏有；這一次，會不會像以前一樣南柯一夢呢？

黃亞表見王小克沉吟着不出聲，問道：「小鬼子，你認爲怎樣？」

王小克咬了咬唇，凝視着黃亞表，道：「亞表，你眞有把握？」

「簡直太有把握了！」黃亞表道：「我不但知道那林老太的住所，而且，還想到一個套問她黃金下落的計劃，只不過——」

「只不過怎樣？」

「一定要你幫手。」

「爲什麼一定要我幫手？」王小克好奇地問。

「——」黃亞表聳了聳肩，道：「我在本市只有你一個朋友，不找你找誰？」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先把你的計劃說來聽聽。」

黃亞表附耳向王小克低語了一會。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虧你想得出這個妙計！」

黃亞表得意地笑了笑，忽然正色道：「小鬼子，不過這件事你一定要保守秘密，千萬不能說給任何人聽。」

「這個當然，」王小克笑道：「難道我想讓別人來分薄那一萬両黃金麼？」

「不，我的意思是說，包括你的那兩個女朋友也在內，」黃亞表說道：「連她們也要瞞着。」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終於向他點點頭，道：「好吧，我依你。」

黃亞表大喜，道：「那麼我們開始實行計劃吧！」

「好！」

× ×

暮色四合，天下着綿綿細雨，在通向林家古屋的小徑上，有兩個人影在踽踽而行。

那正是「小鬼子」王小克和「吞金神童」黃亞表。

「前面那幢古屋便是了。」

「林老太自己一個人住偌大的一座古屋？」王小克低聲問。

「不，還有一個女傭，但年紀已經很老了，」黃亞表也壓低着聲音，道：「那林老太眼睛已盲，看不到我們的樣子。」

兩人來到屋前，黃亞表取出假髮笠戴在頭上，又裝上了假哨牙，道：「那女傭彩姐見過我，所以，要化粧才行。」

「但你的聲音呢？」

「裝上假哨牙後，發音便變了，」黃亞表指一指那排假哨牙，說道：「我會留意的，進去大屋之後，我盡量少開口，由你依計行事好了。」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說話間，已經來到了那道鐵柵前。

黃亞表按下了門鈴，站着等待。

這時，雨下得更大了，四下裏灰濛濛地一片，眼看天色便要暗了。

「怎麼還沒有人來應門？」

黃亞表正要答話，只見彩姐撐着雨傘自內走了出來。

她一眼瞥見是兩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不由一呆。

「阿姑，我們來郊外旅行迷了路，請你借個地方來避避雨好嗎？」王小克道。

彩姐上下打量着兩人，她並沒有開門的意思。

「阿姑，你做做好心吧，我這個朋友剛才扭傷了足踝，再也走不動了。」

彩姐猶豫了一下，終於伸手打開鐵柵。

「謝謝你，阿姑好心一定有好報。」王小克扶着黃亞表踏了進去。

彩姐臉上木無表情，領着兩人向大屋旁的一間小木屋走去。

「阿姑，你不讓我們進去麼？」王小克詫異地問。

「你們不過想歇歇脚而已，」彩姐指着小木屋，道：「裏面有床有椅，而且又不漏水，你們睡一晚都可以。」說罷打開木屋的門，逕自轉身入屋去了。

王小克還待央求，黃亞表輕輕捏了他一下，表示由她去。

兩人踏進木屋，迎面一陣霉氣襲來，那木屋看來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沒人住過，屋中到處全是灰塵。

「他媽的，這地方怎能歇脚？」黃亞表罵了一句粗口。

王小克見枱上椅上全是厚厚的灰塵，屋角的一張小床，更堆滿了雜物，根本沒有坐的地方，不由也皺起了眉頭。

「怎辦？這和我們的計劃大有出入呀。」黃亞表焦急地問。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有什麼法子？我們總不成硬衝進屋！」

黃亞表正要說話，王小克忽然將食指放在口唇中間，「殊」地一聲。

兩人豎起耳一聽，隱約聽到有脚步聲由遠而近。

王小克趨上前一看，原來是彩姐去而復返，右手撐着雨傘，左手還拿着另一把。

「我家老太請你們進屋避雨去。」彩姐道。臉上仍然木無表情。

王小克聞言大喜，過去扶起黃亞表；彩姐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黃亞表，忽然問道：「我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黃亞表心下不禁一懍，咬一咬假哨牙，臉上露出一片愕然的神色，壓低着聲音，說道：「是嗎？」

「他是我表弟，剛從澳門來的，」王小克笑道：「你怎會見過他？」

黃亞表聞言不由橫了王小克一眼，暗想他連這種便宜也要佔，果然，彩姐詫異地望了兩

人一眼，對王小克說道：「怎麼你好像比他小呢？」

「啊，我媽媽的哥哥是他媽媽的表弟的表哥，所以我年紀比他小，名份比他大。」

彩姐呆了一呆，心中盤算了一番，却攪不清楚兩人的直接關係。

王小克早已接過彩姐手中另一把傘，撐開扶着黃亞表向外走去。

兩人來到屋中，彩姐吩咐他們在廳中的酸枝椅上坐了下來，道：「我去倒杯熱茶來。」

黃亞表等彩姐離去後，向王小克打了個眼色，又搖了搖手，示意不要喝這裏的茶。

不久，彩姐捧着兩杯熱騰騰的茶過來，王小克謝着接過了，却放在茶几上，並不立即飲用。

彩姐道：「我家老太說，你們如果不嫌棄的話，今天晚上可以在這裏住過一晚，明兒一早才走。」

王，黃兩人大喜，連聲稱謝。

這時，內廂忽然傳來一聲呼喚：「彩姐，你來扶我。」

彩姐答應了一聲，匆匆忙奔進去了。

「老太婆要出來了，」黃亞表低聲道：「你說話要小心一點。」

王小克點了點頭，向前望去，只見彩姐扶着滿頭白髮的盲眼林老太走了出來。

林老太在兩人對面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來，問道：「你們兩位是澳門來的？」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答道：「老太，我這位表弟是澳門來的，我是本市居民。」

「聽說你們迷了路？」林老太問話時，不斷翻着兩隻白眼，似乎是要看清楚兩個人的模樣。

王小克看到她那兩隻沒有瞳孔的白眼，心底下油然產生一種恐懼之感，訥訥地道：「是呀，我……我們從來沒來過這個地方。」

「就只有你們兩個？」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可是旋即想到她看不到東西，因此答道：「是的，老太好心借地方給我們歇脚，我們天亮後便走。」

「還在下雨嗎？」林老太道。

「還在下。」彩姐答。

「唔，那麼你們不忙走，」林老太忽然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自從我的兒子離開我之後，這間大屋從來沒有客人來過——」

王小克發現她語氣中含着蒼涼之意，心想她是個年將就木的老婦，長年住在一間大屋中只得女傭爲伴，自不然覺得寂寞悽涼。

「你們幾歲啦？」林老太忽然問。

「我今年十五，我表弟十六。」

「哦？」

王小克急忙解釋：「好教老太得知，我的輩份比他大。」

「哦！」林老太緩緩地點着頭，她發現這個少年口齒伶俐，說話十分動聽，不由暗生好感，道：「對啦，你們肚子餓不餓？」也不待兩人答覆，逕自向彩姐說道：「彩姐，你到廚房去看看可有什麼吃的，弄點給兩位小客人裏腹。」

「是。」彩姐答應一聲，轉身走了。

王小克見林老太和藹可親，態度慈祥異常，不由想起家中的盲眼婆婆，道：「老太，你和我婆婆一樣，她也看不見東西。」

「哦？你有個婆婆嗎？」

「我只有一個婆婆，和她相依爲命，」王小克亦眞亦假地道：「婆婆很疼我，她眼睛雖然看不見，可是還是三餐替我做飯。」

「那你幹什麼？」

「我要工作呀，」王小克道：「要是我不出去賺錢，怎樣生活？」

「你做什麼工作？」

「我在中區替人擦鞋，」王小克裝出一副天眞爛漫的語氣：「每天倒也可賺三五塊錢，夠買菜了。」

林老太顯然甚爲感動，緩緩地點着頭，道：「那你也算是個好孩子了。」

「謝謝你，老太，」王小克忽然問：「老太，你有沒有兒子？」

林老太雙眉一蹙，恨恨地道：「我的兒子被人害死了。」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是什麼惡人幹的？」

林老太臉上露出仇恨的神色，咬着牙道：「是兩個大大的惡人！」

「老太，你這樣好心，上天一定會保祐你長命百歲，那兩個惡人則不得好死的！」

林老太淡淡一笑，道：「你說得不錯，他們一定會不得好死的，」

「老太，你有沒有見過你兒子的鬼魂？」王小克忽然問。

「你說什麼？」林老太雙眉一揚，微顫着聲問。

「我聽我婆婆說過，要是一個人被人害死，他會寃魂不息經常出現來見他至親的人。」

林老太眼皮一眨，淚水從眼眶中淌了下來，嗚咽着聲音道：「我……我這幾年來日思夜念，念經拜佛，便是希望澤兒顯靈，讓我見上一面。」

「老太，你一定會得償夙願的，」王小克道：「我婆婆告訴我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個親戚的兒子被車撞死了，肇事的人飛車而逃，後來，親戚日夜禱念，她的兒子終於顯異，告訴她肇事的人會橫死，果然，三日後，有一輛汽車從半山懸崖墮下，車中的男子，據說就是撞死那個親戚的兒子的人。」

「這叫做因果報應，循環不息。」林老太喃喃地道。

這時，彩姐張羅了一些食物捧出來，放在廳中的餐枱上，林老太道：「你們肚子大概餓了吧？請不要客氣，隨便吃點東西。」

王小克和黃亞表對望了一眼坐到餐枱去。

「彩姐，扶我進去休息吧。」林老太道。

彩姐答應了一聲，扶着林老太走進內廂；王小克見枱上的餸菜甚爲精美，可是一想到童兆武只喝了一口茶便中毒斃命，那敢食用？

「我們偷偷把這些東西倒了。」黃亞表低聲道。

「好，」王小克將碗中的飯菜往窗外一倒，坐回餐枱上。

彩姐自內出來，見兩人已經停箸，問道：「吃飽了嗎？」

「吃飽了。」

「跟我來吧。」彩姐道：「老太已叫我收拾好一間客房給你們睡。」

兩人跟着彩姐來到一間面積極其寬敞的房間，房中有一張雙人床，還有幾張椅子，陳設甚爲簡陋。

彩姐指明往洗手間的方向後，便掩門出去了。

王小克躺下床去，翹起了脚吹着口哨。

「小鬼子，」黃亞表坐到他身畔，問道：「你說咱們有沒有機會？」

「機會是可以製造的，」王小克答道：「你看，林老太對我們不錯，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裏住它十天半月，說不定眞能探出那……那批寶貝的下落。」

「這不是我預定的計劃呀！」

「亞表，計劃要隨環境變更，你那一套現在看來，似乎行不通了。」

「怎會行不通？」黃亞表焦急地道：「你不看那老太婆，她那樣想念他的死鬼兒子，咱們只要扮鬼作怪，她一定深信不疑。」

「未必。」王小克搖着頭。

「爲什麼？」

王小克壓低着聲音，說道：「林老太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和我想像中完全不一樣，如果照你的計劃實行的話，那時候被她識穿了，便要弄……弄什麼反拙了！」

「依你說便如何？」

「見一步走一步，」王小克向他淡淡一笑，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那你快想呀！」

「咦？你不聽過古人說欲速則……則不什麼的嗎？」王小克想抛幾句書包，一時間却又想不起來，道：「何必心急？」

黃亞表見王小克滿面不在乎的神情，不禁又急又氣，却是無奈伊何。

「睡吧，」王小克笑道：「說不定林澤的鬼魂眞的會出現哩！」

黃亞表這才熄了燈，爬上床去。

這天晚上，兩個人各懷心事，那裏睡得着覺？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聽花園中傳來「拍」的一聲，那是有人踩中了地上枯樹枝所發出來的聲音。

王小克心中一動，豎起耳朵傾聽。

「花園中有人！」黃亞表噤聲道。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可是除了那一個聲響之外，外面寂靜如死。

他悄悄地爬了起身，在黃亞表耳畔低聲道：「我出去看看，你留在房中不要出去。」

黃亞表向他點了點頭，噤聲說道：「小心一點。」

王小克趨上窗前，從黑暗中望過去，花園中樹影婆娑，這時雨已停了，天空懸着一輪皓月，夜凉如水，花園中那有半個人影。

就在王小克打算轉身的時候，偶爾一瞥眼，發現一棵白楊樹之後人影一閃。

不錯！那的確是一個人的影子！

王小克定眼一看，只見那高大的人影打開一道鐵門，進入屋來。

「小鬼子，你看到什麼嗎？」黃亞表問。

王小克轉身向他「殊」地一聲，向房門躡足而去。

「幹什麼？」黃亞表好奇地問。

「有鬼！」王小克說罷閃身而出。

客廳中黑漆一片，顯然地，林老太和彩姐都已經入睡了。

王小克辨明了方向，朝那人影有可能出現的地方躡足而走。

他穿過一條走廊，經過兩個房門，忽聽前面不遠處傳來「軋軋」聲響。

那聲音輕得不能再輕，若非王小克豎直了耳朵傾聽，根本聽不到。

一聽到那個聲音，王小克心中又是興奮，又是緊張，興奮的是如果對方爲那批黃金而來，自己便可以來個「黃雀在後」；緊張的却是心中存着一個疑問：來人是誰？他容不容易對付？

王小克躡着足，屏住氣息貼牆慢慢向前，他眼睛特別銳利，走廊間雖然一團漆黑，却還是看到那一個高大的人影，正立在一道房門之前。

那人影正用手扭動着門柄，間中仍然傳來「軋軋」的聲響。

王小克腦中閃過一個念頭：那是誰的房間？林老太？彩姐？

這時，房門已經被那人打了開來。

那人身材高大，行動却極迅速，他閃身入了房間。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趨上前去側起耳朵傾聽房中的動靜。

房裏一片沉寂，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莫非來人想加害房中的人？急忙探頭一看，只見那黑影緩緩走近床前，似乎有所動作。

王小克不及細想，忽然尖叫了起來：「救命呀！有賊呀！」

房中那人聽到了叫聲，渾身一震，奪門便逃。

王小克自然不會笨到去阻止那人的去路，反而將身子貼在牆上，瞥眼間，原來那人滿面鬍髭，頭大如斗，身上穿着一套黑色西服，亡命價地向外逃出去。

王小克也不追趕，兀自尖聲叫道：「賊呀！別放走了他！」

可是，那人身法奇快，不一會已消失在走廊轉角處了。

這時，房中燈光突然亮了，王小克定眼一看，只見彩姐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奔了出來，臉上全是驚訝之色，問道：「賊在那裏？賊在那裏？」

王小克向前一指，道：「剛逃走了！」

林老太聞聲過來查看，彩姐急忙上前扶住了她。

「有賊嗎？」林老太聲音顫抖，道：「究……究竟被他偷了什麼東西去？」

王小克趨上前去，扶住林老太，柔聲道：「老太，你放心，幸好我發現得早，那賊已經逃掉了，沒被他偷去什麼東西。」

「你見他出現在什麼地方的？」林老太緊張地問。

「他跑進了彩姐的房間，也不知道想幹什麼，」王小克答道：「我怕他對彩姐不利，所以立即大聲叫起來，嚇跑了他。」

「眞是好孩子，」林老太吁了一口氣，道：「幸好有你在，否則……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了。」

「老太，如果你有什麼貴重的物事，最好收藏起來，以免被賊偷去。」

「是的，是的，」林老太道：「我早已將它收藏在一個很隱秘的地方了。」

王小克聞言一呆，剛才自己那句話只不過是試探性質，料不到林老太竟然自言有貴重物事收藏了起來——那究竟是什麼？

「你們去睡吧，」林老太道：「明天要找個鎖匠將大門加一把鎖才行。」

王小克本來想說那賊人是從花園的橫門進來的，可是話到口邊，又咽回肚裏。

彩姐扶着林老太回房，王小克也轉身離去，他一來到房中，黃亞表便緊張地問：「有賊麼？」

「逃了。」

「是誰？」黃亞表問。

「我看——九成九是那個姓洪的。」王小克道。

「洪志標！」黃亞表低呼了一聲。

「不錯，那人西裝煌然一表人才，臉上的鬍髭又修剪得十分整齊，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毛賊，」王小克道：「除了是洪志標之外，還會有誰？」

他沉吟了半晌，又道：「不過……不過他跑進彩姐的房間幹什麼？」

「洪志標跑進彩姐的房間？」黃亞表坐直起身，詫異地問。

「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他，」王小克道：「如果是的話，他到彩姐的房間作甚？」

「難道有關那批黃金的秘密就藏在彩姐的房中？」黃亞表道。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忽然想起林老太剛才那句話：她已將「它」收藏在一個很隱秘的

地方了——那會不會是一張「藏金圖」?或者有關黃金下落的文件?

黃亞表見王小克眼神閃爍,問道:「小鬼子,你發現了什麼?」

「沒……沒什麼。」

「那麼睡吧。」黃亞表也不追問,倒頭便睡。

天將亮時,王小克才朦朦朧朧地,睡了過去。

翌日一早,便被彩姐的敲門聲吵醒。

「起來吧!」彩姐在門外叫道:「老太有話要和你們說。」

王,黃兩人只得起身盥洗,跟着彩姐來到客廳,林老太已坐在廳中,枱上擺着幾碟小菜,彩姐走過去裝着稀飯。

「你們吃不吃得慣?」林老太淡淡一笑,問道:「我們早上習慣吃粥的。」

王小克雙眼一掃,見枱上擺着的小菜中有肉鬆,鹹魚,還有花生炒菜脯,肚中已轆轆作响。

黃亞表觸了他一下,示意不要吃屋中的東西,可是王小克飢腸轆轆,這時那裏還理菜中有沒有毒藥,坐下來拿起筷子便挾菜。

黃亞表見王小克放懷大吃,實在也是飢火難熬,拿起粥碗吃了。

林老太一面吩咐彩姐替兩人挾菜,一面道:「你們不用客氣,鄉下地方沒有什麼好菜招呼你們。」

「老太太客氣了,」王小克一口氣吃了三碗粥,說道:「這樣好的菜,我在家那裏吃得到?」

「你這位表弟為什麼不說話?」林老太忽然問。

「他昨天扭傷了足踝,還沒有好,」王小克道:「而且,他害羞得很。」

林老太緩緩地點着頭,道:「彩姐,你扶我回房。」

「是。」

當彩姐將她扶起身時,又向王小克道:「小朋友,你跟我來。」

王小克呆了一呆,只得站了起身。

黃亞表也停下筷子,林老太却道:「叫你表弟多吃一點,我有話要和你說。」

王小克心下納罕,跟着林老太來到她的房間。

「彩姐,你出去吧。」林老太道。

彩姐答應一聲,轉身出房去了。

「把房門關起來。」林老太吩咐。

王小克依言上前把房門關起,林老太招了招手,道:「你過來。」

王小克滿臉狐疑地向她走過去。

林老太翻着一雙白眼,臉上神情極是詭異,王小克心中不由自主怦怦而跳。

「昨天晚上那個賊人的樣子長得怎樣?」林老太低聲問。

王小克形容了一遍,然後補充道:「不過黑暗中我看不大清楚,大概是這樣吧。」

林老太滿意地點了點頭,說道:「果然是他!」

王小克故作好奇,問道:「老太,原來你認識那個賊人的!」

「豈止認識,我和他簡直有不共戴天之仇!」林老太咬着牙。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自己的猜想果然沒有錯,那人眞是洪志標。

「害死我兒子的,便是他了!」林老太滿面怨毒仇恨之色,道:「我一定要報仇!」

王小克呆呆地,站在林老太的面前,沒有出聲。

「小克,」林老太聲音忽然轉柔,慈祥地拉住王小克的手,說道:「這次我一定要你幫忙。」

「幫……幫什麼忙?」王小克大出意料之外,訥訥地問道。

「幫我替我兒子報仇。」

「這——」王小克猶豫着,刹那間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才好。

林老太嘆了一口氣,道:「可惜我眼睛盲了,否則,也不用他人幫手了。」

「老太,你想我怎樣幫你?」

林老太臉上現出喜色,道:「你……你答應幫我的忙了?」

「如果我能做得到的話,我一定答應你。」王小克道。

「其實這也很容易,」林老太道:「那賊人一定還會再來的——」

「你怎知道?」王小克插口問。

「我當然知道,因為他在覬覦我家的一件寶物,目前還未得手,當然還會再來——」林老太頓了一頓,又道:「他如果再來,我便會設法弄傷他,你只負責將綁起來便行了。」

「用……用什麼方法去弄傷他?」王小克問。

林老太露出自信的笑容,道:「這個我自有分數,總而言之,你只要替我拿根繩子綁起他,以後的事便由我來做。」

王小克猶豫着。

「小克,如果你幫我這個忙,我會報答你的,」林老太正色道:「我這個人是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我……我將來會給很大的好處你!」

王小克雖然很想問一問那究竟是什麼「好處」,但話到口邊,又咽回了。

「好吧,我答應你。」

「乖孩子!」林老太十分興奮,道:「那麼你就在我這裏住下去吧,我會吩咐彩姐出去買多點菜回來。」

「老太,你說那賊人會再來,究竟幾時?」王小克問:「如果他過兩三個月才來的話,我……我怎能在這裏住那麼久?」

「不,他很快便會來的,說不定就在今晚。」林老太道:「現在,你出去吧,總之晚上睡覺時小心一點,一聽到我的叫聲,便出來辦事。」

「是。」

王小克回到客廳,黃亞表已經等待得有點不耐煩,問道:「她叫你去幹什麼?」

王小克拉了他走出花園,低聲道:「原來昨晚那個賊人果然便是洪志標!」

「啊!」黃亞表張大了眼睛,道:「她……她怎會對你說的?」

「因為她要設計令洪志標自投羅網,我要幫她的忙。」王小克道。

黃亞表緩緩地點着頭,半晌,問道:「這樣做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王小克心中想道:「對你沒有好處,對我可有哩,」口中却答道:「起碼咱們少了一個競爭者,除掉洪志標之後,我們下手便容易得多了。」

「不錯,」黃亞表問道:「她想怎樣令洪志標自投羅網?」

王小克聳着肩,道:「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不過,據她所說,那洪志標這兩天就會出現。」

「難道……難道他想重施故技,用毒茶來害人?」黃亞表喃喃地道。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你以為洪志標會中計嗎?他才沒有這樣笨,尤其是經過童兆武和那個姓沈的所發生的事之後。」

黃亞表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樣說來,那老太婆是另有辦法對付洪志標的了?」

「這個當然。」

那天晚上,王小克和黃亞表躺在床上沒有闔眼,一直期待着洪志標的出現。

然而,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已經是凌晨二時多了,大屋中寂靜一片,仍沒有半點聲息。

「他不會來的了。」黃亞表翻了一個身,道:「我睡啦。」

王小克也闔上了眼睛,他想,洪志標昨天晚上才被人發現行踪,今天晚上,那裏還會再來?

所以,朦朧間,王小克也睡過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忽然聽到一聲尖叫:「小克,你快來,快來!」

王小克乍醒過來,霍地自床上跳了起身,衝出房去。

只見客廳之中燈火通明,林老太右手倚牆,正扯開喉嚨大嚷。

王小克跟着看到地上躺着兩人,正在翻滾呻吟,定眼一看,男的是鬍髭滿面的洪志標,那女的却是林家的女傭彩姐!

兩人身子扭曲,在地上呻吟哀號,林老太面面神色亢奮,不斷地叫着道:「小克!你快來!」

「我在這裏!」

「好極了!快拿兩條繩索把他們綁起來!」林老太吩咐。

刹那之間,王小克忽然想起一事:昨天晚上,洪志標到彩姐的房間中,根本不是想加害於她——他們是串謀的!

然而,兩人為什麼會受傷扭曲於地?林老太到底用什麼方法將他們擊傷?

王小克一時間也不及細想,轉身到儲物室取了兩條繩索出來,將兩人綑綁了。

洪志標還有力掙扎一下,彩姐年老力衰,那裏有力掙扎?

「小克,你小心一點,不要讓『黑皮頭』咬中,牠可能還在屋裏。」林老太忽然叫道。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訥訥問道:「什麼黑皮頭?」

林老太咀角現出一絲怨意,道,「那是我花了一萬多,托朋友自非洲帶過來的一種毒蛇,渾體漆黑,靈活異常,被牠咬中的人,絕對過不了一個小時。」

洪老標聞言呻吟了一聲,林老太冷冷地道:「姓洪的,你今天注定是要死的了,等一下毒氣攻心時,你身上便像被千萬隻螞蟻噬咬一般,哼哼,當日若非你離棄了我的兒子,他怎會被警方捉去?又怎會被打死在獄中?」

洪志標雙脚亂踢,然而,臉上肌肉的抽搐却一次比一次厲害。

林老太叫王小克扶着自己坐了下來,道:「彩姐,我對你不薄,你為什麼被人收買來害我?」

「我……我沒……沒有害你!」

「哼!你以為我不知道嗎?」林老太冷冷道:「他許了你多少好處?你竟然要幫他來盜我澤兒以性命換來的藏金圖?」

「我……我……」彩姐喉嚨間「咯咯」直响,却是說不出話來。

林老太道:「哼!幸好我發現得早,否則,說不定已經叫你帶路,陪我去將那萬両黃金掘出來了!」

彩姐在地上翻來滾去,現出痛苦無已的樣子。林老太接着說道:「你財迷心竅,那是自作孽不可活,也怪不得我了!」

王小克偶一回頭,見黃亞表已悄悄地走了出來,倚在廳口。

林老太仰起首來,嘆了口氣,道:「澤兒,你的兩個仇人已經被我親手解決了,你泉下有知,也該瞑目!」

王小克渾身打了一個寒顫,眼光四處搜索,生怕那「黑皮頭」猶在廳中,被牠噬上了一口,可不是玩的。

「小克,你看看花瓶中的東西還在嗎?」林老太忽然道。

王小克放眼望去,只見八仙桌前一個花瓶摔作粉碎,有一張白紙掉在地上。

「是一張白紙?」王小克反問。

「不錯,」林老太道:「那是藏金地圖,你去把它拿來。」

「是。」王小克答應了一聲,却並不上前去。

「快去呀!」林老太道:「那『黑皮頭』最喜歡找潮濕之地藏身,這時候恐怕已經逃到花園去了,你不用怕。」

「是。」

王小克上前將那白紙拾了起來,林老太却道:「你替我保留着。」

王小克聞言大出意料之外,林老太又道:「小克,現在你明白我為什麼要叫你幫忙了吧?我早已發現彩姐對我不忠,唉!世界上,竟無一人是我可以予以信任的,除……除了你之外。」

王小克心中一動,又望了地上那瓶一眼,暗想「黑皮頭」大概是藏在花瓶之中,洪志標和彩姐伸手去拿,「黑皮頭」自內竄了出來,將兩人咬傷。

「唉!可惜我不能親眼看到他們痛苦呼號而死!」林老太惋惜地道:「小克,你將他們拖到後花園,在他們身上淋一桶汽油,把他們燒為灰燼吧!」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跳,口中期期道:「這……這……」

「快去！」林老太大聲叫道：「等一下他們廻光反照，身上會突然產生一股大力，萬一掙脫繩索跳起來行兇，你和我都要糟糕！」

王小克眼珠一轉，暗道：「我有眼有脚，隨時可以跑，糟糕的是你才對！」

然而，他並沒有把這些話說出來，只是拿着那「藏金圖」，站在當地呆呆出怔。

「小克，你快聽我的話去做吧，」林老太忽然柔聲道：「現在，你是我世間上惟一信任的人了，你可知道？你手上的『藏金圖』可以找到一萬両的黃金，我年紀已經這樣老了，如果你乖乖聽話，這批黃金便是你的啦！」

王小克心中一動，驀地發現有人接近了自己，轉頭一望，正是黃亞表。

黃亞表悄然無聲地來到王小克的身畔，倏然手一探，將王小克手中的「藏金圖」奪了過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道：「你幹什——」

話還未說完，黃亞表已經一個轉身，朝外飛奔了出去。

「亞表！」王小克大叫了一聲，拔脚便向前追去。

「小克，你回來！」林老太雖然看不到當時發生的事，卻也隱約猜到了，大聲叫道。

王小克那裏理會，驀聽林老太大叫一聲：「黑皮頭！」

王小克心下一懍，想起那「黑皮頭」可能就在花園中，於是急忙駐足停步。

「小克，讓他去吧！」

「老太，他——他搶了你的『藏金圖』！」王小克說道。

「不要緊，反正地圖上是沒有地名，」林老太淡淡一笑，道：「若非如此，我怎會將它放在花瓶中誘敵。」

「這……這樣說來，即使得到那『藏金圖』，也……也是沒有用的了？」

「不錯。」

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但他卻想不到黃亞表比自己才大一歲，心計卻如此之奸！

「小克，你照我的話去做吧！」林老太又催促他：「先料理了這兩個人再說。」

王小克向地上的洪志標和彩姐望了一眼，見兩人已經面如黑漆奄奄一息，心想反正已經難以活命，這才將他們拉到後花園，淋了一桶火水，劃火燒着了。

可憐洪志標和彩姐一念之貪，換來的却是葬身火海之中。

林老太見王小克已替自己辦妥了事，讚道：「小克，你眞乖！」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老太，現在事情全辦妥了，你還有什麼吩咐？」

「小克，我有一句話問你，你可要老實回答我。」林老太正色道。

「好的。」

「你喜不喜歡黃金？」

王小克呆了一呆，沒有立即回答。

「說呀，你究竟喜不喜歡？」

王小克這才答道：「當然是喜歡的。」

「那麼，我帶你去藏金地點，將那一萬両黃金起出來如何？」

王小克聞言心中大喜，忍不住便要跳起身來叫好，然而，他按捺着自己，只是淡淡地答道：「好。」

「我知道地點，但眼盲了認不認得路，」林老太嘆了一口氣，又道：「若非如此，那批黃金說不定兩年前便出土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亂跳着，眼看一萬兩黃金即將到手，而這絕對不是夢。

即使林老太將其中十分之一分給自己，也有一千両了！

一千両黃金對王小克來說，簡直是一筆偌大的財產！他幾時擁有這筆財產？

況且，說不定林老太會分更多給他哩！

王小克上前扶起了林老太，道：「我們現在就去嗎？」

「現在幾點了？」

「啊！是凌晨五點多了。」

「天還未亮，」林老太道：「我們就等天亮才去吧，反正不會那麼快退潮。」

王小克聞言一楞，道：「老太，藏金地在海邊嗎？」

「不錯。」林老太道：「就是在海邊。」

「那麼，我先扶你回房休息一下吧。」

「且慢，」林老太好像想起一事，道：「你看八仙桌上可有一個長約尺許的大竹筒。」

「有的。」王小克答。

「你去取過來，拔開蓋子，放到花園中去。」林老太道。

「為——為什麼？」

「你聽我的話做好了，這『黑皮頭』生性奇毒，但據說牠的卵可以治療眼疾，」林老太道：「我花了一萬多元，買牠回來，除了為澤兒報仇之外，還想藉牠將我的眼睛醫好。」

王小克猶豫着，林老太又道：「快去吧，你只要將竹筒放在花園中便行，『黑皮頭』聞到竹筒中的草藥味，自然會爬進去，到時你拿蓋子一塞，便行了。」

王小克將竹筒湊近眼前一看，裏面果然有些黑黝黝的藥物。

他將竹筒拿到花園中，放在一堆野草之旁，加快脚步回到大屋。

「我看牠明日一早便會回到竹筒中的了，」林老太道：「這種『黑皮頭』以一種極其罕有的藥物為食，牠一定不會走失的。」

王小克一想到洪志標和彩姐的死狀，渾身不由打了一個寒顫。

× ×

天色微熹，天空中陰雲密佈，看來不會是好天氣的日子。

王小克扶着林老太，慢慢地走到大馬路，好不容易才截到了一輛的士。

「十六咪海灘。」林老太向司機道。

司機一踩油門，車子如飛駛出。

不一會，車子已經來到十六咪海灘，王小克付了車資，扶攙着林老太下車。

這一帶荒蕪異常人烟罕至，海面上波濤洶湧，沒有船隻的影子。

「小克，這裏就是十六咪海灘了？」林老太問。

「是的。」

「好，那你扶我下去，右邊那裏是不是有一大堆岩石？」

「是的。」

「扶我到岩石那邊去。」

王小克依言扶着她一步一步向前走，由於山路崎嶇，到處鵝卵石，因此十分難走，幸好林老太乾癟瘦削，王小克還扶得她動。

好一會，終於來到那堆岩石間。

「你仔細看看，這裏有一個岩洞？」林老太氣喘吁吁地問。

王小克放眼望去，附近全是亂石堆，那裏有什麼岩洞？

「好……好像沒有。」

「怎會沒有？你小心再看一看。」

王小克凝眼一望，忽然發現在那堆岩石盡頭，有一個大約只有三尺多高的岩洞，但其下一半在海水之中。

「有一個，不過走不進去的，」王小克道：「它下面便是海了。」

「不要緊，大約水面半尺之下，有一塊岩石可以立足的，」林老太道：「黃金就在那岩洞之中。」

王小克聞言又驚又訝，道：「怎……怎麼會？」

「不信咱們過去看看，那岩洞裏面別有洞天，是個離水面三四尺的洞穴，」林老太道：「你扶我過去看看。」

王小克只得扶着她，走過亂石堆，來到海邊。

他定眼一看，發覺林老太果然沒有虛言，那岩洞下面有一塊岩石伸了出來，剛好可以立足，而岩石只在水面半尺之下。

王小克大喜過望，向內望去，但由於洞口長得甚低，裏面又黑漆漆地看不清楚。

「快扶我進去！」林老太催促他道。

王小克也急於要進去看看一萬両黃金究竟在不在裏面，當下扶了林老太進洞。

林老太似乎十分激動，當她踏上洞中岩石時，忽然「撲」地一聲，有一樣物事自她懷中掉下水中。

林老太大驚，道：「小克，快拾起它！」

王小克定眼一望，不由愕了一然，是那個竹筒！

林老太到底帶着它來幹什麼？可是他怕竹筒被海水冲走，不及細想，便抓住了它。

兩人終於進到岩洞，裏面果然別有一番境界，林老太取出火柴蠟燭燃上了火，道：「小克，你看看！」

王小克定眼一看，只見洞中果然放着四個長方型木箱。

「你看到什麼？」林老太問。

「木箱！有四個！」

「對啦！黃金就在裏面。」

王小克伸手要去掀動箱蓋，林老太却大聲叫道：「且慢，其中一個有烈性炸藥！」

王小克聞言一懍，急忙縮回手來。

「你看看那個上面寫有『炸藥』兩字。」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我不識字。」

林老太嘆了一口氣，忽然大喝一聲：「什麼人？」

王小克吃了一驚，轉頭望去，只見洞口站着兩人，為首一人手握短槍，正是童兆武，他背後那人却是「吞金神童」黃亞表！

「老太婆，終於還是要你親自帶我來起回這批黃金！」童兆武桀桀怪笑着踏上前來。

「你……你沒有死？」

「哈哈！姓沈的死了，我却逃了出來！」

「這……這……」林老太臉上勃然變色，她沉吟了一下，已明其理：「哼！彩姐怕我怪責，因此被你逃掉的事一直瞞住了我。」

「咦？死老太婆倒也心思靈敏——」他才說到這裏，忽聽黃亞表叫了一聲「黑皮頭！」

王小克眼前一花，只見一條遍體黝黑的小蛇，箭一般向童兆武射去。

童兆武大吃一驚，手腕却咬中一口，跟着，黃亞表也「啊」地一聲驚呼出來，顯然牠，兩人都被動作如電的「黑皮頭」咬中了！

林老太仰首哈哈大笑，道：「老實告訴你吧，姓童的，我早知道你沒有死，也知道你派了兩個小的來計算我，今天，我故意將你們引到這裏來，便是想和你們同歸於盡，為我澤兒報仇！」

王小克聞言背上出了一身冷汗，他想到林老太將竹筒帶來的本意，又想到昨天為什麼不將「藏金圖」收回，即使被黃亞表搶去，也不着急……

這婦人心計之工之毒眞是令人不寒而慄。

童兆武和黃亞表被「黑皮頭」咬中之後，已躺下地去翻滾呼號，王小克不由自主，一步一步向洞口退去。

「小克，我知道你也是中了他們的計，」林老太忽然柔聲道：「我不怪你，來，你快將『黑皮頭』引回竹筒，我和你搬了那三箱黃金出去吧！」

王小克忙不迭地搖着頭，這婦人毒如蛇蝎，不知她又要用什麼計劃來對付自己，還是離遠她一步為妙。

他退出了岩洞外兀自聽到林老太叫道：「小克，你回來，快要潮漲了，快扶我出去！」

王小克那裏肯聽，爬上了海灘，這時，只見波濤洶湧，果然是潮漲了！

不一刻，海水已封住了洞口，眼看再過幾分鐘，洞中便要被潮水封密。

王小克一步一步地往後退，他想，童兆武，黃亞表和林老太絕對難以活命，如果以性命和一萬両來比較，當然是性命為重！

忽然一聲巨响，那岩洞炸了開來，一時間只見黑烟冲天，碎石紛飛，海水被炸得四處飛濺。跟着，大石如雨般迎頭飛來，王小克雙手抱頭，向外飛逃。

他一直來到近馬路處，這才轉頭望去，只見那岩洞已被炸開，由於爆炸力猛烈之故，附近的岩石也被炸得如同齏粉。

他想，必定是林老太臨死前引發了其中一箱炸藥，至於藏金洞為何有炸藥，大概是林澤用來以防萬一，令盜金者粉身碎骨的。

王小克心中一動：既然其他三箱是黃金，那麼？爆炸之後，說不定有金條彈飛出來，何不下去看看？

「喂？什麼事？」背後有人問。

王小克轉頭一看，不由皺起眉來，一輛警方巡邏車竟然剛巧路過，幾個軍裝警員正跳下車來想查看究竟。

王小克發過許多「發財美夢」，他想，多發一個又何妨……。

（完）

名著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鬼棺材」 上官庸 著

在一具形狀奇特的棺材裏面，裝載着一種舉世奇珍，這種罕世奇珍如果順利面世，對人類的影响之大，與發明電力差不多。

然而，為什麼這種罕世奇珍要裝在棺材中運載呢？其中原因，實在令人匪夷所思，請留意該故事刊出日期。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文 盧令·圖

相思夫人（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金獅擒獲被沈勝衣擊傷的費無忌，又把中了消魂蝕骨毒的步烟飛救起，以這兩個人質，半要脅，半邀請的把沈勝衣請到相思夫人的香閨，沈勝衣為了步烟飛，終於答允偽冒為費無忌，往有情山莊應常護花之聘，偵查常護花的一項大計劃，抵達之日，常護花聘請前來的百變生、金指、妙手空空兒和千臂靈官等，因不忿費無忌遲到，紛以看家本領向偽冒的費無忌發難，好個沈勝衣，不特化解了他們的蓄意攻勢，也鎮懾了他們狂傲，在他們呆怔中，女總管小翠現身迎接，引領沈勝衣往西院休息——

青春付一劍　白髮盡相思

西院更幽深。

接待沈勝衣的地方却幽雅。

金猊香温。

兩個年輕貌美的小丫環捧來了小點香茶，又退了出去。

小翠剔亮了桌上的銀燈，這才道：「公子剛才好像有話要說。」

「嗯。」

「現在可還記得要說的是什麼？」

「嗯。」

「我在恭聽。」

沈勝衣望着桌上那盞銀燈，曼聲輕吟。「燈下佳期難上難——」

「枕上相思山外山——」小翠應聲別過半臉，她的一張臉已經飛紅。

沈勝衣摸了摸鼻子。「這兩句實在很容易引起旁人的誤會，我們偏又不能不來這兩句。」

「夫人的飛鴿傳書我已收到。」

「這就簡單了，你我大可以省回一番唇舌。」

「嗯。」

「姑娘是夫人的什麼人？」

「夫人對我有救命之恩，我此生此世都是夫人的僕人！」

「佩服。」

「公子還有什麼要問我？」

「沒有了，你這方面又可有什麼要告訴我知道？」

「莊主方才就在一旁看着，聽他的口氣，好像對公子非常滿意。」

「哦？」

「在他左右除了我之外，還有其他三院的總管，他吩咐我照顧公子，却吩咐其他的總管準備酒菜，看情形，今夜他是要在大堂設宴欵待！」

「欵待我？」

× ×

不單止是欵待沈勝衣。

一進入了大堂，沈勝衣就看到了四個人。

金指，百變生，千臂靈官，妙手空空兒！

這一次到得最遲的又是沈勝衣這個西

園公子費無忌。

這一次，金指、百變生四人却都沒有說話。

一句也沒有。

大堂正中鋪着火雲一樣的一張地氈。地氈之上，十六盞琉璃燈之下，放了六張長几，當中兩張相對左右相對四張。

六張長几當中一個七寶盆，盆上兩隻泥金獸。

一股高雅已極的芬芳獸嘴中飄揚，蘊斥着整個大堂。

大堂三面臨風，高懸紫銅鈎，低垂蝦鬚簾。

紫銅鈎下，蝦鬚簾側，紅粉翠袖，站立着的都是年輕貌美的女孩子。

只是女孩子！

沈勝衣不由得懷疑，這有情山莊除了常護花，看門的老蒼頭之外，到底還有沒有男人。

蝦鬚簾控紫玉鈎，龍涎香暖泥金獸。

再加上翠袖紅粉，這地方已不下於王侯府邸。

大堂還有的一面，却是一面大照壁。

照壁中，五雲捧日，日輪中畫着一個人。

這個人龍眉鳳目，皓齒朱唇，四十左右年紀，七尺長短身裁，說不出的瀟洒，描不盡的風流。

這個人面上五分冷傲，五分温柔，看似無情，又似有情。

日輪盈丈，這個人畫像也足足七尺，栩栩如生。

這個人沈勝衣曾經一面。

那一面在相思小築。

那一面的也是畫中人。

多情劍客常護花！

照壁之前，畫像之前，是當中兩張長几其中的一張。

這張長几並沒有人。

常護花未到，這張長几當然空着。

對着這張長几，對着照壁，就是當中兩張長几還有一張，同樣沒有人在座。

常護花今夜欵宴的都是有情山莊的貴客，坐在他對面的當然是貴客中的貴客。

誰是這貴客中的貴客？

五個貴客已四個入座，分別在左右兩邊長几坐下。

金指，百變生，千臂靈官，妙手空空兒！

只差一個西園公子費無忌！

沈勝衣這個西園公子費無忌現在也到了。

他也不客氣，就在對着照壁的那張長几大剌剌的坐了下來。

也只有這張長几空下。

他這就成了貴客中的貴客。

其他的四個貴客居然沒有作聲居然還有衡着沈勝衣點頭招呼。

沈勝衣也只是微一點頭，連半句說話也沒有。

他進入大堂的時候，大堂雖然靜，最低限度還有他的一身衣衫悉索作響，他這一坐下，就連悉索的聲音也沒有了。

大堂中一片死寂。

你能否想像得到王侯府邸的那種靜寂森嚴。

這地方現在正是那種氣氛。

沈勝衣遊目四顧，突然縱聲大笑，狂笑！

聲震屋瓦！

大堂上方的承塵，幾乎沒有笑聲中塌下。

四下翠袖紅粉不由得齊皆一怔。

金指，百變生，千臂靈官，妙手空空兒四個更是吃驚的望着沈勝衣。

也就在這下，照壁那邊倏的傳來了一個異樣的聲音：「費公子何事見笑？」

這聲音簡直就像是發自照壁日輪內常護花那個畫像的口中。

金指，百變生等四人又是一驚，一齊轉過了目光。

沈勝衣却是若無其事，笑聲一歛，目光就落在照壁上。「這裏是有情山莊？」

「你沒有找錯地方，這裏的確是有情山莊，你也確的在有情山莊之內！」那個聲音在照壁中回答。

「怎麼這裏有的都是無情之人？」

「這句話我不明白。」

「你難道沒有看到四下翠袖紅粉，一個個都是面無表情，木彫泥塑般模樣？」

「費公子這就錯怪她們了。」

「是麼？」

「她們並非無情，只是不慣。」

「哦？」

「這裏最少已有五年無客到訪，她們最少已有五年不曾奉客。」

「這所以不慣？這所以不知如何是好？這所以木彫泥塑一樣？」

「正是！」

「你又如何？」

「我沒有如何。」

「你慣？」

「我慣！」

「你有情還是無情？」

「有情！」

「當年有情？」

「現在同樣有情。」

「若是有情，怎麼你現在還在壁中，還不出來與我們見面？」

「我這就出來。」

多情劍客常護花立時從照壁日輪中走了出來！

不是畫中人！

是常護花本人！

照壁上的日輪赫然是一面可以轉動的活壁！

日輪一轉，常護花就一步跨出照壁，一步踏入大堂！

照壁旋即又轉回。

日輪仍在照壁之上，畫像仍在日輪之中。

人已在几前，人却已在座上！

多情劍客常護花！

金指，百變生，千臂靈官，妙手空空兒四人不知不覺間一長身，長身欲起。

「坐，坐。」常護花一笑揮手。

四人半起的身形應聲坐了回去。

只是他們四人！

沈勝衣一動也不曾一動。

他半瞇着眼睛，上上下下的一再打量常護花。

這之前，他並沒有見過常護花本人，

只是見過常護花的兩幅畫像。

一幅是畫在相思小築的一面屏風之上，一幅就就畫在當前照壁的日輪當中。

兩幅畫像都是栩栩如生，甚至常護花本人更來得神氣！

常護花本人的確不够神氣！

一樣的裝束，一樣的相貌，不一樣的神韻，不一樣的氣勢！

照壁日輪中的常護花最少比常護花本人瀟洒一倍，風流一倍！

相思小築屏風上的常護花比起照壁日輪中的常護花更勝一籌，更強一籌！

沈勝衣實在懷疑相思夫人，還有畫這照壁的畫工，心目中到底將常護花當做怎樣的一個人。

他這邊正在懷疑，常護花那邊已然盤膝坐下。

始終一臉的笑意，始終一臉的溫柔。

這一臉的笑意簡直就像是硬擠出來似的，好在還不怎樣難看。

那一嘴的溫柔也總算得悅耳。「我這是第一次與你們見面，你們這也是第一次見我，你們對我或許毫無印象，我對你們並不陌生。」

「我們對莊主同樣並不陌生。」金指第一個接口。

「莊主的大名我們早已如雷貫耳，久仰多時。」第二個就是百變生。

千臂靈官第三個。「這又怎能說毫無印象？」

「如果毫無印象，我們是必難以寄信，我們是必不會到來。」第四個才輪到妙手空空兒。「現在我們都應邀到來有情山莊！」

最後的一個了。

最後的一個當然就是沈勝衣。

沈勝衣一個字也沒有說！

「你們對我雖然並不陌生，事實還是陌生。」常護花繼續說下去。「這暫且按下，就先說你們，你們本來天各一方，難得會面，現在也許已經認識，也許還未認識，到不如就由我本人趁這個機會，先來一個簡短的介紹——

「金指，一流的波斯匠人！

「百變生，一流的易容大師！

「千臂靈官，一流的暗器名家！

「妙手空空兒，一流的盜竊祖宗！

「西園公子費無忌，一流的職業殺手！」他每說一個名字，他的手就指向一個人。

五個人之中佔了四個應聲一長身，應指一點頭。

只有沈勝衣，這個西園公子費無忌例外！

常護花似乎是知道費無忌的個性，絲毫也沒有介意，回手一指自己。「至於我，常護花，有情山莊的莊主，整件事情的計劃，組織者，投資者！」

「慢！」一個人即時截住了常護花的說話。

沈勝衣！

沈勝衣終於開口。「我聽你說了大半天，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你這所謂計劃者，組織者，投資者，到底在計劃什麼？組織什麼？投資什麼？」

其他四人幾乎同時用懷疑的目光望着常護花。

「我就說到。」常護花一咳，清了下嗓子。「首先，各位，我得向你們衷心致謝，我本人深感榮幸的就是，五個身懷絕技的一流高手，都信得過我，就憑着一份心，不惜千里跋涉，到來有情山莊！」

「現在我們都到了。」沈勝衣淡淡一笑。

「這所以我說深感榮幸，我本人絕對不會令你們失望，我許下的報酬亦會只多不少！」

「老實說。」金指旋即接上口。「我來完全是因為抵受不住你所許下的那份報酬的誘惑！」

千臂靈官一頷首，大有同感的樣子。

妙手空空兒也自加上一句。「對於那份報酬，我也是寄望甚深，這如果令我失望，我一定會很傷心。」

百變生直腰，正想表示自己的意見，沈勝衣已搶在他前頭。「現在是常莊主說話的時間，不是我們發表意見的時間！」

百變生不由得瞪了沈勝衣一眼。

沈勝衣冷笑。「我敢說，我們任何一個的說話都遠不及常莊主的來得動聽！」

這無疑是事實。

百變生只有閉嘴。

常護花一笑。「費公子倒也心急。」

沈勝衣搖頭。「我今日才來，我再沒有耐性，相信也還可以再等上一天半天，他們四人却最少都已等了十五天，半個月！我相信，他們一定比我心急得多！」

金指四人不由的一齊點頭。

「這件事，我本該早就告訴你們，之所以留到現在，完全是為了審慎起見，」常護花語聲一頓。「這並不是我相信不過你們，只不過事情實在關係重大，甚至可說，是我常某人有生以來所做的最偉大的一件事情！我並不希望事前再生任何枝節，我更不容許發生任何錯誤，即使是最微小的錯誤！」

「你還沒有說，這到底是什麼事。」沈勝衣再問。

常護花又一笑，提高了嗓子，問：「各位可曾聽說珠光寶氣閣？」

金指四人剎時間眼瞳一亮，這一次，就連沈勝衣也不例外！

珠光寶氣閣！

又有誰不知道珠光寶氣閣？

「南七北六十三省每一省都有一間或兩間，至三間銀號。」常護花繼續說下去。「但這些銀號加起來，還不如間珠光寶氣閣！

「帝王的財富，國庫的藏珍，比起珠光寶氣閣的主人，比起珠光寶氣閣，還不如，還差一截！

「珠光寶氣閣網羅天下奇珠異寶，就連外邦進貢我朝的異寶奇珍也有好幾批失落在珠光寶氣閣之中！

「沒有人知道珠光寶氣閣的人從何而來，沒有人知珠光寶氣閣的人從何而去！

「珠光寶氣閣到底是怎樣的一處地方？是一個秘密！

「珠光寶氣閣的主人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同樣是一個謎，就只知道這個人對珠寶有一份特殊的喜好！」

沈勝衣五人不知不覺點頭。

他們所知道關於珠光寶氣閣的也只是這些。

就這些，珠光寶氣閣的財勢，的神秘已足以令人意往，令人神馳！

常護花轉問：「你們都知道珠光寶氣閣這個地方？」

沈勝衣五人一齊頷首。

「你們可知道這個地方何在？」

沈勝衣五人這次一齊搖頭。

「你們都不知道！」

沒有人能說知道。

常護花一字一頓的說：「我知道！」

「我這次計劃的目標，就是在珠光寶氣閣！」常護花環目一掃！

「珠光寶氣閣！」五個人，包括沈勝衣在內，全部失聲驚呼。

「你們說，這事情能否稱得上偉大！」常護花道。

沒有人作聲。

這即是默認！

「你們對於這件事，是否都很感到興趣。」

五個人幾乎五個都點頭。

又有誰不感興趣？

「你們之中可有人退出？」

沒有人起立！

沒有人退出！

常護花一問再問。

五個人全都沒有異議。

「好，好極了！」常護花大笑！

五個人一個都沒有笑。

五個人的心情很緊張。

「珠光寶氣閣在什麼地方？」妙手空空兒嚥了一口唾沫，好容易問出這一聲。

其他人的視綫本來應聲移到妙手空空兒面上，這剎那忙又移返常護花那邊。

誰都希望知道這個秘密。

常護花還不肯透露這個秘密。

「去到你們就知道！」他只是這樣回答。

去到當然知道！

五個人相顧一笑。

「莊主還不信任我們？」妙手空空兒再問。

「這件事就是由我們六個人進行，有關的細節也只容我們六個人知道！」

「這莊主……」

常護花雙眼一張，目光一遠，環掃大堂。「這裏並不是只得我們六個人！」

這裏還有翠袖紅粉！

這裏還有有情山莊的四大總管！

妙手空空兒沒有再問下去。

「這之前我也做過幾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應該成功，結果失敗的事情！」

「哦？」

「這次，我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妙手空空兒不明白常護花這幾句說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人明白！

只有兩個人例外！

沈勝衣！小翠！

小翠無言站立在那邊，面上也沒有表情。

她也許站得遠，還未聽的清楚。

沈勝衣聽的清楚。

他心中暗自一聲歎息。

常護花跟着又說：「我已準備好馬匹，這一席酒菜過後，我們六個人立即起程！至於詳細的計劃，路上我會給你們一個明白！」

沒有人反對。

「一到珠光寶氣閣，我們六個人就依計劃行事，一得手，立即就撤退！」

「這件事危險的成份大不大？」百變生忽的提出這個問題。

這正是各人都會關心，都想知道，一時又疏忽了去，忘記了問的一個問題。

百變生這一問，各人的目光立時又集中在常護花的面上。

「可以說大，又可以說不大！這得要看我們的行動够不够迅速，够不够小心！」常護花一正色。「我們這方面之外，還得看珠光寶氣閣那方面的一個人！」

「誰？」

「無情刀孫壽！」

五個人齊都一怔。

五個人的印象中全都沒有「無情刀」孫壽這個人的存在，甚至沈勝衣！

常護花看在眼內。「無情刀孫壽就是珠光寶氣閣的總管！」

「哦？」

「除了珠光寶氣閣中人，知道這個人的人幾乎都是死人！」常護花一笑。「你們是活人！」

「你呢？」

「我是例外！」常護花又笑。「你們現在也是！」

沒有人笑得出來。

「這個人專負責珠光寶氣閣的安全，如果這個人知道我在打珠光寶氣閣的主意，我也許已是死人！」

五個人聳然動容。

「我現在還是活人！」

死人又怎會站在這裏說話？

「這個人手中的一張刀聽說已到了無敵的地步！」

「我倒想會會這個人！」沈勝衣突然插口。

「我倒不希望我們現在跟這個人遇上！」常護花淡笑。「我們現在只是求財，不是爭氣！」

沈勝衣只好點頭。

「刀冷，人更冷，刀無情，人更無情，不幸我們遇上這個人，不是這個人死，就是我們六個人亡！」

「這個人我們還是不要跟他見面好了。」妙手空空兒摸摸自己腦袋。

「據我們得到的消息，珠光寶氣閣方面現在也在進行着一件大買賣，孫壽現在不可能留在珠光寶氣閣之中，這所以我選擇現在這個時候！」

五個人最少有四個舒了一口氣。

常護花也舒了一口氣。「我們六個人可以說只有困難，沒有危險！」

「有困難就可能有危險！」金指微喟，他也許有過這種經驗。

「孫壽不在就算有危險也不會怎樣危險，憑你們的一身絕技，所謂困難根本就不見得怎樣困難！」

「這個孫壽眞有這麼厲害？」

沈勝衣對於孫壽似乎還比珠光寶氣閣

更感興趣。

常護花淡淡一笑。「事情過後你儘可以找他印證一下我的說話。」

「我會的！」

「現在你最好還是不要理會。」

「現在我只是着意珠光寶氣閣這一件事。」

「這最好……」

常護花才說到一半，就給金指一旁截住。「你敢肯定孫壽不在珠光寶氣閣？」

「嗯！」常護花點頭，「這除非他知道有人打珠光寶氣閣的主意。」

「他似乎沒有可能知道。」

「這本來就是一個秘密！」常護花大笑！

笑聲鞭炮一樣在他的口中炸開！

笑聲突然飛上了半空！

笑聲還是在他的口中炸開，只是他的一顆人頭已飛上了半空！

語聲方落，照壁上的日輪就轉！

日輪一轉，一個黑衣幪面人就閃電般自照壁內閃出，一張刀就閃電般向黑衣幪面人手中揮出！

笑聲才起，刀已砍飛了常護花項上的人頭！

人頭飛上了半空，笑聲飛上了半空！

好迅速的一刀！

好準確的一刀！

好意外的一刀！

在自己的莊院之內，在自己身後照壁的密室之中，竟然藏着要殺自己的人，這的確意外！

刀快如閃電，這實在迅速！

只一刀就砍飛了常護花的人頭，這還不準確？

意外，迅速，準確，這三樣加起來的意思就等於死亡！

人頭才飛上了半空，黑衣幪面人已然收刀，大笑。「天下間沒有所謂秘密！」

冰一樣的笑聲，冰一樣的語聲！

沈勝衣五人混身幾乎凝結。

有情山莊的四大總管，有情山莊的紅粉翠袖，更就是整個身子也幾乎冰住了。

人頭笑語聲中落在火雲一樣的那張地氈之上。

人頭一下，黑衣幪面人的身子就一縮，縮回日輪之中，照壁之內。

日輪再轉，語聲人影俱杳。

沈勝衣五人，這才如夢初覺，一聲驚呼——

「無情刀孫壽！」

沈勝衣瘦長的身子旋即箭一樣離座飛起，飛落在照壁日輪之前，一伸手，日輪一推！

喀刷的一聲，日輪猛一轉！

沈勝衣的劍幾乎同時出鞘！

劍握在左手！

常護花已死亡，西園公子費無忌亦已沒有存在的必要。

費無忌右手使劍。

沈勝衣劍用左手！

沒有刀自日輪後飛出，照壁內一片漆黑，無情劍孫壽已消失不見！

人何在？

照壁內什麼地方，又通往那裏？

沈勝衣劍一引，身一偏，閃入了照壁之內！

喀刷的一聲，日輪陡地關上！

沈勝衣吃了一驚，反手抵住日輪，用力一推！

這一次，日輪紋風不動！

沈勝衣心中一亂，但，立時又回復鎮定。

他凝神靜氣，傾耳細聽。

聽不到絲毫聲息，一片死寂！

他的眼中亦是什麼也看不到，一片黑暗！

眼中一片黑暗總好過一片血紅！

金指，百變生，千臂靈官，妙手空空兒四人的眼中都是一片血紅！

血泉水一樣在常護花的斷頭往外冒！

常護花人頭雖落地，身子並未倒地。

沒有頭顱的屍體還是老樣子坐在原來的地方，對着金指四人。

四人不由得一陣噁心！

沈勝衣離座射出，四人亦幾乎同時長身而起！

四人亦幾乎同時生出了一個念頭。

拔腳開溜！

四人却又站立在原地，沒有開溜。

四人都想知道這個西園公子費無忌到底闖出了什麼結果。

日輪却突然關上！

沈勝衣却突然消失！

四人又是一驚，一種不祥的預兆襲上心頭，下意識一齊舉起了腳步。

也就在這剎那，四人頭頂一塊承塵突然打開，一個人從承塵中出現凌空落下。

黑衣幪面人！

無情劍孫壽！

孫壽人在半空，刀已脫手，擲向千手靈官。

刀光閃電一樣。

孫壽這突然凌空落下，已經出千臂靈官意料之外，孫壽這一刀突然凌空脫手飛擲，更是千臂靈官意料之外又意料之外！

千臂靈官斗大的一顆頭顱這就意料之外閃電一樣的刀光之中飛了起來！

烟花火炮一樣的鮮血立時嘩的激射！

頭落地，千臂靈官的身子亦倒在火雲一樣的地氈之上！

人站着到底沒有坐着那麼穩！

一大蓬暗器同時鑽落在地氈之上！

千臂靈官的反應已不能不算快，這剎那雙手已然各抓住了一大把兵器！

只可惜，他連一枚的暗器也來不及出手！

無情刀孫壽這剎那亦已落在火雲一樣的地氈之上。

「四個人之中最難應付的就是你！其他麼？」孫壽冷笑，冷笑中身子毒蛇一樣由地氈上跳起！

百變生腰配的長劍即時出鞘！

孫壽正向百變生撲來！逃走明知已沒有可能，百變生只有硬拚！

劍一出鞘就刺出！

劍光流螢一樣飛閃！

百變生的劍術幾乎就一如百變生的易容一樣，千變萬化！

這千變萬化的劍却根本不在孫壽眼中，他迎上劍光，直撲入劍光！

劍光突散！

百變生千變萬化的一劍立時就只剩下一劍！

劍已在孫壽右手手中！

孫壽一撲入劍光，劈手就將百變生的劍奪了過來，左手同時握住了百變生的咽喉！

喀的一聲，百變生頭一邊垂下，眼耳口鼻中一齊血水泉湧！

孫壽只一握百變生的咽喉就鬆手！

百變生爛泥一樣倒下！

孫壽的人却已落在金指面前！

金指心胆俱喪，一把彎刀雖然早已撤在手中，却已沒有氣力劈出。

刀還是劈出！

金指也知道不能不拚命。

拚命也沒有用！

金指的一張彎刀並沒有他十根手指一半的靈活！

刀一旁落下，他的兩隻手亦一旁落下，他的人亦倒了下去！

孫壽只一劍就削斷了金指的兩隻手，劈開了金指的胸膛！

刀是人用的，劍同樣是人用的！

人有情，刀劍就有情！

人無情，刀劍就不會留情！

孫壽人無情，刀用的是無情刀，劍用的是無情劍！

他在劍的造詣似乎並不在刀下！

劍在百變生的手中毫無生氣，一到他的手中便彷彿有了生命！

劍一有了生命就要命！

一劍就要了金指的命！

四個人這就倒下了三個！

四個人之中最精靈還是妙手空空兒。

孫壽劍才指向金指，他人已倒翻，翻向西面的蝦鬚簾！

眼看着他的人就要穿簷而出，穿堂而出，一支劍颼的突然破空飛來！

百變生的那支劍！

孫壽劈手奪下，削斷了金指雙手，劈開了金指胸膛的那支劍！

劍一飛兩丈！

妙手空空兒正在兩丈之外！他耳聽風聲，吃驚還來不及，劍已自他後背穿入，前胸穿出！

血飛激，人凌空跌下！

孫壽雙手一拍，仰天大笑！

笑聲震撼整個大堂！

笑聲震散滿堂紅粉翠袖！

滿堂紅粉翠袖立時塘鴨一樣叫了起來，四下驚散！

「那裏走！」孫壽大喝一聲，突然撲出！

凌空撲向一個人。

小翠！

× × ×

沈勝衣一進入大堂，就看到一個人。

小翠！

大堂三面的蝦鬚簾倒下了兩面，遍地狼藉，照壁前面火雲一樣的那張地氈亦已給鮮血濕透。

地氈上四個死人！

常護花，百變生，金指，千臂靈官！

妙手空空兒倒在西面的蝦鬚簾下，亦已是一個死人！

除了這五個死人之外，堂內還有一個人，一個活人！

小翠！

小翠正在用一張油布包起一顆人頭。

常護花的人頭！

照壁後面是一條甬道，沈勝衣黑暗中摸索，好容易才找到出口。

出口在一間幽雅的書齋的一幅牆上。

牆上掛着一幅古畫，唐伯虎的古畫！

沈勝衣一連刺了唐伯虎七劍！

唐伯虎這古畫劍光中粉碎，沈勝衣劍光中箭一樣暗壁內飛射了出來！

這樣子，無情刀孫壽就算等在出口之外，要暗算他一刀也未必可以奏效。

無情刀孫壽並沒有等在出口之外。

出口之外也沒有要暗算沈勝衣的一張刀。

書齋在後院。

沈勝衣一出了後院書齋，連忙撲返大堂！

他也意料得到可能有事發生，但大堂變成這樣子，却是他意料之外！

「小翠姑娘！」他脫口一聲驚呼！

「費公子！」小翠應聲回首。

「發生了什麼？」

「照壁日輪一關上，孫壽就揭開一塊天花板凌空跳下！」

小翠的語聲雖然有些異樣，神色還算鎮定。

「照壁後面的甬道莫非另外還有一條暗道通上天花板？」沈勝衣大感詫異。

「嗯。」小翠一點頭。

「看來這個無情刀孫壽對這個地方也有相當認識！」

「嗯。」

「一現身他就殺人？」

「嗯。」

「無情刀不愧是無情刀！」沈勝衣一聲輕嘆。「其他的人呢？」

「都走了。」

「孫壽沒有殺害其他的人？」

「沒有，他的目的似乎就在對付在打珠光寶氣閣的主意的人！」

「我也是！」

「或者他今日也在一旁，見過公子的出手，對公子有顧慮，不願意跟公子正面衝突。」

「或者。」

「這倒好，公子也犯不着跟這個人正面衝突。」

沈勝衣淡笑。「常護花一死，夫人交託我的事情亦告一段落，我就算跟他正面衝突亦已無關輕重！」

「哦？」

「方才那一刀看來，孫壽實在有幾下子，常護花的聲名更在費無忌之上，連常護花也敢殺，絕對沒有顧慮費無忌的道理，這不成，他已看出我並不是費無忌，已知道我是什麼人。」

小翠聽說一怔。「公子並不是西園費無忌？」

「夫人的飛鴿傳書沒有提及？」沈勝衣也自一愕。

小翠搖搖頭。

「這就奇怪了。」

「公子本來是那一個？」小翠忍不住再問。

「沈勝衣！」

小翠又一怔，手中油布包着的人頭不覺脫手墮地。

沈勝衣看在眼內，問道：「你也聽說過我？」

「沈大俠的名字，時常掛在我們莊主口上。」

「哦？」

「莊主好幾次要找個機會跟沈大俠在劍上一見高低！」

「這在我來說也是一種煩惱，幸好這種煩惱不會再來了。」

「不會再來了？」

「人已在黃泉，又怎會再來找我？」

小翠一笑，俯身再將人頭拾起。

「你那是什麼？」

「常護花的人頭！」小翠將人頭放入身旁的一個木盒之中。

「你準備帶給夫人？」

小翠點點頭，眼瞳中不知爲什麼一抹淒涼。「我相信夫人一定會很高興得到這顆人頭！」

× × ×

相思夫人非獨不是很高興，簡直就是非常不高興看到常護花的人頭。

盒蓋一打開，油布一揭開，一股惡臭就薀斥整個相思小築。

盒內放有石灰，人頭還好。

常護花的一張臉栩栩如生。

表面上雖然還未腐爛，人頭到底已在盒內六天！

金獅第一個掩住了鼻子，他就站在相思夫人身旁，站得最近第二個就得數他。

梅山三兄弟站得比較遠，但都不由得皺起了眉頭。

小翠是例外。

她就站在相思夫人對面，只隔着一張八仙桌子，要說近第三個就數她。

她沒有掩住鼻子，也沒有皺起眉頭。

她只是痴痴的望着相思夫人。

沈勝衣同樣例外。

他站得雖然亦遠，並不比梅山三兄弟遠，他却連眉頭也沒有皺上一下，就似乎鼻子出了什麼毛病，什麼也沒有感覺。

步烟飛挨在沈勝衣懷中。

她經已完全痊癒。

一聽到了沈勝衣回來的消息，她就一縷輕烟一樣飄下了凌霄閣，飄入了相思小築。

她入到了相思小築，沈勝衣一行還未到。

你說她的身子痊癒了沒有？

可是未見沈勝衣之前，她還是站得穩穩的，一見了沈勝衣，她却連站也好像站不穩了。

她的鼻子總算還沒有毛病。

皺了皺鼻子，她忍不住問一聲沈勝衣。「盒子裏頭載的是什麼？」

「人頭！」沈勝衣這才一皺眉頭。

步烟飛嚶嚀一聲，就連左邊臉頰也埋入沈勝衣懷中。

她怕看，偏偏又要看。

她右邊臉頰朝外，右眼瞟着那個盒子瞟着相思夫人。

相思夫人的眼中有淚。

有些女人高興的時候也會流眼淚。

相思夫人本來說不定也會是這種女人，但，現在她却是非常的不高興。

不高興未必就一定是懊惱。

她只是傷心。

她的眼中充滿了悲哀。

「你這就死了，你這就死了！」她嘶聲想呼，突然伏在盒上哀哀的哭了起來。

她的流淚當然就只是因爲傷心。

淚水濕透了她蒙臉的輕紗。

唉，相思夫人！

她終日相思，終日唱歌，莫非就爲了這多情劍客常護花而相思！莫非就爲了這多情劍客常護花而歌唱？

這也許是，這也許未必是。

但無論如何，她現在却是爲常護花而傷心，爲常護花而流淚。

常護花如果是她的仇人，她相信絕不會爲了他的死而傷心，而流淚。

常護花若不是她的仇人，他又爲什麼一直跟常護花作對？

她到底是常護花的什麼人？

常護花到底又是她的什麼人？

她的眼中充滿了悲哀，哭聲之中又何嘗不是充滿了悲哀？

金獅的眼中，金獅的面上，却是充滿興奮，就連他的語聲，他的笑聲同樣充滿興奮！

他大笑道：「你終於死了，你終於死了！」

兩種說話，兩種語聲，兩種心情。

沈勝衣步烟飛兩人聽在耳中，看在眼內，不由得怔在當場。

相思夫人哭得很傷心，金獅相反笑得很開心。

他突然收住了笑聲，挾住相思夫人的肩膀。「這種人還值得你傷心！還值得你流淚？他死了最好，你我這以後就可以安心了！」

相思夫人沒有應，哭得更傷心。

金獅一伸手，倏的抓住了人頭的髮髻，一把將常護花的人頭提了起來！

他又笑，又大笑！「常護花呀常護花，你也有——」

語聲突斷，笑聲突斷！

金獅的一張臉突然變了顏色！

金獅一面的笑意剎那冰結！

金獅「你也有」三個字才出口，常護花的一張臉就掉了下來！

這張臉之後赫然還有一張臉。

經已開始腐爛的一張臉！

相思夫人一長身，似要呼喝金獅放下人頭，但一看見這種情形，立時亦目定口呆！

雖然已開始腐爛，面容還可以分辨得出。

沈勝衣不認識，金獅亦似沒有印象，相思夫人滿目迷惑，好像也不認識這張臉這個人。

這到底是誰的人頭？

誰也好，一加上常護花的一張人皮面具，這張臉就變成了常護花的臉，這個人頭就變成常護花的人頭。

常護花的那張人皮面具製作的異常精巧，本來緊貼着這個人的臉龐，很難會跌下，只可惜這個人的臉龐經已開始腐爛！

人皮面具這就再也黏不住，掉下來！

這個人這就回復本來面目，不再是常護花！

這個人根本就不是常護花本人！

「這不是常護花的人頭！」金獅第一個開聲。

他一聲怪叫，一揮手，猛將手中的人頭拋出窗外，拋出了樓外！

他霍地轉身，瞪着沈勝衣，正想追問沈勝衣什麼，一個冰冷的聲音已然旁邊響了起來！

「死的這個人根本就不是常護花！」

男人的聲音！

這個男人的聲音竟是發自有情山莊西院總管小翠的口中！

金獅應聲回頭，驚訝的瞪着小翠。

小翠冷冷的一笑，突然伸手撕開了胸襟，拉下裙帶！

這樣大胆的女人眞還少見！

梅山三兄弟的眼瞳立時大了一倍！

金獅沈勝衣兩人的眼瞳亦亮了起來。

不單止男人，女人也不例外。

相思夫人步烟飛兩個亦同時睜大了眼睛。

衆目睽睽之下，小翠緩緩的褪下了衫裙！

衫裙之內不是一個動人胴體，只是一襲淡青色的緊身長衫。

男人的長衫！

梅山三兄弟一聲輕嘆，也不知是惋惜還是驚訝。

沈勝衣，步烟飛，相思夫人，金獅，四個人的眼瞳却逐漸增大！

小翠左右手不停，左手一揮，抓下了頭上的一把秀髮，右手一抹，撕下了小翠的一張容顏！

臉之後還有臉！

這張臉沈勝衣已經見過三次。

一次在相思小築的屏風之內，一次在有情山莊照壁的日輪之中，還有一次在照壁之前，在一個人的臉上！

這個人只一刀就給孫壽砍下了頭顱，這張臉亦在剛才掉下。

照壁日輪中的畫像最少比這個人瀟洒一倍，風流一倍。

相思小築屏風上的畫像最少比照壁日輪中的畫像更勝一籌，更强一籌！

眼前這個人却比相思小築屏風上的畫像還勝三分，還强三分，還瀟洒三分，還風流三分！

這個人眼中五分冷傲，五分溫柔，看似無情，又似有情！

多情劍客常護花！

這才是眞正多情劍客常護花！

「常護花！」梅山三兄弟失聲驚呼，三張刀驚呼中同時出鞘！

金獅驚呼失聲，反手抄住了腰後的一對金獅爪！

相思夫人怔住在當場！

沈勝衣却歎了一口氣。「我早就覺得有情山莊大堂上的那個常護花有些地方不對路。」

「在什麼地方？」常護花應聲。

這語聲，說不出的溫柔，說不出的幽雅。

「你的聲名更在費無忌之上，正所謂感名之下無虛士，以費無忌的身手，孫壽亦未必一刀就可以砍下他的頭顱，那個人果眞是你，又怎會只一刀頭顱就給孫壽砍下？」沈勝衣又嘆了一口氣。「只可惜我對你實在陌生！」

「所以你只是懷疑？」

「我甚至懷疑你的聲名到底是怎樣得來。」

「這難怪。」常護花一笑。「現在總算明白了？」

就連笑，常護花也笑得與衆不同。

這一笑之中，竟似蘊藏着一種難言的魔力！

沈勝衣不覺心神一陣迷惑。

男人也這樣，要是女孩子，給他這一笑，還得了？

沈勝衣搖頭苦笑，轉又問：「無情刀孫壽相信也就是你？」

「嗯！」常護花點頭。

「你一殺死了金指四人後，立即就拿下小翠，換過了她的衣衫，以她的身份出現？」

「嗯！」常護花又是點頭，忽然問：「你現在怎麼又變得聰明起來了？」

「這不是聰明什麼，只不過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已經漸趨明朗。」

「哦？」

「你這兩張假面不用說出於百變生的一雙妙手！」

常護花頷首。「百變生造這兩張假面只不過花了四天，我學習小翠的言行舉止却足足花了一年！」

「你這樣做到底爲了什麼？」

「來這相思深處！」

「你不是在打珠光寶氣閣的主意？」

常護花道：「我根本就不知道珠光寶氣閣在那兒！」

各人齊皆一怔。

沈勝衣也一怔。「你這策劃者，組織者，投資者這一番驚天動地的策劃，組織，投資，難道目的眞的就只在來這相思深處？」

「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我實在不明白你來這相思深處幹什麼？」

「找我妻子！」

「誰是你的妻子？」

「相思夫人！」常護花又痴望着相思夫人。

相思夫人冷笑。

金獅一旁亦自冷笑。

沈勝衣實在難明。「這究竟什麼一回事？」

「那得要從頭說起。」常護花仰天一聲長歎。「對於我你到底知道多少？」

「很少。」

「我出身望族，很年輕就已成名，一成名我就娶了一個很美很美，很好很好的妻子！

「金錢，名譽，家室也有了，任何人到了我這個地步，都應該感到滿足，問題在這一切得來未免太過容易，我並不是個這麼容易就滿足的人！

「年少英俊，年少多金，自難免到處風流，到處留情，但這所用的時間並不多，還有更多的時間，我全都放在劍上！

「我喜歡劍，劍幾乎就是我的第二生

命！

「我只望一劍橫掃江湖，有時候爲了練劍，甚至不惜深夜中庭，一任妻子冷落閨中！

「我的妻子勸告了我很多次，很多次，她甚至哀求，甚至哀求！

「可是我始終執迷不悟，她的說話連一句我也沒有記在心，聽入耳！

「嗜劍本來並不是一種錯，到處留情這就不能不說是一種錯了，就嗜劍來說，任何一個妻子相信都可以不問，但到處留情，這就任何一個妻子都難以容忍！

「她果然容忍不住，離我而他去，隨同的還有我的一個結拜兄弟，和他的三個死士！」

「我不是你的結拜兄弟！」金獅突然截住常護花的說話。

常護花沒有理會，繼續說下去。「她在的時候，我並不覺得，她一走，我才發覺我是深深的愛着她，我不能失去她！沒有她！

「我要找她，想盡了辦法，到處去找她！

「她並沒有給我找到，一任我費盡苦心！

「我只希望她自己會回來！

「她並沒有回來，一任我望眼欲穿！

「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我傷心，我失望，我雖然歡笑渡日，沒有人知道我心靈上的空虛，痛苦！

「這樣的日子實在難過，我只有找尋刺激來痲木自己的心靈！

「我策劃了好幾件驚天動地的刼案，但每一次都沒有成功，每一次都失敗！

「最初我懷疑自己的計劃欠缺周詳，但細心檢討，却發覺每一次不是給人捷足先登，就是給人從中破壞。

「只有一種情形才會發生這種現象！那就是有山莊之中有人與外間暗通消息，有人出賣我！

「我一再小心觀察，人終於給我找了出來——小翠！

「小翠是怎樣的一個人，我也很清楚，能够令她背叛我的只有一個人——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對她曾有過救命之恩！

「事實上，知道我的行事作風，明白我的弱點所在的不外乎兩個人，我的妻子！我的結拜兄弟！

「要非了解我的行事作風，掌握我的弱點所在，就算知道我的計劃也沒有用！

「這一個發現，我歡喜若狂，我沒有生氣，最低限度我知道自己的妻子還在人間，我還有機會將她尋回！

「我首先向小翠方面着手！

「不中用，她使用飛鴿傳信！

「我幾番思量，才想到了現在這個辦法！

「於是我找來了金指，百變生，千臂靈官，妙手空空兒，西園公子費無忌！

「這五個人無不是身懷絕技，這五個人聚在一起已足以動地驚天！

「我突然找來這五個人，要幹的一定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我的妻子既然恨我，當然絕對不會容許我這件事情成功！

「這事情我却一句也不透露，小翠就算知道我找來的是什麼人，就算飛鴿傳書也沒有用處！

「要破壞我這件事情，只有從我們邀請的五個人之中下功夫！

「這果然在我意料之內！

「五個人四個先到，聽過他們的說話，再暗中加以觀察，我發覺全都拉不上關係，只有寄望最後的一個，西園公子費無忌！

「這最後的一個如果也不是，我這一次就是白費心機，就得重頭再來！

「這一次我總算沒有白費心機，這最後的一個——西園公子費無忌總算沒有令我失望！」

常護花轉望向沈勝衣。「你的到來，你的與小翠暗通消息，完全在我眼內！

「百變生替我造了那兩張假面，就一直有意無意的旁敲側擊，要知道原因，這個人實在太過多事，一個人太過多事遲早總會壞事，所以我非殺他不可！

「其他的三個人可有可無，留之無用，放之難保又生枝節，反正又不是什麼好東西，乾脆也就全宰了！

「至於你，你就算不是沈勝衣，就是費無忌本人，我也同樣不會對你怎樣，因爲只有你，我才可以找到這相思深處！

「現在我已在相思深處！」常護花的日光痴痴的回到相思夫人那邊。

相思夫人突然一聲冷笑。「找到來就找到來，你待要怎樣？」

「我只想你回我身旁！」

「你做夢！」這一次却是金獅冷笑！

常護花還是不去理會金獅。「我雖說到處留情，一心在劍，一縷情絲，始終完全纏在你的身上，一顆心始終還是牽掛着你！」

相思夫人歎了一口氣。「你這張嘴比當年更懂得說話了！」

「我這張嘴說的都是心中話，我這顆心亦可對天地！」常護花也自歎了一口氣。「爲你，爲我，就算你不相信，我還是要說，我要非這樣，我怎會費盡苦心，想盡辦法，這樣來找你？」

相思夫人沒有作聲。

「妳難道就因此恨我一生，連一個懺悔的機會也不給我？」常護花一面的痛苦，一面的哀求。

相思夫人還是沒有作聲，冰冷的眼瞳却已開始溶解。

「有情山莊發生的事情，你都已知道，有情山莊已解散，多情劍客已死在孫壽無情刀下，站在你面前的不再是有情劍客，只是一個常護花，這個常護花再也無心名利，只願與你長相斯守！」

相思夫人的眼淚終於流下！

「愛深恨切，你這般跟我作對爲了什麼我是明白的，但你若是眞個恨我，又怎會見了我的人頭便傷心流淚？又怎會在屏風上畫下我的肖像，伴你在相思小築？我毫不隱藏自己內心的感情，你又何必再欺騙自己？」

相思夫人的眼淚又濕透面上的輕紗。

「你又可知道你令我如何傷心？如何難過？」她倏的撕下了面上的輕紗，頭上的輕紗！

一頭白髮瀑布一樣瀉下！

容顏雖還年青，雖還未變，相思夫人一頭的秀髮已盡白，已盡老！

常護花如遭雷殛，連語聲也起了顫抖，「你這又何苦？你這又何苦？」

相思夫人凄然一笑，曼聲輕唱：

只道相思苦
相思令人老
幾番幾思量
還是相思好

相思頭白，相思滋味畢竟還是苦的。

常護花歌聲中一眼的晶瑩，他倏的翻腕，拔出了腰間長劍！

劍冰冷，劍無情！

常護花右手握着劍柄，左手揑着劍尖，一用力，錚的一聲劍尖就斷下！

常護花再一揮手，斷下的劍尖颼的釘入了八仙桌桌面之上！

「此生我若再負你，有如此劍！」他斷劍起誓！

「我相信你……」相思夫人的淚珠又流下。

淚中有笑，笑中有淚！

常護花大喜，正想舉步走過去，金獅突然一側身，猛一聲暴喝：「慢！」

「金獅！你待作甚？」常護花彷彿到這時候才記得旁邊還有一個金獅。

這一次，金獅相反不去理會常護花了，他目注相思夫人，突然這樣說：「他還騙你不够，你還要相信他的花言巧語？」

相思夫人搖頭。「我知道這一次不是的。」

「他是在騙你！」

「我相信這一次他不是在騙我！」

金獅的語聲陡沉：「他不是在騙你，那是你在騙我了？是不是！」

相思夫人一臉的歉疚。

金獅厲聲狂呼：「你對我說過什麼，你應承過我什麼！」

相思夫人歎了一口氣。

「你說過你恨他，你應承過我毀了他之後就嫁給我，你眞忘記了？忘記了！」

「金大哥，你對我關心，我實在很感激……」

「我要的不是感激！」

「我……」

「你要回到他身旁？」

相思夫人無言點頭。

「你果然騙我，你果然騙我！」金獅撕心裂肺的大笑，狂笑！

相思夫人大笑聲中，狂笑聲中，後心突然鮮血怒激，哀呼一聲，倒了下去！

金獅的手中已多了一柄七首，鋒利的七首！

七首上染滿了血，鮮血！

「我得不到你，我也不會讓別人得到你！」他大笑，狂笑！

沈勝衣步烟飛一時間也給這變故驚呆了。

常護花也一呆，但立時撕心裂肺的一聲狂吼，猛撲了過去！

金獅的死士梅山三兄弟早已一旁準備，馬上迎上，三聲輕叱，三張刀向常護花當頭劈下！常護花狂吼未絕，手中斷劍奔雷一樣劈出！

錚錚錚的三聲，梅山三兄弟的三張刀利那飛上了半空，梅山三兄弟的三個頭同時飛上了半空！

好一個常護花！

好一把有情劍！

沈勝衣聳然動容！

他這是第一次看見常護花用劍！

這一劍連他也懷疑如果是殺向自己的話，有什麼結果。

這一劍有什麼結果金獅也不在乎，他視若無睹，只是笑。「他們是我的死士，我要到黃泉道上，他們先我一步去打點一下也是好的。」

常護花咬牙切齒的瞧着金獅，一字一頓的！「我一定送你到黃泉路去！」

「你放心！」金獅只是笑。「你就算不送，我自己也去，你還記得嗎，我們三個都是青梅竹馬，自小相識的朋友，你自小喜歡她，我同樣自小喜歡她，但你相貌比我英俊，家財比我豐厚，武功比我高強，一任我怎樣苦心，始終搶不過你，當年我搶不過你，現在我也是搶不過你，黃泉道上我不信還搶不過你！」

金獅大笑，狂笑！

狂笑中金獅反腕一七首刺入自己的心房！笑聲突斷，金獅帶着一臉滿足的笑容倒向相思夫人身上。

他的身子還未倒在相思夫人的身上，呼的就飛了起來，飛出了窗外，飛出了樓外！他的身子還未倒在相思夫人的身上，常護花已瘋一樣撲到，一腳將他踢了起來，踢出了窗外，踢出了樓外！

常護花旋即抱起相思夫人，瘋一樣的狂笑着衝出了相思小築！

人遠，狂笑聲亦終於消失。

步烟飛沈勝衣就好像做了一場惡夢，現在才清醒過來。

「天下間竟有如此多情之人，如此痴情之人。」步烟飛的眼中不覺一片晶瑩。

沈勝衣微喟。「只是這結局未免太過悲慘。」

「我還有一件事情尚未了結。」沈勝衣突然省起了什麼的，皺起了眉頭。

「哦？」步烟飛痴望着沈勝衣。

「這件事我只想一個人去解決。」

「那我呢？」

沈勝衣還未答話，步烟飛自己接下去。「這相思小築很好，我就在這兒等你，想你，好不？」

沈勝衣輕歎，緊擁着步烟飛。

「你會回來的？」

「一定會！」

「你看窗外，今夜的月多圓？」

「嗯。」

「今夜月圓明宵月缺，月缺還圓，」

「人去也會重返。」沈勝衣望窗外。

窗外一株梧桐。

月掛在梧桐上。

梧桐葉落。

秋已經深了。

× ×

月如鈎。

今夜月已殘，月已缺。

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不是淸秋。

這深秋的秋意很濃，濃得鎖也鎖不住了。

月色蒼白。

燈光火紅。

一條人影斜帶燈光，落在夜樓西面的珠簾之上。

人孤獨，影孤獨。

這個人比一院的秋意更蕭瑟。

沈勝衣在珠簾外站了好一會，才屈指櫺上叩了三下。

「誰？」珠簾上人影坐直了他身子。

「西園費無忌！」

「是你！」珠簾上的人影混身一震。

「你到底還是知道我，還是找到來了？」

沈勝衣一聲長歎，撥開珠簾，跨入樓內。

「我雖然到來，我並不知道是你！」

他的語聲說不出的沉痛。

「沈勝衣！」坐在檀木椅子之上，雲母屏風之前的那個人一聲驚呼，站起了身子！

蕭放！應天府巡按大人蕭放！

「我一直只是懷疑，到現在才敢肯定！」沈勝衣的脚步更沉重，他只是走出了三步，便自停了下來。

他冷冷的望着蕭放。

蕭放也在冷冷的望着沈勝衣。

「也好，你找到來也好！」蕭放一聲慘笑，緩緩的坐了回去。

「這全憑費無忌臨死前，所說的一句話。」

「費無忌怎樣說？」

「你約他在西城老杜私邸的大堂中見面？」

「是。」

「他說他當時推門而入。」

「這又怎樣？」

「西城老杜的私邸已被官府封閉，大門是必亦鎖上，什麼人才會有老杜私邸的鎖匙，將大門打開再虛掩？」

「官府中人！」

「官府中人與我認識，曾經意圖殺我的只有一個人！」

「我！」

「初時我還以爲是七王爺，但細心一想，七王爺座下不乏能人，以他的財勢，要對付我似乎還用不着假手職業殺手，這除了七王爺之外……」

「就只有我！」

「我只是懷疑。」

「所以你方才簾外試探？」

「我現在已經肯定！」

「我並沒有不承認。」

「這到底爲了什麼？」

蕭放微喟，反問：「你可還記得白蜘蛛一案？」

「我還不至於這樣善忘。」

「白蜘蛛好幾次犯在七王爺頭上。」

「是有這種事。」

「白蜘蛛在應天府犯案？」

「嗯。」

「我是應天府巡按！」

「嗯。」

「七王爺第一個要追究當然是我！」

「嗯。」

「他只給我三個月期限！」

「這我也知道。」

「兩個月過去，我還是茫無頭緒，再來一個月，只怕也是一樣！」

「有可能。」

「期限之內我若是不能破案，勢必烏紗不保！」

「嗯。」

「我這個官職，並非僥倖得來，別人十年窗下，我十年之外，最少還得加上五年！」

「這我也聽說。」

「要是就這樣將我撤職查辦，我實在心有不甘。」

「就換轉是我，也不會甘心！」

「正當我大傷腦筋，白蜘蛛又一次犯在七王爺頭上，以七王爺的脾氣，不難就會將期限再縮小一半，但他不單止沒有，相反再給我三個月期限，你可知這又爲了什麼？」

「不知道。」

「他喜歡我的妹妹，只要我肯將妹妹許配給他，慢說再多三個月，就卽使三年，他也肯一力擔承。」

「你答應了他？」

蕭放一點頭。「你也見過七王爺？」

「嗯。」

「七王爺這個人你覺得怎樣？」

「還不錯。」

「這所以就卽使我眞個貪戀功名富貴，我並沒有犧牲自己妹妹的幸福。」

沈勝衣也同意蕭放這說法。

「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妹妹找你到來！」蕭放的面色一沉。「我妹妹怎樣性格，沒有人比我更清楚，只聽她對你的觀感，我知道她已喜歡上你！」

沈勝衣沒有作聲。

「我既然應承了七王爺，我就不能再讓她喜歡上你！」

「所以你一再要我離開應天府？」

「你結果離開應天府，本來事情這就可以告一段落，那知道你一離開，我妹妹亦跟着離開！」蕭放握住雙拳。「我想來想去，要她死心只有個辦法——殺你！」

「這所以你僱用費無忌？」

「人算不如天算！」蕭放仰首長歎。

「是你害了她？還是我害了她？」

「是你又何妨？是我又何妨？」

沈勝衣長歎。「今時今日，是你是我都已一樣。」

「你既已清楚明白，你既已到來，現在你還等什麼？還等什麼！」蕭放雙手一分，嗤的撕開了自己的胸襟，挺起了自己的胸膛！聽他的口氣，看他的動作，竟似準備用自己的胸膛迎接沈勝衣的利劍！

沈勝衣沒有拔劍。

他怔怔的望着蕭放，好一會好一會，突然轉身舉步走出簾外，走出樓外！

他終於解開了這個疑團！

這又如何？這又能夠怎樣？

他只有離開。

簾內，樓內，立時爆出了蕭放的大笑聲，狂笑聲！笑聲中說不出的悲哀，說不出的凄涼。

沈勝衣笑聲中歎息，笑聲中翻過了高牆瓦背，飄過了梧桐樹梢。

桐葉飄黃，秋意蕭瑟。

秋已殘。

桐葉又怎能不飄黃？秋意又怎能不蕭瑟？

——本節完——

護國鋤奸武俠小說

江南·文
盧令·圖

九鼎道人

快劍誅鷹犬 鐵掌震江湖

清初，康熙年間的某一年，江北天旱得厲害，許多人都認爲觸了天怒，天老爺有意懲老百姓，因而到寺、廟去求神許願的絡繹不絕，一些貪官與神棍，更是串通一氣，乘機發財。

四川是我國有名的藥材產地，是一個盆地，山多而秀奇，物產之豐，亦爲其他許多省不及，故有天府之國稱謂，可是這一年，同樣受到嚴旱的威脅，只是該省多年積有餘糧，足可應付荒年，所以比其他省還較畧好而已！

不過，有餘糧的僅是富有大戶人家，普通老百姓還是餓肚子的，普天之下均如此，不獨四川爲然！稍爲留意歷史的人全知道，荒年是窮人的苦年，卻又是有錢人家的發財年，他們放高利，叫窮人子子孫孫替他做馬做牛，世世代代做他們的奴才！

過去，中國有很長很長一段日子都是如此，康熙年間也是一樣！

四川民風樸素而慓悍，每遇凶年，被迫爲賊的人總是不少，清初尤甚。就在康熙年間天旱那一年，便有不少百姓爲生活而搶刼，被迫落草爲寇。

就在那一年的七月初一日，天色微亮，許劍平便如平日一樣起來挑水砍柴，當他手提兩隻水桶出門之際，卻聽得師父的聲音叫道：「劍平，你過來！」

「是，師父！」許劍平把桶放下，向師父那邊走過去，意外地發現師父身邊有個女人！這個女人十分陌生，他是第一次見！因而一怔，不知如何稱呼！

「快來見過方大娘！我午後有事下山，你的功夫已經練得不錯了，就是輕功一門還欠火候，而輕功卻非我所長，所以我特別請得方大娘來指點你，你要好好的學！對方大娘，你就如對我一樣好了！」

「方大娘，許劍平拜見你老人家！」

「劍平！你要記住，方大娘的輕功，據我所知，只傳過兩個人，你是第三個！得她答允指點你，是你的福氣，以後，你要以師禮尊敬她！」

「是，師父！方大娘，我一定聽你老人家的話！」

方大娘道：「道長，這孩子天賦甚厚，品性又淳厚，眞不錯呢，你怎會找到他的？來歷不平凡吧？」

「劍平在這裏快十五年了，他的爲人我頗爲了解，外圓內方，有時是頗爲固執的，吃得苦，肯學習，但因長期只對着我一個人，對外界事物所知甚少，因而在應變方面全無經驗！他本性是馴良的，就怕他將來未必受得起外間的引誘！他的機變是稍差一點，但記憶力甚强，又肯苦學，常於有空時間將記憶的苦練，所以進境倒是不差的！方大娘，你指點他輕功時，可由基本大處着手，細枝小節由他自己領悟好了，要不是這樣，你會感到不耐煩的！」

「道長放心，我自有妙法使他速成！你此次下山，所爲何事？不是眞有事吧？」

「眞有事！快則半月，遲則一月，當可回來！」

「我不是問你時間，我是奇怪你過去每次下山總是不聲不响，這一次卻打鑼打鼓，還找來一個管家，我懷疑其中另有古怪！只是一時還想不出是什麼事罷了！」

「你叫劍平帶你到各處走走吧，我還要收拾點東西，失陪了！」

「你忙你的去吧，但你可別害我才好！」

許劍平看到師父一笑而去，知道他們必然十分熟絡，所以說話隨便，態度也輕鬆，所以陪方大娘各處走，也不分內外，不存秘密。

方大娘和許劍平兩個走了一匝回來，已經找不到道長，只看到他留下一柄劍和劍下壓着的字條。

方大娘一見就說：「他走得這樣匆忙，一定有事，我可能上了他的當！」

「大娘，你說什麼？」

「你先別問，我看看他寫些什麼就知道！」她拿起那張字條，只見上面寫得簡單：「方大娘，偏勞你了，天旱乾燥，小心山火，請把劍交劍平，再見！」下面是道人的題名。方大娘看後，心頭一動，脫口道：「哎呀，我眞個上當了，不知來的是什麼人？他為什麼又要廻避？是為什麼？他不是個怕事的人呀！」

許劍平看到那字條，懂得解，覺得甚為平常，根本沒提到人，方大娘何以這樣說？他不明白，便提出來問。方大娘卻說：「看你師父走得這麼匆促，早晚會有人來搗蛋了，你且練一趟劍給我看看！」

許劍平見她這麼說，只好拿起劍，就在室外練起來。方大娘細心地看，看完一遍叫他再練一遍，一連叫他練了五遍，他覺得奇怪，但遵命練。第五趟練完之後，許大娘才問：「你知道我為什麼叫你練許多次的原因？」

「不知道！我正覺奇怪，想發問！」

「第一，我要看看你練的是否純熟，有無破綻；第二，我要看看你的氣力，能支持得多久；第三，我要要看看你的耐性，有無煩躁！結果總算不錯，除了稍現破綻之外，耐性與氣力都不錯！只是我有點不明白，你一直都練得很好，連變化複雜的都練得好，何以第十七式『飛蛾投火』一式卻練不好？」

許劍平臉色驟紅，心中卻暗暗佩服方大娘的眼光銳利，看得這麼清楚！他只好直說，說他不喜歡這一招。他不是飛蛾，不願投火，所以把這一招改了！

方大娘笑了，笑他的天眞。方大娘告訴他，什麼「飛星摘斗」，「鷹擊長空」，「金鷄展翅」，「雁落平沙」，「白虹貫日」等卻不過是個名稱，「飛蛾投火」也是一樣，實在毋須重說，況且這投火的飛蛾也沒指名是自己，可能指的是敵人，那又有什麼不好呢？假如不喜歡這個名稱，改為「飛鳥投林」也未嘗不可！她勸他必須重新把這一招練好，全套招式練完整，否則，出現破綻便易為敵人所乘，不堪設想了！一頓解釋，解開了許劍平的心頭結，高興的再練那一式，並決改名「飛鳥投林」。

自此之後，白天，許劍平一早就挑水砍柴，稍後練劍，飯後巡山，再後靜坐練功，練拳，入黑前晚飯，入黑之後才練輕功。一連十天都過去了，山上都十分平靜，方大娘也漸漸鬆懈了防備，但許劍平的夜巡卻依然，他覺得這十天所學似乎無多用處，不覺得什麼進步，便想詢問方大娘，後來一想，又怕犯了急躁毛病，便用綫香暗暗試驗，自己的輕功在這十天之內到底有無進步！他燃着一根綫香才去巡山，回來只燃燒了一小半，再巡一次，也未燃完全根綫香，較之過去只巡一次便燒了這許多，已經是快了一倍，心中着實高興，把這消息馬上告訴方大娘，方大娘卻說：「你別給綫香騙了，有風會燒得快，無風會燒得慢，乾燥燒得快些，濕潤也會燒得慢些，一根綫香的粗，細，長，短也有分別，你不能太相信它，你要相信自己，下了苦功，必有進步！你是比未練時有進步，我看得到，但進步不如你想像的那麼快！你知道嗎你剛才因為要證明自己有進步，跑的時候也特別加勁，只顧跑，放鬆了注意四圍的事物呢！」

「大娘，你看到我？」

「我一直跟在你背後，你自己不知道！」

「啊！」許劍平驚叫起來。他想不到自己竟是如此失察，一點也不知道。

「別胡思亂想了，快歇息，明早起來還要工作呢！歇息不够，精神受影响就幹什麼也沒有勁了！」

這一晚，許劍平回到房去，並沒有好好歇息，反之，他整晚都在反反覆覆的思索這十日來方大娘所講解的道理，想了又想，似乎想通了，感到高興，一下子又想不通了，自己無法為自己解答得來，這樣想呀想的，直至天將微亮，就索性起身，不再歇息了。

早間，方大娘看着許劍平提了兩隻桶去打水，看他來去數十次才注滿兩缸水，那兩隻缸又不算大，這是怎麼回事？難邊他只打半桶水回來？但那又何必呢，白走幾十次怎划得來？她心中好奇便躲在一旁偷看，看到他提回來的水明明是滿滿的，但倒進缸去卻極少，她明白了，一定是桶底很淺，載水不多，所以如此，但再想又覺不對，因為桶底的深淺可以由人決定的，何以許劍平不把它加深？她為了要明白眞相，決心查個明白。

後來，她查明白了，原來那水桶是用鐵做的，重得厲害，提着它走山路取水，取水是目的之一，另一個目的是訓練取水的體力，她明白之後，想到許劍平每天要跑上四五十次，倒佩服他的毅力與氣力了。因為她想到，如果由她提着兩隻鐵桶去取水，頭十趟會跑得比他快，十趟一過，速度必減慢，到得二十趟，可能手痠腳軟，走不動了，但，他經過長期鍛練，最後一趟仍走得如開始時一樣快，她就絕對辦不到！怪不得九鼎道人讚他氣力不錯了！由於對他加深了好感，教得特別有心機，自然也更見成績。

這一晚是九鼎道人走後的第十三天了，他是初一走的，這一天是十三，月亮出得早，天空清澈無雲，月光遍洒大地，入夜，鳥聲已沉寂，只有虫聲與疏落的獸叫，總的說來還是靜的。方大娘面對許劍平，卻想起自己的女兒。她暗暗地想：假如玉華這時該是十八歲了。她還記得，玉華有兩個梨渦，很深，很明顯，笑起來的時候，特別好看，可是她三歲的時候，卻突然失了蹤，十五年了，不知是死是活，她感到心頭一陣絞痛，眼前為之一黑，幾乎暈昏過去。許劍平偶然發覺，急急伸手扶住，道：

「大娘，你怎麼啦！」

方大娘原無大事，不過心有感觸，一時情緒激動罷了，給許劍平一扶一叫，已經完全清醒過來。

她訕訕地說：「沒什麼，有點倦慵，我們回去吧！」

「大娘，你早點歇吧，我巡山……」

「噤聲！有人來了！」方大娘猝然扳着他的肩頭，制止他再說下去。可是，他游目掃射，卻不見有什麼人影，便怔怔的望着方大娘，只見她目注一個地方，便也循着她所望處望過去，看了片刻，果然發覺有物體在移動，卻還看不出是人，回頭再看方大娘，她的目光已經轉移到另一處，臉色十分難看，恨恨地說道：

「看來是瞿塘五鬼來了，怪不得你師父要離開啦！」

「瞿塘五鬼？大娘，我師父會怕他們？」

「不是怕他們，是不願見他們！你的劍呢？快去拿來，今晚會有一場惡鬥！」

「大娘，他們是衝着我師父來的？」

「不是衝着你師父，難道還是衝着我來的不成？」

「大娘，我不是這意思！我……」

「有話慢慢再說，快去拿劍！以後記住劍不離身，現在快去取劍！」

「是！大娘！」許劍平快速閃了出去，把劍拿出來，來人已經出現在山頂了。

「劍平，等一會你記住，敵衆我寡，到時可能無法互相照顧，你不用担心，更不由胆怯，能傷的就傷，能殺的就殺，絕不要留手！知道。」

「知道！我一定辦到！」

「好，你小心了，跟我來！」

方大娘不待他回答，身子猝然伏下，當上身接近地面一尺左右，足上一撑，身子便平射過去途中又以手肘一按一推，繼續前行。這是陸地飛舟，方大娘教過許劍平，但他如何能跟得上？他前後不過學了十三天，學的又不止一樣！因此，他們之間的距離漸遠，使方大娘迫得停下身形來等候他。

就在他們靠在一起時，來人已經迫近了，其中一個凝住不前，喝叫道：「臭牛鼻子，別躲在龜窩了，快出來受死吧，你以為不出來就躲得了嗎？臭牛鼻子，聽到沒有，出來！」

「老大，他也許睡昏了頭，醒不來呢，我們還是進去吧！」

「大娘，他們罵誰？牛鼻子是誰？」許劍平悄悄地問，使方大娘幾乎發笑。可是一想又難怪，許劍平長年長月和師父在一起，怎知道什麼是牛鼻子？當下便告訴他，人們尊敬和尚，女尼，便稱他們做大師，師太，也有概稱為師父，鄙視他們則罵為禿驢，禿奴，或者賊禿；尊稱道士為道長，仙長；鄙視他們則罵為雜毛，或牛鼻子！許劍平一聽，得知對方原來是罵他師父，氣極了，一躍而出，怒喝道：「你們是什麼東西，敢罵我師父！」

「嗯，眞想不到，原來老牛鼻子養了個小牛鼻子呢！嗯，小牛鼻子，你那老牛鼻師父病了？死了？爬不出來，是不是？」

「你是甚麼人？這樣無禮？」

「問他作什，宰了他就是！」

「老三，你動手吧，這樣一個傻小子，沒勁兒，我不幹！」老二說。

「小牛鼻子，我是瞿塘五鬼數第三，姓焦名漁，綽號孤寒鬼，你記住了，到閻王殿上去告告我吧！看招！」他朝許劍平一面走過去一面說，當雙方相距在二丈左右才猝然搶攻疾撲，雖曾出聲招呼，亦屬暗襲！方大娘躲在暗處偷看，見狀大驚，脫口叫出一句「劍平小心！」驚動了其他四鬼，自己露了身形，立即被包圍了！

許劍平十分鎮定，也許是給嚇呆了，他站在那裏動也不動，連劍也沒拔出來，只是目光如電的注射在對方臉上身上，等他撲的近了，才一側身，不向後退，更向前撲，氣勢迫人的劈出一掌，似要與對方拚命，不惜兩敗俱亡，老三手中有刀，佔了便宜，但他不願受傷，更不肯拚死。他給對方的氣勢所懾，臨時撤招迴避，處在下風，但許劍平不肯甘休，一掌仍然劈下，老三被迫用手去擋，「唰」一聲與老三的慘叫聲是同時傳出的，他的叫聲，震動了各人心弦！

「老三！你怎麼啦！」老四飛身過去查看，發現老三倒在地上打滾，正順着山勢向下滾，老四急忙把他扶住，駭叫起來：「三哥，你的手……」

焦漁的手怎樣了。折斷了，雖未離開身體，筋骨已斷，舉不起，抬不起了，不停的血正由傷處流出來。

月光下，黑色的血滲染了一身，十分恐怖，所以老四不自禁的駭叫。

許劍平從未與人正式交過手，生怕吃虧，又恨對方侮辱他的師父，所以出手正重，一招得手之後，氣勢更盛，見老四拯救老三，便兩眼冒火，運掌再向老四進攻，老四此時正背向許劍平，發覺勁風，急忙斜退，及至見他只是空手，便胆壯了三分，也運掌迎擊。老三原已痛得發昏的，此時恰巧張開眼皮，一見之下，心頭便閃過自己早先那一幕，一急之下，大叫：「四弟小心！」老四一分神，雙掌已經接實了，老四的慘叫又傳了出來，手腕折斷了，指，掌血肉糢糊，骸骨脫臼了，痛徹肺腑，已經失去戰鬥力，許劍平一言不發，追擊過去。

老四拚命逃竄，老三便遭了殃，自己到閻王殿去報到了。

老二的功力，僅次於老大，卻高出老三，老四，老大見老三老四兩個都傷得那麼重，又傷在一個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之手，便叫老二去查個明白！

老二於是提刀上前，對許劍平大喝道：「臭小子，你是牛鼻子的甚麼人，快說！」

「看招！」許劍平原是面對老二的，目光一瞥，看到老四在替自己包紮傷口，心念一轉，身子也隨之轉了，一點足，疾撲老四。老四以為老二保衞，可以無憂了，怎料到會有此突然變化，所以，毫無防備，老二也料不及此，阻攔不住，結果，老四追隨老三到閻王殿上去了。

「臭小子，你這算甚麼，一聲不响就向受傷的人偷襲，你這做法簡直……哎呀！我操你奶奶！」老二話未說完，許劍平已經回撲他，向他發展攻擊了。

許劍平毫無打鬥的經驗，亦不懂江湖規矩，他的一套打法是自創的，根本不受任何限制，他見有機可乘便馬上動手進招，至於是否合乎江湖規矩，他好少理了。

第二見他一聲不响便進攻，廻避了一招之後便罵道：「你這算甚麼，想偷襲？」

「不錯，我是要偷襲！」許劍平坦然承認，使老二為之愕然！

「你一聲不响，多麼卑鄙！你……」

「你們不是來偷襲？你們不是更卑鄙？你們也沒出聲！」

老二被問得啞然無語，老羞成怒，振臂擋刀，大叫道：「大哥，這小子把老三老四都害了！」

「老二，你小心了，這婆娘十分扎手，我們不能幫你了！」

「哎呀！」老五的左手挨了一劍，受了輕傷，驚叫起來。老大馬上挺進，接下方大娘的攻勢！老五中招之後，鬥志大減，決心去幫老二鬥許劍平了。

「大哥，你放心，來之前，我已暗中放了聲氣給蘇禿子，他們大約也要來了！今晚，我們非踏平這九頂山不可！」

「好呀，你們要踏平九頂山，我要殺盡你們這些狗賊！」許劍平使開手刀，兩手本來無刀，卻似兩柄看不見的刀，每一掌都是鋒銳的一刀！老二的刀法本來相當高明，居瞿塘五鬼次席，在川東一帶，聲名正盛，就是在黑道上他這一套奪魂刀也頗有名堂，他憑這一套刀法，曾經不知大敗過多少成名人物，以為輕易便可以收拾得了許劍平的，及至交上了手，他才知道遇上罕見的勁敵，暗感胆怯。

方大娘這時在另一邊發問：「劍平，你怎樣了？能支持得來不？」

「大娘放心！他再多來兩個，也不在乎！你聽，着！」許劍平一聲斷喝，老五已經胆喪，「哎呀」驚叫，回頭急退，老大誤會他又受了傷，急問：「老二，老五怎樣了？」

「老五？他詐死！」老二氣忿地踢了老五一脚，但他自己分神說話，卻被許劍平側身切入，左手一攔一撥，把老二的刀封出了門外，

然後以大斧劈山之勢猛下殺手，一掌劈向老二胸膛，老二用左手橫擋，手肘給劈斷了，胸前仍然受到巨大的壓力，帶着淒厲的狂呼，倒退出幾步，終於摔倒在地，一連吐出幾口血，暈死當場，老五原是尾隨許劍平，要進行偷襲的，竟給嚇得呆了，連老大也不顧，狂奔下山逃命了。

老二死了，老五逃了，許劍平空出了身子，風一般撲向老大，老大連對付方大娘也難以支持，怎能再受得起許劍平的夾擊？他不待許劍平衝到，先行逃亡，狼狽得連門面話也沒說出一句。

許劍平還要追趕，方大娘把他截住了，他問：「為甚麼不追？讓他逃走？」

「這是你師父的意思，等一會，我再告訴你！」

「師父的意思？師父幾時說過？」

「他沒有說，但確是他的意思！」

「我不明白！」

「等一會你知道內情，就明白了！嗯，你已殺了三個敵人，很疲乏了吧？」

「不，我一點也不疲乏！我只想知道，師父為甚麼要放他走？」

「說起來，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了，那時你師父還未出家，長得一表人才，很得女孩子歡心，其中有一個女子，更對你師父着了迷，你師父對她也有好感，但他的父母和哥哥反對，不但不答允婚事，更禁止她們往來，你師父當時年少氣盛，甚麼也不怕，找他們理論，結果給打了一頓，幸得好朋友聽聞消息，把他救了出來，第二天，就聽得那個女子自殺了！你師父本來要報仇的，看在那女子份上，願意捐棄成見，但對方卻把女兒的死，說是受你師父所害，要找你師父報仇，你師父此時已心灰意冷，不願再談這仇怨事，於是出家，做了道士！劍平，你知道那個女子是誰嗎？她就是老大楊火金的妹妹！你師父大約已經知道他會來了，所以避開，讓我命你對付他，現在，你明白了？」

「原來有這許多故事，我現在是明白了！不過，方大娘，我如果再碰上老大，我不會放過他！」

「他的武功實在不錯，你要小心！」

「我知道！我對甚麼人都會小心！」

「這很對！小心使得萬年船，小心總是，……朋友是那一位？請出來吧！」

「你是誰？我是來找九鼎道人，我未聽說過九鼎道人有家眷的！」

「住口，狗口雖然長不出象牙，你說話也要檢點些，須知這是九鼎山，不是你猖狂的地方！」方大娘凜然地斥責對方，可說是義正詞嚴，落地有聲，但對方聽了卻格格嘿嘿地笑，十分放肆地說：「你說得真有意思，可惜找錯了對象，難起作用！告訴你，別說是九鼎道人不在，他就是在這裏，也得任我愛說甚麼就說甚麼，未必敢說半個不字！你是他甚麼人？敢管我的閒事，干涉我說話！」

「放肆！劍平，你去看看，他是甚麼人，敢對我如此無禮！」

「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許劍平說去就去，直走向對方面前，道：「你是誰，來幹甚麼？快說！」

許劍平一派孩子口吻，氣得對方直瞪眼，伸手就要打許劍平的耳光。許劍平如何肯讓他成功？一低頭，一手上撥，一手直劈對方丹田，有方大娘撐腰，他甚麼也不怕，出手甚辣！對方一掌打出，原未用全力，化招容易，立即化掌為爪一抓向許劍平手腕。許劍平並不廻避，讓對方抓着一扯，便借一扯之力撲出更快，一掌擊在對方小腹，同時掙脫右手，反跳出了丈外！

許劍平撫着手腕，感到一陣火炙的痛辣滋味，心下大為吃驚！怎知對方比他更加吃驚，首先是他抓住了許劍平的手腕，竟然被掙脫，這是意料不到的，其次是小腹中了一掌，居然甚為楚痛，他自己知道，他已經練到不易受傷受痛了，假如對方年紀相若，有數十年深厚功力，自己受傷覺痛，還不出奇，但對方只有二十左右，居然也能擊得他隱感疼痛，這就絕不簡單了，因此，他凝神注視許劍平，道：「你到底是九鼎道人的甚麼人？九鼎道人在那裏？怎麼不出來見我？」

「我師父下山去了！你找我師父有甚麼事？對我和方大娘說好了！」

「你是九鼎道人的門人？很不錯呀！九鼎道人調教出你這個徒弟，很不錯！他不在，我走了！他回來時，你對他說，南山松找過他就是！」

「咦，你是南山松散人？我還道你是蘇禿子呢！剛才多多得罪，請勿見怪！」方大娘向南山松道歉。南山松呵呵笑道：「這可怪了，好好的一棵南山松，怎會變了蘇禿子，方大娘，此話怎講！」

「說來話長，你不嫌，請聽我道來！」方大娘於是把早先發生過的事畧說個大概，南山松了然於胸，道：「這麼說，倒是我的不是了！如我一現身就說個明白，便不會有此誤會了！方大娘，我也向你道歉！」他朝方大娘深深一禮，然後告辭！

南山松走後，方大娘指點許劍平把三個死者埋了，剛告一段落，又發現有兩個人飛快的跑上山來。方大娘用上丹田真氣，問道：「來者何人？請示貴姓大名！」

來人陡然止步，道：「川南蘇元濤，花正紅，有事要找九鼎道人！」

方大娘道：「道長不在，下山去了，請改日再來吧！」

「我們不遠千里而來，一面未見，怎能就走！你說九鼎道人不在，也得有了證據，總不成憑你一句話我們就徒勞往返呀！」

「這麼說，你們是不肯走，一定要等九鼎道長了？是不是？」

「正是！」

「你會來，道長也會走，你怎不先打個招呼？這貿貿然來，怎怪得道長不在？」

「你少嚕囌，我自然有主張！他在也好，不在也好，我都要來！」

「這麼說，你是另有目的？為甚麼？」

「你別急，等一會月正中天，自然會有人來告訴你！」

「嗯，你原來是約了幫手的？這就不簡單了！」轉頭對許劍平說：「劍平，他們是來找你師父的，把他們留下吧！」

「是！」許劍平朝蘇元濤走過去，繞到他背後，似要截斷他的退路。

「蘇元濤，但願你們不是約了瞿塘五鬼就好！」

「你怎知道？他們來過了？」

「來過了！」

「都來過了？」

「都來過了！」

「他們呢？怎麼不見？」

「老的，少的都跑了！」

「老的，少的，你是說，老大同老五，都跑了？還有老二，老三，老四他們呢？他們在那裏？」

「他們都給留下了！」

「留下了？這是什麼意思？」

「你要見他們？」

「他們在那裏？」

「劍平，帶他去見見他們！」

「是！」許劍平朗聲回答，然後向蘇禿子招招手，道：「跟我來！」

蘇元濤和花正紅兩個滿懷鬼胎的跟着許劍平走，一邊走一邊問，許劍平只是不答，默默地走，到了一個地方，便停下來向下一指道：「都在這兒了，要看你們自己動手吧！」

蘇元濤他們吃了一驚，心頭凜然，一股冷氣直由心底下透向上升，直抵喉頭，以致他牙較也僵了，連話也難以說得出口了。

許劍平這話可真可假，若是真的，對蘇花兩個來說倒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但若說是假，那山地確是剛剛動過土的，看來不會是假，問題是埋的是否真是瞿塘五鬼中的三鬼，五鬼的武功瞞不過蘇元濤，假若三鬼全死在這裏，則九鼎道人不在之說諒不會真，否則就必然另有高人相助，才能盡殲三鬼！蘇元濤站在新墳之前沉思有頃，目光落到許劍平身上，心頭一亮，便猝然伸手抓向許劍平，想抓住他，迫他說出實話。怎知一招「游龍探爪」發出，只覺人影一晃，已失許劍平所在，同時發覺有一縷寒風來自腦後，心知必是許劍平所為，也不放在心上，揑正時刻驀然旋過身子，拍出一掌，硬接來招。這時雙方相隔甚近，又一齊出手，當然便會接實。兩掌一交，許劍平踏前一大步，另一隻手掌又已發出去了。

但是，蘇元濤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接實了一掌，陡覺如被亂刀刺割，整隻手都似折斷了，痛得眼淚也流了，軟綿綿的下垂，再也抬不起來，傷得極重！一連退出幾步，身形未穩，敵招又到，廻避困難，招架也不易，怎辦？他一急，便索性倒向地下，由斜坡直滾下山去。花正紅見狀，連攔阻也不敢，急忙追了上去，扶起蘇元濤，疾向山下狂奔，頭也不敢回望一下。

許劍平維護師門，力挫强敵，一夜之間連敗數敵，並殺三鬼，這消息很快就在江湖上傳聞開了。但是，許劍平是怎樣一個人，大家都未見過，但許劍平這個名，知道的人就多了！而且，正如其他的傳聞一樣，加鹽加醋，把許劍平傳成了一個能飛天遁地刀槍不入的怪物。

九頂山在四川中部稍為偏北，甚高，有四千多尺高，比著名的峨嵋山還要高出近兩千尺，峨嵋山只有三千〇三十五尺，九頂山則有四千九百四十六尺，山高林密，獸兇鳥雜，種類甚多，但山頂靠南方面，卻有一幅頗大的草坪，且岩洞乾燥，全無霉臭氣味，又有山泉，雖然天旱，對這古木蔽天的高山，卻影响甚微。九鼎道人在此已二十年以上了，他逐年添置，長久經營，岩中佈置用品，足供生活無缺，所以他此次下山，去得十分放心。

許劍平嚇退蘇元濤之後，方大娘也來到他身邊了。她讚他：「劍平，你的功夫，比我想象的還好！我真替你開心，你師父將來得知之後，一定也感高興。不過，有一點我必須提醒你，你今後要注意學習束勁了，你放是有了，但仍未能收，因為我們對手當中，固有死有餘辜，不必惋惜之人，但也有罪不致死，只是輕懲薄誡就可放過，讓其改過自新的人，你若果能放不能收，一招發出，若非重傷就是死亡，則未免變得過於兇殘，受人詬病了。因此，你要練到收放隨意，要重則重，要輕則輕，甚至發出重招，用上真勁了，一經發覺對方是好人，只是誤會，也能把發出的真勁凝住不吐，硬收回來，這樣才能算是初步成功，要是只如現在這樣，一定會造成許多無辜人士傷亡！」

許劍平凝神傾聽，卻反問如何才能達到收發隨意，方大娘叫他別急，她自然會教他！

兩個的心情都十分愉快，忘了歇息，也忘了疲乏，心中只覺得興奮，他們的感情，也漸漸接近母子的感情了。

月亮影子已經斜向東方了，方大娘說道：「午夜了，快去巡一趟山看看，今晚已經來了三撥人，兩幫敵人，一個朋友，大約不會再有第四撥人來了吧？你去巡山，順便洗個澡才回來吧，我替你弄點吃的，鬧了半夜，該有點餓了！」

「大娘，不必勞煩了，我不餓！」

「真的不餓？等一會我吃，你不吃？」

「是有一點點餓，卻不礙事！」

「好了，我知道了！快去吧，要小心，可能還會藏着敵人！」

「是，大娘，我去啦！」

方大娘看他的背影一眼，滿意地笑了。

此後一連幾天都過得十分平靜，九鼎道人已經離開二十天了，還沒回來，也沒半點消息帶回來，方大娘雖然對他的武功與精細知得甚詳，還是有點担心，反而許劍平卻處之泰然，一點也無牽掛，方大娘故意提起，他說：「師父說過一個月回來的，還未够一個月，自然未返。」

「我知道，但是他會不會碰上什麼問題，有什麼危險，你不担心？」

「不，師父不會有危險的。」

許劍平對師父信心十足，看事物直覺，方大娘倒有點担心了。她真希望九鼎道人早日回來，她好帶領許劍平到江湖上走動走動，也好使他增廣見聞，將來單獨行走時，才不致毫無經驗，中人奸謀。但九鼎道人沒有回來，她自然不便和他離開九頂山。

轉眼又過了十天，九鼎道人離山一月了，仍無音訊，不知所在，許劍平曾奇怪地問：「師父說過一個月就回來的。已經一個月了，怎麼還不回來？不會再多過一個月才回來吧？」

「我看不會，他是一個很守時的人！」方大娘口是如此安慰許劍平，心中卻是十五十六，惴惴不安，無限憂惶。

一日午後，有個漢子找上九頂山要見方大娘報訊，說九鼎道人在湖北襄陽范家莊，因為有强敵要犯范家莊，事為九鼎道人所悉，便挺身而出要助范家莊一臂之力，跟來犯者一拚，對方探知這個消息，不敢輕舉妄動，又再邀約高手，索性挑明了，要約九鼎道人於中秋之夜到石積山一決雌雄，聲言雙方可以邀請朋友助拳，九鼎道人以在石積山決戰，生死不及於無辜，便一口答允了。

現在，相距只有半月不到時光，雙方當已十分緊張邀約朋友，九鼎道人不想連累朋友，但對方人數甚多，為此，范莊主怕九鼎道人衆寡難敵，便代為邀約一些人，可惜高手不多，恐無濟大事。後來得知方大娘留守九頂山，所以派他前來報訊，並希望方大娘能前往助以一臂之力。

方大娘與許劍平得悉內情，自然不會拒絕，更因時日已迫，只草草整頓一下，便同許劍平一同下山，直奔襄陽。她決定，如果有時間就先到范家莊，否則，便直指石積山。

石積山並不算高，卻地如其名，石甚多，嶙峋怪石尤多，方大娘担心到遲，行程甚速，許劍平志切助恩師，心情更緊，根本不會想到辛苦上面去，因此，他只走了一天，他就問：「方大娘，還要走多久才到？真能在中秋前趕到嗎？」

「會趕得到的！大不了我們少睡點，儘能趕到！」

「好，我們就少睡幾晚好了！」

「那又不必，我們的精神氣力也要緊呀！要是趕到了，卻無氣無力，又有什麼用？」

「對！我們要留點氣力，大娘，我一切聽你的！」

「濆呀！這就對了！」

一連走了好幾天，已到初十了，還有五天時光，便是九鼎道人與人約鬥之期，方大娘比較放心了，因爲行程超出她的要求，看來中秋前夕，便可以到達石積山了。

又走了一天，方大娘決定遲走石積山，免得先到范家莊，又要引起敵方的注意，這個決定，許劍平當然不會反對，報訊的以日程已短，他要先去回報莊主，免他掛念，便向方大娘告辭了。

他走後半天，許劍平突然問：「大娘，你過去認識這個人？他的話眞可靠嗎？」

方大娘聽得心頭一凜，暗叫慚愧，她一直對人對事都十分細心，何以這一次如此大意，對方幾句話就把她引了出來？她有點後悔，她明白，這完全由於她關心九鼎道人之故。俗語有說：事不關己，己不留心，關心則亂，自己就犯了關心則亂這毛病，她關心着九鼎道人，得知他身處危境已感心頭不安，方寸大亂，只想到他的安危，沒有好好的考慮其他，這就下山了。

她此時給許劍平一言提醒，注意了，第一：九鼎道人何以會到襄陽？以他過去的性子，他只會在暗中行事，怎會到范家莊去？他和范家莊有什麼特殊關係？這都是方大娘此刻所想到的。她想，假如當時問個詳細，就知道眞假了。

但她又想：不會是假吧？他爲什麼要騙自己？有什麼目的？深入的想一下，驀然心寒，脫口問許劍平：「你怎會這樣問？你看出什麼不對？」

「也沒看到什麼，我就是覺得他不順眼，不似是個好人！」

「唔！讓我想想！」方大娘細想，她首先想到的是許劍平的感覺，許劍平沒有處世經驗，一切都是直覺的，他的感覺比有經驗的更可靠，他既然有此感覺，就值得重視。同時，她也想起了一些小節，不想是沒什麼，一經細想，確也認爲有問題了，因此，她改變了主意，要先到范家莊，並且暗暗到訪范家莊。

方大娘不愧是個老江湖，一經發覺事情可疑，便即作出決定，馬上行動。她暑爲把自己與許劍平都化裝一下，便變成一老一少兩個男人，而且，驟眼看來，許劍平也和過去不一樣了。許劍平問爲什麼這樣，她說，假如對方眞個另有詭計，然後暗中派人跟踪，所以要改頭換面，瞞過對方。

方大娘連日帶夜趕路，自料可以趕在對方前頭，到了范家莊附近，便找個地方住下來，安頓馬匹，先向人打聽范莊主的爲人，然後，再夜入范家莊。

范家莊佔地不算多，房子都建造的十分鞏固，圍墻太高，全用大麻石砌成，堅固得很，墻內有相當寬闊空地，過了空地才到房子，但要通過這空地可不容易，因爲有人監視，不易通過，方大娘一看這情形就心焦了。

二更已經打响，正是時候了，突然有一道人影閃過去，立即有人自暗處發出暗器，更有人呼喝：「誰？站住！」

「站住？瞎了你的狗眼，連我也認不出來了！」

方大娘一聽這聲音很熟，馬上思索是什麼人，還未想到，便聽得有人似道歉的說：「原來是焦二爺，對不起，二爺白天不是來過？怎麼晚上又來了？」

「有事就來啦，准不准？」

「二爺，你這不是要我好看？只要你二爺高興，一日來多少次都行，莊主一樣歡迎，二爺請吧！」

焦二爺走了，那個人開始咒罵焦二爺水鬼陞城隍之後就忘了不，不把昔日的朋友看在眼內，反諸多挑剔，方大娘聽得對方姓焦，又是第二，倒想起了一個人，心頭一動，暗道：「莫非他也到了？這麼快？」她見時機已迫，不能不冒險，便悄悄對許劍平祝了幾句，然後打出兩枚石子，附近的一株樹立即發出聲响，連宿鳥也驚動了，守衞的都循聲仰望，方大娘與許劍平馬上施展「陸地飛舟」身法，身子貼地而去，居然瞞過了負責監視的守衞者，溜進了屋內。

方大娘憑自己的經驗判斷，選定目標，直朝目標前去。

許劍平對這樣行動，聽是聽過不少，看也看過，但親身體驗還是第一次。因而，他感到新鮮與驚奇，也只有跟着方大娘的話去做和跟着她的動作去做，他是無法提出意見的。

方大娘把許劍平安置在一個地方，低言囑咐幾句之後，便自己走到另一邊，互相分開來監視對方。

方大娘蛇行鼠竄，終於來到莊主的小客廳對面，由紗窗中可以看到裏面幾個人影，但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方大娘是不能滿足的，於是再向小客廳走過去，伏在瓦上細聽，這一囘她聽到聲音了，可惜不知道是誰在說，因爲她看不見人家。她聽了一會，把心一橫，暗自想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且博他一博！」她眞是藝高胆大，竟然不怕房中人發覺，以「倒掛金鈎」一式，身子倒垂，足尖鈎着簷邊，向下望進小廳去。

廳中坐的四個人位置未變，方大娘耳聽目睹，斷定那個子較矮，腰肢較壯的，是范家莊主，那個較爲高瘦的是焦老二。另兩個一個是莫華，一個龍添壽！這兩個人的身份，似乎以龍添壽最具權威，他的話可以決定一切，連范莊主也要聽從！莫華是龍添壽的人，功力當以他最高，方大娘似乎會見過這個人，却又一時記不起來。

他們四個人不知道外邊有人偷聽，所以說來毫不掩飾，已到肆無忌憚的地步了！因此，方大娘聽得又氣急，又心驚，若非自己識破詭計，後果實在堪虞。

范莊主說：「龍爺，我做到這裏已經仁至義盡，無法再做了！再做下去，不但我有危險，只怕對龍爺也會有所不便！」

「爲甚麼？」龍爺怫然不悅：「你這算是威脅還是卸責？」

「龍爺不要生氣！我說的是實情！」

「你說吧！」

「龍爺知道我幾十年來都甚少出門，結交的朋友也不多，與人無仇無怨，何以要捲進這漩渦？我就是不說，人家也能查得出來，我若是給查明白了，自然就會對龍爺有所不便！」

「可是你已約了人家到石積山，人家還能放過你？」

「這個有所不同，我……」

「有什麼不同？你說！」

「到時我可以推說全不知情，范家莊裏沒有沙志榮這個人，他們可以自己去查，范家莊從來少江湖人物往來，他也可以去查，查不到，自然是別人嫁的禍，我怎能負責？」

「你以爲他們相信你的話？」

「當然不相信！但他們會相信其他人的話，他們會從其他人的話了解范家莊，相信我不是一個壞人！」

「你比一頭狐狸還更狡猾！」

范莊主道：「那是說，龍爺同意我幹到這裏爲止了？」

「不！我要考慮！」

「石積山那裏可有消息？實力如何？眞可靠嗎？」

「當然可靠！只要姓方的踏足上石積山，保管她下不了山，將來，九鼎道人也會給這人用餌釣上山去！」

「我就怕你的人未必眞有此手段！連沙志榮我也不能相信！」

「你太多疑了！莊主你也該歇息了！」頭一動，莫華立即上前，范莊主嚇得面無人色，撲的跪了下去，道：「龍爺！我已經都照你的話做了，你就饒了我吧！你龍爺行行好……」

「少廢話！你不是說只能到此了？你不是說將會對我不便？我多謝你提醒我！現在，范家莊這地方，很不錯！我會另外選一個人出來當莊主，你放心，他仍然是范莊主，不會變的！」說着輕鬆的話，陡然沉聲道：「動手！還等什麼？」

「是！」

「哎呀！」

莫華剛要動手，龍添壽突然大叫，撫着腿彎着腰。莫華不知發生什麼事，來不及殺范莊主，先照顧龍添壽，但龍添壽却說：「姓焦的，別放過他！」龍添壽以爲焦老二出手傷他，因爲焦老二是屬於范家莊的人。

焦二這時正扯着范莊主不讓他走，因爲他發現龍添壽的身份更高，遠勝范莊主，他希望以出賣范莊主爲禮物，投靠龍添壽。因此，范莊主說他也有危險，勸他走，他非但不信，更扯着范莊主不讓他走。怎料龍添壽却懷疑是他幹的要收拾他，他這才知道打錯算盤，急急向外逃走。可惜已經遲了，給莫華追上。於是兩個打了起來。

范莊主本來可以趁此機會逃出去的，但莫焦兩個打架擋住了門口，他無法出去，一急之下，搬了一張椅子，便擬爬窗逃走！

「莫華，截住他，他要走啦！」

「龍爺放心，他跑不了！」一揚手，打出一件東西，范莊主應聲倒地，哇哇叫痛！龍添壽心中一奇，却意外地由窗外竄進一個人來，落在龍添壽身邊，安慰他說：「龍爺放心！我來保護你！」

龍添壽聽來人這麼說，稍爲安心了，便問：「你是那一位？」

「我姓閻，行二。」

「哦，原來是閻二爺！」

「不錯！我是閻羅王的弟弟，閻老二！」

「嗯，你！你，莫華，快來，刺客……」

「不要怕，我來對付他！」莫華此時正好一掌擊倒了焦二，打得他手也斷了，腿也傷了，可以抽身援救龍添壽了！

但是，龍添壽却阻止他走近來，因爲龍添壽已經落在來人之手，頸上被架一刀，隨時有生命危險，如何還敢叫莫華走近來？

莫華呆站在丈外，無計可施，便說：「你這算什麼？有種就跟我單打獨鬥一場！」

「我不是英雄！你是！你們的話我全聽到了，你們那做法，要誘騙姓方的去石積山，想釣九鼎道人，這就算得是英雄行爲？哼，少跟我來這一套，還是老實說吧！你們爲什麼要害姓方的？他是什麼人？和你們有什麼仇冤？說得明白，我認爲有理，當然放過你們，說不定還能帮你一個忙！否則，你想騙我，給我查出眞相，就一個也別得活！聽到沒有？說吧，姓龍的，你先說！」

「你要什麼？說好了！要銀錢，要珠寶，要土地都有得商量，你說吧！」龍添壽不答方大娘的話，反過來問方大娘。方大娘冷冷一笑，說：「廢話！要錢，要珠寶，要土地，我何必問你要？我殺了你，全是我的了，何必要你給？快囘答我的話！」

龍添壽見范莊主已被點了暈穴，便大放厥詞，亂說一通，惹得方大娘生氣了，一掌打得他臉上出現鮮明的掌印，痛得他大叫，被迫一揚手，便再來一聲慘叫！原來莫華見主人側身，使方大娘突出了屏障，立即就發射了一枚暗器，怎料方大娘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抓起龍添壽的手腕，立即就用他的手掌去接過一枝暗器，於是，他中了一鏢，痛徹心肺，如何能忍受得住不叫？倒是方大娘却笑了。

在此情形之下，龍添壽只好避重就輕地述說一部份了！但是，他所說，是未能滿足方大娘的要求的，所以仍然迫他再說。

龍添壽慘然問：「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知道這些？」

「你眞要知道我是誰嗎？」方大娘轉臉望向窗外叫道：「劍平，你在幹什麼？別給任何人逃出去，小心他的暗器！知道嗎？」

「方大娘，我知道！他逃不了的！」聲音由瓦面上傳下來！不但證實了外邊有人，而且，也揭出了她與他的身份。龍添壽早就知道方大娘與許劍平這兩個人了，但不知道他們何以沒有去石積山，却來了范家莊。龍添壽也以此爲問，方大娘樂得替自己吹牛道：「姓龍的，你別做夢，憑你們那個蠢材，也能騙得我方大娘？他前脚一走，我就跟上來了！他做了我們的嚮導我倒應該謝謝他！

「告訴你吧，不用你們設餌，九鼎道長已經和他的兩位好朋友南山松和袁天罡去石積山了！照日程計，他們這時也應該到了石積山了！我已經把實況都告訴你了，你怎樣？也告訴我吧！這對你有好處，省得皮肉受苦，你自己考慮吧！」

方大娘半眞半假的誘騙龍添壽，他却不上當，雙方在爭持中，陡聽得屋外傳來兩下冷笑，有個聲音道：「方大娘，你不用問他了，問我吧！我可以都告訴你！」

「道長，你怎麼來了？這麼快？」

「我沒去到石積山，只走了半截路，就碰上從石積山下來的人，他們說，石積山已經給他們毀了，現在正要到陸莊去，叫我見到你們，立即就和你們同去！這幾個人，留下沒用，殺了吧！關於他們勾結奸官貪官要害我的事，多得很，路上我再告訴你！」

龍添壽確是受了陸家之命，進行陰謀詭計的，給九鼎道人一語道破，深信他已盡知底蘊，爲保命計，便向方大娘求饒。方大娘不知是眞相信了九鼎道人的話，還是故意嚇龍添壽，對他說：「現在不聽了，別說啦！」

「這又不妨聽我知道的是大概，細節則未必盡知，讓他說吧！是眞是假，他瞞不了我！」九鼎道人說。

「姓龍的，你說吧！要快，別搗鬼！」

「躺下！」九鼎道人朝正要向窗口走的莫華大喝，莫華身子剛剛躍起，還未站到窗口，已經向後倒翻下來。

龍添壽見九鼎道人如此厲害，如何還敢再說謊言？因此，他把一切全說了。方大娘問：「怎樣？是否可靠？」

九鼎道人冷笑說：「姓龍的，謝謝你帮忙！方大娘走，我們即刻趕去石積山！」

「去石積山？你不是說他們把它毀了？」

「毀了？我不過那麼說罷了！我根本沒去！我看到你留下的字，就趕到這裏來了！」

「啊，你剛才說的原來是假的？」

「當然是假的！我不過騙姓龍的罷了！」

「哈哈！姓龍的眞給你騙了！」方大娘一指就把龍添壽的死穴點了，却留下范莊主沒殺，三個人馬上連夜趕去石積山。

「我忘了那個姓焦的傢伙，給他跑了！」

「跑不了，我已收拾他了！對於這種人，我是不會放過的！」

「對了，忘記告訴你，南山松到過九頂山

找你，不知有什麼事！」

「我見着他了，他說給劍平打了一掌，幾乎受了內傷呢！想不到，他竟大讚劍平！」

「他現在怎樣？在那裏？」

「你不是說他和我去了石積山嗎？」九鼎道人笑道：「你說得一點不錯，我確實和他去石積山，不過，我去范家莊找你們，他却去石積山監視敵人！希望我們趕去還來得及，別給他們先跑了！」

「眞有這麼巧！怪事！」方大娘說。

「其實也不怪，古人說，物以類聚，這話很有點道理！」

「你且說說，你怎知道龍添壽與姓陸的有關係？」

「哦，這個，我是有根據的。這十多年來，我表面上是與世無爭，與江湖隔絕，其實並不如此！我每三幾個月就會下山一次，名是買些應用物品，實則會見一些朋友，大家換見聞，間中還參加行動，祗是我們人數不多，只有五人，又都是見首不見尾，分散四方，只有到了確定時間才到一個地方見面，旋見旋散，所以外人甚少知道！其實我們是做了一些事的，比如五年前，那侯王督軍午夜失印，就是我們幹的；又如兩年前莫家寨與官軍苦拚，殺敗了官軍，又殺了惡霸朱壽綿的事，朱壽綿就是袁天罡殺的！

「官軍與陸莊早有勾結，暗有往來，共同謀害江湖義士的事，我們知道不少，而我，在他們眼中是一個可疑人物，久已早想除去了，剛才我聽了你的話，便斷定姓龍的人與陸莊有關，因爲在這方圓百里遠近，勢力最大的要數陸莊，姓龍的既然存心要對付我，當然和陸莊有關了。」

「眞對，你說得眞對，要不是你來，我怕未必迫得他說出眞話！」

「眞的？你要知道，凡是這類人最怕死，你用死一嚇他，他就甚麼都說了！」

「劍平，你聽到沒有？你師父說的全是眞心話！這就是經驗，你要好好記住啊！」方大娘說。

三個人走了一天兩夜，才到石積山下，到的時候已聽到山上响着喝喝叱叱的聲音，許劍平作急道：「師父，打起來啦！」

「嗯，是打起來了！劍平，你跟方大娘一起，你不認識人，要聽方大娘的話，別胡里胡塗，打了自己人！知道嗎？」

「師父，你不同我們一起？」

「不，我由這邊走！」他向左邊一指，飛身便走。方大娘和許劍平也朝右邊上山。

石積山不算高，却是石多，崎嶇難走，要不是有上好輕功，想走得快就難了。但對方大娘來說却是沒有影响的。他們三個人分兩面直衝山巔，方大娘首先看到三個穿黑衣的大漢圍攻一個中年漢，便對許劍平說：「你去對付那三個穿黑衣的，替余大剛解圍！快去，小心，不必留情！」

「是！我知道！」許劍平背負長劍却不拔出來，只以手對付三個黑衣漢子。

三個黑衣漢圍攻余大剛雖未能勝，已佔盡上風，正在增强攻勢，求取勝利之際，陡然撲進一個年輕人，兩手空空，並無寸鐵，余大剛見狀大驚，急急叫他走開，三個黑衣大漢則哈哈大笑，狀至開心，根本不把他看在眼內。最年輕一個黑衣人，冷笑說道：「你嫌命長是不是？來，我幫你個忙！」朝許劍年一刀疾斬下去。

「撤手！」許劍平身子一側，伸手就向來刀抓去，手腕一翻一沉，左足踏前一步，左手一掌打出去，掌發如電，快極了，對方連握刀的手還沒有放開，右肩已經中了一掌，帶着慘呼，跌出丈外。另一個黑衣人似是怕許劍平追擊，馬上斜竄，擋住許劍平的去路，不讓他通過。許劍平就以奪下來的鋼刀作爲武器向對方進攻，使出一招「飛鳥投林」，連斬對方幾處穴道，嚇得他慌忙後退，跌倒的黑衣人此時已經站起來，許劍平大喝：「接着，還給你！」揚手便把鋼刀擲出去。

剛剛站起身的黑衣人接不來刀，被削斷了幾隻手指，再給刀插進小腹，一聲慘叫，人也又倒了。

黑衣人再倒，第二個趕去摻扶，看出情形不妙，急叫道：「大哥，三弟給殺死了！」

「甚麼？三弟死了？」

「嗯，是給這小子殺了！」

「殺了他，替三弟報仇！別叫三弟死不瞑目！」

「是！」老二怯怯地向許劍平進攻。

老大仍然與余大剛動手，已經盡失優勢，連平手也漸漸難保持了。

方大娘此時也找到對手了，是黑道中出了名的追風手。他以輕功超卓見稱，享譽江湖近二十年，少有對手，這回碰上方大娘，可說是碰上勁敵了。

他開始時因爲不知對方是誰，表現得甚爲輕鬆，似有貓遇上了老鼠之態。方大娘輕蔑地一笑，第一招便用出「落花飛絮」，雙刀展開，身形飛動，只見滿天刀光洒下，遍罩追風手周圍，使他無法廻避，迫得迎擋。

追風手已經是以輕功超卓見稱的了，怎料方大娘却比他高明甚多，她身法之快，使追風手爲之胆寒。三招一過，他就想起一個人，急急發問：「你是方大娘？」

「不錯！怎樣？」說了兩句話，已經繞了他五六匝，發出十多刀，遍襲他身中要害數次了。追風手在方大娘快刀之下，不僅無還手之力，連招架之功也沒有！瞎正機會，拚命狂逃竄下山去，肩上仍然中了一下，被削去一片薄皮。

追風手逃下山去了，到了半山不見有人追蹤，這才有胆停下來摸摸腦袋，證實自己仍然活着！

方大娘並不追趕追風手，她又去對付另一個敵人，減少南山松所受的壓力。

「方大娘，你來了？見到九鼎道人沒有？許劍平那小子呢？他可有來？」

「他正在幫余大剛對付那三個黑衣人！」

「好極了，余大剛患病剛愈，我本來叫他不要來的，他却不肯！嗯，九鼎道人呢？你見不着他？」

「他先上來的，他由左面上，我們由右面上！你沒見到他？」

「他由左面上，大約是碰上獨角羊了！哼，這一回，又有一場好鬥！」

「我們快打發這幾個，過去看看！」

「好的！我們……」

突然而來的一聲慘叫，嚇了各人一跳，方大娘提高嗓子問道：「劍平，你又殺了一個是嗎？」

「是我又殺了老二！還有老大！」

「你要保持小心與冷靜，知道嗎？」

「我知道！」

「那麼，好吧，我和南山松前輩到那邊去，你不用找，等一會我自然回來！」

「我知道！」

「截住他！別給這斯跑了！」九鼎道人尾隨着一個瘦老頭子走上山頂。

「擋我者死，讓我者生，誰不怕死就送命過來！」瘦老頭子也大叫！

「方大娘，這就是獨角羊了，快截住他！別給他逃了！」

「方大娘，讓我來！我截住他！」許劍平來得眞快，方才出口，聲猶未斷，已經由二三十丈外飛一般，搶到獨角羊面前，伸出雙手，攔住他的去路。

獨角羊見狀，「嘿嘿」冷笑，道：「傻小子，你眞是嫌命長了！」趁衝前之勢，陡然發掌猛劈，他要生擒活捉許劍平作人質，換回自己的生命！

他這一劈之力，確有開碑碎石之功，認爲百無一失的。他還準備了後着，假如許劍平閃躲，就正好中他詭計了。

但是，許劍平十分大胆，出他意外的雙足一沉，凝住身形，雙掌迎了上去！在南山松驚叫聲中，他們掌已接實了，獨角羊全身一震，足下出現凹痕，倒沒有退後，許劍平被震得打了兩個跟斗，幾乎跌在地上。

但他並沒有受傷，雙掌搓了幾下，雙足一點，又撲前去了，並且還搶先發招，直攻獨角羊！

獨角羊料不到這個年輕人如此厲害，居然接得下他的重招，居然沒有受傷，還如此快就可以進攻，實在太可怕了，所以他查問許劍平的底細。

許劍平直說了，獨角羊駭然道：「你就是許劍平？九鼎道人的徒弟？打傷蘇禿子，殺了瞿塘三鬼的都是你？」

「是我！你是不是要替他們報仇？來吧！你來吧！」

許劍平勇態迫人，獨角羊也怯了三分！他知道，若果眞正打起來，未必就會輸給許劍平，而且打贏許劍平的成分甚多，問題是大勢對自己不利，對許劍平有利，自己這一邊已全呈敗象，打下去，九鼎道人會來，其他人也會來，無論如何對自己不會有好處！再說，許劍平年輕，不怕死，無顧慮，但他就不同，他有顧慮，不顧拚死！

「你太自大了！叫你知道我的厲害！」一刀一掌，相互配合出擊，硬接許劍平一招！許劍平試過一招之後，已知這老兒不好對付，所以用足全力，掌對掌，他並不怯不畏，掌對刀，他就有所畏縮了，但他到底是初生之犢，甚麼也不怕，硬着頭皮接招。可是他並非用手去接，他是在最後一刹把劍拔出來，以劍迎刀，碰了一下，雙方都急忙後退，察看自己的武器可有受損缺。

九鼎道人上到山頂已經許久，只是沒有出聲罷了。

「你還有甚麼可說，羊罕！你連我的門人也打不過，還逞甚麼能？」九鼎道人說。

獨角羊這時又驚又氣，又實在無獲勝把握，所以只好忍氣吞聲，沉着應戰，與許劍平狠狠的打起來，看得旁觀者也手心淌汗，惴惴不安。

許劍平這次出道，連續打過幾仗，以這一仗打得最爲兇狠，對手也最强。初時，各人忙着對付自己的敵人，無暇兼顧，打到後來，各人都結束打鬥了，便一齊圍着。許劍平氣力充沛，越戰越勇，勁力越大，獨角羊却恰巧相反，所以打到百招過後，獨角羊已經忍受不起，氣力不繼了。

「你怎麼啦，沒氣沒力的！算甚麼東西！」許劍平劍作刀使，大開大合，勇邁無比，威勢懾人，漸漸把獨角羊都嚇壞了，把他斬斃當場。

石積山的打鬥是結束了，南山松說，自己這一邊死了兩人，傷了六人，敵方死了七個，逃了兩個，沒有受傷。比較之下，還是有利！爲此，各人都感到喜悅。

方大娘在離去之前對九鼎道人說：「我把劍平交還你了，你做師父的，應該帶他到江湖上走動才是！」

「這一次，謝謝你！不過，你要去那裏？是不是急着要走？」

「倒並不急，有甚麼事嗎？」

「有點事，還請你與劍平去走一遭！」

「你說吧！」

「這石積山藏有很多金銀珠寶，我想請你送到一個地方去交給袁天罡變賣賑災，這是一件好事，我還有事要辦，無法抽身，劍平又沒經驗，我不放心，所以要請你出馬！」

「別說這許多了，我去就是！甚麼時候起程，你還有甚麼話要對劍平說的！」

「沒有了，我會請南山松暗中協助你們！還有，辦妥之後，請你到雅安一行，我可能會給你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

「甚麼消息？」

「目前我也未知道！到時去雅安，自然會找得到我！」

「好！我一定去！」

方大娘帶同許劍平帶有大批金珠寶玉去找袁天罡，前後花了差不多兩個月才辦妥，再花了一個多月才去到雅安去。

九鼎道人住在雅安一間玄虛道館，很快就給方大娘找到了。她問九鼎道人，有甚麼好消息，九鼎道人說：「幸不辱命！」

「那麼，是甚麼消息？」

「你先歇一會兒，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你就會知道了。」

方大娘知他性子，也不催他。大約過了頓飯時光，吃了一些東西，三個人便朝一個地方去。

到了一個大的果園門外，園內羣狗狂吠，其聲懾人心魄。

方大娘道：「這是甚麼地方？」

許劍平也問道：「師父？我們來這裏要找人？」

「別急，有人來了！」

開門了，有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站在門內，九鼎道人上前道：「請問這裏可是姓朱？朱貴大爺可在這裏？」

「道爺是……」

「九鼎道人！」

「請！請！家父在和六叔下棋！」

「啊，那好極了！方大娘，劍平，我們進去！」

見到朱貴，九鼎道人說明來意，朱貴馬上帶各人到屋內去，不一會，一個少婦出來斟茶，方大娘眼光光的盯着她，她也看着方大娘，一問之下，原來這個少婦是朱貴的媳婦，也就是剛才開門那位青年的老婆！她也是方大娘的女兒方玉華。

這是失散了十多年的母女重逢，仍然是萬分歡喜，母女倆摟抱在一起，青年也對方大娘改了稱呼，叫她做「娘」了。

九鼎道人對方大娘說：「你們久別重逢，當然有許多話說，我和老爹下棋去，你們慢慢再來吧！」

方大娘高興得淚下，激動地摟着女兒，對女兒的別後，問得十分詳細，知道女兒已經結婚年多，便問有孩子沒有，玉華赧然臉紅，說已有孕，大約再過七個月便要臨盆。她希望娘留下來，方大娘毫不考慮就答允了。

九鼎道人在朱家住了幾天，和許劍平告辭了，方大娘送他們出門口，再三致謝！

別過方大娘之後，九鼎道人對徒弟說：「我們到陸莊去，袁天罡、余大剛、南山松等幾位前輩，此時也該起程到陸莊去了！這是一個爲害大衆的堡壘，我們要把它毀掉！」

「師父，我們要不要走快一點？」

九鼎道人看他一眼，滿意地微笑。（完）

練武樓隨筆

如何練習靜坐















半禪居士文　盧令圖

生活於大都市社會的人，大多數都是缺乏運動的，如能在斗室中作有益身體的保健法，莫過於習「靜坐」。因爲我們終日忙碌，早晚能有片刻靜坐，殊能恢復疲勞，如謂參禪入道，大同小異也。

習靜坐者，能有靜坐室更妙，無之亦可，在床上亦可，無彈弓者爲佳，以免坐時有不正之弊，每日於早晚，暑坐片刻，不在乎久暫，緩緩從事，勿着相，勿管呼吸，取其自然之理，牙關緊咬，舌尖則輕抵牙關間，背椎需正。（先可行預坐式，兩手按膝頭，身軀可稍前後左右晃之，再始坐正，則腰椎自直，臀部自正。）兩手輕握置丹田下，或成大·極圖式，三昧印式。大極圖式乃左大指輕揑中指，右大指插入左虎口內，而右大指食指，輕揑無名指根也。三昧印式，乃是兩掌皆仰，以右大指交义左大指上也。（後圖卽此式），坐用單盤，雙盤，均無不可，早晚坐時，（最好是大便後坐爲宜），先將窗戶推開，一換清新空氣，冬日則可閉好，凝神趺坐，自口中吐出一口濁氣，再自鼻中緩緩吸入一口新氣然後咽下，以補丹田呼之氣，呼時稍快，吸時須慢，呼需呼盡，吸需吸盡，如此續之，三呼三吸，將腹中濁氣吐完，再行上丹次序，（晚上不用）其初習不克定靜時，可默念：南無阿彌陀佛……

或一，二，三均無不可，女子思慮雜，尤須如此，俟功能深定後，卽可除去，此乃暫時統一思想之權術，非坐時看眼前事物之着相也，坐時以清神寡慾，收斂身心，遍體清快舒服爲止。此乃習靜中之動也，因晚間靜定，早起習功，故爲靜中之動，晚間習功，因白日勞動，而習定靜者，故爲動中之靜也，如此操持是爲動靜有常。

至於坐法無論單雙盤，男子左脚後跟抵右睪丸處，右脚加於左脚上而抵左睪丸上。女子卽與此相反，但亦無甚關係也，此乃雙盤式，單盤則左脚先在下，右脚再加於左脚上，乃爲不能雙盤者而設，此爲佛家坐法，而漸習至雙盤，則全身筋絡，得以緊張，而全身亦得以坐正，爲修大道者最佳之坐法。若五心朝天坐，乃是道家坐法，猶有觀音坐，金剛坐等等坐法，隨人所嗜而習之，坐時以五分至一刻或二刻爲最宜，不用勉强，緩進則有功，躁進則無益，玆將其程序與坐法謹錄於后：

（一）上丹次序

一，存想：卽存欲靜坐之思想，冥心息慮，膀肩下氣也，（抿咀闔齒，自鼻中出氣一口，肩自低下，氣自下去。）

二，盤足：卽按前述之法盤足，或單盤雙盤可隨尊意，但要注意腰椎端直，氣始下去。

三，交手：以右手輕握左手四指，仰至臍下，或成三昧印式，均無不可。

四，搭橋：在普通傳授，均謂以舌輕抵顎，使其生津，故名「搭橋」，居士以爲過於着相，非出自然，而我師傳授時，乃令緊齒閉咀，以輕抵牙關間，尤如平日狀，久之自生津液，非强爲刺激而然也，似爲正傳。

五，垂簾：卽輕闔雙眼，可留一綫曙光，切不可緊閉，祗覺空中一冷蒲團耳。

六，守丹田：卽意存丹田，勿着絲毫色相，亦勿固執抑壓，以字宜細玩。

七，調息：息乃是聽其自然，勿令有所强制，祗憶似有似無，綿綿若存之義可也，蓋息不調而自調，是爲眞息。若所謂調正呼吸者，吾不論也。

（二）下丹次序

一，散意：不欲坐時，先須慢慢散意，卽不欲坐下盤之意也。

二，撤橋：舌不可抵齒也。

三，捲簾：慢慢啓開雙目。

四，撤手：緩緩放開雙手也。

五，下盤：卽輕放雙足，先使兩足心相抵，再雙手扶兩膝面而合併之，再向前緩緩伸直。

六，假息：下盤後可假息，以右掌曲肱枕掌上，右腿直左腿曲，右手置左膝之鬼眼穴上，右手可曲食指按於耳輪，則枕之不致閉耳竅，如左側卽反之，如圖下。

七，不坐時亦應守丹田：此卽行住坐臥，不忘這個之養，乃意常存丹田也，（臍下一寸爲丹田。）又凡睡時，可曲手足側臥，所以固神，故道諺有云：「是不是道，學個狗睡覺」，如在外寒冷，坐時可以兩足相抵，手掩肚臍，則不冷矣，苟坐功有得，一坐卽忘冷暖，自不用此。

預坐式圖

卽單盤膝之一足墊於另一足之下，定靜兩三分鐘後，再改用單盤膝或雙盤膝可也。（正身卽在此時也）

預坐式圖

單盤膝圖

因爲用如此式習之，始易改雙盤，否則，前圖亦卽單盤式也。

雙盤膝圖

假息圖

練武十不許

一　不許欺姦婦女
二　不許搶孀迫嫁
三　不許欺負良善
四　不許刦奪財產
五　不許酗酒滋事
六　不許傷殘世人
七　不許胡作非爲
八　不許背棄六親
九　不許忤逆師長
十　不許結交匪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虎子往與茵茵約晤地點，抵埗後，發覺茵茵身負傷毒，臨死前把菲菲的解藥取出，同時說出了乾媽和三妹的下落後，可憐的茵茵，終爲顏全金蘭姊妹之情而香消玉殞，小虎子含淚把茵茵埋葬後，把解藥帶回古家堡，給菲菲服下，果然藥到病除，小虎子把茵茵爲她而死之事說出，菲菲悲慟大哭，矢誓報仇，小虎子趁機向她諫勸。翌日，小虎子信步走出堡門，遙見古家三位堡主迎進一銀髮老人，小虎子向彭四訊問，據彭四說那人便是銀頭叟周吉元，並警告小虎子最好避開他一點以免自招痲煩——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金縷衣



神功尅毒掌　獨力挽狂瀾

小虎子順口道了一聲：「多謝指教！」就待轉身而去。

彭四忽然叫住他道：「兄弟，等會有空沒有？」

小虎子駐足一笑道：「有什麼事？」

彭四道：「等會我們喝兩盅。」

小虎子搖頭道：「今晚怕不成，冷副座已經有事交下來了。」

彭四一笑道：「冷副座既然有事交下來，自然是冷副座的事要緊，我改天再請你吧！」

小虎子點了一點頭，離開了彭四，剛走出去四五步。一抬頭，只見冷面劍客花信風打對面走了過來，小虎子迎上去悄聲道：「花大哥，剛才來的那位可是銀頭叟周吉元？」

冷面劍客花信風點頭：「正是他。」

小虎子道：「能否派我去侍候他？」

冷面劍客花信風凝日望着小虎子道：「小弟，你何必去招惹他哩！」

小虎子笑了笑道：「給古老大添個仇人不好麼？」

冷面劍客花信風道：「他們本來就成不了朋友。」

小虎子道：「那麼我去和他結一份友情，說不定將來還有用上他的一天。」

冷面劍客花信風一笑道：「你這想法倒不錯，不過，你目前的身份，不便再派去侍候他了，否則容易被古老三疑心。」

小虎子沉思了一下，道：「大哥說得是，我再想別的辦法吧！但不知古老大他們準備怎樣對付他？」

花信風道：「銀頭叟周吉元的來，本在意料之中，據我的瞭解，古老大原準備了銀頭叟一個厲害仇家同時出現，但他早來了一天，所以不會馬上對付他。」

小虎子道：「他那厲害仇家是誰？」

冷面劍客花信風道：「廣西勾漏山的陰陽雙魔。」

小虎子問道：「他們與古老大有何關係？」

冷面劍客花信風道：「他們的關係很神秘，外人不得而知。」

小虎子別了冷面劍客花信風，四處轉了一陣，這時天色已然入夜，古氏兄弟爲銀頭叟周吉元準備的夜宴開始了。

夜宴過後，銀頭叟周吉元回到貴賓館關上房門，取了一顆丸藥服下，接着就調息起來。

小虎子守在外面，只見他調息了一陣收功起來，日光一轉，投向小虎子藏身之處，微微一笑，道：「有勞久候，何不請進來一談。」

小虎子推窗而入，欠身一禮道：「晚輩小虎子，參見老前輩。」

銀頭叟周吉元沒想到進來的人竟是一個小孩子，據他調息中所察覺到的，對方應是一個功力非常深厚的一流高手，因此不免微微一怔，勉強發出一陣「啊……啊……」之聲，把當時的尷尬情形掩蓋了過去，一笑道：「原來是虎少俠，請勿多禮。」同時，雙手抱拳，還了小虎子一禮。

小虎子察言觀色，料想銀頭叟周吉元對自己尚一無所知，於是，開門見山的道：「晚輩與令郎宗良大哥，乃是知交好友，宗良大哥留得有信物一件，有請老前輩過目。」接着，取出一件周宗良給他的信物，雙手呈給銀頭叟周吉元。

原來，周宗良給了武當不節道士一件信物，請他父親前來，可是不到他父親前來，他自己却已離開了古家堡，因此，他重托了小虎子。

銀頭叟周吉元一見小虎子有他兒子的信物，疑念頓消，一笑道：「少俠來得正好，老夫正苦問訊無人，不知我那犬子如何了？」

小虎子道：「宗良大哥很好，他已把萬老前輩救離此地了。」

銀頭叟周吉元搖頭一嘆道：「年輕人做事，眞是不加深思，何必多此一舉，送信給老夫。」

小虎子道：「老前輩有所不知，宗良大哥送信給你老人家的時候，情勢非常棘手，後來，因得古夫人之助，才急轉直下，把萬老前輩他們救了出去。」

銀頭叟周吉元雙眉一皺道：「她爲什麼要幫你們的忙？不會是陰謀詭計吧？」

小虎子道：「不可能是陰謀詭計，因爲她把自己的女兒也托付給宗良大哥帶走了。」

銀頭叟周吉元臉色一變，道：「什麼，宗良這樣不知輕重！」

小虎子道：「老前輩有所不知，宗良大哥所行，對自己雖然難避攸攸之口，但對整個大局來說，却發揮了他捨己耘人的俠肝義胆。」

接着，便將前後情形，一一告訴了銀頭叟周吉元。

銀頭叟周吉元瞭解詳情之後，點頭一笑道：「這樣說來，倒也眞難爲你們。」

小虎子話鋒一轉道：「以日前情形而言，老前輩已經沒有再留在古家堡的必要了，不知老前輩可聽晚輩一言，明日一早離開此地。」

銀頭叟周吉元微微一笑道：「少俠可是發現了古老大他們對老夫有什麼不利的安排？」

話聲一頓之下，馬上接着又道：「老夫此來，也曾畧有安排，只要應付得宜，料他古老大還不敢明日張胆計算老夫。」

小虎子道：「老前輩所見甚是，古老大也絕不會因此把多年來結交正道武林的假面具，毀於一旦，不過，他們仍可以借刀殺人，對老前輩有所不利。」

銀頭叟周吉元一笑道：「少俠，他們有什麼不利老夫的消息，你就直說吧。」

小虎子只好坦然道：「聽說古老大對老前輩此來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因此，他們已準備把陰陽雙魔請來，由他們出面對付老前輩……。」

一語未了，銀頭叟周吉元已是一笑，截口道：「他們來了正好，老夫也好恩了怨了，從此了無牽掛了。」

小虎子望了銀頭叟一眼，意思是想聽一聽他口中的陰陽雙魔，不料銀頭叟周吉元無心再提陰陽雙魔，只笑了一笑，又道：「少俠，多謝你告訴老夫陰陽雙魔的消息，陰陽雙魔不足畏，倒是古夫人方面，老夫想與她一晤，不知少俠能爲老夫轉達否？」

小虎子一想，銀頭叟周吉元是周宗良的父親，料想古夫人也一定樂於與他相見，於是，點頭道：「老前輩要見古夫人，此事容易，晚輩這就替你老人家安排。」說着，抱拳一禮，告退出來，向古夫人居住的內院奔去。

小虎子現在對古家堡的警戒情形，已是瞭如指掌，加以他功力奇高。還不如入無人之境，很快就與古夫人心腹丫頭，取得了連絡，把銀頭叟周吉元求見古夫人的意思，傳給了古夫人。

顯然，古夫人也非常樂意與銀頭叟周吉元相晤，立時便傳出語來，約定三更時分，由小虎子陪同銀頭叟周吉元前往那座囚禁葉夫人的黑牆別院之內相晤。

小虎子回去告訴了銀頭叟周吉元，等到三更時分，小虎子便領着銀頭叟周吉元從暗道之內入了那座黑牆別院。

進入黑牆別院的情形，與小虎子第一次進去的時候完全一樣，最後在上次古夫人接見他們的那間房中，見到了古夫人。

現在，小虎子與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已是熟得不能再熟，笑哈哈的便替他們作禮貌上的介紹道：「老前輩，這位就是古夫人，……。」

他介紹了古夫人，正要介紹銀頭叟周吉元的時候，忽然發現古夫人的臉色忽然扳了起來，心中一震，話聲也隨之一斂。

隨之，只聽古夫人冷笑一聲，喝道：「你是什麼人，爲何假冒周大俠之名前來欺誑老身？」

小虎子大吃一驚，道：「你……你原來是假的！」立時，暗中眞氣一提，力達四肢，戒備起來。

那銀頭叟周吉元見古夫人一見之下，就喝破了他假冒的身份，竟有泰山崩於前，而聲色不動的鎮定功夫，哈哈一笑道：「夫人，好厲害的眼力！」

那聲音竟是熟習得叫人大出意料之外，隨後，他把臉上人皮面具撕了下來，當場之人一見之下無不目瞪口呆做聲不得。敢情，他竟是古家堡大堡主古一貫本人！

古夫人凌厲的臉色一僵，勉強擠出一句話道：「你好深沉的城府！」

古一貫微微一笑，道：「與夫人比起來，却是差得多了，老夫畧用心機，不過是但求自保而已，但夫人……。」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長嘆一聲，截口道：「在你看來，也許是我對不起你，但在我來說，却完全是一片好意，盡其所能的，替你消災弭難，不知你相不相信？」

古一貫哈哈一笑，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道：「相信，相信！夫人的話，老夫向來就相信到底。」他口裏說着相信，其所表現的態度是百分之一百的不相信。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口齒欲動的嘆息了一聲，不再辯駁。

古一貫轉頭向小虎子一笑、道：「棠

少俠，老夫一向多有失敬，尙望葉少俠海涵。」

小虎子見古一貫喜怒不形於顏色，令人莫測高深，因此也不敢鹵莽妄動，沉鍊的一笑，道：「堡主好說！晚輩來到貴堡，未曾以禮求見，尙望堡主恕罪。」

古一貫笑了一笑道：「那裏！那裏！少俠事出純孝，何罪之有。」

小虎子微微一怔，道：「如此說來，那位老太太眞是家母了。」

古一貫道：「不錯，她就是令堂。」

小虎子道：「多謝老前輩坦誠相告。」

古一貫道：「老夫與令尊，本屬道義之交，因禁令堂，亦意在保全，如今彼此把話說開，少俠正好把令堂接回去，也好了却老夫一番心事。」

小虎子一楞，忖道：「他這是眞心話麼？」念動之下，不免偷偷的向古夫人望去，希望古夫人能給他一些暗示。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微微搖了一搖頭，輕嘆一聲，道：「堡主，葉少俠年輕，你有什麼打算，就直接了當的說出來吧！」

古一貫一笑道：「夫人爲何說出這種話來，難道你也不相信老夫的誠意？」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慘笑一聲，道：「我要早不相信你的話，也不會有今天了。」

古一貫道：「夫人，你我夫妻二十多年，想不到你竟是這般誤會我。」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自古一貫進來之後，心中不免一陣慌亂，這時已漸漸鎭定下來，冷然一笑，道：「誤會你，我要還相信你的話，那簡直是在自己騙自己了。」

古一貫面色一正，轉向小虎子道：「葉少俠，老夫說話，向來說一不二，你現在就可以把令堂帶走，看看老夫是否言而有信。」

小虎子見古一貫說得斬釘截鐵，不免又向古夫人望去，這時，只見古夫人一片迷惘之色，顯然，也被古一貫那種態度弄得迷惑了。

小虎子暗暗忖道：「不知他這裏面又蘊藏着什麼陰謀詭計，我是不是該試一試呢？」他這聰明的人，也不免有了患得患失之念。

也許古一貫眞有什麼厲害安排，但他自恃功力，很想挺而走險，將計就計，就此將葉夫人救了出去，因此，也不免沉吟起來。一時之間，未曾作答。

古一貫向風陵三姥一揮手，說道：「你們去把葉夫人帶過來，好讓葉少俠將她帶走。」

風陵三姥投目向古夫人望去，古夫人竟然點了一點頭，風陵三姥齊一欠身，退出房外而去。

古一貫笑了一笑，站起身來，向小虎子道：「葉少俠，你今日不將令堂接走，過了今日，老夫就是想將令堂由你帶走，只怕也愛莫能助了，言盡於此，但憑抉擇，老夫不打擾你們談話了。」話聲一落，人已幌肩而起，身形一閃，人影頓失。

古一貫人影消失了很久，小虎子與古夫人才似夢境之中醒了回來，四目一對之下，都是一臉苦笑之色。

小虎子長嘆一聲，道：「看來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伯母，你看如何是好？」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眉峯縐結，道：「我不相信，他會任你就此離去，就算他能讓你走出古家堡，也必在堡外另有安排。」

小虎子道：「伯母的推測不錯，我也相信他一定會有此一着，所以，現在一切都已挑明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我就想不把家母帶走，也是不可能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沉思了一下，道：「你說得不錯，現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就算前面是刀山油鍋，我們也非冒險一闖不可了，走就走吧，老身和你一同走！」

小虎子一怔，道：「伯母，你又何必呢？」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事到如今，老身在古家堡還待得下去麼？」

小虎子道：「就剛才的情形看，堡主對伯母似乎尙未絕情，伯母何不暫時忍耐些時……。」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搖首道：「你不知道，他是一隻笑面虎，當他對你最客氣的時候，也就是要你的命的時候，老身還想做一點事情，不顧意就此束手就死，……」

小虎子還想勸說古夫人，叫了一聲：「伯母……」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毅然一擺手道：「賢侄不要多說了，老身已經下定決心了。」

這時，風陵三姥走進來道：「夫人，一切已經準備好了，請夫人定奪。」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老身已決心護送葉夫人出堡，你們三人的意思如何？」

洪姥一笑道：「夫人走了，我們還能留在這古家堡麼？當然是生死與共。」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說道：「多謝三位高義，葉夫人就請三位全力維護了。」

蔡姥面色一肅道：「夫人放心，老婆子三人與葉夫人算是一條命了。」

古夫人一點頭道：「請出葉夫人來，我們馬上就走吧！」風陵三姥轉身又走了出去。

小虎子歉然地道：「如此連累伯母，小侄心中……。」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笑道：「空言無益，打起精神共渡難關吧！」

說話間，洪姥已把葉夫人揹在背上，走了進來，蔡姥年姥手中各提兵刄，分護左右。

古夫人一揮手道：「賢侄，堡內由你開道先行，老身斷後，出堡之後，你我異位而行。」

小虎子精神抖擻的應了一聲：「遵命！」當先打開院門，走了出去。

他們一走出門外，只見副總管冷面劍客花信風領着堡中四個武士迎上前來，向小虎子一抱拳，說道：「在下奉命送少俠出堡。」

小虎子欠身還禮，說道：「有勞！多謝！」

冷面劍客花信風一聲：「不客氣！」

領着四人，當先開路。

走了幾步，暗中忽然傳來菲菲的傳音細語道：「虎弟，你在搞什麼鬼？」

小虎子傳音急道：「二姊，我是上了古老大的當，被逼出此，出堡之後，凶吉如何，都難逆料，那是搞你的鬼。」

菲菲傳音道：「此話當眞？」

小虎子道：「起因於銀頭叟周吉元的來到，小弟最初的動機，你問花大哥就知道，誰知道那銀頭叟乃是古大堡主自己所裝扮，小弟不疑有他，因此，上了一個大當。」

菲菲傳音「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你沒提我的事吧？」

小虎子道：「沒有。」

菲菲道：「好，你放心去吧，我盡量想辦法帮你的忙就是。」

說話之間，一路無阻，來到了堡門之前。

這時，堡前已是一片火光，照得如同白晝。

火光照耀之下，只見古老大已領着老二老三和堡中許多賓客在堡門之前列隊相送。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冷笑一聲，傳音提示小虎子，道：「小心答話，他要在你身上假仁假義一番了。」

小虎子一行人到得大家近前，大堡主越衆而出，迎住小虎子一笑道：「葉少俠，老夫事先實不知道這位孤苦無依的瘋老太乃是令堂。今幸得少俠親自認出，有意迎歸，老夫除以無比興奮的心情恭賀少俠母子團聚之外，特備得水酒幾杯，約得一衆知交好友，爲少俠餞行，藉表微忱，並致慢待之歉。」接着，神色儼然的向小虎子行了一禮。

小虎子雖然明知他這一套虛僞到底，完全是做給別人看的，可是，他却沒有辦法抹下臉來，只好也是還了一禮，帶着微笑道：「老前輩如此客氣，叫晚輩如何敢當。」

大堡主古一貫哈哈笑道：「禮當如此，禮當如此！」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抬手一讓小虎子，說道：「葉少俠，來！來！來！待老夫先替少俠你介紹一衆景仰你孝行的武林朋友！」

接着，便張三，李四，王五，焦八的一一替小虎子引見起來。

小虎子對那些人的姓名，有早已知道的，也有未之前聞的，但總而言之，那些人沒有一個無名之輩，說起來都是當前武林之中的豪强。

古一貫替小虎子引見過一衆豪强之後，接着，朗喝一聲：「上酒！」

只聽一聲應喏，二個俊秀童子，手抬着一張上鋪紅色桌布的桌子，走了上來。

桌上備得有八色佳肴和兩大壺美酒，杯盤碗筷，一應俱全。

古一貫親自動手，提起酒壺，倒了二杯酒，端起一杯，敬給小虎子，然後，先自乾了另外的一杯，向小虎子一照，說道：「老夫敬少俠一杯，祝少俠沿途一路平安。」

小虎子接了古一貫的酒，只見所有的眼睛，都一齊向着他望來，他就算明知這杯酒是穿腸毒藥，也無法不硬着頭皮喝了下去。

微微一笑，道了一聲：「多謝！」領了古一貫那一杯酒。

古一貫敬完小虎子之後，又倒了二杯酒，將一杯酒送給古夫人，一片和悅的道：「多謝夫人代替老夫護送葉夫人回府，夫人內外襄助，爲老夫分勞分憂，老夫感激無比，敬夫人一杯，以表寸心。」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笑了一笑，喝了那杯酒。

古一貫敬完古夫人之後，又敬了風陵三姥每人一杯。

接下去是古老二，古老三和一衆豪强紛紛敬酒不已。

等到大家把酒敬完，小虎子已是被灌得有了七八分酒意，脚下有點飄飄然了。

一聲「後會有期」，小虎子强打精神，別過古一貫一干人，離開了古家堡。

他們向前走了一里多路，古家堡的城堡還黑壓壓的留在視線之內，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忽然叫了一聲，道：「大家休息一下再走吧！」

小虎子一楞，道：「伯母，我並沒有醉。」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笑，道：「我知道你沒有醉，同時酒裏也沒有毒，不過最好還是休息一下的好。」

一里多路，別說談不上勞累，只怕連手脚都還沒有活動開，古夫人此舉，定有道理，小虎子眨眨星目，道：「伯母，莫非有了什麼發現。」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發現倒沒有，不過是有備無患而已。」

小虎子說道：「小侄愚昧，請伯母開導。」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微微一笑道：「現在差不多已是四更多天了，再有個多時辰，便將黎明放曉，以我們的脚程，如果一直走下去，黎明之前將可到達前面的五丈岩，而那處地方，奇險非凡，正是設伏的地方，所以，我們還是謹愼爲上，在這裏休息一下的好。」

小虎子聰明絶頂，一點就透，道：「伯母說得是，我們雖不一定怕埋伏，多一事總不如少一事的好。」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領首道：「賢侄，你能知道謹愼小心，行走江湖，已是一片坦途了。」

洪姥叫了一聲，道：「夫人，我們要休息也該走遠一點，這樣在古家堡門前休息，豈不叫他們見了笑話。」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笑，道：「洪大姊，你有所不知，只有保持古家堡視線之內，才能得到眞正的安全啦！」

蔡姥一怔道：「此話怎講？」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笑着道：「這時，要有人來找我的麻煩，他們能坐視不理麼，因其如此，所以，也就不會有人來找我們的麻煩了。你說，這裏不是最安全，最理想麼？」

年姥一笑，說道：「這理由說來很簡單，夫人要是不說出來，老身却眞還想不到。」

驀地，從古家堡傳來一陣飛馬奔騰之聲，洪姥一震道：「夫人，他們來啦！」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笑道：「沒關係，他們只是來看看我們在這裏做什麼？……。」

話聲未了，一騎快馬，已臨身前，馬上跳下冷面劍客花信風，向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抱拳道：「夫人，有什麼事？要不要堡中派人前來相助？」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揮手道：「沒有什麼事，只是虎少俠喝醉了，要休息一下，你回去吧！」

冷面劍客花信風應了一聲：「是！」伏身上馬的時候，忽然改用傳音神功向小虎子道：「虎弟，五丈岩有警，你們最好挨到天色黎明以後再上路，今天就無礙了。」一領韁繩，帶轉馬頭，飛馳而去。

小虎子暗嘆一聲，道：「伯母，你料得一點不錯，五丈岩前果然有警。」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笑道：「你相信了吧！……你和冷面劍客是什麼交情？」她的腦筋也快，馬上就想到了冷面劍客花信風身上。

小虎子不願瞞她，但又不願意把菲菲的企圖說出來，兩難之下，笑了一笑，道：「伯母，小侄不便說。」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此人心狠手辣，你要特別提防他才是。」

話聲一頓，接着道：「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好好調息一下了。」說着，閉上雙目，先自運功調息起來。

風陵三姥與小虎子都知道此去前途多難，萬事莫如養精蓄銳，於是，齊皆運功調息起來。

一息調罷，東方天邊已是現出了魚肚白。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率先而行，開始了一天征塵。

早上中午經過的都是小市集。打尖用飯而已，傍晚時分，到了一座較大的市集，大家便落店住了下來。

一宿無話，第二天繼續上路，也是一路無事，到了皖鄂邊境上的彌陀寺。

彌陀寺是荒山野嶺之中的一座小集市，人口不過二三十戶，只有一家小得可憐的客棧，小虎子他們一行人，就把整個的客棧住滿了。

用過晚飯，古夫人悄聲告訴大家道：「今天晚上，大家可要小心一點，說不定他們要動手了。」

小虎子微微一皺眉頭道：「他們動起手來，這二三十戶人口，可就糟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望着小虎子，暗暗一點頭道：「你可是有意離開這裏？」

小虎子道：「我們在那裏與他們相遇都是一樣，何必連累無辜的善良百姓。」

古夫人頷首道：「你說得是，我們休息到初更過後，離開這裏吧！」

初更一過，他們留了一塊銀子在櫃上，偷偷的離開了彌陀寺，向前路奔去。

出了彌陀寺，四野更是荒涼，走了一程，前面是一條山谷隘路，奇險天成，古夫人眉頭一皺，道：「此地危險，且莫輕進……。」

話聲未了，只聽一聲哈哈大笑，從一塊山岩之後發了出來，接着，人影幢幢，前後左右，現出了二三十條人影，把他們團團圍在當中。

笑聲一歛，一條人影已飛身而到，落在他們面前。

大家迎目望去，竟是古大堡主親身來到。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挺身而出，迎着古一貫冷笑一聲道：「吃屎的狗，一輩子改不了吃屎的毛病，果然是你。」

古一貫這時可沒有了在堡中時那種氣度，臉色一厲，暴喝一聲，道：「都是你這賤人，吃裏爬外，壞了老夫的大事，老夫今遭可饒不得你了。」

雙掌一領，迎着古夫人，就是猛力一掌……。

一股強厲絕倫的暗勁，直向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當胸擊到，看那掌勢之勁，古老大簡直存心在一掌之下，便將古夫人置於死地。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銀牙一咬，準備和他放手一拚之際，只見小虎子一閃而到，擋身在古夫人面前，雙掌一翻，接住了古老大古一貫來掌。

兩股掌力一接，小虎子凝立如山，腳下不稍移動。

古大堡主古一貫的身子却不由自主的向後一仰，立腳不住，登！登！登！一連向後退了三步，才勉強把身形穩住。

古老大古一貫出手一掌，便被小虎子掌力震得倒退而回，當下臉色一變，道：「好小子，老夫眞把你看走眼了。」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所以，你今天又白費心機了！」

古老大古一貫冷笑一聲，道：「不見得，你敢和老夫再硬拚三掌？」

小虎子昂然一笑道：「有何不敢。」

古老大古一貫冷哼一聲，身形微一躬，雙手互握如拳，抱在懷中，長長的吸了一口眞氣，但見一股紅光，泛現臉上，接着臉色又由紅轉白，白得沒有半點人色，但是這時雙眉之間，却暴起如筋的現出來一條紅線，貫頂而入，雙目圓睜，眉宇之間，一片殺機。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覩狀之下，大爲震駭，驚叫出聲道：「你……你，……偷偷的練成『搜魂血掌』！」

古老大古一貫獰笑一聲，道：「賤人，大出你意料之外了吧。」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暗傳眞氣，警告小虎子道：「『搜魂血掌』乃是一種陰毒奇功，練成之後，不但掌力中人無救，就臨近空氣之中，亦瀰漫了巨毒，偶一不愼，吸入少許，便爲所乘，你要小心了。」

小虎子道：「小侄理會得，請你退後去保護家母吧！」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幌身急退，退出二丈開外，掠目一望，找了一處易守攻難的位置，招呼風陵三姥縱身過去，掩護起來。

古家堡來人多達三十六位，這三十六人乃是古家堡秘密蓄養的天罡殺手，平日很少出擊，今天古老大竟然把他們也帶來了，可見古老大對小虎子他們已是勢在必得，絕不容許他們逃出毒手。

小虎子他們五人，雖然個個都是一時高手，如說單打獨鬥，可說那三十六天罡

殺手，沒有一個人能是他們敵手，但是雙拳難敵四手，何况他們人數多了數倍之多，一旦混戰起來，便有被他們以多吃少之危。

這原是意料之中的狀況，古夫人又深切瞭解古家堡的對敵手法，所以，小虎子他們事先也研究過各種對策，默契在心，一經採用，便快疾非常，頃刻完成。

他們選擇的位置一面靠山，山上還有一塊突出的岩石，像是屋簷一樣，蓋在他們頭上，右邊是一棵合抱圍的大樹，左邊是一道山壁，前面又有一塊立岩，端的極盡攻守之利。

古老大古一貫看着古夫人他們完成應變措施，口中只發出一陣陣冷哼，並未下令所屬立即圍攻。

顯然，他的眞正目標，全在小虎子一人。

古老大古一貫凝足功力，做好隨時發難的準備後，忽然殺氣一歛道：「小子，你可知老夫『搜魂血手』的厲害……？」

話聲一頓，接着又道：「你要估量着抵擋不住，趁早將『神武秘笈』獻出，老夫不爲已甚，就此放過你們。」

小虎子恍然而悟，忖道：「敢情那七步凌波杜一萍是他派去的，這老賊也太厲害了，哼……。」

怒極一笑，道：「不錯，『神武秘笈』是在下得到了，可是你這『搜魂血手』還沒有得到它的能力。」

古老大古一貫道：「那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

小虎子道：「你這人虛僞逢迎，居心叵測，我就是將「神武秘笈」毀了，也不能給你。」

古老大古一貫勃然大怒了起來，喝聲道：「小子，你找死！」

身形一射而出，欺入小虎子身前，舉手劈出一掌。

一股辛辣之氣，隨着他強勁的掌風，向着小虎子和身捲到。

小虎子不敢怠慢，當時閉住呼吸，運起「神武神功」，硬接了他這一擊。

這一次兩人手掌接實，古一貫只覺掌力如同擊在燒紅了的鋼板上一樣，又硬又熱，不禁心頭大感驚駭，收掌急道：「你練成了『神武神功』！」

小虎子一笑道：「初學乍練，不成氣候，倒叫大堡主見笑了。」

古老大古一貫爲人機警無比，掌力一經接觸，發現小虎子的是「神武神功」後，便不敢吐掌發力，自全而退，退回來之後，聽了小虎子的話，不禁自己心中也是一笑，忖道：「神武神功」雖然號稱天下無敵，但也得修練功深，火候十足，才能睥睨羣雄，他有多大一點年紀，就算打從娘胎開始練，也不過是十來年工夫，何况，他還是近幾天的事，怕他則甚。

此念一生，他的勇氣又陡然高漲，大喝一聲，揮掌又上。

小虎子劍眉一揚，道了一聲：「來得好！」又硬接了他一掌。

古一貫這一擊之下，竟然存心陰毒，使出了全身功力，小虎子料不到他會孤注一擲，只提了七成功勁，吃他強猛絕倫的掌力震得向後退了三步。

小虎子雖然退了三步，只是被古一貫的勁力衝得站樁不穩，其實並未受什麼重傷，微一調息，便已復元。

抬頭向古一貫望去，古一貫雖是身形未動，但蒼白色的臉上却是暴出了豆大的汗珠，顯然一點也沒討得好去。

古夫人嬌喝一聲，奔了過來，玉腕一揮，直向古一貫腕脈之上抓去。

小虎子橫身擋住古夫人道：「伯母，他正在調息當兒，不要乘他之危。」

古夫人道：「這時制住他，以他爲人質……。」

一語未了，古一貫已是幌身急退，發令道：「放箭！」

一陣破空的箭雨，從四方八面發出，數十支弩箭，齊射而到，一則爲古一貫斷後，一則射殺古夫人與小虎子。

小虎子自己的寶劍沒有帶在身上，伸手拔起身旁一株小樹，舞起一片樹影，護住了自己和古夫人，退回風陵三姥一起。

箭雨如狂，隨後猛追，但盡爲小虎子所擊落，未曾傷得小虎子與古夫人絲毫。

他們退回藏身之處以後，第二排箭雨又急射而到。

小虎子又要揮動樹身抵擋時，古夫人叫道：「賢侄不必煩心，由蔡年二姥對付好了。」

話聲中，蔡年二姥已是閃身而前，各自身上取出一副金絲細網，連結起來，擋住了箭雨。

那箭雨射在金絲細網之上，無一能越雷池一步。

大家站在金絲網後面，只見強勁的弩箭，射在金絲細網上，一彈而回，落在地上，頃刻之間，地上已是積落了厚厚的一層箭枝。

那金絲細網在黑暗之中，根本不可能被古一貫他們所見到，他們猛射了一陣，未見有人發出受傷呻吟之聲，顯見收效不大，慢慢停了下來。

雙方沉寂了一陣，對方忽然傳來古一貫的呼聲，道：「小子，咱們要不要再談談？」

小虎子道：「咱們沒什麼可談的。」

古老大古一貫道：「如果老夫能替你醫好令堂的瘋病呢？」

小虎子道：「你要能醫好她老人家的病，怕不早醫好她了，還會等到今天。」

古老大古一貫道：「他的病本來就不難醫，難的是藥物難求，還好，最近老夫配齊了藥物，你要不要老夫給你。」

小虎子道：「謝了，在下從來不與虎謀皮。」

古老大古一貫怒道：「不識抬舉的東西，你道老夫就沒有辦法收拾你麼？」

小虎子笑道：「你有辦法爲什麼不使出來？」

古老大古一貫道：「老夫還不想就此殺死你們。」

小虎子道：「殺死了我們，你圖謀的『神武神功』秘笈也就落了空，所以還是沒有辦法。」

接着，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道：「你如不想得到我身上的『神武神功』秘笈，我倒可以替你出一個主意，放一把火把這山燒了，我們就難逃大刼了。」（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冬眠先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田福復仇心切，午夜潛往過之江臥室，突施暗襲，奈何過之江功力過人，可憐忠義老僕，身罹慘死，柳青嬋雖目睹一切，唯不敢現身，忍痛棄下田福屍體而去。弓富魁隨着過之江向河間進發，路過一竹林，有二江湖人僞扮爲莊稼漢向過之江突襲，但因武功與過之江相差太遠，先後爲過之江所殺，過之江似沒事人般地要坐在驢背上的弓富魁下驢，而他自己邊說邊首先跳下驢背，伸出一隻瘦手，在驢股上拍了一掌，輕叱一聲去。那頭小毛驢，似是負痛般的跳了一個高兒，立刻跑向一邊——

鈎芒耀目痛　掌影罩體寒

弓富魁一怔道：「幹什麼？」

過之江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馬上就要有好戲開場了！」

其實弓富魁何嘗看不出來，這地方隱隱藏有殺機！

只看剛才那兩個狙擊手張鐵牛和侯寶三的出手不高，弓富魁已深深爲着他們的主人担心！

長長嘆息一聲道：「彼此無仇無怨，何必下此毒手？老兄，我們走吧！」

過之江那雙眼睛這時也不再閑着了，反倒是睜得極大，冷森森的目光，在四下畧爲一轉，心中似乎已有見地！

弓富魁翻身由驢背上下來！

「得罷手時且罷手，能饒人處且饒人，過老兄還是算了吧！」

過之江搖搖頭道：「如果眞如你所說的無怨無仇，他們也就不會來了——。」

說時眸子一轉道：「七星門看樣子全都出動了！」

點了一下頭，他吶吶的又道：「這樣也好，省得以後再費事！」

弓富魁心中大爲緊張，道：「你怎麼知道他們會出動了？」

過之江向前走了幾步，他的那雙耳朶忽然向前搭下來，似乎全神貫注的聽了一下，點頭道：「如果我所料不差，大概在十個人左右！」

說完他轉過頭來向弓富魁冷冷一笑道：「這件事沒有你的關係，你就暫時不必插手！」

弓富魁冷冷一笑道：「我豈能讓你單身赴險！你我既是一條路上的，理當患難與共！」，

過之江怔了一下，道：「你眞有這個意思？」

弓富魁發覺到這件事情自己非介入不可了——

當下毫不猶豫的道：「當然了！」

說時已反手把藏在行李捲兒裏的一口長劍抽了出來。

過之江點點頭道：「我早看出來你行李裏藏得有劍，果然不錯！」

弓富魁道：「過兄用的甚麼兵刄？」

過之江道：「就憑這幾個人，還值得我用兵刄？」他揚了一下手，道：「你等着看吧！」

說到這裏，他那雙眸子陡地注視向那片竹林——

「颼！颼！颼！颼！」

灰色的天空裏，四條灰色的人影，有如四隻大雁般的霍地竄出來！

站原處的過之江絲毫也不顯得慌忙。

四個人各取一角，同時落地——現出了四個風骨嶙峋，氣宇不凡的漢子。

其中之一——也就是面向過之江的那個人，正是剛才飛馬而過的身着皮大氅的那個五旬壯叟！

只是此刻罩在外面的那襲皮大氅已經除下，露出了內着的一襲灰色緊身衣靠。

過之江的話果然不錯，除了那一對緊繫在腰上的流星錘以外，另外在他右臂上還纏有一條銀光閃爍的「七星鈎」！——

那是一柄很顯眼的軟兵刄！

看上去大概有六七尺長短，把一條手臂下連手腕子都纏得滿滿的。

那截像是一隻怪手般的鈎首，却抓附在他的右面肩頭之上！

這個人五十左右的年歲，紅潤的一張臉上，却生着張飛似的一圈繞臉鬍子，閃閃冒着精光，一看即知是內功精深之人！

除了他以外，另外三個人看上去也都大非凡士。

一個是四旬五六的灰衣矮漢。

一個是三十上下的長身青年。

另一個却是面如鍋底，兩隻手上各提着一柄六角銅錘的白髮灰衣老漢！

那個四旬五六的灰衣矮漢，手中抱着一對弧形雙刀。

這幾個人看在眼睛裏，似乎都有一身能耐！

弓富魁面前的那個人，正是那個手抱雙刀的灰色矮漢！

四個人一照臉，已擺出了絕不能善罷干休的敵意！

池塘裏的兩隻屍體乍沉又浮。

鴨羣爭吃着血水！

眼前是一片肅殺與凄涼！

似乎誰都沒有先開口說話的意思！

良久——那個面對着「冬眠先生」過之江的五旬壯叟冷笑了一聲！

他的一雙瞳子瞬也不瞬的盯着過之江道：「我們已經查明白了，你就是冬眠先生是不是？」

過之江道：「不錯，你就是『七星鈎』尙玉崑是不是？」

灰衣壯叟頓時面色一變！

「這麼說你認識尙某了？」

「我認識的人，多數都難逃一死！」

「你胡說——」

尙玉崑氣得眼珠子怒凸如珠，後退了一步！

「說！你這麼胡亂殺人用心何在？」

「沒有甚麼用心——」

過之江臉上不慍不怒，道：「我所要拜訪的朋友，都是些自認高明之人——」

微微一頓又道：「就拿閣下來說，大概也不例外！」

尙玉崑左右顧看道：「你們聽聽，這厮說些甚麼？」

咬了咬牙，尙玉崑氣呼呼的又道：「在洛陽，你找上七星門，留下豪語，約會明年七夕之會，可有這回事？」

「不錯——」過之江發出幽幽的一聲嘆息，道：「只可惜，你却是等不及趕來送死！」

「嘿！老弟——那要看你的功夫了！」

手腕子一掙，纏在胳膊上的那條七星鈎「嘩啦！」一下子抖了開來。

這是一條軟兵刄，可是在尙玉崑的手上，無疑軟硬隨心，此刻看上去就像是一根硬硬的鐵棍！一根奇怪的鈎形兵刄！

像是人手般的鈎首，幾乎已經指在了對方鼻子上。

「小子！快撤傢伙！咱們手底下見輸贏！」

過之江搖搖頭道：「你還不配！」

尙玉崑臉上一陣紅，髮鬚皆張！

「你敢漠視尙某人的功夫？」

「天一門的雷崑，青竹堡的柳鶴鳴大概功夫不比你姓尙的差吧！」

尙玉崑頓時神色一變。

他咬着牙道：「好小子，鶴鳴老哥居然也死在你手裏了！」

「他們都是死在我這一雙手下的——你也不會例外！」

尙玉崑大叫了一聲：「小輩！」

七星鈎往起一抖，「唏哩！」一响，鈎梢飛起時，「叭！叭！叭！」一連三聲脆响，天空閃出了三點寒星！

他這「七星鈎」的外號就是這麼來的，能够在一揚兵刄的同時，空中爆出七顆寒星！

七顆寒星也就代表着七式殺手！

武林中能够在一招內攻出七式殺手的人畢竟不多，是以尙玉崑也就得其大名！

這時他的兵刄上爆出了三點寒星，也就證明了他這一招裏包含着三式殺手！

三個式子，一取眉心，一點咽喉，一刺心窩！

無論那一式得手，都是死命一條！

絕的是一招也得不了手！

多眠先生過之江當眞是有過人的奇技，在對方的七星鈎，方自襲過的一刹間，他的一隻看上去絲毫也不着力道的手忽然抬起！

速度之快幾乎看上去與對方的七星鈎同時一致！

「叮！叮！叮！」三聲脆响！

七星鈎起得快落得快！勾梢一甩，反倒向着尙玉崑胯下撩了過來！

尙玉崑大吃一驚，正所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冬眠先生過之江只不過施展出一指之力，竟然把自己力道貫足的鋼鈎反彈了回來，分明是大敵當前，豈能再稍存輕視之心！

「七星鈎」尙玉崑身子一邁，彎着腰打了個「地旋風」，身子已飄出了七尺以外！

那條軟兵刄「七星鈎」，的一聲，已纏在了胳膊上，身子一直起來，足下踩着「丁」字步！

他的那張大紅臉一陣子發紫，刹時間像是吹了氣般的漲大了許多！

四周的人都看得出來，尙玉崑顯然在盛怒之下運施出功夫來了。

眼看着尙玉崑吸進的那股子氣機，刹時間貫注全身，雖是隔着衣服，却能很清晰的看出來，凡是氣機所過之處，有如怒蛟行波！

轉瞬間，他身子已漲大了許多！

過之江冷森森的笑了一聲，道：「我料定你姓尙的必然應該有些能耐，否則焉能成名立萬，不過……」

微微一頓，又淺淺笑道：「你這一身『紅蟒功』還嫌得嫩了一點，只得七成火候！」

尙玉崑嘿嘿笑道：「很好，你居然識得尙某人這身功夫，我倒要看看，你有甚麼了不起的能耐，能够逃開尙某這根七星鈎！」

過之江點點頭道：「姓尙的你已誇下了海口，我姓過的也不妨說句大話——」

說到這裏，他平貼在前額上的那叢短髮，忽的倒豎了起來！

「三招之內，我要把你的七星鈎取到手中，七招之內也就是你去見閻老五的時候！」

話可未免說得太狂了一點！

當着這麼多人面前，敢說這種話的人，錯非他是個瘋子，否則必有斤兩。

「七星鈎」尙玉崑在武林中可是有鼻子有眼的人物，這個臉他可是丟不起！

他也沒這個修養能够忍受得了。

「哈哈……」

仰天一陣狂笑之後，他目光一掃各人道：「你們可是聽見了？尙某人在江湖上

少說也闖了三十年了，活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聽見有人在我面前說這麼狂的話，你們先作壁上觀，卻不許插手！」

尚玉崑說這些話時臉色氣得發青——

嘿嘿一笑，才又把眼睛轉向過之江道：「姓過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紅咀白牙的說了話可不能不算數兒！」

「我倒是怕你說話不算數！」

「我說話一定算數！」尚玉崑氣得吹着氣道：「你說的三招之內，要把我的七星鉤取到手裏？」

「也許兩招就夠了——」

「好哇——」尚玉崑全身氣得發抖，冷笑道：「就算三招好了，要是三招以後，我的七星鉤還在我的手上，怎麼辦？」

「這是不可能的！」

尚玉崑大聲道：「我說可能，你說吧，三招之內七星鉤還在我手裏，你說怎麼辦？」

過之江冷冷一笑道：「我是從來不隨便起誓的，尚玉崑你好像很有自信的樣子，你說該怎麼辦呢？我就聽你一句話！」

「這可是你說的？」

「是我說的。」

「你們可是聽見了——」

他眼睛特別盯着弓富魁，冷笑一聲，道：「這位朋友你貴姓？」

「弓富魁！」

「好！小老弟，你們是一邊，這話你可是聽見了，要是三招之內姓過的沒有把我尚玉崑手上的七星鉤奪下來，我要你在這小子身上扎上十個透明窟窿！」

過之江冷冷一笑道：「要是三招之內把尊駕這把鉤子奪了過來又該如何？」

尚玉崑怔了一下，遂道：「你不是已經說過了麼，七招之內取我性命，那我就等着你的就是了！」

過之江冷笑道：「雖然這個賭不算公平，在我來說，並無區別，因為遲早你總然是死路一條！」

他眨了一下瞳子，慢吞吞的道：「放馬過來！」

眼前卽將是一場生死大戰——

當事者二人，俱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高手，現場幾個人，俱都生出一片寒意！

在「七星門」這一邊來說，他們都對於門主尚玉崑的一身武功充滿了自信！

雖然說過之江先聲奪人的氣勢，以及他短日來連戰皆捷，毒手殺人的經歷，足以震撼各人使之對他不可輕視，可是如果說在三招之內，就能把門主尚玉崑的兵刄「七星鉤」奪離手中，這件事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每個人都充滿了自信，除了一個人。

——弓富魁！

因為他確實的知道過之江不可思議的奇異武功，常常會造成不可思議的事實！

正因為如此，弓富魁不禁暗暗的為着尚玉崑担起心來！

眼前已經沒有妥協餘地！

「七星鉤」尚玉崑一伸手，「七星鉤」再次的亮了出來，「颼颼」有聲的就空舞着！

過之江兩手輕握在前腹，面上不着絲毫痕跡！

現場出奇的安靜！

只有尚玉崑手上的七星鉤就空舞動的聲音！

每個人的眼睛，都含着驚恐的神采。

三招——該是多麼快的一刹那！

就在這一刹間，這兩位武林中的高手卽將要分上勝負來！

勝負的結果也就是死亡！

第一招已出動了。

可謂之快得出奇！

就只見一股極大的旋風，裹着尚玉崑碩大的身影，霍地向着過之江身上迫到，他手裏的七星鉤，幻為一條飛蛇般的直向着過之江頭上落下來！

同時間，尚玉崑的一隻手掌箕開，携帶着極大的一股內力，一掌直向過之江的小腹上拍了過來！

兵刄與手掌同時遞出——

這是尚玉崑投機取巧的招式，因為分開了就算是兩招，聯在一起就算是一招！

正如過之江方才所說，尚玉崑已經施展出他多年來輕易難得一次施展的「紅蟒功」！

這種功力一經出手，果然大大的透着不凡！

隨着他的掌勢，一團紅霧脫掌而出，直向過之江身上透擊了過來——

同時間那把七星鉤一片寒光，直向着過之江頭頸上繞了下來！

這一招好厲害！

過之江卽使是逃得開他的七星鉤，卻難以逃開他的那一掌！

如果躲得開那一掌，卻又難以閃開他變幻莫測的那一柄七星鉤！

就在這兩般功力夾擊之下，過之江身子霍地向下一矮，他那原本瘦削的軀體，忽然間暴縮如同小兒一般！

現場各人眼見着如此神奇的「縮骨卸肌」術，俱都嚇得呆住了——

原來武林中雖有「縮骨卸肌」之一門功夫，但是也只聽說過收卸兩肩上的鎖骨而已，像眼前過之江這般全身暴縮如同小兒一般，卻是聞所未聞！

暴縮的過之江頭上一幌，已閃開了尚玉崑的一掌，原來這一掌是奔向過之江胸部打來的，由於過之江的身子猝然一縮，他才會失了分寸！

尚玉崑一驚之下，右腿用鐵掃把的功力，一腿直向過之江下盤掃去，同時七星鉤霍地一抖，閃出了一片寒星，柔軟的鉤身，直向過之江全身上下罩了過來！

這正是他仗以成名的「七顆寒星」，虛實莫測的軟鉤隨時都可能鉤中你身上某一處，在鉤身的籠罩之下，幾乎你全身每一處地方，都有被傷害的可能性，當眞是厲害無比！

過之江的軀體在這一刹時陡地騰身而起！

他曲扭着變幻莫測的軀體，一陣子疾滾怒翻，像一條蛇般的滑溜！

最奇的是他那瘦小的身子，像是磁石引針一般的吸附在對方的兵刄「七星鉤」之上！

等到尚玉崑忽然覺出不妙時，卻覺得手上一緊，掌中「七星鉤」已到了對方手上！

空中的過之江就空一個倒翻，一片白

雲般的落下地來，就在他身子剛一落向地面的同時，只聽得他全身骨節一陣子「克克！」聲響，刹時間已暴長如初！

尚玉崑一時間就像石頭人一般的怔在了當地，動彈不得！

「怎麼樣！姓尚的？你可服氣了？」

尚玉崑一刹時面色如土，忽然他大吼了一聲，猛然向着過之江身上撲了過去！

也就在此同時，過之江的身子也向他迎了上去！

一撲一迎同樣的疾快！

尚玉崑的一雙棋盤大手一奔面門，一抓胸腹，過之江拿在手裏的七星鉤，卻像是一支利劍般的直向崗玉崑胸腹上扎去！

兩個人似乎都顧忌着對方這一手的厲害，不約而同的俱都採取了攻守兼備的勢子！

不知怎麼一來，兩個人的身子在空中錯了開來！

原本是臉對臉的撲勢，忽然間變成了背對背的站着！

動手過招，講究的是一個「快」字！

似乎兩個人都知搶先出手的重要性！

看上去尚玉崑却要比過之江的身子快得多，也就在他身子方自掉轉過的一刹那間，但見過之江左肩頭倏地向下一矮——

「刷！」的一道銀光，自他肩上直向後方疾奔而出！

尚玉崑剛剛發覺出是自己的七星鉤時，却已是閃躲不及！

這一鉤端的施展的妙極了！

過之江顯然也是此道的高手，七星鉤僅僅憑着肩上一甩之力，時間，却給把握拿捏得竟是這般準確！

一股尖銳的風力，直直的穿透了尚玉崑的胸衣，那鉤梢顯然還不曾沾着他的胸衣，尚玉崑却已為其上所逼出的尖銳風力定住了穴道！

尚玉崑只覺得身上一麻——

仗着他有「紅蟒」氣功護體，雖不至於立時就被點住了穴道，可是一時間想要轉動身軀却是不能！

雖然只是極為短暫的一瞬，已經授敵人以先機。

只聽得「噗！」的一聲，人手般大小的一截鉤梢，全數都打進了尚玉崑的前胸之內！

過之江一聲冷笑，肩頭一低，右手拉緊了七星鉤一端的把手，利用腰腿上的力道，霍地向外一甩，「呼！」的一聲！

尚玉崑偌大的身子，帶出了一股疾勁的風力，忽悠悠的破空直起！

衆目睽睽之下，但只見尚玉崑凌空下墜的身軀，噗通！一聲落墜於水塘之內！

水花濺起了一兩丈高！

尚玉崑栽下的身子再也沒有浮起來，黃色的泥水裏再次的冒出了一大片紅！

——幾乎在同一時間裏，現場已生了變化！

原來就在尚玉崑前胸中鉤的同時，那個四旬五六的灰衣矮子，就在這當口霍地向着弓富魁施出了凌厲的殺手！

他手裏的一對弧形刀，在他身子猝然向下一矮的當兒，一斬咽喉，一撩小腹，直向着弓富魁身上猛攻了過去！

同時間那個三十上下的長身青年，和面如鍋底的白髮老者，左右夾擊的同時向着過之江身上逼去！

白髮老者是一對六角錘！

長身青年却是一口青鋼劍！

這兩個人也非泛泛無名之輩！

白髮老者姓荆名志高，乃是「七星門」的刑堂香主，長身青年姓尚名威，却是尚玉崑的獨子！

二人有鑑於掌門人尚玉崑的罹難，自是痛穿心肺，尤其是尚威，父子情深，早已忘了本身安危，痛心欲狂的率先撲上！

戰局似乎變成了多元化！

弓富魁的心情可想而知，目睹着七星門的掌門人罹難慘死，他的心幾乎碎了！

最最痛心的是，他不得不被逼出手！

在忙亂的一刹間，他身子倏地向側方一閃，右手猝出打出了一隻「梭子鏢」！

這隻「梭子鏢」早已扣在他的掌心裏，是預備向過之江伺機出手的，只是一直沒有機會！

這一瞬間，顯然是最好良機！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過之江怎麼也不曾料到斜刺裏會有這麼一鏢！

白髮老者荆志高的一對六角錘，以及長身青年尚威的一口青鋼劍，雖是無獨有偶，然而前後呼應的却是「天衣無縫」！

過之江無非是太大意了！

隨着他手揚之處，掌中的七星鉤已脫手而出，像是一條銀蛇般的已緊緊纏在了荆志高的一雙六角錘的錘柄之上！

這麼一來，荆志高的雙錘可就運展不開來了。

同時間那個長身青年尚威的一口青鋼劍，在落下的一刹間，也吃過之江二指夾住——

弓富魁的梭子鏢，就是在這時打出手來的！

等到過之江發覺到時，已經閃避不及，「噗！」一聲，扎在了他的後胯腰上！

鏢身才扎進了一半，已為過之江體內的護身罡氣將那枚梭子鏢反彈而出！

儘管如此，他也算掛了彩了。

一股鮮血直冒出來！

過之江鼻中哼了一聲，二指拑處，叮噹一聲，尚威的青鋼長劍已斷成了兩截！

他當然放不過對他施以暗算的那人！只是他怎麼也不會想到，打出那一梭子鏢的竟然會是弓富魁？

高手過招，毫釐必爭！

過之江雖說是技驚天人，然而就在失手中鏢的一刹，無疑的是露出了破綻！是以！白髮老者荆志高抓住了這一刹的空隙，飛身欺上了身子！

他的那一雙六角錘，雖吃過之江抛出的七星軟鉤，纏在了雙錘的錘柄，可是他却有更為毒辣的狠招！

就在他身子欺上的一刹間，這雙六角錘已掄高了，泰山壓頂般的直向過之江當頭砸下來！

同時間，那個長身青年尚威也配合着施出了殺手！

劍身雖斷為兩截，依然可以殺人！

尚威心懷父仇，早已血憤悲張！

他兩隻手緊緊握着這把斷劍，使出了全身之力，狠命的直向着過之江當胸扎了

過去！

似乎所有的人，只要他是與過之江爲仇，俱都難得有好下場！

眼前兩個人也不例外！

過之江原本是想卽刻回身找到那個以暗器傷他的人算賬的，可是此刻却不得不暫時放棄這個念頭！

由於他身上掛了彩——

在一個練有精純內功的人來說，這是非常討厭的一件事情！

因爲一旦如此，就會牽制着許多功夫的不能施展，如同氣功，以及施展高深的內家功力，甚至於像「金鐘罩鐵布衫」這一類用以防身的功夫也都將碍於施展！

過之江深深明白這個道理！

他原本的能力，只需要一伸手就可以制眼前二人於死命！然而此刻，他却不得不多費手腳了。

他身形略閃，荆志高的雙錘已打空。右手再伸，正好抓住了那名持劍人的手腕子！

尙威想用力的向後奪出手腕子，只是過之江緊緊抓住他的那隻手，就像是一道鋼筋般的有力。

尙威用力一奪不曾奪出！過之江的一隻手，却在這時電光石火一樣的插入了他的胸膛裏！

看上去極其殘忍！

只聽見「噗！」的一聲。

過之江的那隻手，有如一把鋒利的鋼刀，只一下，已深深的扎進對方的心窩！

隨着過之江拔出的手，怒血狂噴！

可憐尙威！

他才三十一歲，又是尙玉崑的獨子，一心只想着爲父親報仇，竟然把自己的一條命搭上了！

現場戰況應該分爲兩處！

先者，就在弓富魁鏢打過之江的一刹——他的身份已忽然爲對方所認定！

那個四旬五六的灰衣矮子，原本已向弓富魁施展出凌厲殺手！

然而，當他目睹着弓富魁飛鏢擊傷過之江的一瞬，心內頓時一驚！

看看弓富魁，他怔了一下！

弓富魁向他施展了一下眼色，示意他逃向樹林。

灰衣矮子雖然還沒有會意！

弓富魁大聲叫道：「好個老小子，你當跑到了樹林子裏，我就追不着了麼？」

原來那灰衣矮子，亦非無名之輩！

他亦姓尙，雙名雙飛，人稱「矮金剛」，是尙玉崑的堂弟，在「七星門」是負責授武的徒手教習，平日慣施雙刀！身手不弱！

弓富魁這麼明顯的指點，他焉能再有不懂的道理？

當時點了點頭，雙足力頓之下，全身一個倒仰，施展出「倒趕千層浪」的身法，「颼」一聲，有如一道長烟般的，已向附近竹林進入！

弓富魁自是緊追不捨！

二人一逃一追，刹時間步入林內！

那是一片佔地甚大的原始竹林！

林內積滿竹葉，光線亦很黝黯。

二人方自進入，尙雙飛卽向左繞了彎，在一簇竹林之下站住！

他身子倏地轉過來，一壓雙刀，怒日盯着弓富魁道：「你是什麼人？」

「你看呢？」

「我不知道！」

人矮氣可是高的很！

尙雙飛冷笑着伸出一隻刀，指着弓富魁道：「你到底是誰？尙某人却沒有時間，跟你在這裏閒磕牙！」

弓富魁一聽他姓尙，不禁面色一驚！

他雙手抱劍道：「這麼說，尊駕就是尙玉崙，尙老前輩了？失敬！失敬！」

尙雙飛搖頭道：「你猜錯了，我不是尙二爺，不過也當得上是尙家的人，我叫尙雙飛——」

皺了一下眉，他打量着弓富魁道：「聽你口氣……好像是認識我們……你到底是誰？」

弓富魁輕嘆一聲，道：「不瞞前輩說，我名弓富魁，是天一門下待罪弟子！」

「天一——門？」

尙雙飛暗然吃了一驚。

他張大了眼睛，又回頭看了一眼，才出聲道：「天一門不是才遭了那廝的毒手嗎？」

「前輩的話不錯。」

「這……」尙雙飛希罕的道：「不就是跟你一塊來的那個小子下的手嗎？」

「不錯！」弓富魁咬了一下牙齒道：「就是他！」

「那你……？」

「前輩有所不知——」

弓富魁語音內含着無比的悲憤道：「這個姓過的誠然是武林中罕見的高手，我之苟顏左右，實在是含有深心，也是不得不如此——」

尙雙飛忽然明白過來，「哦！」了一聲。

說到這裏，只聽見外面傳來一聲慘叫——聲音悽慘，沙啞，老沉——

尙雙飛大驚，叫道：「糟了，荆大叔他！……」

說到這裏咬了一下牙齒，正要奔出。

弓富魁一把抓住他道：「尙前輩千萬不可出去！」

「這——」尙雙飛髮眉皆張，低喝道：「你放手——」

弓富魁非但沒有鬆手，反倒更用力的抓住！

「尙前輩，你聽我說，趕快到倉庫裏去通知其他的人，叫他們卽時逃命！」

「這——？」尙雙飛顯然一怔道：「咦——你怎麼知道倉庫裏藏的有人？」

「姓過的早看出來了！」

他冷笑了一下，又道：「爲着大局着想，你速速去通知尙二爺，叫他保全剩餘的實力，趕快到『河間府』與『六合門』的古寒月會合，再圖對策！」

「古先生……？莫非這廝還要去尋六合門的霉氣不成？這小子也太胆大了！」

弓富魁察聽了一下，道：「不好——他來了！」

尙雙飛也似乎慌了手脚！

弓富魁張惶的道：「後輩放肆了！」說罷一劍向尙雙飛頭上劈下去！

尙雙飛知道他的用意，當下忙舉刀相迎！

二人刀來劍往打在一團！

忽然人影一閃，過之江已現身林邊！

弓富魁低聲對尙雙飛道：「快逃！」

倏地快劈一劍，尙雙飛雙刀一架，厲吼一聲道：「臭小子，我們回頭再見！」

說罷身子陡地一個倒折，已翻身而出，躍出了數丈以外！翻身就逃！

這時的情形，弓富魁勢必非追不可！

因爲他如果不追的話，過之江一定會追，如果過之江一追上了他，那麼尙雙飛再想活命可就難比登天了。

是以弓富魁勢在必追！

當然，他追的方式不同罷了！

在竹林子裏拐上了幾個彎，很容易的尙雙飛就把弓富魁擺脫開來！

然後，他做作出一副很失意的樣子轉回原來的地方！

過之江正自怒日的站在原處！

弓富魁先前打在他後胯上的那一鏢，顯然不輕，流出來的血把過之江那件雪白的衣裳都染紅了！

過之江已用點穴手法，把傷處附近的穴道封住——

他一向日高於頂，自視極高，想不到對付幾個在他認爲根本不成敵手的人，竟然會吃了暗虧。

在他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的一件事。

「殺死他了沒有？」

「沒有——」像是很慚愧的樣子，弓富魁搖了搖頭，說道：「這一帶地勢不熟，被他跑了！」

過之江恨恨的道：「剛才暗算我的人是不是他？」

弓富魁怔了一下道：「我沒有看清楚——怎麼，你的傷重不重？」

說着他一面走過去，作出一副好心的樣子去查看着他身上的傷！

「要不要緊？」

「不碍事——」過之江冷冷的道：「只怪我一時不經意！這人的手力不弱——多半是用『透打』之法！若非我體內有游潛護體，只怕難逃毒手！」

弓富魁心裏一驚！暗暗欽佩過之江眼力高明，判查無微不至！

過之江冷笑道：「不用說，一定是尙玉崙做的，且看我挖他的心吧！」

弓富魁道：「尙玉崙也來了？」

「當然——」說到這裏他冷笑了一聲，道：「只可惜他們兄弟分了開來，否則兄弟合手，其威力一定大勝於日前，我們且出去吧！」

弓富魁道：「且慢！」

說罷疾步走過去，查看了一下過之江身後的傷，遂卽把自己長衣撩起，「嘩啦！」一聲，由長衣下擺處，撕下了長長的一條！

「幹什麼？」

「我來爲你包紮一下！」

過之江欣然接受！

弓富魁倒是很細心的樣子，小心翼翼的把他傷處纏了個結實！

莫道過之江是個冷酷無情的人！

就在眼前這一刹間，他眸子裏竟然泛出了一片感激的異彩，那雙日光諱莫如深的在弓富魁臉上轉着！

「謝謝——」

這二個字由他冷峻的嘴裏吐出來，誠非易事！聽在弓富魁耳中，更不知道是如何的一番滋味！

最冷酷的人，往往也是最多情的人，關節在於看是什麼人來體受！

弓富魁當然不會爲他短短的二個字，就有易初衷！

事實上他的心恨惡過之江的程度，遠超過任何人，然而他却也知道「復仇」之不易，似乎只有先謀取到他的信任與好感之後，才得以便中下手——

卽使這樣，也大大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算計着尙雙飛大概把話帶到了，弓富魁才敢隨着他一同向外步出——

果然，就在他二人方自步出林外的一刹間，一輛大篷車已馳出了驛道！

過之江怔了一下，道：「尙老二到底比尙老大聰明多了，也罷，就讓他再多活上幾天！」

弓富魁這才發覺到方才激戰之處的池塘邊，又多兩具屍體——

荆志高與尙威！

前者是白髮皤皤的老人，後者却是一個年輕的偉昂漢子——他也是「七星門」掌門人尙玉崑的獨生愛子，而他父親的屍身，却直直的浮在水塘裏。

三具屍身上流出來的血，把整個池子裏的水都染紅了。

風一陣陣的吹着，空氣裏那種「血」的味道更加濃厚了！

在弓富魁來說，內心很沉痛，他是親身體驗血仇最深的一個人，是以每次看見過之江殺害一人，對他來說都有說不出的切膚痛楚！

固然武林人中多的是嗜殺成性，然而拿來與過之江一比較，無不相形褪色！

二人在打量着這些屍體時，弓富魁發出了一聲嘆息道：「過兄——你不覺得這樣太殘忍一點了？」

「不然！」過之江冷笑道：「這些人都是存着殺人的心而來的，所以他們最後都畢竟難免一死！」

「那麼過兄你也不例外了！」

「這話怎麼說？」

「因爲過兄你一直是存着這顆殺人的心來到江湖的，豈非也不應例外？」

過之江鼻子哼了一聲，遂卽發出了一串冷笑之聲！

笑聲純走鼻音，在笑的時候，他全身抖成一片，襯以他那種怪異的儀容，却是够嚇人的！

「弓老弟，你老是犯了一個自己不知道的錯誤！」

「什麼錯誤？」

「你不該把我拿來與別人相提併論！」他說得很狂：「你應該記住，我的情形和任何人都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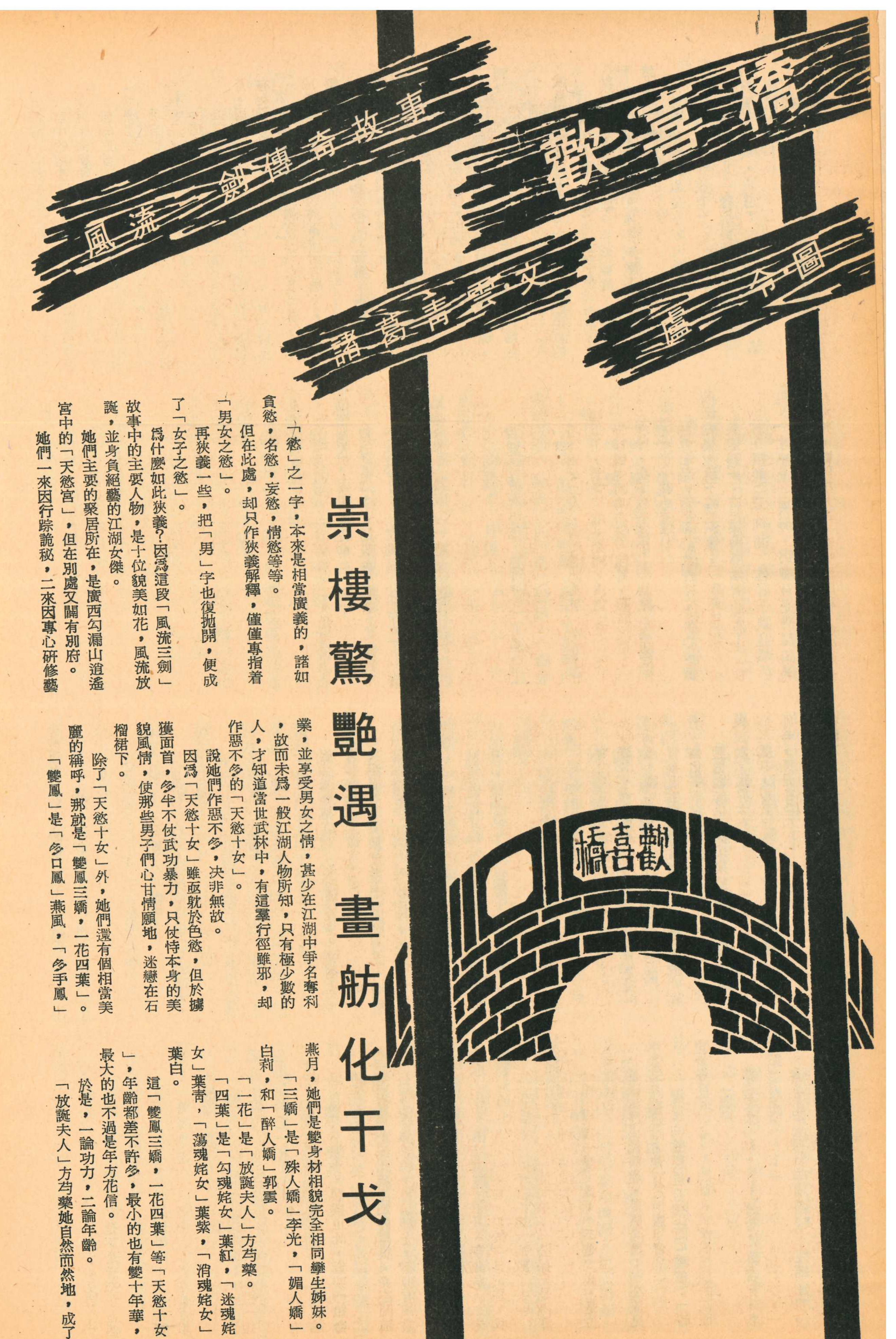
「過兄的意思是否說你已練成了不死之身？」

「這個……！」

微微吟哦了一下，他冷笑着道：「也可以這麼說吧——」

每當他想到這個問題時，他都會不由主的想到一個人——那個足以構成他生命威脅的一個人！

（未完）



崇樓驚艷遇　畫舫化干戈

「慾」之一字，本來是相當廣義的，諸如貪慾，名慾，妄慾，情慾等等。

但在此處，却只作狹義解釋，僅僅專指着「男女之慾」。

再狹義一些，把「男」字也復拋開，便成了「女子之慾」。

爲什麼如此狹義？因爲這段「風流三劍」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十位貌美如花，風流放誕，並身負絕藝的江湖女傑。

她們主要的聚居所在，是廣西勾漏山逍遙宮中的「天慾宮」，但在別處又闢有別府。

她們一來因行踪詭秘，二來因專心研修藝業，並享受男女之情，甚少在江湖中爭名奪利，故而未爲一般江湖人物所知，只有極少數的人，才知道當世武林中，有這羣行徑雖邪，却作惡不多的「天慾十女」。

說她們作惡不多，決非無故。

因爲「天慾十女」雖亟耽於色慾，但於擄獲面首，多半不仗武功暴力，只仗恃本身的美貌風情，使那些男子們心甘情願地，迷戀在石榴裙下。

除了「天慾十女」外，她們還有個相當美麗的稱呼，那就是「雙鳳三嬌，一花四葉」。

「雙鳳」是「多口鳳」燕風，「多手鳳」燕月，她們是孿身材相貌完全相同孿生姊妹。

「三嬌」是「殊人嬌」李光，「媚人嬌」白莉，和「醉人嬌」郭雲。

「一花」是「放誕夫人」方芍藥。

「四葉」是「勾魂姹女」葉紅，「迷魂姹女」葉青，「蕩魂姹女」葉紫，「消魂姹女」葉白。

這「雙鳳三嬌，一花四葉」等「天慾十女」，年齡都差不許多，最小的也有雙十年華，最大的也不過是年方花信。

於是，一論功力，二論年齡，「放誕夫人」方芍藥她自然而然地，成了「天慾宮」中的掌宮大姊。

宮中的逍遙歲月，和床上的男女風流，本已使這十位嬌娃，忘却江湖名利。

誰知好景不長，天災忽降，「天慾宮」中，竟然發生劇變！

所讓「天災」「突變」，是有塲瘟疫似的急性疾病，在「天慾宮」中發生。

「瘟疫」本是極可怕的。

但這塲瘟疫，好似專對男子生威，冥冥彼蒼，居然憐香惜玉，似乎使「天慾宮」中的所有女子，都具有免疫特性。

半月光陰，「天慾宮」變成了「清心宮」或是「純陰宮」，因爲宮中所有男人，均已死得一個不賸！

雨露難勻，孤陰不長，風流成夢之下，「花」失色了，「葉」失潤了，「嬌」落淚了，「鳳」傷心了……。

凄凉數月，不易消磨，於是由掌宮大姊「放誕夫人」方芍藥傳令開宮，十姊妹分頭外出，一方面視察視察幾處別府，一方面也另覓情郎，把他們帶回宮中去，再復共同享受。

花散葉飄之下，故事開始。

開始的時間，是深秋九月，開始的地點是武昌黃鶴樓頭。

開始的人物，則是「天慾十女」中，最年幼的「消魂姹女」葉白。

葉白够美，够俏，生平愛着白衣，假如一千個人，其餘九百九十九人，包管都會看她，但她如今却看人。

錯了，她不是看人，是看人家所寫的字—那是黃鶴樓頭所懸掛的一幅對聯。

那副對聯寫的是：

「何時黃鶴重來，且自把金樽，看州渚千、年芳草；

今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葉白看完聯語，覺得風流蘊藉，確屬才人筆調，正在點頭暗讚，忽然聽得身右有人吟：

「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這首詩兒，雖是青蓮舊句，但吟詩之人的吟聲清朗，似乎也不是尋常人物。

葉白循着吟聲望去，見身右七八尺外，有位青衫書生，正自憑欄遠眺江天景色，手中並持着一管玉笛。

雖然對方背着葉白而立，難睹面貌，但僅僅從他那俊挺身材之上，也已使這位年歲雖輕，却已閱人甚多的「消魂姹女」，覺得可能是位罕世美男，絕非凡品。

葉白目光一注，立即嬌笑說道：「尊駕既朗吟青蓮佳句，手中又有玉笛，何不臨風一弄，飽我耳福，聯語上的『誰吹玉笛』中的『誰』字，便有了其人，並非虛幻的了！」

她是位絕色佳人，這笑語之聲，自然如鸝囀鶯鳴，極爲悅耳。

青衫書生聞得語聲，立即回過頭來，果然是位星目劍眉，面如冠玉，鼻如懸胆，年約二十七八的罕見俊美人物。

因爲男女二人，均具絕世風華，故而目光一接以下，都覺目前一亮地，爲之怔了一怔！

青衫書生對葉白略一注目，點頭笑道：「佳人有旨，在下敢不從命！」話完，立即橫笛就口，吹了一闋「落梅引」。

葉白是位風流健將，對於吹拉彈唱，歌舞琴棋等技，無不雅擅勝塲，一聽便知這青衫書生的笛韻甚高，吹得如龍吟水，如雁叫雲，剪雨截烟，美妙已極！

等他一闋奏完，葉白便撫掌笑道：「妙極，妙極，我今日耳福不淺，新腔吹漢玉，古調按涼州，鶴歸樓月冷，龍嘯海風秋，此情此景，眞所謂『黃鶴樓中吹玉笛……』」

話方至此，那青衫書生接口笑道：「江城九月謫仙人……」

葉白聽他把「江城五月落梅花」之句，改爲「江城九月謫仙人」，不禁嫣然一笑，嬌聲道：「時維九月，地屬江城，但仙人却飄渺雲天，未見謫降，尊駕這『謫仙』一語，却自何來？……」

青衫書生不等葉白往下再問，便含笑說道：「姑娘天人顏色，絕代容光，凡俗之間，幾曾瞻仰？顯然縱非月殿嫦娥，思凡偶降，也是瑤台仙子，小謫紅塵……」

葉白嫣然笑道：「你認爲我長得美麼？」

青衫書生連連頷首道：「當然美，姑娘除了絕代容光以外，身材也美到極處，使我想起曹子健的幾句話來：『修短適中，濃纖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

「好了，好了，尊駕不要老是稱讚我美，其實你自己不也風神俊絕，彷疑潘安再世，不啻子健重生麼？……」

青衫書生受寵若驚地，目光凝注在葉白的嬌臉之上，囁嚅說道：「姑娘既然這樣看得起在下，在下便……便不揣冒昧，請教芳名……」

葉白笑道：「請教姓名，何必吞吞吐吐？我叫葉白，『九月清秋飛木葉』的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的白，你呢？」

青衫書生抱拳答道：「在下複姓公孫，單名一個化字……」

葉白因失侶已久，渴望風流，但因自負才貌武功，眼界太高，對一般世俗男子，又不願輕易委身，以致自從出得「天慾宮」來，直到如今，還是夜夜孤眠獨宿。

此刻雖覺這公孫化俊美有餘，英挺之氣却微嫌不足，也已使她芳心暗動，打算加以交納，把他收爲石榴裙下之臣。

故而公孫化一報名，葉白便改口笑道：「公孫兄，你問我姓名則甚？是不是想交我這個朋友，請我吃杯酒呢？」

公孫化聞言，似乎怔了一怔，然後方點頭答：「葉姑娘不吝下交，公孫化榮幸何似？我……我就請你吃杯『短命酒』吧！」

這「短命酒」三字，聽到葉白心中一愕，目注公孫化，皺眉問道：「公孫兄，你這『短命酒』三字，意作何解？」

公孫化苦笑一聲，道：「因爲我自知只有兩個時辰活命，縱與葉姑娘風萍契合，杯酒論交，但，却天不假年，歡娛止此，豈非『短命酒』麼？」

葉白又向公孫化臉上端詳兩眼，詫聲問道：「公孫兄面無病色，目蘊神光，不似有甚嚴重傷病，爲何出此不祥之語？莫非你……你……是中了什麼奇毒？……」

公孫化搖頭答道：「在下一無傷病，二未中毒，只是有椿勾魂約會，訂於今日黃昏，我有自知之明，多半逃不過這塲大刼數了！」

葉白「哦」了一聲問道：「公孫兄是得罪了什麼奪命凶神，勾魂太歲？」

公孫化輕嘆一聲，道：「不是太歲，是位太歲娘娘！」

葉白越發引起興趣，揚眉問道：「公孫兄與這位太歲娘娘，是訂於何處相會？」

公孫化伸手指着樓下的江面，答道：「時間是在今日黃昏，地點就在這黃鶴樓前的江面之上。」

葉白目光一轉，含笑說道：「公孫兄，我們在樓下雇舟，一面遊江飲酒，彼此訂交，一面聽聽公孫兄與那太歲娘娘，怎樣結下仇恨，互定約會，或許我能幫你度過這塲刼數，也未可知？」

她本想一面發話，一面畧顯功力，但又覺此舉太俗，遂不會付諸實現。

公孫化大喜道：「在下早已看出葉姑娘風神絕俗，好似江湖俠女，居然被我料中！但那位太歲娘娘，委實太淫太凶太毒，武功高明，厲害無比，我何必連累你呢……」

葉白伸手作勢，叫他下樓，邊行邊自笑道：「公孫兄不要担心，我們既已訂交，便當禍福與共，我久居粵桂一帶，對湖廣雲夢之間的黑白兩道人物，有點陌生，不知你所說的太歲娘娘，究竟是何脚色？」

公孫化道：「中原綠林道上，有位業已死去的凶神惡煞，名叫『紫面太歲』皇甫松，葉姑娘可聽說過？」

葉白頷首道：「知道，那『紫面太歲』皇甫松是水寇巨擘，號稱『五湖一霸』，業已死去十餘年了，却與公孫兄訂約相會的太歲娘娘，有何關係？」

這時，二人已到黃鶴樓下，公孫化雇了一隻有篷小舟，並命舟子特別置辦些精美酒肴，以便舟中享用。

等到了舟中坐定，公孫化命舟子解纜以後，方對葉白笑道：「『紫面太歲』皇甫松昔年共有一妻四妾，個個貌美如花，並各有一身厲害本領，其中數最後一位四姨奶奶最淫最蕩武功最高，她姓洪，名玉喬，當時江湖人稱『奪命嫦娥』……」

葉白聽得領首說道：「『奪命嫦娥』洪玉喬之名，我也聽人說過，她是以十二柄月牙帶刺飛刀，一根七孔銀龍軟鞭，和『五毒迷魂掌』絕技，馳譽江湖……」說至此處，突然心中有悟，目注公孫化道：「公孫兄，你為何特別提起她呢？莫非昔日的『奪命嫦娥』洪玉喬，就是如今與你黃昏訂約的太歲娘娘麼？」

公孫化點了點頭，微微一嘆道：「廿載紅顏成逝水，滿頭玄髮雜銀絲！洪玉喬風神容貌，無復當年，她不好意思再叫『奪命嫦娥』，遂自己替自己取了個『母太歲』的外號。」

葉白失笑道：「這『母太歲』三字，到相當新穎有趣！」

公孫化雙眉一挑，冷然說道：「誰知這『母太歲』洪玉喬妖婦的風神貌相，雖已無復當年，但其淫凶的本性，却不止絲毫未改，反而變本加厲……」

葉白笑道：「洪玉喬妖婦是為了何事與公孫兄訂約呢？」

公孫化俊臉一紅，不會答話，持壺替葉白斟了一杯美酒，並為她挾了一粒特製的「蓑衣丸子」。

葉白雖然看出公孫化似有難言之隱，她却故意加以追問道：「公孫兄怎麼吞吞吐吐？常言道，大丈夫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

公孫化被她這樣一激，只得無可奈何地，紅着臉兒說：「我偶遊洞庭，巧遇洪玉喬妖婦，竟欲引誘我和她幹那苟且之事，被我大加斥罵，妖婦因當時尚有急事，不便翻臉，遂與我訂下今日黃昏之約。」

葉白「哦」了一聲，嬌笑說：「公孫兄翩翩風采，儒玠風神，難怪有佳人垂青……」

一語未畢，公孫化便苦笑接道：「不單洪玉喬青春已逝，並非『佳人』，即令她仍具傾城之姿，絕代之容，也比猪狗不如，那裏當得起『佳人』二字！」

葉白看了公孫化一眼，揚眉笑道：「名駒縱老，駿骨猶存，『奪命嫦娥』洪玉喬雖然改稱『母太歲』，但算算年齡，也只不過才四十出頭，總有幾分殘餘風韻，她不會醜得像猪狗吧？」

公孫化劍眉雙挑，目閃神光道：「我所謂『猪狗不如』之語，乃指其心，非指其貌，因爲爲女子者，最重堅貞，洪玉喬放肆荒淫，面首無數，她那裏還算人？……」

葉白聽至此處，心中一震！

她知道休看公孫化外貌倜儻，却是個生性守舊的方正君子。

對付這等人，自己不應該放蕩形骸，只應倚仗絕代姿容，故作高雅，使對方傾心追求，方可擒縱如意。

否則，即令能圖一夕歡娛，也無法令他永遠臣服裙下！

葉白智珠一定，點首笑道：「公孫兄說得極是，自古男兒當意氣，由來女子重貞操，小妹有句冒昧之言，不知可否……」

公孫化本對葉白的天人顏色，頗為傾心，再聽她一口一聲「公孫兄」，又自稱「小妹」，心中越發受用，遂不等葉白話完，接口便笑道：「葉姑娘說那裏話來，我們雖然如風來水上，雲度寒塘，但黃鶴樓頭，因緣一合……」

「因緣」二字一出，他自覺措詞失當，深恐葉白羞惱，遂趕緊赧然住口。

葉白看出他頗對自己傾心，當然正中下懷，毫不在意地，嫣然一笑說：「公孫兄為何住口，怎不說將下去？」

公孫化見葉白毫無慍容，心中一寬，朗聲說道：「在下是說我們雖風萍初識，但芝蘭同臭，相當投契，葉姑娘有什麼話兒，儘管教我，不必用那『冒昧』之語。」

葉白妙目流波，含笑問道：「小妹是想請教公孫兄的師承派別，因在江湖道中，這等事兒，往往極關機密，對初識未深之人，不便相告，故而……」

公孫化笑道：「葉姑娘無須如此見外，先師『峨眉逸客』……」

這「峨眉逸客」四字才出，便把葉白驚得「呀」了一聲，連連搖頭，說道：「小妹不自量力，太多事了，原來公孫兄竟是名震八荒，位列『風流三劍』之一，『玉潘安』蕭凌的師弟，武功得自『峨眉』一脈眞傳，以你這大來頭，對付區區一個『母太歲』洪玉喬，必然綽綽有餘，那裏還用得着我再橫生枝節，多管閒事？」

公孫化從臉上浮現了一絲愧色，向葉白連連搖手說道：「葉姑娘，千萬莫要把我捧得太高，在下從師不久，先師便功行圓滿，坐化『峨眉』。故而一身藝業，均是師兄代師所傳，加上資質魯鈍，成就方面，比起我那『玉潘安』蕭凌蕭師兄，差得不可以道里計了。」

葉白聽了公孫化這番解釋，又見他臉上神色，嫣然笑道：「我相信公孫兄語出肺腑，不是謙詞，但常言道：『盛名之下無虛士，强將手中無弱兵』……」

公孫化接口笑道：「對付尋常江湖凶邪，在下當然綽有餘裕，但那『母太歲』洪玉喬凶名久著，藝業甚高，我會仔細衡量，覺得未必是她對手，但大丈夫應當言而有信，不可背約不赴……」

葉白不等他再往下說，便擺手嬌笑說道：「公孫兄放心，小妹不信合我們兩人之力，會鬥不過一個半老妖婆……」

公孫化俊目凝光，盯在葉白如花嬌臉之上，揚眉問道：「葉姑娘，你的門戶師承……」

葉白最怕他問起這一方面，故而心中早有打算，聞言之下，應聲接口答道：「家師『十靈聖母』，久隱天南，從來不在江湖走動，公孫兄大概不會聽說過吧？」

公孫化委實不曾聽過這「十靈聖母」之名，只得赧然笑道：「在下行道未久，見識淺陋，尤其對於東南諸省的武林人物，更是極為陌生……」

葉白笑了一笑，揚聲叫道：「船家……船家……」

船家應聲進艙，恭身問道：「姑娘有何吩咐？」

葉白笑道：「少時我們在江面上可能會遇見一些武林人物，甚至於互起爭鬥，但這是江湖之事，你儘管放心駕船，不可驚慌，萬一船隻有甚毀損，我加倍賠償就是！」

說完，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元寶來，微伸二指，從中一夾，便把元寶夾成兩半，然後遞給船家，含笑說道：「船家，這先給你，萬一有甚意外，我會另行賠償。」

湘潭雲夢之間，一向異人甚多，船家曾有見識，加上葉白二指斷銀，又顯示不俗功力，自然使船家「喏喏」連聲地，稱謝退去。

葉白安頓船家以後，又向公孫化問道：「公孫兄，時光快黃昏了，『母太歲』洪玉喬是怎樣來此？大概她也雇舟游江……」

公孫化道：「不，不必雇舟，洪玉喬自己有隻相當華麗的『太歲舟』，我料她泛船為家，多半長年累月地，都住在舟上。」

葉白彷彿想起甚事，目光一轉，軒眉說道：「公孫兄，你所說的『太歲舟』，是不是一隻相當龐大的雙桅樓船，船尾上畫着一鈎下弦殘月，船頭上則畫着一個白色虎頭？」

公孫化領首道：「正是，葉姑娘居然見過這艘『太歲舟』麼？」

葉白笑道：「我來『黃鶴樓』前，是在上游處，見到這艘怪舟，當時只知定是不甚正派的江湖人物所乘，却猜不出它的來歷，如今，聽公孫兄這樣一說，才明白船尾下弦殘月，是代表洪玉喬過去的人稱外號『奪命嫦娥』，那船首的白色老虎頭，便是象徵她現在的自封外號『母太歲』了。」

公孫化鋼牙一挫，恨聲說道：「正是此意，洪玉喬委實無恥已極，她那艘『太歲舟』上，胡帝胡天的花樣多呢！」

葉白梨渦雙現地，含笑問道：「如此說來，公孫兄登過『太歲舟』了？……」

公孫化俊臉一紅，點頭答道：「在洞庭湖上，我曾應邀登舟，便因舟中情景，太以不堪入目，才對洪玉喬嚴加斥罵，彼此遂訂了今日之約……」

葉白明知故問地，柳眉雙揚道：「公孫兄，那『太歲舟』中情景，究竟是怎樣不堪入目呢？」

公孫化道：「她……她……們……」

他只期期艾艾地，說了「她……們」二字，便一張俊臉，脹得血紅地，再也說不出其他話兒。

葉白一笑而罷，搖了搖手說道：「公孫兄既有碍難，不說它也罷。『太歲舟』業已來了，我可以上得舟去，自己見識見識……」

公孫化舉目望去，果見上游江面，有隻漆着白色虎頭的雙桅大船，正乘風破浪，向黃鶴樓前駛來。

這時，葉白已向船家吩咐道：「船家不要害怕，且迎着那艘漆有虎頭的雙桅巨舟，慢慢駛去。」

片刻過後，兩船業已接近。

公孫化遂走出艙來，巍然卓立船頭。

「太歲舟」頭之上，站着一個青衣侍婢，年雖妙齡，貌相却生得十分醜陋。

她一見公孫化，便恭身含笑說道：「公孫兄，眞是信人，我家的太歲娘娘，請你登舟一叙。」

葉白從公孫化肩後，閃身而出，軒眉笑道：「煩勞姑娘向你家太歲娘娘通報一聲，就說公孫相公有位友好，要與他一同登舟。」

青衣侍婢注目看時，不禁為葉白的容光所奪，怔了一怔。

公孫化沉聲道：「姑娘叫你家太歲娘娘，把舟中收拾乾淨一些，倘若仍像上次那般不堪入目，休怪我立即拂袖而去。」

青衣侍婢又向葉白看了一眼，恭身問道：「這位姑娘可否賜告芳名美號，婢子才好向我家太歲娘娘通稟。」

葉白答道：「我叫葉白，樹葉的葉，黑白的白，由於初出江湖，還沒有甚麼外號。」

其實她不是沒有外號，只因看出公孫化品行端正，不願把那相當風流放誕「消魂姹女」之稱，讓公孫化知道，以免對自己的「彩鳳求凰」舉措，有所妨碍，不容易將這個英俊郎君，擄獲到石榴裙下。

青衣侍婢恭身一禮，退回艙內，去對那位「母太歲」洪玉喬轉稟各事。

葉白向公孫化笑道：「公孫兄，洪玉喬昔年也是位有名美人，怎麼她所用婢女，竟會如此醜陋？」

公孫化想了一想道：「這大概是由於一種心理作用，故意如此，因為洪玉喬尚有幾分殘留姿色。」

稍頓，公孫化續道：「但畢竟青春已逝，遂不願再用俊俏婢女，把她自己比較得……」

葉白聽至此處，嫣然笑道：「這樣說來，洪玉喬身邊所用，不盡是些醜八怪的僕婦丫環了麼？」

公孫化領首答道：「半點不錯，方才在船頭傳話的那位姑娘，還算得是長得最齊整的一個。」

他們說至此處，適才那名青衣侍婢，業已再度從艙中走出，向公孫化，葉白二人，恭身說道：「我家娘娘請公孫相公與葉姑娘入艙相見。」

公孫化尚未答話，葉白已柳眉剔處，一聲冷笑說道：「好個高傲慢客的主人，公孫兄，我們且登舟吧，小妹到要看看，這位太歲娘娘，究竟有多大超人藝業？是甚麼的驚天動地人物？」

她邊自發話，邊自以一式「風颺落花」身法，縱上了「太歲舟」頭。

葉白的天資特佳，一身功力，在「天慾十女」中，雖非翹楚，也僅僅畧遜於掌宮大姊「放誕夫人」方芍藥，火候相當精深。

但此時她不願過早炫露，有所隱藏，故而所施展的，只是尋常身法。

公孫化因見葉白身法，彷彿未如所料之高，不由微微一怔。

但他深知「母太歲」洪玉喬相當陰狠厲害，恐怕葉白有所失閃，趕緊隨着她的身後，一同縱上舟去。

他們剛在「太歲舟」頭站定，艙中便傳出一聲嬌笑，有個極為妖媚，又甜又沙的女子語音說道：「葉姑娘，不是我玉喬高傲慢客，是由於你這位公孫兄，太以方正，生性拘泥，才逼得必須先穿上衣裳，才可出艙迎接。」

話完，在「太歲舟」垂珠為簾的艙門以外，出現了一條人影。

葉白注目看去，覺得這位「母太歲」洪玉喬雖然徐娘半老，却還風韻猶存，尤其一雙水淋淋的桃花眼，仍具有對男人勾魂攝魄的相當魔力，並非公孫化所說業已醜怪得令人厭惡模樣。

於是，她體會出好惡之念，多於心頭印象，自己要擄獲公孫化，非好好用番心思不可。

目光再注洪玉喬，發覺她所謂穿衣迓客之舉，只不過在赤裸嬌軀以上，加御了一襲肉色輕紗而已。

一襲輕紗，尤其是一襲肉色輕紗，那裏遮

掩得了紗內春光？

隆者如峯，凹者如壑，粉臂雪股，妙相畢呈，尤其是胯間那片黑茸茸的芳草，竟蓋滿小腹，直到臍眼部位，顯示出這位昔日的「奪命嫦娥」，今日的「母太歲」，委實是個生具淫相的罕見妖姬蕩婦。

公孫化見了對方這副模樣，不由立把兩道劍眉，皺得結在一處。

洪玉喬吃吃道：「公孫老弟不要皺眉，我在『太歲舟』中，長年都不穿衣服，今日披上這一襲輕紗，業已算是爲你破例的了！」

說完，略一閃身，微伸右手，挑起珠簾，表示肅客入艙。

公孫化尚在猶豫，葉白已含笑說道：「公孫兄，常言道：『既來之，則安之』，人家既已爲你破例，我們就大大方方地，權爲這太歲娘娘的座上客吧。」

公孫化聽她這樣一說，自然不便推托，雙眉挑處，與葉白一同舉步，進入艙內。

這艘「太歲舟」，着實不小，船艙之內，相當寬敞，如今並已把其他陳設雜物，均都撤去，只擺了一席酒菜。

酒菜雖頗豐盛，座位却只有三個。

洪玉喬肅客入席，有四名侍婢，在旁伺候，果如公孫化之言，長得十分醜陋。

洪玉喬等侍婢們爲公孫化，葉白斟滿酒兒以後，舉杯笑道：「公孫老弟，葉姑娘，且先乾上一杯，你們可以放心，我這酒菜之中，決無任何花樣。」

公孫化舉起杯來，只是象徵性的略一沾唇，葉白却毫不猶疑地，一傾而盡。

洪玉喬向葉白看了一眼，微笑說道：「葉姑娘相當豪爽胆量不錯！」

葉白笑道：「不是我胆大豪爽，只是敬重洪前輩昔日的『奪命嫦娥』威名，知道縱然變方話不投機，也定在船頭論技，掌下較功，不會像下五門的人物，於酒菜之中，弄甚卑鄙手段？」

洪玉喬道：「葉姑娘知道我爲何要與公孫老弟，定上這場約會麼？」

葉白頷首道：「知道，我已經聽公孫兄對我說過。」

洪玉喬笑了一笑，揚眉說道：「我洪玉喬不論是在昔日的『奪命嫦娥』時期，或如今的『母太歲』時期，凡屬看中了任何男人，從來無不到手，想不到上次在『洞庭湖』上，竟碰了這位公孫老弟一個大大釘子……」

公孫化聽得俊臉之上，微泛赬色，洪玉喬繼續又道：「故而我與他定了今日之約，打算不結歡喜寃家，便爲生死仇家……」

公孫化不等洪玉喬再往下說，便即雙眉一挑，朗聲接道：「在下江湖行道，何懼結仇？今日既然來此赴約，別無選擇……」

洪玉喬擺手笑道：「公孫老弟稍安勿躁，我這『不結歡喜寃家，便爲生死仇家』之念，是在『洞庭湖』上，碰了你大大釘子時的想法，今日到了『黃鶴樓』前，我却又突然變了主意。」

公孫化聞言，略感詫然，不知這位「母太歲」，變了甚麼主意？

洪玉喬眼波流處，又向葉白一瞅，嫣然一笑，道：「我的主意之變，是由於這位葉姑娘而起。」

這句話兒，把葉白也聽得爲之茫然？

洪玉喬微微一笑又道：「昔日的碰了公孫老弟一個釘子，委實略傷自尊，激起滿腔怒火，但如今見了葉姑娘後，怒火却自然消除減弱，因爲人之好色，理之常情，公孫老弟有了這一位麗絕天人的紅粧膩友，鎮日鳳倒鸞顚，親親密密，那裏還會再對我這青春已逝，鬢髮漸霜的半老婆子感覺興趣……」

公孫化見洪玉喬把自己與葉白的關係弄錯，生恐羞了葉白，遂趕緊連搖雙手，欲加更正地，急急叫道：「不對，不對……」

洪玉喬喟然一嘆，截斷公孫化的話頭說道：「甚麼不對，我有自知之明，倘能把時光倒退二十年，洪玉喬可與今日的葉姑娘鬥艷較姿，互稱瑜亮，如今……」

說到如今二字，「母太歲」洪玉喬頓住話頭，目光凝注葉白，緩緩問道：「葉姑娘，洪玉喬怒火已熄了。今夕彼此爭勝之事，也就可有可無……」

葉白深知這位「母太歲」功力精深，並不好鬥，故而聞言之下，接口笑道：「那太好了，江湖之中，本來血腥太重，洪前輩若肯化干戈爲玉帛，自屬祥和之舉。」

洪玉喬笑道：「大動干戈，業已不必，小小遊戲，却不妨爲之，這樣吧，公孫老弟或葉姑娘，你們隨意推出一個人，接受我一杯敬酒，倘若認爲洪玉喬功力不弱，則除了今日約會，就算揭過以外，我還要奉托兩位一樁事兒，也備有相當酬報。」

葉白方待自告奮勇，公孫化業已霍然站起身形，朗聲說道：「今日之事，既由公孫化而起，自應由我來承受洪前輩的這杯敬酒！」

話一說完，立取起桌上的一隻空杯，擎在手內。

洪玉喬笑道：「我看得出公孫老弟乃名門弟子，曾獲高明傳授，但火候方面，似乎尚略欠精純，老弟不嫌我這幾句話兒，說得太以老氣橫秋了麼？」

她一面說話，一面向桌上酒壺，略一注目，壺咀中便自動飛起一綫酒泉，凌空注向公孫化所擎杯內。

酒泉才一入杯，公孫化便覺有股奇强的勁力，壓得自己手腕一沉，險些兒把酒潑撒。

他俊臉一紅，趕緊凝聚了十一成的內勁，貫注持杯右腕，才算是勉强可以承受。

轉瞬之間，杯中已滿，洪玉喬玄功斂處，收了酒泉，向公孫化含笑問道：「怎麼樣？公孫老弟，我這昔日『奪命嫦娥』，今日的『母太歲』，大概還不是徒負虛名之輩！」

公孫化心中明白，對方適才只是玄功注酒，自己業已有點承受爲難，倘若親手持壺，自己非要出乖露醜不可！

故而，他把一張俊臉，脹得通紅地，放下酒杯，赧然抱拳，正待開口發話，葉白却搶先嬌笑說道：「生薑畢竟老的辣，甘蔗還讓老的甜，洪前輩請吩咐吧，你有甚麼事兒交辦，至於報酬一舉，則可免了……」

洪玉喬搖手接道：「常言道：『皇帝不差餓兵』。公孫老弟與葉姑娘若是不收酬報，我也就不敢奉煩的了。」

公孫化微一皺眉道：「洪前輩，請先說明是甚麼事兒好麼？倘若此舉有悖天理，國法，人情……」

洪玉喬失笑道：「公孫老弟放心，我只是想奉托老弟與葉姑娘，幫我找一個人，絕非要你們去做甚麼傷天害理之事……」

「消魂姹女」葉白問道：「洪前輩找甚麼人？」

洪玉喬突從臉上浮現出一片哀怨神色，幽幽答道：「找的是我未嫁『紫面太歲』皇甫松以前的初戀情人……」

說至此處，苦笑一聲嘆道：「我應該先加說明，自從皇甫松死後的這二十餘年以來，我五湖泛舟，鎮日都在尋訪他的音訊蹤跡，但烟水茫茫，伊人渺渺……」

葉白插口道：「既然水道難尋，洪前輩怎不到陸路去找？莫非你初戀情人，竟是位浮家

泛宅，孤舟簑笠，獨釣寒江的老漁翁麼？」

洪玉喬失聲一笑，道：「不是，他在『漁樵耕讀』之中，排名最後，是個耽於詩書的酸秀才。」

葉白「咦」了一聲，說道：「奇怪，洪前輩既要找尋一位鎮日吟風嘯月的酸秀才，怎不去五嶽三山的仙區奧境，却三江五湖地，到處泛舟……」

洪玉喬微嘆一聲道：「葉姑娘有所不知，我於皇甫松死後，曾有奇遇，功力增强不少，但也爲此自立誓言，終身不能離開這艘『太歲舟』了！」

葉白聽完，轉面向公孫化嫣然笑道：「公孫兄，這是成人之美的事兒，我們可以應允爲洪前輩効勞麼？」

公孫化點了點頭，目注洪玉喬道：「洪前輩，你要我們在陸地幫你尋找的是甚麼人？他大概居無定所？」

洪玉喬頷首道：「當然居無定所。否則我也不必奉煩兩位遨遊四海八荒，行道江湖之際，替我多注意了……」

語音至此略頓，臉上又從回憶中，泛起一片異樣光彩，緩緩說道：「他複姓夏侯，單名一個瑞字……」

葉白見聞較廣，一聽「夏侯瑞」三字，便失驚叫道：「夏侯瑞？是不是二十多年前，被稱爲『衷牢大俠』的『九指書生』？」

洪玉喬喜道：「正是，正是，葉姑娘認得他麼？」

葉白失笑道：「夏侯前輩享名衷牢之際，我尚未出生，怎有機緣拜識？只是曾從江湖人物口中，聽過他的盛名而已。」

洪玉喬「哦」了一聲，苦笑道：「公孫老弟與葉姑娘，萬一與『九指書生』夏侯瑞江湖偶遇，只請轉告一語，就說我洪玉喬長年泛舟五湖，在『太歲舟』中，等他見一面便了。」

公孫化起初對於洪玉喬印象十分惡劣，但是此時，却又覺得她雖然太嫌淫亂，到也不失爲性情中人，遂慨然點頭，說道：「好，我和葉姑娘，接受洪前輩這項付托，並保證盡力而爲，不辭海角天涯，務求尋得夏侯前輩，轉告此語。」

洪玉喬轉面向侍立身邊的一名醜陋婢女說道：「取我的『百寶箱』來！」

那名婢女恭身應命，走入內艙。

洪玉喬目光一掃公孫化，葉白二人，含笑說道：「公孫老弟，葉姑娘，你們不要推托，我打算送你們每人一件東西，行走江湖，或有用處，此舉絕非報酬性質，只是留作今日之會的紀念而已！」

公孫化見洪玉喬當眞要送自己東西，未免有點不知所措，悄悄向葉白看了一眼。

葉白當然知道公孫化此舉，是探詢自己意見，遂微揚秀眉，妙目流波地，向他微微笑了一笑。

公孫化猜出葉白這種無言答覆，大概是叫自己且等洪玉喬把所謂「百寶箱」取來後，看她打算相贈的，究竟是甚麼東西？然後再隨機應變，決定是否接受？……

念方至此，內艙艙門啓處，那青衣侍俾雙手捧着一隻長約二尺，寬約一尺的長方形朱紅箱兒走來，向洪玉喬恭身呈上。

洪玉喬接將過去，啓開箱蓋，取出一隻琥珀色的玉環，一把鋒刃長才三寸的牙柄小刀，遞向公孫化和葉白。

公孫化見這兩件東西絲毫不涉淫邪，覺得若加拒絕，可能會惱了洪玉喬，加上葉白並無反對神色，遂與她一同稱謝接過。

洪玉喬因他們未加拒絕，果然面帶欣慰地，高興笑道：「這柄『三靈刃』，和『琥珀環』，是我昔年……」

一語未畢，葉白突然「哎呀」一聲，失驚叫道：「這隻玉環竟是妙用甚多的『琥珀環』？如此說來，葉白便不敢拜領洪前輩的過重厚禮了！」

洪玉喬搖手說道：「葉姑娘不必大驚小怪，這隻『琥珀環』雖然能够驅邪解毒，並於暗處生光，但我業已立下血誓，終生不離『太歲舟』，還要它有甚用處？何況……」

說至「何況」二字，她臉上忽又泛起一種似乎由於回憶引起的傷感神情，嘆了一聲，緩緩又道：「何況這隻『琥珀環』，便是『九指書生』夏侯瑞送我之物，葉姑娘萬一爲我找到了他，以此相示，夏侯瑞前情定熾，不會有任何懷疑地，便立刻趕來，與我相見的了。」

經她這一解釋，葉白自然不便再推，遂一面收起「琥珀環」，一面指着公孫化猶在持在手中賞玩的那把鋒刃長只三寸的精緻牙柄小刀，向洪玉喬含笑問道：「洪前輩，『琥珀環』的解毒驅邪用法，我已聽人說過，但不知這柄小刀，爲何叫作『三靈刃』呢？」

公孫化道：「我已看出它的鋒刃乃海底寒鐵所鑄，無堅不摧，可以洞金切玉！」

洪玉喬笑道：「這把小刀的鋒刃雖利，但主要妙用，却在牙柄之中，公孫老弟請把牙柄旋開看看。」

公孫化旋開一看，果見牙柄中空，貯藏着一紅，一綠，一白，大小才若梧桐子般的三粒丹丸。

葉白「呀」了一聲道：「難怪這把小刀定名爲『三靈刃』。」

葉白說道：「原來在它牙柄之中，藏着三粒靈丹，但不知這色澤艷麗的三粒丹丸，各有甚麼妙用。」

洪玉喬應聲答道：「白丹療傷，綠丹解毒，雖不敢說是具有生死人而肉白骨般的仙丹靈效，但至少也能在垂危時保住性命，等待進一步的療治！」

公孫化聽得洪玉喬只說明白丹綠丹用途，單單不提那粒紅色丹丸，不禁詫然問道：「白丹能够解毒，綠丹能够療傷，紅丹却作甚麼用呢？洪前輩怎不一併解釋？」

洪玉喬目光閃處，在公孫化與葉白臉上，來回一掃，雙露梨渦笑道：「公孫老弟，以你和葉姑娘之間的感情，大概用不着這粒紅色丹丸了，但不妨保留着它，以備日後撮合甚麼有情人之用吧。」

公孫化猶自茫然，葉白已聽出那粒紅色丹丸，定是一粒威力極强的催情春藥。

故而她趕緊岔開話頭，站起身形，向公孫化揚眉一笑道：「公孫兄，我們既叨厚賜，應該告辭，去爲洪前輩海角天涯地，找尋那位『九指書生』夏侯前輩的了！」

洪玉喬也不挽留，只是點了點頭，目光宛如兩道利刃般地，盯在葉白臉上，含笑說道：「慾海貪迷終有誤，空空我是過來人，葉姑娘萬一找着夏侯瑞，除了以示以『琥珀環』外，並請代我向他唸出這句詩兒，此外，我並有另兩句詩兒送你！」

葉白恭身道：「願聞前輩指教！」

洪玉喬臉上神色，突轉肅穆地，一字一字，緩緩地說道：「要……走……回……頭……路，莫……錯……好……因……緣……」

葉白原本神情自若的一張嬌臉，突然紅了起來，恭恭敬敬地，向洪玉喬抱拳施了一禮轉對公孫化低聲說道：「公孫兄，我們走吧！」

公孫化本來以爲上了「太歲舟」，難免惡鬥，多少有點凶險，想不到結果竟大出意外，洪玉喬客客氣氣，和和平平，並送了自己與葉白兩件武林異寶！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破去龍鳳會設在天香院的暗樁後，將經過情形，詳細奏明皇上，暗示幕後主持人或會牽連到京中王公大臣，皇上立賜巡按職銜，一切可便宜行事，同時又賜予金龍腰牌，可調動侍衛宮人馬。岳秀懷金牌往見侍衛宮主張一清，說明來意，張一清爲皇上心腹，遵諭合作，岳秀要清除侍衛宮叛逆，向張一清面授機宜後，與譚雲、馬鵬改裝爲三等侍衛，隨張一清心腹進入大廳，大廳中除張一清外，另有二名副宮主，岳秀等進入後，二侍衛宮副宮主之一的紫袍老者，向岳秀冷聲問你們進來作什——

劍芒熾虎張　掌勁劈奸徒

岳秀淡淡一笑，沒有接口。

馬鵬却接口說道：「咱們來此，保護宮主。」

紫袍老人哈哈一笑，道：「如是宮主，連保護自己的能力，都沒有了，你們又能作得什麼用？」

馬鵬道：「所以，在宮主還有力保護自己之時，咱們先趕了來。」

紫袍人霍然站起身子道：「放肆，你在那一檔下聽差，敢對老夫如此說話。」

馬鵬淡淡一笑，道：「我連兩位都不放在心上，何況一個檔頭的身份。」

紫袍人一皺眉頭，似要出手，但却又忍了下去，回顧了張一清一眼，道：「宮主，這三個犯上三等侍衛，想來，都是你的親信手下了。」

張一清已接到遞過來的暗號，微微一笑，道：「不錯，王副宮主猜對了。」

紫袍老者仰天大笑三聲，道：「張兄，如若不是你的親信，他們也不敢對我破山掌王丹如此無禮了。」

馬鵬心中一跳，暗道：原來此人就是破山掌王丹。

張一清道：「聽副宮主的口氣，似是不能原諒他們的失禮了。」

王丹道：「老夫請命，替宮主教訓他們一頓。」

張一清道：「王副宮主的破山掌力，能够碎石如粉，一掌開碑，只怕他們當受不起。」

借勸阻之言，把王丹的掌力成就，點了出來。

王丹冷笑一聲，道：「宮主，就算點明了，老夫也一樣一掌取他們的性命。」

張一清道：「你以副宮主之尊，竟和幾個三等侍衛一般見識……」

王丹接道：「三等侍衛的身份，也敢對老夫無禮，如不教訓他們一頓，侍衛宮還有什麼法紀可言。」

岳秀突然接道：「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閣下不聽宮主之命，又叫咱們如何去服從閣下之命呢？」

王丹道：「反了，反了，頂撞之外，還敢教訓老夫，有胆子，你給我過來。」

岳秀笑一笑，直對王丹行去，一面說道：「亡羊補牢，時尤未晚，閣下還來得及改變主意，聽命宮主。」

王丹冷哼一聲，道：「你要找死。」呼的一掌，打了過來。

岳秀早已運氣戒備，右手一抬，竟然硬把一掌接下。

但聞蓬然一聲，雙掌接實。

這一掌，王丹只用了七成眞力。

在他想來，一個小小的三等侍衛，這一掌，要把他震的吐血而亡，七成眞力，已是含怒而發了。

那知事情大謬不然，這一掌接實下來之後，岳秀竟然是紋風不動，那王丹反而被震的連退了兩步。

幸好只是七成眞力，如是再加大一些，這一掌吃的苦頭更大。

王丹楞住了，望着岳秀半晌講不出一句話來。

他心中很奇怪，一個三等侍衛，怎能硬接下自己的掌力。

岳秀淡淡一笑，道：「副宮主，你只攻了一掌，而且，你的破山掌力，也未完全發揮出來，是麼？」

王丹吸一口氣，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岳秀淡淡一笑，道：「侍衛宮中一個三等侍衛。」

王丹道：「不可能，就算是二等侍衛，也無能接下我這一掌。」

岳秀道：「但事實勝過雄辯，在下接了一掌，仍是安然無恙。」

王丹冷哼一聲，道：「所以，你不是三等侍衛。」

岳秀說道：「不是侍衛，又是什麼人呢？」

王丹回顧了同伴一眼，說道：「咱們走吧！」

不再看岳秀一眼，却對張一清一抱拳，道：「宮主，請想想屬下的話，咱們也許仔細想一想宮主之言，過兩天，咱們再來討教。」

張一清微微一笑，道：「兩位副宮主想走麼？」

王丹道：「正是如此，咱們都需要一些時間，想一想，對麼？」

張一清道：「我已經想得很清楚。」

王丹道：「好吧！既然宮主不肯改變主意，那就請給我們一點時間，咱們兩日之內，定然會給你一個滿意答覆。」

岳秀生恐張一清被兩人面子拘住，答應了放他們走，立刻接口說道：「不行，要決定，立刻就決定。」

王丹說道：「你怎能够干預宮主的決定。」

張一清笑一笑，道：「我已經決定了，只怕很難更改。」

王丹道：「你決定什麼？」

張一清道：「如若兩位不能答應在下的條件，兩位也不用走了。」

王丹道：「留下我們。」

張一清道：「不錯。」

岳秀道：「背叛宮主之命的人，一定要受到制裁，很嚴厲制裁。」

王丹目光瞧到同伴身上，道：「洪兄，咱們如何決定！」

那青衫老者冷笑一聲，道：「王兄，難道咱們眞要被幾個三等侍衛，把咱們唬住麼？」

王丹道：「那自然不成。」

青衫人道：「不能被他們嚇住，只有衝出去了。」

王丹道：「洪兄說的是……」

放低聲音，接道：「洪兄先請，兄弟給洪兄掠陣。」

青衫人一皺眉頭，似想出言反擊，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人却舉步行了過來。

岳秀淡淡一笑，道：「如是兩位肯聯手對敵，衝出的機會大一些。」

青衫人道：「好大的口氣，你究竟是什麼人？」

岳秀道：「三等侍衛，衣服很明顯，難道兩位瞧不出來？」

青衫老人道：「三等侍衛，大都難當王副宮主一掌。」

岳秀道：「那是我們的事，不勞兩位費心了。」

青衫人突然一上步，右手五指若鈎，抓了過去。

這一抓，快如流星，五指展佈之間，已然搭上岳秀的脈穴。

岳秀早已有備，故意誘敵把招術用老，等他掌勢已接近腕時，突然一翻右手，反向青衫人腕穴上扣去。

青衫老人吃了一驚，只好一吸氣，向後退開了五步，才算避開了岳秀的反擊之勢。

岳秀沒有追趕，只是冷漠一笑，道：「兩位，可以再想一盞熱茶的時間，回答宮主的話。」

青衫人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岳秀道：「不能奉告。」

青衫人道：「三等侍衛，大都接不下我們三招……」

岳秀冷冷接道：「兩位，此一時，彼一時也，兩位如是自覺有能衝的出去，那就盡管出手，用不着彼此多費口舌了。」

青衫人道：「男子漢，大丈夫，爲什麼這樣藏頭露尾，不覺着有失氣度麼？」

岳秀道：「兵不厭詐，愈詐愈好，不論我是什麼人？非關緊要，重要的是你們逃出這大廳的機會大小。」

青衫人知道遇上了生平未遇的勁敵，一皺眉頭，低聲對王丹說道：「咱們應該如何？」

王丹也用極低微的聲音回答，道：「洪兄，你看咱們闖出去的機會如何？」

青衫老者道：「無法猜測，張一清似是存心要把咱們留下來了。」

王丹說道：「你是說，他還有別的埋伏。」

青衫老者道：「大有可能，這些年來，他忍辱負重，却不肯辭去這宮主之位，只怕是早有用心了。」

王丹道：「洪兄，眼下之急，是火燒眉毛，咱們必需要決定一件事。」

青衫老者道：「什麼事？」

王丹道：「衝出去，還是留在這裏和他們週旋下去。」

青衫老人說道：「自然是以衝出去爲上。」

王丹道：「好！咱們合力衝過去。」

青衣人點點頭，突然大喝一聲，飛躍而起。

在躍起的同時，鬆開了腰中的扣把，抖出了一把緬刀。

鋒利的寒芒，有如一道劃空閃電，直向岳秀衝去。

以他副宮主之尊，忽然間亮了兵刃，實有些出了岳秀的意料之外，也激起了岳秀的殺機，拔劍迎擊。

但見寒芒閃動，響起了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

一陣金鐵交鳴響過後，緊接着響起了一聲慘叫。

兩條交錯的人影，也突然分開。

但見鮮血迸冒，那青衫老者的前胸，後背，同時冒出了鮮血。

身子搖顫了一陣，倒摔下去。

原來，兩人在這交手一瞬之間，已然各發七招，第八招上，那青衫老者，變招不及，封不住岳秀的劍勢，被一劍洞穿了前胸，劍傷了要害而死。

王丹本來是準備在兩人動手之後，緊接着發動攻勢，却不料那青衫人竟然撐不過岳秀一輪攻勢。

岳秀殺了那青衫老者之後，眉宇間殺機未消，目光轉注到王丹的身上，道：「閣下可以出手了。」

如若有同伴在場，王丹硬着頭皮，也只有撐下去了，但那青衫人已死，只餘下他一個，面對着死亡時，引起了無比的恐懼之心。

輕輕吁一口氣，王丹緩緩說道：「宮主，在下……」

張一清接道：「副宮主有什麼吩咐，只管請說。」

王丹道：「那個人，究竟是誰？」

張一清笑一笑，道：「張某人的心腹，侍衛宮中的三等侍衛。」

王丹道：「不可能，張兄……」

張一清冷冷接道：「王丹，不論他是什麼人，但他能取你之命！對麼？」

王丹點點頭。

張一清道：「現在，你要選擇的是死是生，沒有第三條路好走！」

王丹道：「死怎麼說？」

張一清道：「給你一個搏鬥的機會，讓你死而無怨。」

王丹道：「我可不可以，另選一位對手！」

張一清說道：「那要看你選的什麼人了？」

王丹道：「你！張宮主。」

張一清笑一笑，道：「好吧！咱們如不動手一戰，你還覺着我十幾年來，一直是虛尸其位了。」

王丹點點頭，道：「張一清，看起來，你還有一點氣度。」

張一清道：「誇獎，誇獎，你怎麼遂我？」

王丹道：「我戰不過他，因爲，洪兄和兄弟的武功在伯仲之間，但我又不能降，只好尋找一份生機了。」

張一清道：「和我動手，閣下覺着是一份生機。」

王丹笑一笑，道：「就算我不是宮主之敵，至少，我有逃命的機會。」

張一清道：「好吧！王丹，你如能勝我一招半式，我就放你離開……」

王丹精神一振，道：「此話當眞。」

張一清說道：「大丈夫一言，駟馬難追。」

王丹道：「別人也不會攔阻。」

張一清道：「不會。」

王丹一躍而起，道：「好！宮主先吃在下一掌。」

呼的一掌劈了過去。

張一清一閃避開，道：「慢着。」

王丹說道：「宮主，你可是準備變卦了。」

張一清搖搖頭道：「如是我勝了你，那又如何？」

王丹道：「任憑處置，是殺是剮，在下決無一句惡言。」

張一清搖一搖頭，說道：「這個可不成。」

王丹道：「千古艱難唯一死，我以死亡作注，難道還不够重。」

張一清道：「咱們相處數年，我無意要你死。」

王丹道：「那宮主的意思是……」

張一清道：「我想知道你們背後的人是誰？」

王丹道：「這題目比起來要我死，還要難一些？」

張一清一正面容，說道：「一個人，只有一條命，死了之後，那就一無所有，但你如願意和在下合作，你仍是侍衛的副宮主。」

王丹道：「別人會要我的命。」

馬鵬接道：「咱們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那一個不是刀頭舔血，生死事，也無法放在心上，不過，死要死的有價值，閣下這死法，使在下覺着十分不值。」

王丹道：「你們究竟是誰？」

張一清道：「王兄可知道布衣侯岳秀麼？」

王丹道：「那一位是？」

岳秀道：「我！」

王丹道：「在下敗不寃，也敗的心服口服。」

岳秀一揮手，道：「王兄不用謙辭，張宮主說的不錯，如若你能立刻擺脫這些，你仍是此地的副宮主。」

王丹沉吟了一陣，道：「侯爺，除非我編一套假話出來，我如是說了眞話，別人怎會相信？」

張一清怔了一怔，詫聲道：「怎麼回事？」

王丹說道：「宮主相不相信，我堂堂侍衛宮的副宮主，受命於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張一清道：「什麼樣的人物？」

王丹道：「咱們侍衛宮中一個掃地的工人。」

張一清怔了一怔，道：「有這等事，洪副宮主，是不是和你一樣？」

王丹道：「是！」

張一清道：「那掃地工人，叫什麼名字？」

王丹道：「大家都不大清楚他的名字，都叫他老董。」

張一清道：「老董，就是那個專門打掃庭院的老董？」

王丹道：「就是他。」

張一清道：「想不到啊，老董竟會是一方首腦人物？」

王丹說道：「咱們一直聽他的令諭行事。」

譚雲道：「你們怎會甘心雌服於一個掃地工人的手中？」

王丹道：「他如沒有表現出一些什麼？咱們自然是不會聽他之命了。」

譚雲道：「王兄和他動過手麼？」

王丹道：「沒有，但我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強。」

岳秀道：「王兄是屈在他武功迫逼之下了。」

王丹苦笑一下，道：「如若只是以生死相迫，王某人還不至於任他擺佈。」

張一清哦了一聲，道：「王兄，還有什麼把柄落他手中不成。」

王丹道：「妻兒之命，再加上我個人的生死。」

張一清道：「王兄家居原籍，遙遙數千里，怎會……」

王丹接道：「可怕的是，已經被他們擄入京中，一次從命，就多一分陷溺，欲拔不能了。」

張一清說道：「王兄，此刻作何打算呢？」

王丹道：「最好的辦法，就是宮主把在下傷於掌下，下入石牢，當可保住在下妻兒之命。」

張一清沉吟了一陣，道：「岳侯爺的意思是……」

岳秀微微一笑，道：「在下倒有一點不同的看法，不知王兄是否同意？」

王丹道：「岳侯爺請說，在下是否同意，立刻可以答覆。」

岳秀道：「王兄如是被點了穴道，和下入石牢，有何不同。」

王丹略一沉吟，道：「不錯，點了穴道也是一樣，那老董是何等人物，豈有一眼瞧不出的道理。」

但聞岳秀接道：「王兄可知道令正等住在何處？」

王丹道：「這個知道。」

岳秀道：「那很好，咱們對付了老董之後，立刻趕到貴府，以解尊夫人和令郎之難。」

王丹沉吟了一陣，道：「老董其人，奸狡異常，千萬不可大意。」

馬鵬道：「他人在何處？」

王丹說道：「早晨打掃過一次庭院之後，就行踪不明，但他又會陡然出現在面前……」

沉吟了一陣，接道：「在下倒有一策，或可引他出現。」

張一清道：「王兄請說。」

王丹低言了數語。

張一清道：「這樣豈不太過委屈宮主了！」

王丹道：「只有此法，或可一試，請宮主點了在下兩處穴道吧！」

張一清點點頭，出手點了王丹雙臂的穴道。

岳秀，譚雲，馬鵬三個人，押着王丹，向外行去。

王丹走在最前面，直奔向自己的住處行去。

張一清在四人離去不久，立時下了一道密令，全面行動，立刻追岳秀等而去。

這是跨院中一座雅緻的上房，也是王丹的住處。

譚雲低聲道：「王兄，此刻何時，咱們開不起玩笑。」

王丹道：「老董出沒無常，無事時，常來此地坐坐，不在此地，那就很難找他了。」

馬鵬道：「王兄，咱們如是找不到那位老董，你作何打算呢？」

王丹道：「找不到也要找，至遲等他到明天早上再見。」

譚雲道：「他每天早上，都來此地的麼？」

王丹點頭道：「十年如一日，風雨不改。」

馬鵬道：「來此作甚？」

王丹低聲一嘆，道：「掃地，你相信麼？一個做粗工的人，竟然把我這個副宮主……」

岳秀耳目靈敏，道：「有人來了。」

王丹伸頭一望，道：「是老董，三位向後站站吧！」

岳秀等排列身後的兩側，王丹却坐在廳中一張大木椅上。

一個穿着灰布長衫，戴着氈帽的五旬老者，直行入大廳之中。

他似是未想到王丹會坐在廳中，不禁微微一怔，道：「副宮主，你回來了？」

王丹點點頭，道：「老董，你可知道洪副宮主死了？」

老董道：「死了，怎麼死的呢？洪副宮主滿好一個人。」

一面答話，一面向廳外退去。

譚雲橫移兩步，擋在門口，道：「老董，副宮主有話問你，話未說完之前，別打算離去。」

老董不禁怔了一怔，問道：「你是什麼人？」

譚雲道：「在下麼，侍衛宮中的三等侍衛。」

老董道：「我怎麼沒有見過你？」

譚雲道：「三等侍衛太多了，你如何認得清楚。」

老董冷聲說道：「別說是三等侍衛，就算是這裏的火伕頭子，我也是認得很清楚的！」

譚雲冷哼一聲，道：「可惜，閣下却不認識我。」

老董不再理會譚雲，目光轉到王丹的身上，道：「王副宮主，這是怎麼回事？難道這就是你安排的陷阱。」

王丹對老董，似是有些害怕，竟然急急的辯說道：「不是，這三位是張宮主派來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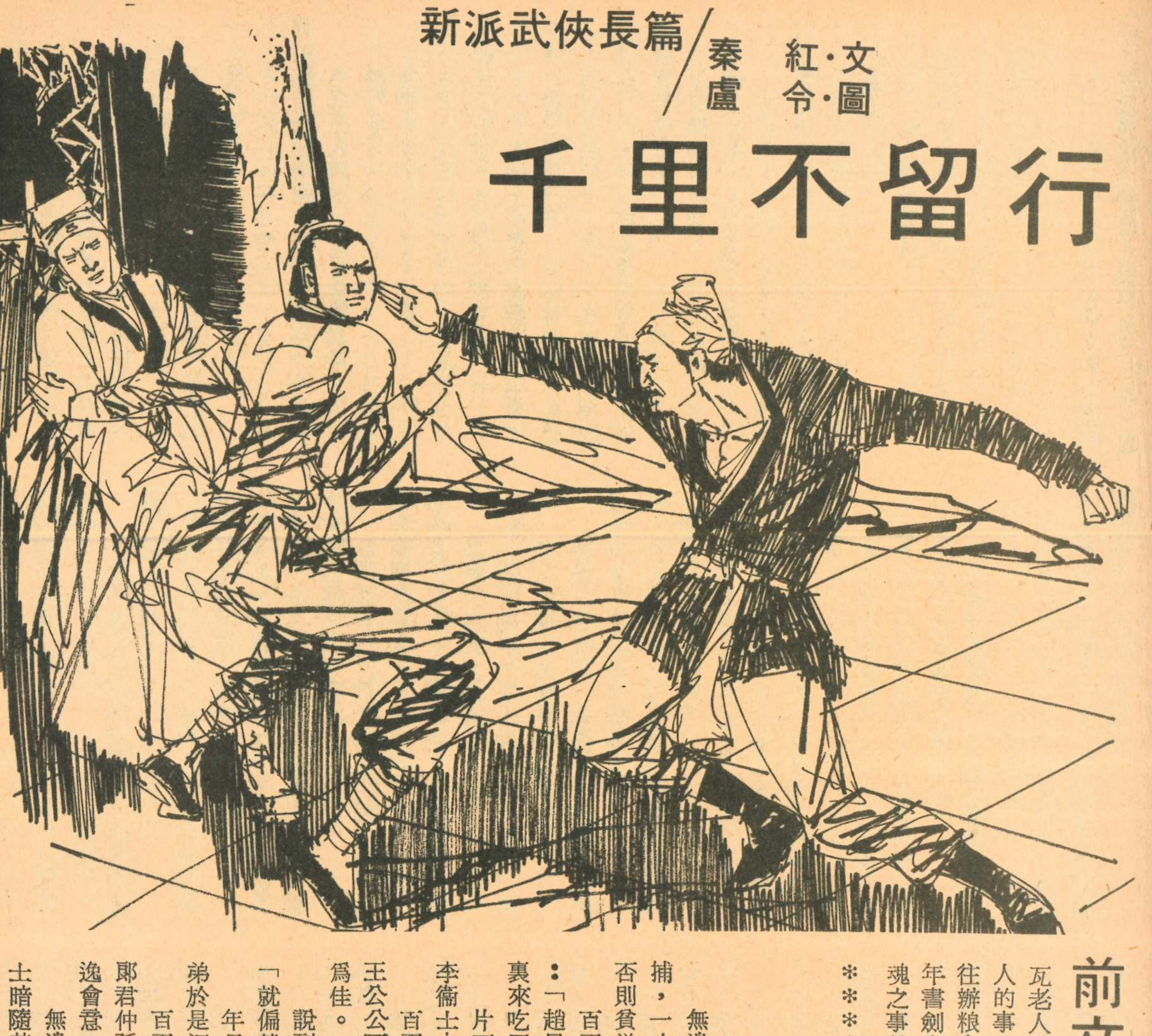
老董冷笑一聲，冷冷接口說道：「我不信……」

只聽身後有人接道：「不信也不行，

新派武俠長篇

秦紅·文
盧令·圖

千里不留行



前文提要：

荒山遭嫁禍　破廟遇强徒

上回書至百忍上人及無邊子道長勸服片瓦老人對年書劍不該草率判罪，因有許多迹象顯示出年書劍實是無辜的，片瓦老人接納了他們的勸告，即通知年書劍三公會的人要到他莊上居住，以便調查殭屍害人的事。年書劍欣然允諾，並先率二僕返莊佈置宿住，回到仙霞山莊，年書劍命年長壽往辦粮食，他在臥室假寐，詎爲蔡瑞燕潛入擊昏擄走，三公會等人來到仙霞山莊，始知年書劍失踪，當即掃數登山搜查，年長壽至是迫得將早上他們主僕在山頂遇見年南瀛鬼魂之事說出，三公會各人紛議排搜方法——

＊＊＊＊＊＊＊＊＊＊＊＊＊＊＊＊＊＊＊＊＊＊＊＊＊＊＊

無邊子道：「他一出現，咱們即予圍捕，一次不成再來一次，除非他是眞鬼，否則貧道不信永遠抓不到他。」

百忍上人又點點頭，轉對片瓦老人道：「趙兄，咱們不如派人回莊去帶飯到這裏來吃了，然後等天黑了再繼續搜索？」

片瓦老人頷首道：「也好，那麼就請李衞士——」

百忍上人忙道：「不，李衞士與那位王公公不熟，還是麻煩年書劍這兩位僕人爲佳。」

說到這裏，轉望年長壽和年長福道：「就偏勞二位跑一趟如何？」

年長壽和年長福當然不好拒絕，兩兄弟於是返回仙霞山莊去了。

百忍上人等他們走出甚遠，便向神行郎君仲孫逸使了一個眼色，神行郎君仲孫逸會意，當即起身悄悄跟隨下去。

無邊子微笑道：「上人可是要仲孫衞士暗隨其後，聽聽他們說些甚麼？」

百忍上人點頭道：「正是，咱們必須先確定年書劍主僕，有無可疑然後才能辦事。」

無邊子道：「貧道仍然認爲年書劍與殭屍或鬼魂無關，他的失踪，絕不是畏罪潛逃。」

百忍上人道：「老衲的看法亦與道兄相同，但證實一下又有何妨？」

無邊子點點頭，閉目養神，不再說話了。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天已大黑，遠處忽現一條人影，捷如狸貓的疾奔而來！

玉麒麟饒君平道：「有人來了。」

話聲甫落，一條黑影已飄落到衆人面前！

來人非別，正是以輕功聞名天下的神行郎君仲孫逸！

百忍上人乃問道：「怎麼樣？」

神行郎君仲孫逸道：「屬下暗中跟隨他們回莊，又躲在莊中偷聽他們與那位王

鐵一般的事實。」

老董回頭一看，說話之人，正是宮主張一清，不禁仰天大笑三聲，說道：「爲了我一個掃地的工人，值得如此勞師動衆麼？」

張一清道：「過去，咱們太忽畧了閣下，今日只好盡心補償了。」

老董道：「言重了。」

張一清道：「老董，想你必不甘束手就縛，請亮兵刃動手吧！」

老董冷冷說道：「該亮兵刃的時候，用不着閣下吩咐！」

說話之間，忽然向門外搶了出去。

譚雲冷冷說道：「回去。」

疾發一掌，迎面拍去。

老董那會把一個三等侍衞看在眼中，右手一伸，硬接一掌。

但聞蓬然一聲，雙掌接實。

一股奇大的勁力，傳了過來，老董身不由已的向後退了一步。

老董大感意外的望了譚雲一眼，道：「你在那一擋下聽令。」

譚雲冷冷說道：「我雖然只是一個三等侍衞，但也比你這掃地的工人高一些，你還不配問我。」

老董目光轉注到王丹的身上，道：「王丹，這是怎麼回事？」

王丹搖搖頭，道：「事實上，我也不太明白。」

老董道：「你，你洩露了隱密。」

王丹苦笑一下，道：「老董，你一向神神秘秘，連我也不太瞭解，我就算想洩漏，也無從說起啊！」

老董點點頭，道：「不錯，你不可能知道很多——說了也無關緊要，不過，有一點叫我老董想不明白？」

王丹道：「你請說。」

老董道：「我記得我給過一顆毒丸，吞下之後，立刻可以氣絕而死，但閣下爲何不死？」

王丹道：「千古艱難唯一死，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董冷冷一哼，說道：「原來你是很怕死。」

王丹道：「你難道不怕死麼？」

老董道：「人都怕死，不過，應該死的時候，死比活着要好一些。」

王丹淡一淡笑，道：「老董，你是聰明人，看看今日的形勢如何？」

老董道：「他們不可能是三等侍衞，三等侍衞，很難擋我一擊。」

王丹道：「老董，那是說情形很嚴重了。」

老董冷笑一聲，道：「王丹，不用轉彎抹角了，你想說什麼，直接了當的說出來吧！」

王丹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一個人如是保不了命，就算給你皇帝當，你也一樣當不成，對麼？」

老董道：「話是不錯，不過……」

岳秀突然欺身而上，一把抓住了老董的右腕，冷冷說道：「閣下準備玩出什麼花招。」

老董右手被扣，五指一鬆。拍的一聲，跌落下一個小型鋼筒。

王丹臉色一變，道：「七步追魂。」

老董低頭長嘆一聲，說道：「罷了，罷了。」突然一仰身子，向後倒去。

馬鵬大行一步，走了過來，伸手托起老董的下顎，掏出一粒丹葯，送入了老董口中。但見老董臉色上泛起一層黑氣，人已氣絕而逝。輕輕吁一口氣，道：「好厲害的毒葯，簡直是無物可救的奇毒。」

岳秀道：「能看出這是什麼？」

馬鵬道：「在未見到葯物之前，什麼都看不出來，像這樣，能够使人速死的毒葯，最少有五種以上……」語聲一頓，接道：「配製這樣的毒葯，並非易事，顯然，他們之中，確有一位用毒的高手。」

譚雲伸手拾起鋼筒，瞧了一陣，道：「强力彈簧，可以射出的毒箭，足以致命的毒箭。」

王丹道：「這鋼筒號稱七步追魂，由筒中射出的毒針，强勁無比，百步內，快如閃電，中人後，七步必死。」

岳秀道：「這麼說來，王副宮主，早知道他身懷七步追魂了。」

王丹點頭道：「我知道有七步追魂這種暗器，但却不知道老董身上也藏有這種暗器。」

岳秀道：「馬兄，這種暗器，武林中是否常見。」

馬鵬道：「絕無僅有，在下也是第一次見到。」

岳秀道：「譚兄，請仔細瞧瞧鋼筒的施用之法。」目光轉到了王丹的身上，道：「王副宮主，你可以決定去留了。」

王丹怔了一怔，道：「決定去留？」

岳秀道：「不錯，你可以走，離開侍衞宮，從此之後，咱們就別再見面，再見面，在下決不會手下留情……」等了片刻，不見王丹答話，立刻接道：「你也可以留下來，但如留下來，那就要誠心誠意的留下來，不能稍生任何背叛之心，既往不究，在下可以担保你留任副宮主的位置，但要全心協助宮主，爲皇上盡力。」

王丹苦笑一下，道：「副宮主職位不低，我王丹早已心滿意足，但我的妻兒生死……」

岳秀接道：「必要冒這個險，忠孝一向不能兩全，但在下仍然答你，我們盡力營救他們脫險。」

（未完）

公公交談，現在他們已帶着晚膳走到半路上了。」

百忍上人道：「他們說些什麼？」

神行郎君仲孫逸道：「所談的均不離其主人失踪及鬼魂出沒之事，聽他們所言，似無一點嫌疑。」

百忍上人道：「你有沒有見到留莊看守的滿、鞏二衞士？」

神行郎君仲孫逸笑道：「見到了，他們跟王公公在一起，但未發現屬下。」

百忍上人道：「好，你歇歇吧。」

神行郎君仲孫逸坐下不久，年長壽和年長福即挑着飯菜到了。

百忍上人慰勞他們幾句，又故意問了些莊上的情形，便招呼大家吃飯。

十四人在山上吃過了晚膳，又歇息了一會，看看眉月已升上蔚藍的夜空，片瓦老人乃起立說道：「好了，今夜咱們搜索仙霞嶺東面，仍以橫隊進行搜索，諸位有無寶貴意見？」

玉麒麟饒君平道：「彼此相距三丈似乎太近了一些，可否改爲四丈？」

片瓦老人想了想，點頭道：「也好，彼此相距四丈，搜索的範圍可廣達五十餘丈，但諸位在搜索時應多加小心，千萬不可擅離隊伍。」

爲了便於支援及圍捕，他們武林三公一個排在最中間，兩個排在最左和最右，其餘人等交錯編排，隊形站開之後，便向仙霞嶺東面進發，再展開一次捲地氈式的搜索。

走了一程，已搜入仙霞嶺東面的樹林中，這地方樹木最密，濃蔭蔽天匝地，粗大的樹椏幾乎充塞整個空間，人臂粗的樹鬚根根落地，形成一層一層的樹網，往往必須揮劍砍去才能行入，故搜索極爲艱難緩慢。

十四人費了一個多時辰的工夫，才搜過一座山頭而進入另一座山頭……

到了半夜時分，他們已搜遍四座山頭及幾片山澗密林，結果毫無發現。

這時，衆人都有些疲倦了，片瓦老人乃傳話下去：「再去前面那座山頭搜一搜，如無發現，即收隊返莊。」

呈現在衆人眼前的那座山頭，似是仙霞嶺東面最高大的一座山頭，山上有數不盡的參天古木，重巒叠嶂，陰森蒼鬱，有如一頭巨大無比的箭豬！

十四人越過一道山溝，仍以原來的隊形，進入山頭上的密林中搜索。

由於林密如織，故林下黑暗異常，幾乎看不見一丈以外的東西。

大約行入四五十丈深，驀聞右側響起一聲慘叫——

「啊唷！」

這一聲突如其來的慘叫，猶如一顆巨石打入了衆人的心房，使得衆人心頭大大一震。

排在最左邊的片瓦老人大吃一驚，急忙高聲問道：「那邊發生了甚麼事？」

身形一長，循聲疾奔過去。

排在左側的六個人，也立卽縱身趕了過去。

趕到一棵大樹下，只見無邊子、百忍上人等六人正圍作一堆，顯然有人遭遇意外了。

片瓦老人疾趨向前，急問道：「是誰？是誰？」

無邊子答道：「是『雙筆鎭江西劉金堂』，他背心挨了一刀！」

片瓦老人擠入一看，但見「雙筆鎭江西劉金堂」側臥於樹下，背上插着一把短刀！

短刀插入極深，任何人看了都知道他無法可救了。

這時，百忍上人正在將他扶入臂彎，一面急問道：「劉施主，你振作一下，快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

雙筆鎭江西劉金堂慘白的面孔劇烈的抽搐着，冷汗如雨滴下，掙扎了老半天，才吐出聲音來：「年……年書劍！」

百忍上人神色大愕道：「甚麼！」

劉金堂拚出餘力說道：「年書劍殺了我！他突然從……從樹後轉出……」

說到這裏，頭往旁一歪，死了！

百忍上人怔怔的望着他，心中震驚萬分，以致一時間呆若木鷄。

其餘十二人也驚駭得說不出話來。

年書劍！

殺人者居然是年書劍！

他本是個體弱多病，手無縛鷄之力的人，怎麼能够躲在林中襲擊人呢？

難道他的體質孱弱是假裝的？

難道殭尸的殘害人命，果然是他們父子的陰謀？

片瓦老人冷峻的面部起了輕微的痙攣，顯然心中正有一股怒火在翻騰。

他本來不相信師弟年南瀛僞死假扮殭尸，可是現在信心動搖了。

——如果那殭尸不是年南瀛假扮的，年書劍何必殺人？

——他之殺人，不正是一種「圖窮七現」的表現麼？

老人越想越氣，渾身發起抖來。

百忍上人輕輕將業已斷氣的劉金堂放落地上，慢慢站起身子，長嘆一聲道：「晁衞士，你是距離劉施主最近的人吧？」

鐵笛客晁基答道：「是的。」

百忍上人問道：「你看見了沒有？」

鐵笛客晁基道：「沒有。」

百忍上人道：「甚麼都沒看見？」

鐵笛客晁基道：「是的，屬下聽到他慘叫，立刻就趕過來，只見他倒在地上，並未見到那年書劍。」

百忍上人困惑地道：「這就奇了，你和他相距約有幾丈遠？」

鐵笛客晁基道：「一直保持四丈的距離，但因林下黑暗，樹木又多，故彼此的身形時現時失，無法看得很清楚。」

百忍上人擺頭望望四周，又抬頭望望樹上，滿面迷惑道：「那年書劍自樹後轉出，一刀刺殺了劉施主，竟能在轉瞬之間遁去無踪，這份輕功……」

無邊子接口道：「貧道自嘆不如！」

百忍上人道：「是的，老衲亦無此能耐，而他竟然能够做到，這豈非太不可思議了？」

片瓦老人一直在强按着怒火，可是這時終於忍不住了，突然厲聲喝道：「年書劍，你給我滾出來！」

聲若焦雷，震得在場之人耳鼓發鳴，也驚起林中宿鳥，周圍數十丈內響起一片鳥叫和「噗噗」的飛竄之聲！

百忍上人情知他憤怒已極，連忙勸慰道：「趙兄愼勿動怒，也許是劉施主看錯了，兇手不一定是年書劍……」

片瓦老人面上劇烈的痙攣着，現出深沉的冷笑，一字一咬牙道：「不是他，難道是那殭尸？難道是那鬼魂？殭尸和鬼魂，會用刀殺人麼？」

他的情緒似已失去控制，陡地縱身躍上樹梢，雙目迸射出懾人心魄的銳芒，朝看四下厲聲道：「年南瀛！年書劍！你們若是人，若還有一點骨氣，就滾出來和老夫相見！」

但是任他怒吼如雷，仍只驚起一羣一羣的宿鳥，並未見年南瀛父子現身。

他怒罵吼叫了一陣，不見一點動靜，忽然一個翻身掠回樹下，上前一把抓住年長壽的胸襟，再一把抓住年長福的胸襟，怒喝道：「快說！你們主人藏匿何處？不說老夫立刻處死你們！」

年長壽和年長福惶然叫嚷道：「我們不知道呀！」

片瓦老人氣極，竟將他們兄弟一舉而起，再重重的摜在地上，喝道：「李衞士聽令！」

劍迷李飛應聲道：「屬下在！」

片瓦老人戟指倒在地上的年長壽和年長福，厲叱道：「把這兩個惡僕宰了！」

百忍上人抬手阻止道：「且慢！」

片瓦老人倏地轉望他，神情激動地道：「上人，昨天我們饒了那小子已是大錯，今天再不能釋放這兩個惡僕人了！」

百忍上人冷靜的說道：「是的，絕對不能釋放，但也不能處死！」

片瓦老人沉聲道：「頑劣之徒，留之何益！」

百忍上人道：「殺之無補於事，留之有助於破案——趙兄，你太激動了，何不心平氣和的來處理此事？」

片瓦老人聽到此言，才略爲冷靜下來，浩嘆一聲，目湧淚光，痛心的說道：「年南瀛是老夫的師弟，年書劍是老夫的師侄，你們叫老夫如何能够心平氣和？」

百忍上人道：「正因年大俠父子與趙兄有同門之誼，故趙兄更應冷靜行事。」

片瓦老人悲憤地道：「老夫身爲三公會的會主之一，如今自己的師弟扮鬼殘害人命，這叫老夫如何堵悠悠衆口？」

百忍上人道：「是非黑白，總有分明的一天，到時趙兄只要作公正無私的判決，誰又敢批評趙兄？」

他說到此處，走上前推着片瓦老人在樹頭坐下，道：「趙兄坐下歇歇，此事由老衲和無邊道兄來處理就是了。」

片瓦老人又長嘆一聲，沒有再開口，頹然倚坐於樹下，似已心力交瘁了。

百忍上人接着走去拔出劉金堂背上的那把短刀，反覆審視一番，然後在年長壽和年長福跟前蹲下，把短刀遞給他們看，和顏悅色的問道：「這是你們主人使用的短刀麼？」

年長壽和年長福剛才被片瓦老人重力一摜，差點昏死過去，這時已一齊坐起，他們看了短刀一眼，一齊搖頭道：「我家老爺沒有這把短刀！」

百忍上人聲調一沉道：「你們要說實話！」

年長壽道：「我們說的是實話呀！」

百忍上人嚴峻的注視他們好半晌，才又開口問道：「你們老老實實的把一切內情說出來，老衲保證可免你們兩兄弟的死罪！」

年長壽說道：「上人，你要我們說甚麼呢？」

百忍上人道：「首先，說出年南瀛爲何要僞死假扮殭尸！」

年長壽苦笑道：「這個問題，上人卽使打死我們兄弟，我們兄弟也講不出來，因爲我們兄弟是在五指山被年書劍收爲僕人的，在那之前，根本沒見過大儒俠年南瀛的人！」

百忍上人道：「那麼，盡你們所知說出來吧！」

年長壽道：「我們甚麼都不知道！」

百忍上人面色一沉道：「連年書劍練就一身絕技的事情也不知道麼？」

年長壽道：「我家老爺不錯是有滿腹武學，可是，他的確體弱多病，沒練過武功。」

百忍上人冷笑道：「若然，剛才何以能够刺殺劉施主？又能迅速逃遁無踪？」

年長壽搖頭道：「他一定是看錯了，殺他之人一定不是我家老爺！」

百忍上人又冷笑道：「年書劍自樹後轉出，一刀刺入劉施主的背心，當劉施主被刺之時，他一定會回頭去看，你想一個近在身後之人，會看錯不成？」

年長壽又搖頭道：「小的只知我家老爺沒練過武功，他就算偸襲得手，也不可能逃掉！」

百忍上人又靜靜的凝視他們一會，以不耐煩的語氣道：「你們再不說實話，老衲可要吩咐用刑了！」

年長壽道：「我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殺了我們也沒用。」

百忍上人站立起來，冷冷道：「饒、晁二衞士！」

玉麒麟饒君平和鐵笛客晁基拱手答道：「屬下在。」

百忍上人道：「把他們吊起來！」

×　×　×

年長壽和年長福被吊上樹的時候——年書劍正從昏迷中甦醒過來。

地點是在距離仙霞嶺數十里外的一間破廟中。

這間破廟座落在一條荒涼的古道之旁，廟殿上一片敗壞，已看不出供奉的是甚麼神，年書劍打量了好半天才看出這是一間破廟。

起初他以爲身在夢中，後見眼前的景象始終沒有改變才知道不是夢，才吃急的坐起來。

他想起了在仙霞山莊的遭遇——一個自稱是「鐵扇秀士平中原」的未婚妻的姑娘蔡瑞燕突然闖入自己的臥房，聲稱要爲其未婚夫報仇，可是後來却又改變主意不殺自己，而在自己的後腦上劈了一掌，自己就那樣昏迷過去——現在自己怎的在這破廟中？那個叫蔡瑞燕的姑娘那裏去了？

他摸了摸後腦，舉目搜望，不見那蔡瑞燕在殿上，當下試探的開口喊道：「蔡姑娘，蔡姑娘！」

蔡瑞燕沒出現。

整個破廟中，也沒有一點聲响！

年書劍大感意外，暗忖道：「奇怪了，一定是她把我弄到這裏來的，但她自己那裏去了呢？」

他不信她會無緣無故的棄自己而去，當下起身走入殿後，見殿後只是一堆斷垣破瓦，一眼望去，也看不見蔡瑞燕的芳蹤，於是返身轉到廟外，舉目四望……眼前，是一條雜草叢生的古道，遠處，則是一望無際的山坡地。

天還很黑，四周靜闃無人。

他頗有墮入五里霧中之感，又暗忖道：「這是甚麼地方？她爲何把我丟在這裏不管了？難道她不忍殺我，因此逕自離去了？」

他想不通，苦笑着搖搖頭，移步走到古道上，再縱目四矚，大聲喊道：「蔡姑娘！蔡姑娘！」

聲浪遠遠傳開，但仍不見蔡瑞燕出現，彷彿是一片死亡世界！

他皺緊眉頭，沉思了片刻，即轉回廟殿上坐下，決定等天亮再作打算……

枯坐了約莫個把時辰，看看天已接近破曉的時候，忽然遠處有聲音傳來了！

是一片嘈雜的脚步聲！

好像有很多人正朝破廟走來！

年書劍吃了一驚，疾忙起身跑入殿後，在一堵斷垣下躲藏起來。

他很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處境，雖然武林三公已答允讓他行動自由，但日前知道的人還不多，如果碰上武林人物，自己仍然是被緝捕的對象，要是有年長壽和年長福在身邊當可無懼，現在則非避避風險不可。

他屏息躲藏着，不敢稍動。

俄頃，那片雜亂的脚步聲已响到廟門口，只聽有一人說道：「各位，此地距仙霞嶺已不遠，咱們莫如在這破廟中歇歇，等天亮再走？」

「好，就在這兒歇歇。」

於是，脚步聲傳入廟殿，跟着响起一片踢動破瓦的聲音，不看可知各人均在清理地面，找位置坐下，然後話聲又起——

「這兒距仙霞嶺尚有幾里？」

「大約有三十多里吧。」

「武林三公想必已去到仙霞嶺了。」

「是的。」

「不知是否已抓到那殭尸？」

「這要看武林三公，願不願眞心去抓了！」

「怎麼說？」

「那大儒俠年南瀛乃是片瓦老人趙公鴻的同門師弟，我猜趙公鴻必不肯眞拿年南瀛治罪，這次，他們大舉前來仙霞嶺，不過是怕人指責，敷衍敷衍，虛應故事而已。」

「哼，果眞如此，那他們就不配担任三公會的會主了！」

「牛兄，在下不同意你這看法，武林三公一向公正賢明，他們不會徇私的。」

「嘿嘿，這次可不一定了！」

「片瓦老人縱有徇私之意，無邊子和百忍上人也不會答應。」

「嘿嘿，難說得很呢！他們武林三公共事多年，交情深厚——」

「牛兄，你眞以爲那殭尸是年南瀛僞死假扮的麼？」

「不錯！」

「但年南瀛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有陰謀！」

「甚麼陰謀？」

「根據可靠消息，年南瀛在仙霞嶺發現了一座藏金極豐的金礦，他爲了想開採金礦，故先假扮殭尸害人，等附近居民遷離仙霞嶺之後，他便動手開採。」

「啊，原來如此！」

「這件事，說不定武林三公也已知情，也說不定年南瀛已和他們有了勾結！」

「哦？」

「各位，你們不要以爲武林三公很清高，其實就我所知，他們均是僞君子，明着爲人排難解紛，暗地裏坐地分賍！」

「眞的？」

「各位若是不信，今後數日之內，大概就可看出來了。」

「牛兄是說……」

「這次他們武林三公再加上六位衞士，你們說要擒拿那假殭尸難也不難！」

「應該不難。」

「對，所以這幾天之內，他們若不能擒住那假殭尸，就可證明他們只是在做戲罷了！」

「唔，武林三公果眞如此，那也太可怕了。」

「正是，所以這次咱們要好好的看住他們，如果他們擒住了那假殭尸，將他當場處死，自然無話可說，否則咱們就聯合四方豪傑，逼他們下台！」

「對，逼他們下台！」

年書劍聽到這裏，心中又驚又怒，眞想跑入廟殿把那姓牛的斥責一番，他知道那姓牛的傢伙一定不是好東西，其人如此故意造謠惑衆，如非生性卑鄙，便是包藏禍心，懷有陰謀。

也就因想到這一點，所以他才沒有現身出去，因爲那姓牛的既然懷有陰謀，自己若然現身，豈不等於自投羅網？

「牛兄，這次前來看三公捉拿殭尸的人，可能爲數不少吧？」

「嗯，應該不少。」

「希望多來幾個有名望的大人物，如此才能逼三公下台。」

「咱們二十一人雖不是甚麼名重一方的人物，但眞要鼓噪起來，他們武林三公也不敢等閒視之。」

「這話不錯……」

然後，發言者愈來愈多，場面頗爲熱烈，幾至羣情憤激之勢。

這時，忽有一人走到殿後廢墟之前，解褲帶解溲，這人是個面貌瘦削的漢子，他解完了溲，繫好了褲帶，竟對眼前的廢墟產生好奇，舉步走入廢墟察看。

於是，年書劍就這樣被發現了。

當這漢子轉入斷垣，一眼瞥見年書劍時，着實嚇了一跳，失聲叫道：「啊，你是誰？」

年書劍行藏敗露，只得尷尬的站起，拱手道：「對不起，在下是過路的，只因錯過宿頭，故在此廟歇脚。」

瘦削漢子看清他是個書生後，一瞪眼睛道：「那爲何躲在這兒？」

年書劍陪笑道：「在下原在殿上歇息，後見諸位蜂湧而至，以爲是……所以跑到這後面來躲一躲。」

瘦削漢子吼叫道：「以爲我們是匪徒麼？」

年書劍一揖表示歉意道：「不敢，在下孤單一人，難免心虛，望兄台勿怪。」

瘦削漢子乾笑一聲道：「我們不是匪徒，就算是匪徒，你這窮酸也沒什麼可搶的！」

年書劍道：「是是。」

瘦削漢子揮揮手道：「來，到殿上去吧！」

年書劍道：「不，天已破曉，在下要趕路了，有緣再相見。」

語畢，再作了一揖，便欲離去。

瘦削漢子却不讓他走，上前拉他入廟，道：「別忙，還是到殿上來坐坐吧！」

年書劍怕被人認出，故想溜之大吉，現在被對方拉着往廟裏走，不禁暗暗叫苦，但又不便反抗，當下只好硬着頭皮隨他進去。

廟殿上，滿滿坐着二十個人！

他們中有青年有中年有老人，個個生相驃悍，分明都是武林人物。

當他們看見瘦削漢子拉着年書劍進來時，神色俱皆一怔，當中一人問道：「孫老二，他是何人？」

被稱爲「孫老二」的瘦削漢子笑道：「這位朋友自稱是過路的，因錯過宿頭在此廟過夜，剛才看見咱們到來，以爲咱們是匪徒，嚇得躲入廢墟，是在下發現了他，把他請進來了。」

解釋過了，回對年書劍問道：「你貴姓呀？」

年書劍道：「敝姓趙，很榮幸認識諸位……」

一面說，一面向衆人拱手爲禮。

一個獨眼大漢忽地跳了起來，一臉狐疑的問道：「你說你姓甚麼？」

年書劍心頭緊了一下，力持鎮靜的說道：「在下姓趙，趙錢孫李，百家姓頭一個字。」

獨眼大漢趨近他跟前，瞪着那隻眼睛仔細打量他，面上漸漸現出冷笑，道：「不是姓年麼？」

年書劍暗暗嘆息，忖道：「眞倒霉，兩顆眼睛的人不認得我，一隻眼睛的人反把我認出來了。」

但他仍希冀瞞過，連忙搖頭道：「不，在下姓趙，不姓年。」

獨眼大漢再仔細端他，叫道：「一點不錯，老子認得你，你就是『大儒俠年南瀛』的兒子，年書劍！」

衆人一聽之下，登時驚得跳了起來。

年書劍一看已瞞不過，也就不再否認，當下故作豪放的哈哈大笑道：「諸位莫怕，小可原不欲驚動諸位，却不料竟被這位老兄認出來了！」

說畢，目光一凝，神色轉爲冷峻，注視獨眼大漢問道：「剛才小可聽到有位姓牛的在此造謠惑衆，那就是你吧？」

獨眼大漢詭然一笑道：「不錯！」

年書劍神色一寒道：「你叫什麼？」

獨眼大漢道：「牛賀廷，外號『販馬大王』！」

年書劍忽然笑道：「哦，我想起來了，你就是那個善能趨炎附勢，以拍馬屁聞名天下的牛賀廷？」

牛賀廷登時滿面通紅，怒叱一聲道：「你找死？」

年書劍緩緩道：「不要動肝火，你能有今天的成就，亦屬不易，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這一點你是做到了。」

牛賀廷臉上殺氣大盛。

年書劍雖是個文弱書生，胆氣却非常人可比，笑了笑又說道：「好像是在五年前，我聽說你販馬發了一筆大財，有這回事麼？」

牛賀廷冷森森地道：「有便怎樣？」

年書劍微微一笑，道：「那筆生意，你老兄做得眞是絕透了，據說你本不名一文，後來結交了三個朋友，你鼓其三寸不爛之舌，要那三個朋友出錢與你合夥販馬，講好賺了錢與那三個朋友平分，誰知你第一批生意做成賺了錢之後，竟片面毀約，把那三個朋友一脚踢開了，這樣的做生意手法，可謂精明透頂，眞不愧是『販馬大王』也！」

牛賀廷被揭了瘡疤，只氣得暴跳如雷，吼叫道：「好小子，滿咀胡言，老子劈了你！」

毛茸茸的手掌一抬，便要劈下——

「住手！」

孫老二左手推開年書劍，右手架住了牛賀廷的手掌，沉喝道：「牛兄，你別胡來！」

牛賀廷怒道：「怎的，你姓孫的要袒護他？」

孫老二道：「不錯，你不能殺他。」

牛賀廷道：「爲甚麼？」

孫老二道：「他是三公會明令緝捕的罪犯，咱們應該把他交給三公會才是。」

牛賀廷忽有所悟的笑道：「我明白了，你孫老二想得到那三千兩賞銀是麼？」

孫老二也笑道：「對了！」

牛賀廷收回了手掌，摸捏着下巴詭笑道：「你想獨得那三千兩賞銀？」

孫老二道：「不，我孫老二不是見利忘義之輩，拿到那三千兩賞銀，咱們二十一人平分。」

牛賀廷色喜道：「這還差不多，雖然每人僅能分得一百四十兩銀子，但總算是一筆小橫財！」

孫老二轉對年書劍笑道：「年書劍，我們決定將你擒去交給三公會，你有何意見？」

年書劍對此正是求之不得，却假裝無可奈何的苦笑道：「要是老兄肯接納小可的意見，那麼小可的意見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諸位何不網開一面？」

孫老二大笑道：「哈哈，你小子說話眞比唱歌還要好聽！」

年書劍道：「小可唱歌也很好聽，諸位要不要聽我高歌一曲？」

衆人覺得有趣，鼓掌笑叫道：「好呀，你唱！你唱！」

年書劍乃引吭高歌，唱道：「獨輪遊四海，書劍論天下！任他荊棘遍野，大地起龍蛇，我自劍彈清音，上天入地，千里不留行！」

（未完）

黑獄

新派武侠長篇連載

高　皐·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夢喬因章君佑失踪，誤爲遭了武林盟主或九道十二宮的毒手，她率領雙煞，大開殺戒，一路闖往武林盟主孟南湖總壇，但總壇中闃無一人，雙煞奉命縱火，突有一老者自稱是蕭夢喬之母的朋友現身攔阻，指出蕭夢喬等已經中毒，蕭夢喬運功査驗，果覺中毒，那老者賜予解葯，並告知蕭夢喬章君佑並非遭孟南湖暗算，今已脫險趕往蕪湖，蕭夢喬聽得這一消息，急率雙煞馳往蕪湖，途經一山谷，遇武林盟主屬下二十餘金星特使截擊，雙煞雙雙出擊，一出手，便擊斃了四名金星特使——



閻山燃烟火　揮戈指虎牙

當今之世，除了幾個極少數的前輩高人，誰能有如此驚人的武功？難道眼前這位姑娘，竟有如此高深的功力？

儘管官任俠等心存懷疑，仍然一起向她瞧去，又有她的身形曾經移動，這四名金星特使，八成是傷在她的劍下。

他們瞧到她尙在淌着鮮血的劍尖，再被她雙目中的煞光一逼，這般橫行江湖的金星特使胆寒了，幾乎每一個都連打兩個寒噤。

蕭夢喬把玩着掌中的長劍，冷冷道：「你們爲何率衆攔路，必須說個明白，否則，嘿嘿，誰也不能離開。」

車轍怒哼一聲道：「賤婢好毒辣的手段，擅殺金星特使，你知道會是怎樣的一個後果？」

蕭夢喬道：「我知道，仇踪遍地，四海難容，你說對麼？」

車轍道：「對，但妳如果隨咱們去見盟主，也許還可以獲得一綫生機。」

蕭夢喬道：「聽閣下的口吻，孟南湖還是一個仁厚的長者了，請問，本姑娘一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們爲何始終放不過我？」

官任俠道：「姑娘到底是誰？快說出來以免自誤。」

蕭夢喬道：「你們不是將我叫做盲煞麼？閣下何必明知故問！」

官任俠心頭一震道：「妳就是盲煞？可是妳的眼……」

蕭夢喬道：「我的眼就是這樣，你們一定要將我當做盲煞我只好認了。」

此時幽冥雙煞已將伏兵淸除，一左一右，雙雙躍落在蕭夢喬的身側。

「稟少主！伏兵已全部淸除。」

由他們這簡短的對話，官任俠相信蕭夢喬就是盲煞，因爲他識得于氏兄弟，是一雙名震武林的煞星。

不過他內心的驚懼却非同小可，他想不到蕭夢喬竟是幽冥雙煞的小主人。

于氏兄弟是黑獄門對外的觸鬚，他們常年在外奔走江湖，供給黑獄門外界的消息。

他們對待江湖朋友的原則，是人如犯我，我必犯人，因而，獲得幽冥雙煞的封號。

這雙兄弟功力之高，在江湖上可以說十分少見，那麼他們的小主人誰又招惹得起？

於是，官任俠有了退意，他不願結下這麼一個强仇大敵。

其餘的金星特使，幾乎每一個都是這般想法，雖然他們損失了四名金星特使，以及數十名埋伏山壁上的門下，但，他們認了，這個仇是不報也罷。

因此，官任俠故作懊悔的一嘆道：「姑娘誤會了，咱們並未將妳當做盲煞，而且咱們也不是在對付盲煞。」

蕭夢喬一呆道：「此話當眞？」

官任俠道：「咱們素昧平生，我何必騙妳。」

蕭夢喬道：「如此說來，倒是我的不是了。」

官任俠道：「自然是妳的不是，妳不僅殺了咱們的人，還幾乎毀了咱們的大事，這筆賬不得不記在姑娘的頭上。」

蕭夢喬冷冷一哂，道：「很好，咱們隨時候教。」

官任俠道：「那麼姑娘就請吧，咱們還得重行佈置。」

蕭夢喬急於尋找章君佑，官任俠既已認栽，她也不爲已甚，只是哼了一聲，便與于氏兄弟馳下八斗嶺，以飛星逐電之勢，向燕湖曉夜急馳。

× × ×

閬中山，在四川閬中縣南嘉陵江的南岸，一名錦屏山，又名寶鞍山，因山勢四合於郡故稱閬中。

此地是川北的重鎭，當年蜀漢桓侯張飛曾駐軍於此，如今雖是歲月如流，時移勢易，桓侯當年的風範，仍然長留閬中。

四川的民風，是尙氣節，重然諾，但强悍好鬥，因而時常會發生一些不必要的糾紛。

只不過像閬中這等交通閉塞的地區，江湖仇殺倒是十分少見。

但在一個雷電交加，風雨如晦之夜，一片殺伐之聲忽然自閬中傳出。

它震動了閬中，也震撼了江湖，當翌晨天色微明之際，閬中山就來了不少好奇之人。

他們瞧到了不少被打鬥所摧毀的樹木，卻無法找到一具因打鬥而失去生命的屍體。

甚至沒有一件毀棄的兵刃，及因傷所留下的血漬。

也因雨水冲洗了血漬，但卻無法冲走兵刃，難道昨晚那驚天動地的殺伐之聲，只是雷雨所造成的錯覺？

那麼這些斷折的樹木，也必然是雷雨的傑作了。

不管閬中山的事件是眞是假，但江湖之中卻出現了不少行爲怪異的人物。

其實也算不得怎樣怪異，他們只是目難視物的瞎子而已。

不過，他們較一般盲者不盡相同，除了他們每一個都身具武功，最令人矚目的是他們的行動。

這是一枝行動劃一，久經訓練的隊伍，人數雖有三十餘名之多，動作就像一個人似的。

另一點是他們的雙目全都蒙着厚厚的黑巾，如若解開黑巾瞧看，必會使你大爲錯愕。

因爲他們的眼球並未損壞，可以說每一個都有一對健全的雙目。

那麼他們爲甚麼會目難視物？這就有點令人難以理解了。

這天他們到達營山縣境的小橋場，由於天色已晚，就在鎭上歇了下來。

這羣盲者之中，領頭的是一名中年美婦，瞧身材，婀娜多姿，生得十分動人，只可惜她同樣蒙着一方黑巾，使人無法得窺全豹。

侍候在她身側的，是五名少年，三名少女。

這般少年男女，全是氣宇軒昂，英挺俊美的人物，只是他們衣衫之上血漬斑斑，或多或少都帶着一點傷痕。

另有一名老者，及二十餘名大漢，這般人每一個都是神色驃悍，威猛凌人。

他們也有不少身上帶着劍傷，像是一枝血戰歸來的殘兵敗將。

像他們這樣怪異的人物，在一般人的眼中無疑是兇神惡煞，除非萬不得已，誰也不願招惹他們。

他們湧進一家「來安」客棧，原來鬧哄哄的食堂，立刻變得鴉雀無聲。

領頭的中年美婦在食堂之中一站，身後三十餘人便一起停了下來，動作的整齊，像有人在發口令似的。

中年美婦伸手一揮，一名大漢立卽越衆而出道：「店家……」

店家就在他身側不遠之處，聽到叫聲才如夢初醒的啊了一聲道：「小的在，客官要甚麼？」

大漢道：「你是開店的，咱們自然是住店了，有上房沒有？」

店家道：「有，有，後院正空着，客官要幾間？」

大漢道：「後院有幾間客房？」

店家道：「五間。」

大漢道：「很好，整個後院咱們包了下來。」

店家道：「是，請客官跟小的來。」

大漢正待向中年美婦請示，食堂的一角忽然響起一聲冷哼道：「店家，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凡事有個先來後到，你怎能將後院包給別人？」

店家一怔道：「這個……咳，客官雖是先到，並沒有向小的訂房。」

這位老客一身灰衣，約莫六十上下的年歲，身材不算高大，一顆白頭卻大得異於常人。

提起此人，在江湖上的名頭，十分之大，大頭鬼王淳于聰確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

只是近幾年來，他忽然銷聲匿跡，江湖上很少見到他出現，這回居然在川北亮了相，而且一亮相就向別人找碴。

他坐在鄰窗的一張桌上，同桌的還有三男兩女。

那兩位女的只是中人之姿，長像並不見得怎樣美麗，但那身打扮卻鮮艷奪目，再加她們那目挑眉語的全身妖氣，迷翻幾個色中餓鬼，倒也不成問題。

那三名男子正好與她們相反，滿面橫肉，一臉兇氣，只要瞧他們一眼，準會叫你倒吸兩口寒氣。

總之，物以類聚，跟大頭鬼王在一道，那會有什麼信男善女。

其實這五名男女，全是邪派中頂兒尖兒的人物，巫山雙妖，雪嶺三魔，只要提起他們的字號，就會令人胆怯三分。

現在他們向中年美婦這一行找碴，只不過是瞧不慣別人的氣勢而已。

適才與店家包租後院的大漢再也忍不住了，身形猛的一旋，冲着大頭鬼王冷冷道：「閣下是故意找碴了，你是誰？」

大頭鬼王嘿嘿一陣冷笑道：「老夫的招牌掛在頭上，你不會瞧瞧麼？」

大漢道：「少跟大爺賣關子，你是誰

？快說。」

巫山雙妖中的王美鳳咭咭一笑道：「我說淳于大俠，這回你可是走了眼了，他們是一羣六根不全的瞎子，你叫他怎麼個瞧法？」

大頭鬼王淳于聽哈哈一陣狂笑道：「不錯，老夫也知道他們是瞎子，但眼瞎心不瞎，他應該明白跟老夫嘔氣會是怎樣的一個後果！」

當面揭人的瘡疤，實在是欺人過甚，那大漢明知大頭鬼王不好惹，仍然一聲虎吼，縱身撲了過來。

他這一撲之勢，竟然勁急無比，雪嶺三魔中的老二譚巨先揮掌攔擊，仍然晚了一步。

大頭鬼王見狀一懍，暗忖：「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估不到一個六根不全的瞎子，竟有一身如此驚人的功力。」

縱然如此，他還不至將對方放在心上，口中一聲冷叱，一掌擊了出去。

轟的一聲巨震，大漢的身軀已倒飛而回，勁風所及，杯盤四飛，大頭鬼王這一桌酒菜，幾乎濺滿了整個食堂。

大頭鬼王被強勁的力道震得連退三步，雪嶺三魔及巫山雙妖，爲免池魚之殃，也同時紛紛躍退。

適才一招硬接，大頭鬼王只是略佔上風，以他的身份，連退三步豈不等於丟人現眼。

因此，他大吼一聲道：「臭瞎子！這裏不够寬敞，有種的跟老夫到外面去。」

一直默默旁觀的中年美婦忽然接道：「不必，你只要接下老身一招，後院的上房咱們讓你就是。」

大頭鬼王愕然道：「一招？嘿嘿，妳不是在說夢話吧？還有，妳多大年歲了？在老夫之前，居然也敢自稱老身！」

中年美婦道：「老身不願說廢話，你如是自認接不下老身一招，咱們也不爲已甚。」

大頭鬼王勃然大怒道：「很好，老夫如若能够接下妳的一招，咱們不妨增加一點彩頭。」

中年美婦道：「你說說看。」

大頭鬼王道：「老夫如若一招落敗，除了不再居住後院上房，還奉送老夫這顆頸上人頭。」

中年美婦一怔道：「咱們無怨無仇，閣下何必以生命相賭。」

大頭鬼王道：「妳怕了？」

中年美婦冷冷道：「老身只是偶發善心，不想殺人而已，你如是一定要死，老身也無可奈何。」

大頭鬼王哈哈一笑道：「妳這是同意了？」

中年美婦道：「廢話！」

大頭鬼王道：「老夫如果能够接下一招，希望結束數十年的光棍生活……」

中年美道：「哦，說下去。」

大頭鬼王哈哈一陣狂笑道：「這還不明白麼？光棍生活過膩了自然要找一個伴兒。」

此人一言甫出，立卽引起中年美婦屬下的憤怒，他們羣情激動，幾乎一起向大頭鬼王衝去。

中年美婦仍然神色安詳，並未被大頭鬼王無禮的言語所激怒，只是一聲斷喝，阻止她的屬下造成羣攻的局面，然後再對大頭鬼王道：「我接受你的要求，不過你的賭注要改變一下。」

大頭鬼王道：「怎麼，我這顆白頭不值錢？」

中年美婦道：「值錢，只不過比不上一隻豬頭罷了。」

不錯，豬頭可以吃，他那顆白頭就只能餵狗。

大頭鬼王怒道：「妳待怎樣？」

中年美婦道：「你如若接不下我一招，今後有生之年，就跟我做一名僕從吧，這條件優厚得很，你可同意？」

大頭鬼王道：「好，咱們一言爲定，妳出招吧。」

大頭鬼王淳于聽，十年前就已名震江湖，論功力，在黑道中算得是數一數二的高手，他嗜殺，好賭，卻終身未犯淫行。

因此，當他有一次栽在奪命神梭尹琦的手中之時，尹琦只是將他告誡一番，此時他再度出現江湖，是要找回那次一敗之辱。

奪命神梭尹琦，是當代武林公認的第一高手，大頭鬼王淳于聽敢向奪命神梭找場，其武功之高，自信已不作第二人想，中年美婦居然敢以一招爲賭，豈不是自取其辱了！

這是巫山雙妖，雪嶺三魔的想法，其實大頭鬼王並不敢有半點輕敵之心。

憑大頭鬼王往日的聲威，憑他們所下的嚴重賭注，除非中年美婦是一個瘋子，否則，她必然具有一身可以橫行江湖的奇奧武學。

因此，他提足了全身的功力，黑衫像打足了氣的皮球，緩緩鼓了起來。

十年隱跡，他練就了一身混元氣功，一經施展，週身三尺以內刀槍難入。

中年美婦的神情同樣十分凝重，她緩慢的伸出一隻潔白如玉的右手，食中二指一挺，以疾風驟雨之勢，突然點向大頭鬼王的雙目。

她這纖指一吐，指尖射出兩縷無堅不摧的暗勁，波的一聲輕響，竟然破了大頭鬼王護身的氣功。

大頭鬼王這一驚眞個是心胆皆寒，單憑中年美婦的指力，他已拈了一個敗字。

再瞧中年美婦的招式，他忽然生出一股怯意，好像那兩隻纖纖玉指，必然會點中他的雙目。

在這刹那之間，他幾乎豪氣盡歛，十年苦練，竟是敵不過中年美婦人的纖指一點。

一個縱橫江湖的豪客，眼看就要遭受失明之痛，這是大頭鬼王所不能忍受的。

不能忍受就只有還擊或避讓，但他由中年美婦纖指擊來的角度研究，還擊只有加速對方的進攻。

那麼除了躲避，他是別無選擇了。

躲，靠輕功，也靠身法。

這一點，大頭鬼王自信已有極高的成就。

然而他在食堂之上連跳三圓，還跳翻了不少桌櫈，但那雙纖纖玉指，依然與他的眼皮保持不卽不離的距離。

這一下大頭鬼王不止是嚇傻了，而且是心胆俱寒。

一旁觀戰的雙妖三魔也目瞪口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中年美婦竟是一位絕代高人。

不管怎樣，他們不能眼睜睜的瞅着大頭鬼王雙目被挖，因而幾聲叱喝：「打」，同時寒星數點，分襲中年美婦的要害大穴。

中年美婦原姿不變，右手雙指如戟，仍緊貼着大頭鬼王的眼皮，左手以分花拂柳的姿勢向襲來的暗器撥了幾下，接着響起幾聲悶哼，雙妖三魔便再也動彈不得。

中年美婦的武功，實在高得出奇，憑雙妖三魔的身手，竟未看出他們是怎樣被制的。

這回大頭鬼王不再逃了，他明白反擊與逃避都是白費氣力，自己的這對照子，只有乾脆送給對方。

他準備承受失明的痛苦，但中年美婦的指尖並沒有再度前進，而且她還收了回來。

「你輸了，是麼？」

中年美婦的語氣十分平靜，適才那驚人的賭注，凌厲的拚搏，好像全未放在心上似的。

但在大頭鬼王聽來，那平靜的語氣依然十分刺耳，你輸了三個字幾乎使他無地自容。

良久，他才哼了一聲道：「不錯，我輸了。」

中年美婦道：「那麼今後你就得聽我的了。」

大頭鬼王道：「可以，不過老夫要預作說明。」

中年美婦道：「說說看。」

大頭鬼王道：「老夫雖是聽命於妳，但士可殺不可辱，妳如是侮辱老夫，休怪淳于聽反面無情。」

中年美婦冷冷道：「這麼說你是忘了你的身份了，在本門主之前，你只是一個奴僕，本門主要你向東，你就不能向西，，你跪下，你就不能起來，對主人効忠，是做奴僕的本份，這與侮辱二字毫無關連，你如此聲明，豈不是多此一舉！」

大頭鬼王悶哼一聲道：「老夫是何等之人，怎能讓妳如此呼來喝去？」

中年美婦道：「不錯，大頭鬼王淳于聽，果然是一個响噹噹的人物，可惜你做錯了一件事，你不該跟本門主打賭的。」

大頭鬼王一生縱橫江湖，除了曾經敗過一次，可以說叱咤風雲，爲所欲爲，只有別人對他低聲下氣，他何曾對人遷就半分。

然而，他一生之中，十分重視一個信字，人無信不立，無信就是不爲人齒的小人。

現在可難了，他既是頭可斷，血可流，決不願做一個背信之人。

但守信就得爲奴，大頭鬼王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豈可做那等下賤之事？

大頭鬼王一生闖蕩江湖，就不知道甚麼。一個難字。

現在他知道了，難字的滋味竟是如此的難受。

但無論怎樣困難之事，人們總有最後一個解決的法子，那就是「死」。

一死百事休，任何難事都無法難倒一個死人。

於是他倏的伸出右臂，反掌向自己的天靈蓋上拍去。

以大頭鬼王的武功，他要死，想攔他卻是不易。

何況中年美婦他們全是面蒙黑巾，目難視物之人。

令人不解的，是大頭鬼王這一掌並沒有拍到他的天靈，手才揚起一半，便呆呆的定在那兒。

此時中年美婦說話了，她的語聲是那麼和平，那麼誠懇。

「淳于大俠，你這是何苦？」

「哼……」

大頭鬼王明知是中年美婦凌空吐指，制住了他的穴道，硬生生的將他從鬼門關上拉回。

只是他對救命之恩，絲毫也不感激，在一聲濃哼之後，還說出了幾句難聽的言語。

「別貓哭耗子假慈悲了，如果你想侮辱老夫，休怪我在口頭上不留餘地。」

「你誤會了，淳于大俠，老身只是愛惜你一身成就罷了。何況適才只是遊戲，閣下何必認眞？淳于大俠及令友如果當眞尙無住處，咱們可以讓給兩間上房。」

她語音未落，忽然素手輕揮，大頭鬼王及雙妖三魔被制的穴道已被她一起解了開來。

雙妖之一的王美鳳向中年美婦看了一眼，回頭對大頭鬼王道：「這位大娘說的是，一點玩笑罷了，淳于大俠何必認眞，依小妹之見，咱們不如換一個地方，免得擠在一起彼此不便。」

大頭鬼王淳于聽道：「妳們請，我不走了。」

王美鳳一怔，道：「你不走了？爲甚麼？」

大頭鬼王道：「老夫輸了，妳難道沒有看見？」

王美鳳道：「可是大娘說過……。」

大頭鬼王冷冷道：「老夫言出必行，豈能做一個言而無信的小人。」

王美鳳道：「你當眞要做別人的奴僕麼？」

大頭鬼王道：「總比做令人不齒的小人物好。」

王美鳳道：「但九道十二宮……。」

大頭鬼王道：「老夫並未答允入夥，妳們如果要去，不妨請便。」

王美鳳呆了一呆，忽然扭頭對中年美婦道：「大娘……」

中年美婦道：「甚麼事？」

王美鳳道：「請問大娘是那一個門派的高人？」

中年美婦說道：「老身是黑獄門的門主。」

王美鳳啊了一聲道：「黑獄門？這必然是一個十分神秘的門派了？」

中年美婦道：「可以這麼說。」

王美鳳道：「黑獄門願意收容外人麼？例如咱們。」

中年美婦道：「以前不行，現在老身可以破例。」

王美鳳道：「多謝門主。」

語音一頓，回頭對雪嶺三魔道：「小妹私自作主，三位不會怪我吧？」

三魔的老大譚殿臣一嘆道：「咱們既是有心一盟在地，自然要行動一起，禍福與共了。」

大頭鬼王道：「不，咱們還未結盟，各位儘可自便。」

譚殿臣道：「咱們雖未結盟，此心已證天日，大哥不願失信，難道我等應該做失信背義之人？」

大頭鬼王長長一吁道：「這是愚兄連累你們了，好吧，請隨我參見門主。」

雪嶺三魔，巫山雙妖，這幾名黑道中的煊赫人物，在大頭鬼王率領之下，一起向中年美婦躬身一禮道：「參見門主。」

中年美婦還了一禮道：「各位不必多禮。」

她畧作沉吟道：「閔長老……」

黑獄門三十餘人之中惟一的老者應聲道：「門主有何吩咐？」

中年美婦（以下稱黑獄門主）道：「帶他們到後院舉行入門儀式。」

閔長老道：「老朽遵命。」

入門儀式簡單而隆重，在朝拜祖師之後，黑獄門主輕輕一嘆道：「本門遠居川北，雖爲武林一派，却從來不問江湖是非，收容外人，更是前所未見。」

大頭鬼王道：「多謝門主慈悲。」

黑獄門主道：「這並非本座違背祖訓，實在是情非得已，唉，黑獄門不問江湖是非，却被人找上門來，闖山一戰，咱們雖是盡殲來敵，但本門元氣竟因此而大爲鑿傷，再說，你等雖是身在黑道，忠義之心却勝過一般名門正派，本座收容你們，並不違背祖宗的教訓。」

大頭鬼王道：「屬下等當竭盡所能，爲本門供給每一分力量。」

黑獄門主欣然一笑道：「很好，本座也不會虧待你們的。」

閔長老道：「門主，老朽之意，是否給他們一個職位？」

黑獄門主道：「本座已經擬妥了，淳于聽任本門護法之職，譚氏兄弟分別就任黑鷹，黑鷲，黑鵰三隊的副領隊，王氏姐妹就在我的身邊担任左右雙衞。」

大頭鬼王等估不到門主會俾予他們如此重要的職位，士爲知己者死，他們焉能不感激零涕。

在晚飯之後，門主召集了一次重要的會議，商計今後進軍中原，追索仇蹤的步驟。

譚亘臣首先立起發言，說道：「稟門主！屬下有幾點不解之處，不知道能不能說。」

黑獄門主道：「咱們無話不可談，你說吧。」

譚亘臣說道：「本門中人，何以全部面蒙黑巾？如是天生缺憾，似不應人人如此。」

黑獄門主說道：「閔長老，你告訴他吧。」

閔長老道：「老朽遵命。」

這位黑獄門中的長老，對往事似有一股沉痛的感覺，他默然良久，才長長一嘆道：「本門是一羣前朝的遺民，爲了逃避追捕，才被迫亡命黑獄。」

大頭鬼王等想不到這羣目難覩物的同門，竟有一段不太平凡的身世，因而忍不住啊了一聲。

閔長老道：「古人說尋得桃源好避秦，但咱們的祖先却避到一個極端隱秘的山洞之中……。」

大頭鬼王道：「那山洞想必就是黑獄了？」

閔長老道：「是的，不過它原先不叫黑獄，只是一個深入山腹，龐大無比的洞府而已。後來在一次地震之下，山川變形，出口封閉，它就當眞變做黑獄了。」

王美鳳道：「山川變形，出口封閉，本門怎能在那兒生活下去？」

閔長老道：「這也許是天意，洞內雖是黯無天日，却有幾種天生食物，地鼠，地瓜，地魚等，而且本門前輩經十餘年的努力，終此鑿開了一條出洞的秘徑。」

王美鳳道：「那……那麼，本門同仁的眼……」

閔長老長長一嘆，說道：「也許是習於黑暗，也許還有其他的原因吧，凡居住黑獄的本門弟子，數年之後，都變得畏懼光綫……」

譚殿臣道：「這當眞是一件稀罕之事，若如在黑暗之中呢？」

閔長老道：「在黑暗之中，咱們的目光就倍於常人。」

譚殿臣道：「依屬下猜想，除了習於黑暗，可能那黑獄洞府之內有一種傷害視力的物質，天下山川如此之大，咱們何不遷地爲良！」

黑獄門主道：「你說的對，本座已有這個打算，今後這件事就交給你們兄弟辦吧。」

譚殿臣道：「屬下遵命。」

大頭鬼王淳于聽道：「屬下還有一點不解之處。」

閔長老道：「你說。」

大頭鬼王道：「本門不入江湖，應該是與人無爭，而武功之高，放眼當代武林，可以說無人堪與頡頏，是甚麼人敢計算本門？他們又是爲了甚麼？」

黑獄門主道：「問得好，本座對此事也曾仔細推敲，第一，本門擁有一座金礦，時常以煉製的金塊向民間換取應用之物，四夫無罪，此爲可能的原因之一，第二，本門確有幾項武功，堪稱宇內獨步，但樹大招風，名滿遭忌，未嘗不可因此而引起他人的覬覦。」

大頭鬼王道：「不錯，這兩項都有可能，門主已否知道他們是何等人物？」

黑獄門主取出一隻布袋交給大頭鬼王道：「你可知那一門派使用此等標記？」

大頭鬼王打開布袋，王美鳳首先啊了一聲道：「是他們……」

黑獄門主道：「誰？」

王美鳳道：「九道十二宮。」

黑獄門主道：「九道十二宮？這必然是一個新興的門派了。」

王美鳳道：「是的，他們的確是一個新興的門派。」

黑獄門主問道：「妳對他們，知道多少？」

王美鳳道：「不多，但江湖之上，只怕沒人比屬下知的更多了。」（未完）

不歸河

朱羽

驚心動魄夜　玄奇莫測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星魁被誘入陷，當那帮人說出是奉彭祖康之命要對他施以酷刑之際，彭祖康突現身制服那帮歹徒，拆穿那帮人嫁禍陰謀，事後彭祖康大方地釋放那帮歹徒後離去，楊星魁重回竹林欲探究竟，詎又落入那帮人的首腦手中，要殺楊星魁滅口，危急間幸唐貴臣出面制止，那人悻然離去，正當唐貴臣向楊星魁套交情之際，竹林深處發出彭祖康語聲，說已擒獲那帮人首領，如唐貴臣不說出那人姓名當予酷刑迫供，唐貴臣迫得說出那人是蔡勝龍，楊星魁一聽吼叫起來，唐貴臣不理，他只關心彭祖康的反應──

「眞想不到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認不得一家人。」彭祖康語氣中好像包含着無比歉意。「家父在世的時候，可以說是蔡家的常客。唐兄！多虧你說出來了，要不然就糟了。我相信和蔡兄之間一點小誤會是可以解釋清楚的。唐兄請便吧，我們明天在船上見了。」

唐貴臣輕輕吁了一口長氣，其實，他並不關心蔡勝龍的遭遇怎樣；他只怕被此事一攪，而誤了他籌劃許久的那筆大「買賣」。

他向楊星魁打了一個告別的手勢，轉身走了。

接着，彭祖康滿面含笑地出現了。

「人呢？」楊星魁疾聲發問。

「誰？」彭祖康竟然來了一個反問。

「那個姓蔡的……」

不待他說完，彭祖康就打斷了他的話：「楊二哥！對付唐貴臣這頭老狐狸，可不能作君子。姓蔡的根本就沒有落在我手裏，若是不這麼虛幌一招，姓唐的才不會漏底哩！」

楊星魁不禁楞住了，他原是個一根腸子通到底的直性子，一旦發現彭祖康是一個善鬥心機的高手時，自然要對他重新估價了。

「怎麼了！楊二哥？」彭祖康一見他神色不對，連忙問道：「你是不是覺得我這個人太陰險了一點？」

「不！不！我實在是被你弄糊塗了。」楊星魁困惑地搖着頭。「在蔡勝龍要殺我的時候，你既然潛伏在暗中，却爲什麼不……」

「楊二哥！你還沒有弄清楚情況……」彭祖康在語氣中盡量表達他的誠摯，以取得對方的信任。「……走到半路，我才想到你可能會好奇心所使而趕回來看看，所以我也蹩了回來，那時，唐貴臣已經和姓蔡的在討價還價了……」

「啊……如此說來，還是唐貴臣救了我。」

「是的。在這方面你倒該感謝他。」

「嗯！我會記着這份恩情。」楊星魁突然語氣一變，咬牙切齒地道：「爲了三娃子，我應該殺掉蔡勝龍。彭大哥！你剛才應該有機會逮住他，爲什麼不？」

「目前我還不想動手。」

「爲什麼？」

「楊二哥！其中原因我已經跟令尊談過了。如果你眞想了解，不妨去問問楊大爺。」說到這裏，彭祖康突然很開心地笑了。「我說過很快要將那個躲在後頭的人

找出來，已經如願，你答應要幫我的忙，也果然幫了我的忙。我還得向你道謝。」

「別提啦！」楊星魁靦覥地道：「說起來眞丟人，差一點把性命都送掉了。」

「楊二哥！以後小心點，江湖路是又險，又詭的。」

楊星魁並未因彭祖康的提醒而引爲警惕，反而喃喃道：「險中有奇，詭中有趣，這是一條誘人的路……」

× × ×

儘管許多個人事件湧現了詭譎的暗潮，對錢三那艘新買的小火輪却絲毫沒有影響。初八清晨作處女之航已成定局。這天擦黑光景，通知乘客務必在明天一大早登船的告示也在大發船行大門口張貼起來。

彭祖康雖然已逐漸投身在詭異的漩流裏，却沒有忘記他是這條新船的舵把子。下午，他和宋管事登輪巡視了一番，認爲一切妥當之後，他才回到了客棧。他需要好好地休息一晚，以便應付一個即將來臨的艱險而又漫長的旅程。

彭老八一共有三個兒子。不成材的老大整天躺在鴉片煙榻上，白天養足了精神，晚上就上賭場。算命先生說他有偏財運，算得眞準。他是每鬥都賭，每賭必贏，因此，他的煙粮永遠不缺。

老二是個書蟲，十來歲就抱着彭公案，三劍俠之類的小說整天不放。彭老八一見自己有個兒子喜歡啃書，高興得不得了，索性送他進學堂。眞還讀出了一點名堂，如今在家鄉開館課徒，雖非桃李成蔭，糊口是絕無問題。

彭祖康是老么，機伶，好動。對船，對水，格外有偏好。彭老八發現他才是承繼衣鉢的適當人選，於是從小就帶他東走西蕩。彭祖康自己也認定此生是走水路，吃水飯吃定了的。却想不到世事多變化，他竟然會走上了江湖路。

他不相信父親會因抽鴉片而醉死，因此他要調查這件事。跟着他父親東走西蕩的那一段日子，他見得很多，也聽得很多，使他認識了「江湖」，也認識了那些；他們嘴上經常掛着「義氣」兩個字，實際上却是以「利」爲大前題，無時無刻不在明爭暗鬥。爲此，他更肯定他父親不是自然死亡了。

他既然了解江湖的險惡，又決心投身進去，那麼就該有一套保護自己的本領。於是他練拳，學槍。他天資高，又肯苦練，十幾個月的時間雖然很短，却有極高的成就。在這一段磨練的時間裏，使他更趨冷靜，深沉，也許他天生就富於心機，也就是平常人所謂的「陰險」；這種性格是不爲正常人羣所歡迎，然而在險惡的江湖道上總是佔便宜的時候多。

一切都準備妥當，他開始一步踏入。

他早有了心理準備，任何情況出現在他眼前都不會使他意外。

但是，仍有許多事情不是他原先就料想到的。比如說：在短短的兩天之內，「敵人」竟然三番兩次地向他襲擊，而且在未來的途程中，他將要和許多類型的江湖人物共處，週旋，如唐貴臣，覃秀姑等等，而他們都極可能是些惹事生非的危險人物。

現在，天已黑盡了。

房內沒有上燈，彭祖康和衣躺在床上。這種天氣，屋內是燠熱難當的。而他却不覺得熱。這正應了一句俗話——心靜自然涼。

的確，彭祖康的心情非常平靜，他明白：心靜，才能思索，思索才能使他判斷正確，有了正確的判斷，才不會使他誤入歧途。

可惜，有不速之客打斷了他的寧靜沉思。

敲門聲輕微而有節奏，敲門的人還有意地輕輕咳嗽了一聲。

「那一位？」其實，從那一聲輕咳之中，彭祖康已多半猜出來人是誰，而他還是問了一句。

「唐貴臣。」回答的聲音很慢，很清晰，似乎唯恐引起主人的誤會。「專程拜訪。」

彭祖康根本不算是一個江湖人物，那麼，他爲什麼對唐貴臣的底細摸得那樣清楚呢？這可要扯到川西神槍「不二响」蕭駝子身上去了。

蕭駝子是個怪人，也可以稱爲用槍怪傑。是一個無師自通的高手。從塡塞火藥加沙石的鳥槍，用到最新式的九連珠，快慢機。在他這一生中，正是武器變改創新最爲劇烈的時代。

他揣摩，鑽研，練就了一套奇快無比，奇準無比的槍法。而他却很少將他的絕技傳授予人，並非他吝嗇，而是他認爲很少有人能够遵守他的原則。他的原則是—槍是自衞的武器，除了爲保護自己的生命之外，絕不開槍殺人。而且他更堅持，任何一粒殺人的槍彈，都必須從死者前胸穿進去。

彭祖康慕名求教，被這位怪傑摒棄門外。而彭祖康竟然跪在蕭家大門口長跪不起，老人感動了，破格收歸爲徒。事後，他發覺彭祖康領悟力高，反應快，眼力好，手腕穩定，這都是難求的天賦。古人說：「人之患，好爲人師」，這位老人也不能免俗，他覺得自己在槍法上的造詣若不流傳在世，實在可惜，於是傾囊以授。

他壽誕那天，江湖豪客盈門，唐貴臣也是其中一個。因從彭祖康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內在的驃悍，而向老人探詢。老人將彭祖康學槍的事秘而不宣，反而警告彭祖康，以後在江湖道上行走要多多注意這人。因此，彭祖康才會對他的底細摸得如此清楚。

現在，這個黑道梟雄前來移樽就教，自然是有目的的。而彭祖康也暗暗滋生欽佩之意。當時在竹林內他並沒有現身露面，也沒有通姓道名，但對方却找到了他居住的棧，眞不虧是一個道上的老手。

他先取火燃上了燈，然後才去打開了房門。

唐貴臣的衣着很整齊，先用一派江湖見面禮數打了招呼，然後慢呑呑地問道：「哥子可是彭舵把子祖康兄？」

這樣一來，倒使得彭祖康微微一楞，看神情，聽語氣，唐貴臣根本無意揭穿彼此曾在麻竹林中打過交道的事；也許，他眞的不知道隱身在麻竹林中跟他打交道的就是此刻站在他面前的這個年輕小伙子。

因此，彭祖康也就用另一套方法去應

付來客了，他含笑點頭，擺手肅客。待唐貴臣入室坐下之後，他裝模作樣地將來客打量一番，緩緩道：「這位唐兄面生得很，不知……？」

「彭兄貴人多忘事，」唐貴臣微微欠動了一下身子。「我們在川西神槍『不二响』駝子大爺家裏會過一面。說起來，我們還有同門之誼，小弟我也曾經蒙受駝子大爺指點過幾手槍法。」

這一手眞厲害，不但單刀直入地抖出了彭祖康的底，而且還套上了一個「同門之誼」。

彭康祖臉上還在笑，心頭却是暗暗發怔，聽說唐貴臣老奸巨猾，果然名不虛傳，但他心裏也有一份得意的感覺，因爲這頭老狐狸方才曾經上過他的當。

「哦！哦！」彭祖康將對方特別提出來的交情不加點註，輕輕帶過，一語問到正題上，道：「唐兄深夜來訪，不知有何貴事？」

「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是湊巧我要坐你駕的那艘船去南川。一聽說舵把子是舊友故人，當然要先來拜訪，連絡，連絡。」

「既是舊友，小弟自然要克盡招呼之責。」說了一句客氣話，彭祖康突然將嗓門一壓：「小弟燈籠不高，照不到東南，亮不到西北，淺薄得很，不知唐兄在那一方面得意？」

唐貴臣展顏一笑，這一笑，眞是意義深長，大有秘而不宣，未便奉告的意思。而且一開腔，話題竟然轉到了彭祖康的身上：「彭兄不是外人，有幾句傳言，小弟不能隱瞞，所以才漏夜造訪，前來送個消息。」

「傳言？什麼傳言？」

「關於你哥子的傳言。」

「哦？……」

「說你混上錢三的船，是別具用心。」他特別將那個「混」字和「別具用心」四個字加重了語氣。

彭祖康承受了對方攻出的第一招，辭色平靜地問道：「唐兄從那裏聽來的這些傳言？」

唐貴臣道：「自然是從道上朋友口中傳出來的。」

「他們說這些話有什麼根據？」

「一個曾經跟侯四爺練過拳，跟蕭駝子練過槍，身具上乘武功的高手，怎麼可能靠駕船掌舵討生活？」

「哦！憑他們的猜想。」彭祖康仍然很平靜，但是內心却是很吃驚的。唐貴臣對他的底細調查得如此清楚，委實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彭兄！我担心的不是這些傳言的眞實性，而是怕這些傳言，傳到了錢三的耳裏。」

這已經是明顯的威脅了，彭祖康仍是很平靜地反問：「那會怎麼樣呢？」

「嘿嘿！錢三是生意人，自然不願惹麻煩。」

「唐兄的意思是說，錢三會辭退我，而我那種『別具用心』的機會也就喪失了，可對？」

「以彭兄的才智，當然想得到這是必然的後果。」

「請教：我該如何應付這件事呢？」

唐貴臣嗓門一壓，斬釘截鐵地說道：「立刻堵絕這些傳言。」

「如何堵絕？」

「滅口。」

「滅口？那必須殺人？」

唐貴臣沒有作聲，只是點了點頭，極其輕微，幾乎覺察不出。

「殺誰？」

「散播傳言的人。」

「幾個？」

「兩個。」

「唐兄知道是誰？」

「知道。」

「那麼，需要唐兄指點了！」

「如果彭兄不願輕易出手，小弟我可以代勞。」

「代我殺人？」

「那是小事。」

彭祖康神色凝重地道：「人命關天，絕非小事，這種事萬萬不可假手別人。再說，唐兄得來的消息未必確實，散播流言的人並不是兩個。」

「那麼，是幾個呢？」

「一個。」

「誰？」

「你。」彭祖康的一根指頭幾乎戳上了唐貴臣的鼻尖。

暗鬥變成明爭，情勢立刻惡化，氣氛也突然緊張。然而唐貴臣却面無懼色，僅僅退後了一步，苦笑道：「唐兄要這樣說，那就變成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啦！」

從唐貴臣那種無懼，無驚的神色中，彭祖康已有所覺察，這不是尋常的情況；姓唐的對自己非常了解，爲什麼當自己遽然翻臉時他竟然一點也不在乎，爲什麼？

那只有一個答案——唐貴臣在舉手敲門之前，已經將一切佈置妥當了。

「好！算我不識好人心。」彭祖康的語氣緩和了一些。「那麼，請唐兄舉出明證來，那兩個散播流言的人是誰？」

「彭兄是要問姓名？」

「不一定，帶我去見人也可。」彭祖康故意上套，他認爲：如果唐貴臣在這附近有佈置，那就必須跟他們移動，那樣他就會輕易發覺。

「彭兄不打算跟他們交朋友吧？」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唐貴臣皮笑肉不笑地道：「如果彭兄無意跟他們交朋友，也就沒有必要去見他們。彭兄只要衡量一下，是否有法子向錢三提出解釋，而又有把握使錢三取信？否則，只有殺人滅口一途。如果主意定了，行動則由小弟代勞。」

「你爲什麼要這樣作？」

「留一份人情。」唐貴臣說話已逐漸露骨了。

「我明白，你將來有用到我之處，再由我來歸還你這份人情。」

「不錯。」

「由此看來，你坐這條船去南川才眞是別具用心。唐貴臣，我可以告訴錢三爺，退你船票，不許你上船。」

唐貴臣含笑道：「你不會那樣作。」

「我會。」

「你不會。」

，有幾個結頭還需要解開。」

「我洗耳恭聽。」彭祖康竟然閉上了眼睛，不知是他厭惡對方那副嘴臉，還是一面與對方打交道一面思索制敵妙計。

「下午彭兄在痳竹林裏玩的一手花招實在太高，竟然使小弟我上了當。」唐貴臣終於將事實攤了開來。「沒話說，這件事我担了，蔡勝龍興師問罪找到我頭上來，我絕不說二話。」

「多謝。」

「噯——關於蔡勝龍爲啥子一再要在你和楊家之間架樑子，你哥子一定想急切知道原因。這點兄弟我願意助一臂之力，負責船到興隆塲之前向你哥子提供最正確之消息。」

「多謝。」彭祖康回答得冷淡而又平靜，顯然他並不十分重視唐貴臣說的話。

「關於你哥子跟侯四爺練拳，跟蕭駝子大爺學槍的秘密，兄弟我保證不會外洩。你哥子想幹啥就幹啥，絕不會有人打擾你。」

「多謝。」

「兄弟我的一番誠意，你哥子是否滿意呢？」

「滿意。」彭祖康這才緩緩睁開了眼睛。「不過，我要問一聲：我應如何回報呢？」

「小事一樁：有一個討厭的女客，我不喜歡跟她同船，這在你哥子來說，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是怎樣一個人？」

「姓覃名叫秀姑，買的統艙票。」

其實，這個答案彭祖康早就想到了，因此他一點也不感到吃驚，而他却故意失聲叫了起來：「是她呀，那就難辦了！」

唐貴臣的臉色微微一變，疾聲問道：「彭兄跟她很熟麼？」

「本來並不熟，只因爲昨天我受了點意外的傷，她湊巧碰見，很熱心地爲我敷藥療傷。我感激之餘，無以爲報，答應在旅途中全力照顧她，現在怎麼能突然翻臉拒她登船呢？」

「是的，這倒教彭兄爲難了。」唐貴臣的語氣很慢，目光却很銳利。對方受傷是事實，他最清楚。目前，他最需要了解的是，彭祖康和覃秀姑之間是否有什麼特殊關係。「看來是我的運氣太壞……彭兄，你應該了解，互惠這兩個字的意義，來而不往非禮，彭兄看看是否有折衷的辦法呢？」

「這……」彭祖康故作猶豫。「……能不能讓我知道唐兄不願意與她同船的原因呢？」

唐貴臣表情曖昧地笑道：「男女之間的恩怨，糾葛，十有八九不足爲外人道，兄弟我很難啓齒，彭兄不問也罷。」

從他的語氣，神情中去猜測，他是視覃秀姑爲累贅，羈絆；而覃秀姑却明顯地表示出唐貴臣是她的敵人。彭祖康自然了解他們之間一定存在着某種難以消解的衝突。他並不好奇，也不愛管閒事，但是這兩個有强烈衝突的人却以他爲緩衝點，他也就無法置身事外了。

彭祖康不希望有任何人妨害了他的事，這在覃秀姑面前已經表示過，現在他又決定在唐貴臣面前加以表明，他不打算用婉轉的方式；他發覺：對付這種人，强硬是唯一的方法。

於是，他站了起來，冷冷道：「唐兄說得不錯，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實在無法帮唐兄什麼忙，既然如此，唐兄也不必躭擱寶貴的時間啦！」

唐貴臣瞠目結舌，驚愣無已，他絕沒有想到情況會突然急轉直下。他原以爲彭祖康已經低頭就範，却料不到對方又從他小心翼翼編織的牢籠中脫逃了。

他吸一口氣，緩緩道：「彭兄的意思是說，我這一趟是白來了？」

「可以這麼說。」

唐貴臣不死心地問：「毫無餘地？」

「可以這麼說。」

「那麼，」唐貴臣倏地站起，臉色也跟着沉了下來，「下午在痳竹林裏的事，兄弟我要討回一點公道。」

「公道？」

「嗯！你不該用那種卑鄙的手法騙我抖出了蔡勝龍的底細。」

「那是你哥子江湖不老。」

「我承認，不過有一句古話我也記得很清楚——亡羊補牢，猶未晚也。」

「殺人滅口？嗯？」

唐貴臣冷笑道：「人急懸樑，狗急跳牆……」

「那就請跳牆吧！」

唐貴臣突然大吼道：「彭祖康，你不要欺人太甚！」

他這一聲吼，房門突然大開，兩個執槍大漢立刻衝了進來。

彭祖康不但沒有吃驚，反而覺得好笑

彭祖康冷笑道：「你的口氣如此堅持，如沒有把握，必然是手中抓住了可以威脅我的法寶。弄清楚，我姓彭的不吃這一套。」

唐貴臣神態自若地說道：「談不上威脅兩個字，只是彼此的利害關係都有關聯。如果彭兄不許我上船，那麼，你也就白來一趟雙龍灘了。」

彭祖康默然了，他衡量：如果眞需要殺人滅口，第一個該殺的就是唐貴臣，然而姓唐的不是一隻鷄，要殺他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這一個回合裏，唐貴臣顯然署居上風，因爲他恰到好處地攻擊到彭祖康的弱點。他雖然到目前爲止，還弄不清楚彭祖康此行的目的究竟何在。但有一點他可以肯定——彭祖康目前不希望任何人對他「另眼看待」；尤其是船老板錢三爺。

唐貴臣以勝利的目光凝視着他的對手，他的對手已經成爲一隻鬥敗的公鷄。

彭祖康垂着頭，默然無語。在表面上他是沉靜的，然而暗中却在凝聚全副精神，準備作凌厲無情的反擊。他想起駝子大爺的話——唐貴臣是一個危險而又難纏的人物，果然，他現在算是親身體驗到了這一句話果然不謬。

「唐兄！」彭祖康思索再三，終於來了一個單刀直入的方法。「我們不必轉圈圈，前門到後門，就是彎也彎不到那裏去。閒話一概丟開，我們談正題，你究竟作何打算？不妨明講。」

「痛快！痛快！」唐貴臣煞有介事地揚掌一拍大腿。「不過，在談到正題之前

，他認爲駝子大爺過份高估了唐貴臣的能耐，對方過於迫切地亮出了最後手段，顯然已是無計可施了。

那兩支槍是新貨，槍身的烤藍在燈光下泛出絲絲寒光，那兩個拿槍的人却不是新手，只要唐貴臣一聲令下，他們立刻可以將彭祖康打成全身是洞。

問題是——唐貴臣未必敢下這樣一道命令。

眞正有胆氣的人，一個眞正想硬幹的人，絕不會這樣快就亮出武力，而且連時，地都沒有考慮。這一點，彭祖康是拿穩了。因此神定氣閒地道：「唐兄是棒老二出身，看家法寶又搬出來了，是要綁票嗎？只怕不會有人付贖金，若是想殺人，地方和時間好像都不太適合。」

唐貴臣冷笑道：「你算得很準，我的確不願在這種地方開槍殺人，但是還需要你乖一點，否則那很難說。」

「怎樣才算乖？」

「跟我走一趟。」

「去那裏？」

「去找蔡勝龍，三對六面，把話說清楚，我姓唐的不能揹黑鍋。」

藝高人胆大，這句話正好形容此刻的彭祖康，他想找蔡勝龍尚無地可覓，一聽此言，那裏去思索此行會有什麼後果，毫不在乎地一點頭道：「好！我跟你走！」

昂首闊步，領先向房門口走去。

唐貴臣一打眼色，那兩個執槍大漢立刻快步跟上。

房門在那兩個大漢衝進來之後就不曾關上，因爲廊下沒有亮燈，所以一遍漆黑，黑雖黑，彭祖康却有所見，他看到一雙閃閃發亮的眼睛。

有此發現，他的脚下難免一停。

這一情況還沒有等到唐貴臣發覺，房外就響起了一個輕脆冷漠的聲音：「唐貴臣！你跟我站好，若是移動了一寸，我就打你一槍。」

那兩個執槍大漢飛快地閃身到房門的兩側，而唐貴臣却像被太上老君施展了定身法，站在那兒呆住了。

彭祖康暗暗皺了一下眉頭，顯然，他並不歡迎這個半路中間殺將出來的程咬金呢。

「彭舵把子！借一步路。」房外那輕脆的聲音又响了起來。

彭祖康本能地往旁一讓。

外面的人露面了，是覃秀姑，短槍在她手裏的溜溜地要着槍花，那就好像是一般女子手裏拿的繡花針。

房門兩側的執槍漢子虎視眈眈，只等覃秀姑一脚跨進，他倆就會展開襲擊。彭祖康本來可以用眼色向覃秀姑告警，但他不願多此一舉。覃秀姑早已對房內的情況一目了然，如果不知道有兩個粗漢在找機會「侍候」她，那還憑什麼狗捉耗子——多管閒事。

覃秀姑並沒有一步跨進來，就在門口停住了。冷冷道：「唐老大！你眞是空有虛名。要出來的招招愈來愈低，用出來的方法愈來愈下流。你還有什麼話說？」

唐貴臣面臨如此突然的情況，應該極端驚駭才合符情理，而他却是神情自若，彷彿未遭變故一般。

彭祖康冷眼旁觀，看得很清楚，姓唐的似乎還安排了什麼詭計，才這樣有恃無恐。他緩緩地退後了幾步，隨時準備應變。他早已打好了主意，絕不夾在唐，覃二人糾葛的局面中。

覃秀姑在房門口責罵了一陣之後，既未跨進房來，也未繼續開腔，顯然在等待唐貴臣的反應。

萬萬料不到唐貴臣竟放聲狂笑起來。

覃秀姑面上呈現了難測玄奧的困惑，楞了一楞，才沉聲道：「唐貴臣！有什麼好笑的？」

唐貴臣的縱聲狂笑適可而止，竟然又以很正經的語氣道：「覃姑娘！我只是要證實一件事情，所以要了一記花招，果然，我的判斷不錯。」

覃秀姑冷冷一哼，道：「你要證實什麼事情。」

唐貴臣嘿嘿冷笑，說道：「我要證實一下，妳和姓彭的是不是同路人，果然，果然……」

「放屁！」覃秀姑急怒攻心，口不擇言，竟然連粗話也罵出來了。「你少來這一套，姑奶奶不信。現在我只問你一句：你姓唐的在道上算不算是有字號的人？」

唐貴臣道：「當然是有字號的人。」

「那麼，爲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說話不算話。」

「兵不厭詐。」唐貴臣這句話非常曖昧，似認錯又不似認錯。

覃秀姑氣呼呼地道：「姓唐的！你跟我聽清楚，現在槍在我手上，你在我的槍口之上。乖點，不然我就要你血濺五步，命喪當場。」

「嘿嘿！」唐貴臣發出一聲令人刺耳的冷笑。「妳殺死了我，誰爲妳去找白碧雲？」

「我自己去找。」

「彭舵把子恐怕不會容許妳在他居住的客房殺人吧？」唐貴臣說這句話的時候，還意味深長地看了彭祖康一眼。

「不錯。」彭祖康冷冰冰地接上了腔：「你們要講理，到別處去，你們要比槍，也請到別處去。二位，我看這齣鬧劇該結束了。」

彭祖康的表示氣得覃秀姑杏眼圓睁，她萬萬料不到他會如此冷漠，照情理來說，他是應該協同她來對付唐貴臣的，殊不知彭祖康心中正是有火沒處發，他原本佈下了一張網，却被覃秀姑將那尾大魚驚走了。

「好吧，」覃秀姑狠狠的盯了彭祖康一眼，悻悻地道：「唐貴臣！咱們上別處去。」

「算啦！覃姑娘！」唐貴臣非常得意地道：「我和彭舵把子還有許多事沒有解釋清楚，妳又何必在這個時候硬搗亂呢？你我有賬算，也有的是時間啊！」

彭祖康自然也不願意唐貴臣借他下台階，於是，連忙接口說道：「唐兄！我們沒有什麼事需要解釋了，我看你和覃姑娘需要扯扯清楚，不然，明天你們都不要上船了。」

若是想使兩個寃家團結一致，那就爲他們製造一個共同的敵人，這句話一點也不錯。現在的情勢正是如此，彭祖康一旦



表示了這種強烈的態度，覃秀姑和唐貴臣立刻迅速地交換了一下眼色，在這一望之中，似乎已取得了共進共退的默契。

「哼！」覃秀姑不禁冷笑了一聲。「放心！我和唐貴臣沒有什麼深仇大恨，還沒有到火併的程度，再說我們也沒有什麼事情需要扯清楚，彭舵把子未免太爲我們操勞了。」

唐貴臣也緊接着說道：「覃姑娘說得不錯，我們之間雖然在爭小意氣，却仍然是好朋友，彭舵把子不讓我們上船，未免小題大作了。」

彭祖康緩緩道：「說老實話，我並不願意得罪你們這兩位江湖豪客，如果你們答應在旅途上安份不鬧事，我也不會故意爲難你們。」

「這一點請放心，」唐貴臣很快地接上了腔，而且又意味深長的目光望了覃秀姑一眼。「同船過渡，五百年前修，不會鬧事的。」

「但是，」彭祖康停頓了一下，才以挑釁的語氣道：「我怎麼能相信你的話會說了算呢？」

唐貴臣不禁一楞。

覃秀姑接口問道：「如何才能使你相信？」

「繳下你們的槍，」彭祖康的語氣很平靜，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在你們登船的時候，我會派人檢查每一個旅客隨帶的東西，不准帶槍，不准携刀，甚至一枚小鐵釘都不可以，任何人在我的船上都不可以持有武器。隨身携帶刀槍的人要交出來由我保管，到了目的地再發還。二位明白了嗎？這就是我的安全措施，可能會使二位有所不便。那麼，二位只有退掉大發船行的船票，去趕別家的船了。」

這是覃秀姑和唐貴臣二人難以接受和難以忍受的事，他們又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反觀彭祖康，他却是鎮定得出奇，根本就沒有將他們二人的反對和反擊加以估計。

長廊上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聲。

幾乎是同時地，覃秀姑和那兩個大漢手裏的槍都很快地收了起來。

來人是店家，他似乎不曾想到這裏會有許多客人，因此有些發呆地站在房門口。若非彭祖康問他前來有什麼事，他差點忘記他是爲何而來了。

「有客！」店家慌慌張張地回答道。

「有客？」彭祖康腦海中迅速閃過一個問號。宋廷飛曾經來過好幾次，店家都沒有傳報，由此看來，來人必定是生客了。

彭祖康本想盤問一下來客的模樣，但又有顧忌地止住了口，只是以目光向在場的幾個人一掃。

覃秀姑冷冷地白了他一眼，扭頭就走。唐貴臣還算守住了禮貌，拱拱手，才帶着他的兩個手下匆促離去。

「請訪客進來。」彭祖康向店家揮了揮手。

來客約莫四十來歲，貌相很平實，極不扎眼，任何人都會說他是一個規規矩矩的買賣人。

一見之下，彭祖康立刻將凝聚在內心中的戒備放鬆了，迎上去道：「請問高姓大名……？」

「小姓薛，」來客口齒清晰，態度從容，顯示他在世故方面，非常老道。「排行第五，人稱薛五，深夜打擾，冒昧，冒昧！」

彭祖康爲客倒茶，拿烟，他是借這些動作來推測訪客的來意，他已經發覺，薛五的造訪，將帶來使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的猜測只不過使他徒費心機，薛五那張平板無奇的面孔上根本不可能透露什麼玄奧。

因此，他也只有開門見山地問了：「請問有何貴事？」

「要托舵把子帶一點東西。」薛五還特別補了一句：「不敢平白勞動，有一份敬酬。」

「哦！」彭祖康不禁又洩了一分氣，只是尋常的買賣，並無什麼出奇之處。「要帶什麼東西呢？」

「一件小小的東西，舵把子只要放在荷包裏就行了。」薛五邊說邊在腰間摸去，取出來一個約莫長五寸，寬三寸，高寸半的精緻木盒。

那個木盒是紅木製成，盒面還精雕了九條盤龍，彭祖康猜測那裏面一定是放着價值連城的珍寶玉器。

將一件值錢的珍寶交給一個素昧平生的人，這豈不是太玄了一點嗎？

彭祖康放下心中的納悶，又問道：「帶到何處？」

「興隆塲。」

又是興隆塲？彭祖康心頭一怔，接着他又問道：「交給誰呢？」

薛五沒有答話，緩緩地攤開了左手，手中心裏放着半塊銀元，彎彎的缺口，若如一彎新月。

這不禁使得彭祖康微微一呆。

薛五將那半塊銀元放在彭祖康面前，然後緩緩說道：「興隆塲有一家福記茶館，就在碼頭邊，舵把子到了之後，起個大早，到福記去喝杯早茶，你要泡一杯綠茶，將碗蓋拿下，朝天放着，旁邊再放一包强盜牌香烟，撕開錫包，將一支香烟抽出一半。自然會有人來找你，他不會說半句話，只將半塊銀元拿出來放在桌上。你將兩個半塊銀元合起來，合得攏，就是來接這盒子的人，你就將盒子交給他。」

事情開始有了神秘性，彭祖康精神不禁抖擻起來，並非他過份好奇，只因爲他父親死在興隆塲，一旦有人提到那個地方，他就會敏感地聯想到他父親的死。

「我們的敬酬是大洋一千元，」薛五又從腰間掏出銀票放在彭祖康的面前。「興隆塲寶記錢莊的票子，百年老店，信用可靠。這是上半張，下半張在接貨人的手裏，你一手交盒子，他一手交銀票。」

面對那半張銀票和那半塊銀元，彭祖康才發覺他對這個世界上的事物懂得太少，對人更是了解得不够深刻。一切安排得非常巧妙而又週詳，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面前這個薛五只不過是一個跑腿聽差之流，眞正的角式還隱藏在背後沒有露面。

「我能問問盒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嗎？」彭祖康問話的語氣很平靜，盡量壓制住內心的驚疑。

「你不需要知道。」

（未完）

先睹爲快







$4.00

靈異小說

張宇



世間上眞的有鬼嗎？這問題連科學家也不敢肯定，張宇先生的此部新作，正是這迷離境界的 **探索先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一(四線)